

小说月報

FICTIONMONTHLY

2001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胡发云 · 驼子要当红军

万　方 · 幸福派

周大新 · 旧世纪的疯癫

叶兆言 · 马文的战争

毕飞宇 · 玉米

何立伟 · 天堂之歌

陈应松 · 豹子最后的舞蹈

方　方 · 奔跑的火光

装帧设计/魏钧泉
责任编辑/王俊石
刘书棋
董兆林
彩罕娜

名家荟萃 小说大观 鉴赏研究 经典收藏

梁晓声 · 讹诈

阿　来 · 鱼

莫　言 · 倒立

史铁生 · 往事

阿　成 · 回乡

裘山山 · 我讲最后一个故事

孙春平 · 地下爱情

漠　月 · 锁阳

陈忠实 · 日子

迟子建 · 换牛记

谢友鄞 · 人间有情埋起来

小說月報

FICTIONMONTHLY

2001年精品集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月报2001年精品集（上、下册）/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5306-3272-8

Ⅰ．小… Ⅱ．小…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7647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7.875　插页4　字数626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套　每套定价：45.00元

小说月報

2001年精品集

目录

上册

中篇小说

小说月报

2001年精品集

目录

短篇小说

小說月報

2001年精品集



目录

下册

中篇小说

小説月報

2001年精品集

目录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胡发云小传

胡发云，男，1949年出生，武汉市人。1968年高中毕业于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同年到湖北天门县插队。1970年回城。当过焊工、车间统计员、厂工会干事。1984年到武汉市文联文学创作所任合同制作家，后转为专业作家至今。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六十年代初开始学习诗歌与音乐创作，并发表习作。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作品。近年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处决》、《麻道》、《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驼子要当红军》等，以及《邂逅死亡》、《老傻》等一些散文、随笔和艺术散论。出版过个人文集四卷，小说集《晕血》，散文集《冬天的礼品》，纪实文学集《轮空，或再一次选择》，诗集《心灵的风》及纪实作品《第四代女性》。曾多次荣获省、市及全国文学奖项。中国作协会员。





驼子要当红军

红军不要驼子

因为驼子的背太高

容易暴露目标

——当代新童谣

一

新千年之夜，中欣的姐姐北定，从京城打来电话贺新年。北定来电话的时候，家里正是高朋满座一片喧嚣时刻，十几位男男女女正在一个接一个的荤笑话政治笑话政治荤笑话中前仰后合闹做一团。人声鼎沸中，中欣听出电话那头是姐姐的声音，心头一紧，生怕是爸爸有了什么差池，匆匆钻进卧室，换了一部电话接听。知道爸爸一切还好，才放下心来。

北定说，今年是爸爸的八十大寿，春节回来吧。这些天，老爷子一直在叨叨这件事呢。

中欣说，去年不是已经做过了吗？

北定说，那是虚岁。老爷子说，要做就做实足，货真价实的。其实，他是嫌去年人没到齐，一直计较着呢。能回来吗？

中欣说，刚刚搬了新房，肯定事儿多。你知道，可可家是个大家族，朋友又多，学生更多。每年春节，初一排到十五都排不过来。还有他老父亲，一直和我们一起过。我们一走，他怎么办——

说话间，忽然听得电话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新世纪了，也不来问候老子一下？

中欣说，您喊什么呀，离新世纪还早着呢！现在才几点？

父亲大着嗓门说：几点？几点？我要不打电话过来，你们还记得起来吗？

听了父亲这话，中欣心中多少有点发虚。这些年来，他们确实常常把父亲忘了。好几次新年春节的，都是父亲让姐姐先打电话过来的。中欣嘴硬地说，家里来了一大帮子人，您没

听见这满屋子闹腾的……

父亲说,什么人还有老子重要?

中欣知道,父亲的确变得不重要了。他已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甚至也在儿女们的视线之外了。他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逝着。中欣心里感到不安,嘴上却调皮地说,您重要,您重要!我们都知道。这江山是您打的,我们都是您生的,历史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

父亲说,别给我嚼牙巴骨。

中欣说,爸,您身体怎么样?

父亲说,快要死了!你们要再不回来,就看不上老子了。

中欣说,您命硬着呢!那么多人都死了,您还活着。

父亲沙哑地笑了起来,说,老子真是命硬呢。没想到还能活到二十一世纪。

中欣说,好好活着,活到一百岁。

父亲说,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当初林彪说毛主席能活到一百五十岁,结果没两年就死了。活到八十,我也够了。

父女俩聊了一会儿饮食起居医药保健气候冷暖之后,父亲说,要可可来接电话。

许多年来,老人对他的这个女婿一直是连名带姓地叫杨可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改的口,中欣记不太清楚了。但只要一听老人叫可可,中欣心里便会感动。于是快快地从人堆中将可可拖了来。

刚从一片喧闹中出来,可可一脸的坏笑还未退去,拿起电话叫了一声爸爸。

老人说,可可,春节回来看我。把华儿也带回来。再不回来,以后就见不到了。

可可说,行,我们回来。

老人说,问你爸爸好。他身体怎么样?

可可说,还行,腿脚差一些了。

老人说,人老先老腿,是这样的。你向他老人家请个假,就说这个春节,把女儿女婿孙子借我用一下,用完归还。

可可笑着说,您想要,不还也可以。我爸这边儿孙多。

话一出口,可可马上就觉得这话不妥。果然,电话那头没有接话,沉默着。可可赶紧说,今年春节,您那儿也让大家都回去吧。

可可和老人聊了几句话,中欣又接过电话和北定说了一会儿话。北定是家里的老大,十多年前离婚后,便一直和父母亲住在一起,前些年母亲去世,偌大一幢小楼加一爿小院,就她和父亲两个。她做女儿,也做保姆,做采购,做护士,做秘书,辛苦得很。

北定说,你们家真热闹。

中欣说,可可朋友多。

北定说,我这儿,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中欣说,给我打电话嘛。

北定说,怕你们忙。

中欣说,再忙,和你聊天的时间总是有的。

北定说,其实也没什么可聊的,我的脑子都不会想事了,一天只惦记着爸爸的吃喝拉撒睡,还得常常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爸爸现在可脆弱了,动不动就淌眼泪,就发脾气,跟个孩子一样。

中欣说,老小老小,都这样,别和他较真。

北定说,你听见这边放爆竹的声音了吗?

中欣贴紧话筒，果然听到隐隐约约几声炸响。中欣说，听到了。

北定说，今年北京可邪乎了，到处都在放爆竹，放烟花。也不管那些禁令了。往年说不许放就都不敢放。今年好像没人理它那一套，东一响，西一响，越放越多，抓都没法抓。

中欣说，我们这里也是。新世纪了，想讨个吉利。

北定说，驱驱晦气。

中欣说，春节回去，咱们好好放它一箩筐。

一伙人的笑闹一直持续到午夜。世纪之钟敲响之后，大家干杯，祝福，唱歌。忽然就沉寂下来，心情都有些阴郁和伤感。这次聚会，是可可的一个朋友发起的。这个朋友十年前去了美国，前些日子拿到了绿卡，便急匆匆地奔回故土，急匆匆地要见当年故旧。可可刚搬了新居，房子大，便做了东。许多人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其实平日也很难一见。这次相聚，才彼此知道又有了许多沉浮变迁。那一应说笑中，其实是有许多甜酸苦辣在其中的。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安宁感到欢乐的新世纪。恰恰是这样一种时间的提醒，让大家多了一些惶惑与怅惘。告别时，大家互道珍重，为一个未知的、动荡的新世纪祈祷。为自己，也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祈祷。那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走出门时竟已泪流满面。他说他很快就要回去了，他的老板只给了他一个星期的假，路上两天，已花去三天，还剩两天……

朋友们散去之后，中欣问可可，春节真回去吗？

中欣怕可可是为讨老爷子高兴，一时顺口说的。

可可说，回去。

中欣说，家里怎么办？

可可说，我把大弟叫回来住，照顾爸爸。

中欣知道，许多年来，可可对她的父亲一直是礼貌多于亲情。对可可在这样一个重要时节决定举家赴京去看望老人，中欣多少有些意外。

中欣问，你是真想回去？

可可说，你爸说，可可，回来看看我，我要死了。这么些年来，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么动情的话，就为这一句话，也该回去了。

其实，可可一直是很想了解岳父的，很想走进他精神的深处。可是这个古怪的老人像一座神秘的古堡，所有向内的门窗都紧闭着，不让你看见里面的任何东西。中欣说，别说你了，就是我们这些当儿女的，都不知道他一天想些啥呢？他从来不跟我们说他自己，我们都说，他都快变成一个机器人了。

分房之前，可可一家一直住在父亲家里。分房之后，又和父亲一起搬了过来。可可的父亲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他对所有的话题都感兴趣。插不上嘴的，便津津有味地听。插得上嘴的，便会津津有味地说上一段。可可的朋友们也都很少将他看做一个长者、一个局外人。在刚才的政治笑话板块中，他顺便也插入了几个昔日军阀韩复榘和阎锡山的笑话，让历史和现实一下贯通起来。

中欣一边收拾狼藉的屋子，一边给公公放好了洗澡水。

可可对父亲说，洗吧。刚才，中欣的爸爸来电话，叫我们春节回去。

父亲说，回去吧，你们几年没回去过春节了。

可可说，中欣的爸爸做八十大寿。

父亲说，是八十了，他比我小五岁。

可可说，我让大弟回来，春节好在家里张罗。

父亲说，回不回来都行，我可以回学校去。

可可的父亲在学校有一套房，他们搬出来之后，那套房就给小弟了。多年来，小弟都挤在丈母娘家。父亲那套三室一厅，算是对他的补偿。这个杨家老幺没念成什么书，也没个好工作。

可可说，中欣的爸爸问你好，要你注意身体。

父亲说，你们回去也问他好，要他也保重身体。

一对从未谋面的老亲家，一对从未有过任何冲突但坚守了半个世纪的敌手，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通过子女之口，完成了一次艰难的，但却令人感动的对话。

父亲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对中欣说，给你父亲带一些洪山菜苔和沙湖莲藕。在外面，最想吃家乡菜。

可可说，还早呢，还有一个多月呢。

父亲说，那一年在重庆，有次朋友请去吃饭，主菜就是一小盘洪山菜苔。一闻到那气味，都想掉泪了。

父亲说时，眼里已有了几星泪花。

二

转钟时分，有过一阵子全城的鞭炮齐鸣，仿佛是一次虚拟的起义。开始是东一串子，西一串子，远远近近试探着呼应着，接着，声势越来越大，铺天盖地地汇响成一片，还夹杂着

礼花的啸叫和大麻雷子的炸响。可可家的这一片新楼更是炸得天翻地覆，仿佛把不久前乔迁新居憋着的劲都拿出来放了。在家里关上窗户也听不见人说话。激越了几十分钟，终于又沉寂下来，夜色依然只剩下寒冷和灰暗。偶尔三两声零星的余响，倒更添了许多寂寥。

一个世纪就这样很尴尬地结束了。

很久很久以前，可可曾相信，有一个世纪，会梦幻般地到来——那是班主任老师、少先队辅导员和教科书美丽地讲过许多次的。那时还有一本很著名的课外读物，叫《科学家幻想21世纪》，那本书成为无数祖国花朵们的童话。他们像相信一切童话一样相信那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童话。

后来，可可长大了，经历过许多颠簸起伏之后，可可又曾相信，还有一个世纪，会崭新地到来，它不再是童话，但那是一个可以遥望的现实——现在，新世纪来了，现实却是另一种模样。科学家没有想到，他也没有想到。

可可想，岳父的世纪也是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曾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世纪，在雪山，在草地，在黄土坡上挖出来的窑洞里，还有那一次次生生死死的战斗中，那个新的世纪，该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旗！如今，岳父那一批人，绝大多数已死去。剩下的带着伤残，带着各种各样的弹片在各种各样的干休所或山乡的农居里度着寂寞又闲适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早年时期在院子里种点大蒜小葱或茄子辣椒之类的蔬菜，饲鸡养鸭，在院落和院落之间的甬道上蹒跚着散步，碰见另一个也很蹒跚的人，远远地骂一声，老家伙，吃的啥？还没死啊——他们和今天的世界已相隔很远，就

像当年在山乡之一隅。

可可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一个货真价实的老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准确地说，爬过两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中欣他们小时候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跑？父亲说，锻炼革命意志。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那一支部队走了错误路线。像许多文章中说的那样，可可的岳父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浑身上下都是伤疤。在可可少年时，红军是一个完全审美化艺术化了的符号，是话剧《万水千山》，是电影《党的女儿》、《金沙江畔》，是大合唱《长征组歌》，是课本中的《七根火柴》、《党费》、《翻越夹金山》，是许许多多的油画和雕塑……那曾是一种美得圣洁的光，在星空照耀。后来，可可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曾是另一个阵营中的人，是被红军们击溃并斥之为万恶的反动派营垒中的人之后，那美得圣洁的光中又时时透出来一股肃杀之气。再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传单批斗会上的呼喊与控诉，让岳父这一代人一个个变成了叛徒、内奸；变成了临阵脱逃、贪污军饷、玩弄女人、抛弃发妻、为加薪晋级痛哭流涕者；变成与苏修勾结，向资本家献媚，欺压下属，脱离劳动人民者；变成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反对伟大领袖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者……后来，又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恢复了名誉，他们又成了革命老干部。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无法抹去。细节总比大道理更能深入人心。又过了一段日子，他们中有人又成了官倒成了腐败分子……颠来倒去之后，“红军”以及其他一些神圣的字眼不再是符号，而是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了。

他们一批一批地离世，像深秋的梧桐叶，一阵一阵地被

风刮落。

而自己父亲那一代人呢——严格地说，他们在眼下已不能说是一代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便被打散了，流布四方。或在一块几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各自生存下来——尽管那土地可能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之处——或迁徙他乡，成为永远的异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逝去。可可的父亲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教的专业是航空测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时，可可才知道，父亲还在国民党空军测量大队干过，军衔相当于少将。可可曾问过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来去当国军呢？当时，武汉正在长江里打捞一艘著名的战舰——中山舰，那艘战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舰上数百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那艘战舰在滚滚浊浪中沉睡了半个世纪之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要浮现出来，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可可的父亲说，你去问问中山舰上的官兵！见可可不解，父亲说，那艘船上的许多人，都在海外学习过，学的是现代海军。那时，我们国家就只有这么几艘舰船，国难当头，你还能做什么选择呢，到延河里去划木船去？航空测量是要开飞机的，当时谁有飞机？只有国民党空军有飞机。在大学教书当然好，又安全又舒适，还可以留在沦陷区拿日本人的高薪，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了。从军报国，到大后方去教流浪大学，摆地摊，过苦日子……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缅公路，修筑战时黔桂公路，绘制各大战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

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

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亲带了刚上小学的孙子进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亲是不太看电影的，连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惨烈的战争片，孙子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军队，便叫道红军！红军！爷爷说，不是红军，是国民革命军。孙子问什么是国民革命军？爷爷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孙子问，那坏蛋怎么会打坏蛋？爷爷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

这一类的尴尬，中欣的父亲也曾遇到过。中欣说，他们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到父亲单位的礼堂去看电影《聂耳》，看到聂耳那个歌舞班到战地医院去慰问淞沪抗战中的伤兵，也喊红军！红军！后面有几个大孩子说，胡扯，那是国民党兵，你看那军装！连红五星都没有！中欣他们就问父亲，父亲说，看电影！哪那么多话？

可可的父亲说，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师长，叫王铭章，四川人。在那场血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运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全城老少夹道迎灵，各种供品摆满了一条街。还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共两党的要人都出席了，都发表了声情并茂热血沸腾的演讲。那是武汉人很难忘记的一天。中国人民第一次从日寇势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亲的从军，是不是和那个战死的王师长有关。

三

中欣认识可可的时候，可可正是一个年轻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为此，在人们都平和下来的时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长一段日子的折腾。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走近一个异类时，正是可可被单位审查的时候。外调人员跑到北京，发现可可未来的岳父竟是一个资深老干部，便惊慌地向老人家报告了这一切。可可的岳父当时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对女儿说，你要进了他的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女儿说，我已经进了他们家的门。可可是好人，可可家里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们说的那一套了。父亲说，老子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女儿说，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测量的。父亲说，这些情况我比你掌握得多得多，他是为国民党搞测量的，画了地图，好来打共产党。女儿说，他给共产党画地图的时间比国民党还长。地图总是要画的，我们许多的地图，都是他们几代人画出来的。父亲说，他是穿军装的你知不知道，穿国民党的军装，军衔是少将，罪大恶极了。女儿说，可可的父亲是为了打日本人才穿上军装的，他也差一点被打死。我现在不跟你吵了，你什么时候来，你跟可可他爸爸当面谈。再说，我是要嫁给可可的呀。父亲说，那个杨可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反对老干部。女儿说，他反对老干部里的坏人坏事，林彪也是老干部呢……电话中的那一架吵得很厉害，差一点伤了父女之情。

父亲让女儿马上回北京一趟。但女儿却把返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她和可可结婚一个月之后。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时期，各种说法各种做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中欣的父亲已失去了许多昔日的道理，就连他自己也很难说准明天会怎样。一个个历次运动中“恶名累累”的老干部复出，一批批几十年的老地富反坏摘了帽子，五七年几十万“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许多他当年亲手打下去的人。他们许多人从青海，从新疆，从各个穷乡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计找到他，递上各种各样的申诉材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阶级斗争也不再讲了，还有那个被他一生奉为神圣的伟大领袖，也被说成是犯了错误……那是一个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理论都在变动都在窥测去向的时刻，谁也不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对不对。可可后来想，中欣的父亲大约正是在这种惶惑中，才没有将事情弄到僵死。按中欣对父亲脾性的理解，退回去一些年，哪怕是退回到“文革”中他最倒霉的时候，他也会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他深恶痛绝又很伤尊严的问题。后来中欣知道，还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和父亲缓和了这一冲突。一是中欣的父亲正面临他事业的一次关口：中组部调他到中央党校部长班学习，准备到新时期的高级领导岗位去挑重担。另一个原因是中欣的母亲到武汉来做了一次暗访。这次暗访非常保密，中欣居然一点也没觉察。不知中欣的母亲暗访到了一些什么，回去以后便开始做一些和稀泥的工作了。这是北定后来告诉她的。

可可第一次见岳父，是他和中欣结婚一个月之后。直到那时，他们的婚姻也没有得到中欣家的正式许可。就连可可的父母，也一直很低调。他们更倾向于找一个同阶层人家的儿媳。这两个从未沟通过也互不了解的家庭，都有着那么深的隔膜和警惕。好在可可中欣当时都没有住房，便挤在可可的父母家。有了许多日常的接触，可可的父母也就渐渐地将中欣当做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来看了。他们对中欣那样的家庭，既有着一种对统治者的敬畏，也有着一种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自负。

可可中欣第一次夫妻双双把家还，对中欣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临到进家门时，中欣对可可说，如果他们稍有一点非礼的反应，我们掉头就走。可可却说，我想不会，敌国开战，还不斩来使呢。我们回来，就是一种来使的姿态。只要能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下面的话就好说了。看着可可那副自信的样子，中欣说，你像是回你家一样！

果然，一到家，一切都顺利平静，中欣的妈妈甚至将他们的新房都布置好了。中欣的父亲还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使得一对新婚夫妇进家门有了一层缓冲。中欣的妈妈做得非常得体，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迎回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还约回了近处几个已经成家的儿女，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是为新人补办了一桌喜酒。

关于中欣的母亲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婚姻，可可是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逐渐地了解到的。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他才知道，岳母在内心里是如何珍视甚至是羡慕他和中欣的感情。女人的天性，往往直接就超越了政治的桎梏。

中欣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她父亲在白洋淀一带是有名的士绅，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就是他办的。抗战胜利后，地方政治时兴选举了，结果他被选上了县长。那位县党部的老党棍被选掉。只是没想到，这个当时全县开心的进步事件，十几年以后给他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解放战争时，中欣的妈妈偷偷离家，跑到了延安。那时她十六岁。有了她的这一次叛逆，就可以理解她女儿的第二次叛逆。

那时的延安，一批已安顿下来的老干部正如饥似渴地盼望有一个女人，因而那些到了延安的年轻女子，从一踏上这块土地，便被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男多女少，在这块严格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土地上，一切都按一种简单又原始的制度进行分配。有资格讨女人的，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八年军龄，或八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简称“二八团”。中欣的母亲到延安时，中欣的父亲这几条早就够了，且一表人材，血气方刚。不知组织部门怎么掰开了揉碎了地做了几番工作，那一天，中欣的父亲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带了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只温驯的小毛驴，到自然科学院女生宿舍去把中欣的母亲驮走了。这一驮走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前几年去世。

中欣的父亲姓赵，革命后改了一个很时兴的单名——赵耀。他说是在长征途中朱老总给起的。后来有人说其实是红四方面军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湖北老乡陈昌浩给起的，“文革”中还有人专门去外调过，朱老总没找着，陈昌浩已自杀了，这事便成为了一个悬案。可可问中欣究竟是谁起的。中欣说，我看是陈昌浩起的。在这些事上，老爷子精明得很，他要承认是陈昌浩起的，“文革”那阵子还不给斗死呀。你想想，他见到朱老总是到延安以后，和陈昌浩可是从长征一

开始就在一起的。

中欣父亲的赵姓家族，据说和赵宋王朝还有一些联系。在他家乡的族谱上，可以上溯到宋朝的一位皇戚，至今他家乡的赵姓还严格地按那一族的辈分字派起名字。中欣的父亲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名字，但他从来不说。他的五个儿女，分别叫北定，南进，东胜，西平，中欣。东南西北中，全占满了，可可第一次听见中欣家五个孩子的名字时，倒吸了一口气说，真是有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王侯气魄。要是在每一个名字后面加一个“王”字——北定王，南进王，东胜王，西平王，中欣王，就更是了不得了。后来可可发现，许多老干部家的子女，都有这样一类俯瞰河山万土归我的名字。有的家里给孩子起的名字稍稍平和一些，但也充满了胜利者一路凯旋插标为疆的豪情，如“晋冀”、“鲁豫”、“延京”、“赣生”、“宁生”、“沪生”……到得后来，建国，和平，抗美，援朝，超英，赶美，跃进，卫星，建设……将这些名字串起来，可以看做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编年史。直到后来，全国人民也不论地位高低了，都参与到这一革命命名热潮中来，红兵，卫东，立新，学锋，大桥，爱国，向党，向工，向农，向军，……到“文革”中，更出现了宋要武，张敢闯，薛青彪，刘四念，陈决胜，王金猴，孙九大直至魏人民服务，洪遍全球，詹无不胜一类连形式都彻底革了命的名字，成为新中国命名学一大观。可可曾问过父亲，解放前那些党国高官及知识文化界名人的孩子，是否也按这一类思路起名字？父亲想了很久，说，好像没有多少这一类名字。除了蒋介石，将两个儿子起名经国纬国之外，很少有跟着瞎起哄的。你看看，那时代留下来的人，有几个叫民生、民权、民族、北伐、清党、抗日的？名字是私人的事，再说，还有家族字派的

规矩，不好乱起的。所以，国民党大官员们的名字，都没有共产党的响亮。可可的父亲说了一串国民党高官的名字，又说了一串共产党干部的名字，说着说着便自己笑了起来。

赵家五个孩子排列有序。单数为女，双数是男。中欣说，她们兄弟姐妹间隔紧密，不到一年就是一个，几年间快把她妈生死。本来，按她老爸的意思，还要不断生下去。那时是供给制，生多少就有多少份衣物口粮，保姆也由公家派。后来她妈在生下中欣后，偷偷将自己做了手术。据说中欣的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中欣的母亲也第一次奋起反抗了。中欣的母亲说，我千辛万苦跑到延安嫁给你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别人都在轰轰烈烈地建设新中国，只有我，一年到头挺个大肚子，啥也干不成！

其实，解放初期，像中欣母亲这样专职在家轰轰烈烈生孩子的干部夫人多的是，现在去查一查，哪一家不都是五六个七八个。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每个人还有一个苏联名字：娜塔莎，阿廖沙，安娜，安德烈，柳芭。许多年不用了，今天偶尔听电视电影里有谁喊一声，还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些名字，是五十年代初苏联专家援华的时候给起的。那时，有过高小学历，又在延安抗大深造过的中欣的父亲，算是那一批老干部中文化高的。因此，很快就被军方派往一个大型国防企业做领导工作。那些国防企业从设备到技术到原材料都由苏联老大哥提供。

那些苏联名字，由苏联老大哥亲自命名的为正宗。有更讲究的，还应该有一个苏联教父，类似中国的干爹。也有的是

为赶时髦自行其是起的。有的干脆取代了原来的大名——如王娜佳，张秋莎，赵尼娅……这种亦中亦苏的名字，成为中国五十年代的一道靓丽风景，也成为那一阶层的特权。后来中苏交恶了，有的人便将名字稍做变动，如王娜，张莎，赵小娅，依然比咱们原来的秋菊，腊月，春梅，兰英要洋气许多。后来，这类经过汉化的洋名渐渐在老百姓中流行开来，今天已有泛滥成灾之势。

中欣原来的苏联名字叫柳芭，是一个苏联专家用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中一个女游击队员的名字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当然早已不用了，但那个女游击队员自由不羁不管不顾打死也不投降的性子却留了下来。这一点，是中欣的父亲始料不及的。

四

第一次去见岳父，可可一直记得很清楚。不管岳父大人的意愿如何，从法理上说他们结成翁婿关系已是事实。

那天，一对新人在口袋里揣了一些糖果，乘车去了西北郊的中央党校。经过一套很繁杂的手续，中欣的父亲从校园深处向接待室走来。中欣远远地就看见了自己的父亲，说声来了，便拉着可可快步迎了上去。在互相走近的时候，两个男人已将对方打量了个够。中欣父亲那时刚刚六十，身板硬朗，穿着一身不戴领章帽徽的将校呢制服，迈着那种铿铿锵锵的军人步伐直朝他们逼了过来。要是在战场上，这架势足以让敌手心虚的。中欣大约早已忘记了与父亲在电话中那一场决绝的争执。此时的她已是个胜利者。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她

冲上去吊在父亲的脖子上，撒起娇来。父亲一脸的哭笑不得，连声说，搞什么名堂，搞什么名堂，你也不看看这是在什么地方。嘴上虽然这么说，却没有任何的拒斥躲闪。他是喜欢小女儿吊在自己脖子上的。这既掩饰了他在与女婿的第一轮角力中失败的尴尬，也慰藉了女儿对他深深的伤害。父亲在他女儿的屁股蛋子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说，长不大，疯丫头。可可觉得岳父这两巴掌的寓意很深，一是显示了长辈的至尊；二是表现了他与女儿能如此亲切；三是告诉女婿，那屁股蛋子他是有资格去拍的。女儿叫了起来，你把我打疼了！父亲说，这是在大马路上，要是在家里，比这还要疼。这话是双关的，说给女儿听的同时，也说给了女婿听。但可可能接受，它毕竟表达了一种和解，甚至是妥协。

可可的一位朋友曾经对他说过，翁婿之间，其实是一对永远的天敌。一个男人，生养了一个娇嫩的小女儿，在怀里，在膝上将她呵护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有一天，另一个年轻的男人要把她带走，并且据为己有，这其实是很残酷的呢。更残酷的是，在这种较量中，永远是年老的那个男人败下阵来。他没有办法将心爱的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无论是他的时间，还是他的伦理，都不可能。后来，可可果然在好几次婚礼上看到，做岳父的比做岳母的更为伤感。那是一种掩藏着的、透进骨子的伤感。

许多年后，可可想起朋友的这番话，心中第一次对岳父升起了一种敬意。不是他最终默认了女儿的叛逆，而是他在这场较量中，受到双重失败的打击下，真正像一个老兵那样，隐忍又悲壮地退下阵来。没有叫唤，没有报复，只独自一人将伤口拭干净。许多经历过战场上生死成败的人，也不容易做

到这一点。

中欣的父亲将他们带到他在党校的宿舍。那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套间，外间是书房，里间是卧室，还有一个小卫生间。书桌上堆放着许多书刊报纸文件和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可可原以为岳父会对他提出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祖宗八代的各种历史情况。没想到坐定之后，岳父便像汇报一般说起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开了哪些哪些课，传达了哪些哪些文件，哪些哪些课是由谁谁谁来讲授的，有时还复述一下课程的内容。有些内容如果属于保密范围，他便说这些不能对你们说，只传达到省军级。又说中国今后会怎么怎么样，在二十世纪末会成为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国家。一直到最后才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然后，特别对可可说，当时的延安，也有一些像你这样的青年，他们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如释重负地说完这一番话后，站起身来，说，颐和园就在隔壁，我带你们去颐和园玩。

在中欣的父亲去卫生间的时候，可可小声对中欣说，挺可爱的，像中学生一样。

中欣的父亲说话的时候，可可一直微笑着，很认真地听他说。但与其说他是在听岳父所讲的内容，还不如说他是在听一个一生坚定地将自己献给了革命事业的人的某种精神。在见岳父之前，可可曾准备好与岳父深入坦诚地交换一些想法，探讨一些问题。在听完岳父的讲话之后，他感觉自己原来准备要说的那些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知道，自己要说的话会像飞去来器，旋转了一圈，依然回到自己这里，它什

么也碰不着。

中欣的父亲以行军的速度，带着他们俩在颐和园里走满了一大圈，然后走出大门。他说，我不能留你们吃饭，我们这个班的学员，进餐是预定好的。

第一次与岳父见面，可可说的话，自始至终加起来也超不过十句。他感觉到，岳父并不想听他说什么。他要让这个夺走自己小女儿的小伙子知道，自己依然是至高无上的。

五

那一年，可可和中欣的儿子出生了。当时，可可刚考取研究生。他是直接以初中学历考上的。学业压力很大。为了不给可可的父母添麻烦，也想偿还一下结婚几年未还家的思念之情，中欣是回北京生产的。

外孙出世之前，中欣的母亲问，给孩子起了名字没有？

中欣说，正编呢。

中欣的母亲说，你爸想让他姓赵，不知杨可可家答不答应？

中欣听了有些惊讶，不知父亲为何会生出这么一个突兀的念头，便笑着问妈妈：姓了赵就走上革命道路了？

中欣兄弟姐妹五个，三女二男。大姐北定生的是儿子，名字早已起定——再说对方家是独子，要人家改姓说不过去。二姐没孩子，她说她不要。大哥生了个女儿，二哥也是个女儿。

中欣说，爸爸从来不信这一套的，怎么现在想起这档子

事儿来？

那时，中欣父亲正经历着“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从中央党校出来，在某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还没有待上两年，一纸命令下来：退居二线。再不久，一刀切，回了家。六十多岁，便开始了干休所小院里的养老生活。不管怎么说，“文革”时他还在台上——虽然常常是在批斗会的台上，但他毕竟没有退出中国革命的舞台。他们这些人，已经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里到外地政治化了。他们没有想过死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在家养老等死的心理准备。他们只准备了在战场上战死，或最后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两种死法，是他们逃避死亡恐惧的最好方式。现在，一批最不怕死的人，开始恐惧在无所事事中向死亡一步步走近。

回家后，中欣父亲的身体一下子就衰落了，人比当年“文革”中挨批斗的时候还消沉。中欣记得，当年每次挨斗回来，父亲一进门，刚摘下牌子，便中气十足地骂起人来。拉起窗帘吃鸡，或者情绪激昂地写申诉材料。那实在还是一副亢奋的战斗状态。

中欣的妈妈说，你跟杨可可和你公公商量一下，他们不同意就算了。

中欣说，不就是个姓名吗，他们不会不同意的。

几天后，中欣便在床上给可可和公公各写了一封信。果然，可可和公公很快地回了信，说孩子是两家的后代，跟谁家姓都一样。可可还说，咱杨家孙子多，眼下已有四个了，往后说不定还会有一两个，就把咱的儿子贡献给老赵家吧。他在这段话后面的括弧中加了一句：此话不要让你爸知道。

中欣的父亲让自己的外孙姓了赵，还正正规规地按赵家

的宗族字派给外孙起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名字：赵归华。赵是他老人家的姓。归是赵家的宗族字派，华是振兴中华的华。老赵家的字派是十二字一轮——承，平，盛，世，天，下，归，一，芳，泽，万，代。轮到中欣的儿子，该是“归”字辈了。中欣这才知道，这样算来，自己该是“下”字辈的。心想，幸亏老爷子当初没按老规矩给他们几个孩子起名字，要不然名字中间嵌个“下”字，怎么也不好叫的：赵下蛋？赵下棋？赵下车？赵下河……她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后怕。父亲说，你们女娃儿，可以不按字派来，你们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中欣问父亲他原来按字派起的名字叫什么。老人狡黠地一笑，说，老子不告诉你。中欣便胡猜：赵天狗？赵天堂？赵天水……老人憋了半天，噗嗤一下笑出声来，骂道：鬼丫头，敢开老子的玩笑！

那是中欣回家后见到父亲最欢乐的一笑。

月子里，中欣的父亲每天都要来看外孙许多次，有时半夜也爬起来看看。偶尔听见孩子的啼哭声，便会在被子里大叫起来：中欣——中欣——给我华儿吃！你把我华儿饿死了——你把我的华儿压死了！

中欣的妈妈说，小孩子是要哭一哭的，不哭就有毛病了。你这么大喊大叫，把他还吓着了。

后来赵归华哭的时候，老人便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径直闯进中欣的屋子，狠狠地说：你就知道自己睡！中欣哭笑不得地说，您没看见吗，我这儿正给他换尿布呢！我的儿子我不知道疼吗？您把自己折腾坏了，我可担待不起！

一次，中欣的妈妈说，真是隔代亲。当初五个孩子，一个一个下地，你看都没怎么看一眼，谁的生日在哪一天，至今你

也没弄清楚。老人犟嘴说,我一次就给你请了两个保姆。

中欣的妈妈说,所以呀,孩子们跟保姆比跟你亲。

老人这才不做声了。

儿子满月后,可可请了几天假,来京接母子俩回去。启程那天,中欣的父亲很沮丧,一早起来直到吃午饭,闷在自己的房里不出来。临行前,可可一家三口去向老人道别,老人从大书柜里拿出一只牛皮匣子递给可可说,这是一架德国造的望远镜,我的战利品,送给华儿。可可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小小的距离,说,他两眼才长这么一点开呢。老人说,长大快得很。

可可谢了老人。在将望远镜装进旅行包时,可可发现,在斑斑驳驳的皮壳上,已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赵归华孙儿留念。爷爷赵耀”。

老人破天荒地为他们要了一辆小轿车。在中欣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单独给家人要过车。

这个被命名为赵归华的小男孩的出世,给这两家人带来许多微妙的变化。这个混沌未开的小人儿,既是可可的儿子,可可父亲的孙子,同时也是中欣的儿子,中欣父亲的外孙,这都是不可更改的血亲关系。于是,可可的父亲与中欣的父亲,这两个曾在两个营垒中遥遥对立,又天远地隔的老人,因了这个第三代,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联结。

六

如今,赵归华已是大一的学生了,在南方一所大学读计

算机专业。新千年之夜,他给父母发来一份精美的电子贺卡,又带声响又带动画,一条稚拙可爱的小龙飞过来飞过去。赵归华说,寒假期间准备去本地一家电脑公司打工,挣一点钱。然后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去旅游,春节可能不回家了。可可复信说,不行,暑期再做此类安排,春节要去看北京爷爷。改姓之后,对孩子称呼两边的老人便是北京爷爷和武汉爷爷。许多年来,也就这么叫了下来。儿子复信说,那他直接去北京,打工一事已经答应了那家公司,挣的钱可做新学年的学费。又问,北京爷爷家有电脑没有?上网没有?如果没有,他便不能去了。从高一起,儿子就沾上了电脑,可以三日无鱼肉,不可一日无电脑。上大学后,他还做了一个自己的主页,成立了他们高中几十个同学的"网上班会",天南地北的,天天有人来这儿聚。

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纪老人,一个与世隔绝的单身女儿,哪里扯得上什么电脑、上网呢?但中欣还是打电话问了北定。北定说,我们要那玩意儿干嘛?我们现在连电视都不开。过了一会儿,北定又打电话过来说,爸爸说去买一台,问买什么牌子的?老爷子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中欣不安起来。她说,先别买!为孩子的一句话,买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犯不着!你们平日也用不上它。

几天之后,北定打电话来说,电脑已经买了。那天她刚说暂时别慌买,老头子就跟她急了,说,用老子的钱买点东西,老子还做不了主了?当即逼她找人去中关村挑了一台拖回家来。现在已经安好了。只是她不会用,要不然可以和在美国的东胜发伊妹儿了。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还未全部长成,便各奔东西了。先是各自到东西南北中去当兵,八十年代初,除了中欣留在老家湖北以外,都陆陆续续调回了北京。几年之后,南进一家去了深圳,东胜跟丈夫去了美国,北定和西平留在北京。北定一直守着老爷子,西平却是常年不见踪影的。西平是他们老赵家改革开放的先驱,一直在做各类大大小小的生意。做得好的时候,香车华屋歌舞宴饮。做得不好的时候,被人追得鸡飞狗跳墙,常回家里讨些盘缠钱外出避风头。中欣记得那年生孩子回家,西平已经在折腾一些小买卖了。一次他拿回家几个手掌大小的电子计算器,给中欣演示了一番,按几个数字,按一个"+",再按几个数字,按一个"=",得数就在那个小窗口上清清楚楚地蹦了出来。那时候,这种玩意儿在用了千百年算盘的中国大地上,还是一个稀罕物。在此之前,中欣只在机关的财务处见过那种手摇式的计算器,沉甸甸的,像一台英文打字机,左手推一下排挡杆,右手转一下摇柄,跳出一个数字,算一道题,还不如算盘快呢。如今这掌心薄薄的一片,嘀嘀嗒嗒一点,成千上万的大数字,一眨眼就算出来了。西平见中欣一副惊讶神色,夸耀说,加减乘除平方开方百分比,啥都会,怎么样?当家庭主妇了,来一个!中欣问他是哪弄来的。西平说,一个朋友从国外捎来的,一般人要,150元。你要,100元。那时,100元还是一笔不小的钱,相当于她和可可俩人一个月的工资。再说刚添了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多了。便说以后再买吧。西平说,你真想要,50元给你算了。中欣便买了一只。这是他们手足之间第一次做生意,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不知是自己少给了西平钱呢,还是西平多蒙了自己的钱。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将西平臭骂了一通:

你这个二道贩子！你这个跑单帮的，你跟你妹妹做起买卖来了！你老实说，你这玩意儿哪来的？究竟多少钱一个？西平说是秦家的老二从香港弄回来的。按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折价，45 元一只。西平说，我没赚中欣的钱，要是别人，少了 100 元，我还不稀罕卖呢。西平说的秦家，是中欣父亲的老上级，当时正是位高权重之际。西平一说秦家的老二，把老爷子噎了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说，咱们不管他老二老三，咱们不做这些下作事。西平说，您哪，您这就太落伍啦！这巴掌大的小东西算个啥？现在呢，毕家的晋军，武家的和平都在捣腾军火了。您不信？给我钱，明儿我就给您扛一挺机关枪回来。

老人满脸涨红，怔怔地望着西平，半晌说不出话来。在中欣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子女面前站在了下风。

中欣回家以后，发现花 50 元买的那个计算器，在几个月间，竟像蝗虫一样一拨又一拨地出现了，MADE IN HONGKONG, MADE IN TAIWAN, MADE IN JAPAN……价钱也没个谱，有的三五十，有的一两百。还有电子表，录音机，傻瓜相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奇装异服——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到来了。

七

忙乱中，春节很快就临近了。在这期间，中欣为了老赵家新世纪的第一大聚会，几乎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聚会做了很多事：给美国的东胜发电子邮件，给深圳的南进打电话，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西平。一个个动之以情又晓之以

理，终于约定了这一次的龙年全家大聚会。并说好各自一定要把配偶子女一并带回来，不带回来的就是小乌龟，到时将小乌龟贴他一脸——就像孩提时代玩扑克牌那样。中欣甚至把话都说到了绝处：哪怕老爷子以后的追悼会你们不回来都行，反正他也不知道了。但这一次一定得回来，让他活着看到比死了看到好。

在此之前，赵家最后一次的大团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中欣的妈妈还在。该生的孩子都生了，该离的婚还没有离。那是赵家有史以来家族成员最多最全的一次聚会。那一次还专门到首都照相馆去照了一张规规矩矩的全家福。那张全家福至今还挂在中欣父亲书房里的墙上。书房正墙的中间是赵耀同志身着那套英武的将军服，在一九五五年授衔后拍的标准像：肩上扛的是少将一朵花。左边是一九七一年赵家的五个孩子先后全都当了兵时与父母的合影。在那种男女不分的军装包裹下，是一副副还没长硬朗的身子骨和一张张透着单纯稚气的脸。只是母亲的眼里有许多的忧郁，父亲的神色中有些许怆然——那时，他已被剥去了军装，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老式斜纹布旧军服，在一片新得发亮的绿军装中间，显得有些萎缩。一向讲究衣饰的母亲，只穿了一件剪裁稍稍别致的春装——那尖领比当时普通常见的要大一点而已。父亲那张将军照的右边，挂的便是八十年代那张全家团圆相：两个老人，五个子女，五个配偶，四个第三代，总共十六个人，将那画面挤得满满当当。

那个时候，对赵家来说，甚或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段平平和和的好日子。刚从许多年的混乱中走出来，尚未走进另一种混乱。父母身体还算健康。父亲业已度过了离休的危

机时期。五个孩子的五个家庭都建立了起来，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一个个也是不愁吃穿。既无什么风险，也没太大的贫富悬殊。况且还有一个个很诱人的美丽远景等在前头：到什么时候翻两番啦，到什么什么时候进小康啦……反正，是一个让人心平气和又充满向往的时期。

那次回去，可可也是一个人物了。他读完研究生，留校任了教。发表了一些据说是很有分量的论文。那些论文，中欣家的人都没有看过，即便看到也不会感兴趣，但那毕竟是在一些权威报刊上发表出来的。在北京的时候，还有国家体改委的电话打到赵家来找可可的。因此，中欣的父亲与可可的话稍稍多了起来。他对可可研究的东西不清楚，便讲自己打仗的经历。但往往他一开口，几个子女就一起哄：又来了又来了！你那几个段子我们都能背下来了——老子把他的裆一抓，他小子的眼睛就直勾勾了……大家一片哗然。老人也笑了，边笑边骂道：你们这些小锤子！没有老子的那一抓，你们现在早就给小日本当亡国奴了。孩子们说，你把小日本说得多好，你抓他的裆，他还能让你生了这么一大堆——劈刺——西平对着父亲做了一个捅刺刀的动作：早就让你“死啦死啦的”。

那次回家，中欣最感意外的是，子女们都敢跟老爷子开玩笑了，有的玩笑甚至还开得很过分。从小到大，父亲在他们心中是威严又神圣的天王。远远听见他皮鞋的橐橐声，汗毛都会立正的。父亲的话，就是他们的最高指示——当然，父亲许多的话本来就是毛主席的话，他任何时候都能找到适用的毛主席的话。他曾说，毛主席真是不简单，把这个世界上的话都说尽了。到了后来，孩子们不光拿他说的话开玩笑，也拿毛

主席说的话开玩笑了。比如家里剩了一点饭，便会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另一个便答道："闲时吃稀，忙时吃干！"

开始的时候，一听见这类亵渎的语言，老人会立刻翻脸，勃然大怒：你们跟老子放屁！

要是回到往日，孩子们要吓得打哆嗦了。可后来一点都不气短了，一句话就能把老爷子顶到墙角旮旯里，噎得老人半天说不出话来：您还这么护着他呀？您当年西路军的亏吃少啦？您文化大革命的亏吃少啦？您的彭老总是怎么死的？

子女们跟他起哄，老人便去给几个孙子辈讲。偶尔被他们的父母撞见，便会说上他几句：别给小孩子说这些，怪吓人的。要是谁把谁抓个一下呢？

每当这种时候，老人便会沉默了，会一下子现出苍老和呆滞来。

寂寞的时候，他也会去给可可讲。可可总是微微地笑着，很专注地听他讲。对于可可来说，如果"红军"曾经是一个政治符号的话，那么现在，红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兴趣听岳父讲那些往事。他的中国革命史知识在许多时候能与岳父的讲述对接，并能读出教科书上不曾有的东西。只是他发现，岳父给他讲的那些，大多也是教科书上的，电影中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只讲和日本人打仗，不讲和国民党打仗。岳父跟日本人只打过那么几仗，讲来讲去便常常出现重复……（后来，可可了解到，有的人从来就没跟日本人打过仗。八年抗战，半个日本人都没见过，更不要说"把他的裆一抓"了。）可可想，岳父不谈与国民党打仗的事，大约是怕他这

个国民党的后代听了不舒服。他体味出了老人的善意，还是主动提到了国共间的几场大仗。岳父却不接他的话头。可可发现，岳父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了解非常少，岳父在这方面的知识，大约也只是来源于电影、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可可便给他说抗战中的那些著名的战役，说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和苏俄的关系，说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说自己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之后是如何看待那个日益腐败的政府……可可的坦诚、广博、无拘无束甚或离经叛道，一开始都让岳父十分意外，不知如何应对，他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听。中欣对父亲的这种反应也十分意外，有几次她都担心父亲会和这个异端女婿争吵起来的。

可可笑着说，怎么会呢，只要以诚相见，有什么事不好说呢？其实，我倒真想他和我争一次，他把太多的想法憋在肚子里。可可说，大半个世纪的严酷现实，这些老人们——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言说能力。可可说，有数十年间，他没有听过父亲讲自己，他那一张嘴，仿佛永远只用来讲课的。直到八十年代，政治宽松了一些，他才听见了父亲心里的一些声音。

但是，他依然没有听见岳父的声音。

八

老赵家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年龄相差都不大，到了七八九岁的时候，叽叽喳喳闹成一窝。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那个小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他们的尖叫声笑闹声脚步声和将什么东西打翻打碎的声音。寒暑假中，他们的父母把

他们往这儿一扔，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两个老人便成了顾头不顾尾的正副班长。用老爷子的话来说：来了一帮子自由主义捣蛋兵。不过，他们的父母不在的时候，老人便可以痛痛快快地给他们讲叙往事。他把自己手上、胳膊上、腿上、背脊上、脸上、还有头发日益稀落的脑瓜皮上数十处大大小小的伤疤，一处一处讲给他们听。结果关于这些伤疤的来历，这第三代比他们的父母们知道的还要清楚些。孩子们在一起复述的时候，还常常引起争议，便又常常一窝蜂拥到老人面前去查证。

外孙姓了赵之后，中欣的父母对他的关注就特别多了起来。头些年，常常由中欣的妈妈出面，要中欣在寒暑假期间将赵归华送到北京去。可可曾笑说，这是跟咱杨家争夺革命第三代呢。说是这么说，大多还是随了老人的意思，把孩子送过去。一来是那几年可可很忙，假期也有许多活动。二来可可的父母年事日高，成天看管一个“七八九，嫌死狗”的孩子，也够累的。送去北京一段时间，可以清静一下。再就是中欣觉得自己远隔千山万水，未给父母多少慰藉，按父母的意愿将儿子送回去，也算是尽一点心意。就这样，赵归华小小年纪，在相隔千里的两地之间来来去去，也成了一个亲善大使。去的时候，武汉爷爷让他带些糕点，回的时候，北京爷爷让他捎点补品。两个老人有意无意间从孩子嘴里套一点对方的情况：在家干啥呀？吃什么呀？身体好不好呀？给你讲什么故事呀……虽然两位老人从未谋过面，甚至连一句话也未曾应答过，但彼此也不全然陌生。

北京那边孩子多，场地大，又没有父母管束，甚至连假期的作业都被外公给“赦免”了，孩子一去就乐不思蜀。只有一

次，大约是赵归华八九岁那年的暑假里，中欣往北京打电话，正巧是儿子接的，儿子刚说一声我要回家便有了哭腔。中欣问怎么啦？儿子抽泣着说，北京爷爷打我。中欣问，为什么打你，你干什么坏事了？中欣心想，父亲宠孩子已经宠得不像样子了，一般性的错误，是绝不会动粗的，肯定是儿子干下了天大的坏事。儿子说，我什么坏事都没做！我们唱歌，他就打我。中欣说，你胡扯什么呀，你们唱歌爷爷会打你？儿子委屈地大叫起来：你不信问外婆！大约中欣的妈妈一直就在电话旁边，此时她接过电话说，都是些孩子事，没什么。这阵子你爸的心情不好，逮谁骂谁呢。前些天还站院子里莫名其妙地朝天吼了好大一阵子，吼得隔壁李司令家的狗都不敢叫了。中欣问，他吼些什么？中欣妈说，还有什么呢？有耳朵的都听得出来。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我们是吃老百姓的粮长的血肉！啊！哪个狗娘养的忘了本，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答应——哎，扯都扯不进屋来。

中欣说，那有孩子们的什么事呢？

妈妈说，那些日子外面也乱得很，你大哥二哥大姐都把孩子送这儿来了，整天关在院子里，归华来了就更热闹了。

中欣的妈妈遮遮掩掩弯来绕去，终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赵归华去了以后，几个孩子突然都开始唱起一首歌子来。那曲调挺耳熟，是开运动会、表彰会、晚会颁奖时常放的那支曲子。词也简简单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几个孩子出出进进地唱，有事无事地唱。起先，老人也没在意。偶尔一次，老人问西平的女儿，唱的什么呢？车轱辘一样翻过来倒过去的？西平的女儿说，唱红军的歌。老爷子一听高兴了，便要他们再唱唱。几个孩子一块儿大声唱的时候，老爷子还没

听清楚歌词，还笑着一下一下地用手打着拍子。当他要西平的女儿把歌词一句一句念给他听了之后，一下就翻了脸。大吼道：你们这群小王八羔子！是谁教你们唱的？孩子们吓懵了，一致将手指戳向赵归华。老爷子抡起巴掌“啪”的一下扇在赵归华的屁股蛋子上，扇得他一个趔趄。赵归华当即嚎啕大哭起来。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那歌子的歌词是这样的：那个驼子要当红军，那个红军不要驼子，因为驼子的背太高，容易暴露目标……

中欣的妈妈说，老爷子是借孩子撒气呢，打了以后又后悔得要命。他把外孙拖到怀里，问外孙是谁教的。赵归华一边抽泣一边说，他们班上的同学都会唱，他是听会的。听完外孙的话，老爷子沉默了。

西平的女儿不解地问，红军要驼子吗？

老爷子站起身，往外走去，弄得几个孩子哭的和不哭的都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一桩什么严峻的事。

中欣对可可说了儿子在北京的遭遇和父亲异常的情绪，问可可要不要让儿子提前回来。可可说，没关系，儿子过两天就会忘了那一巴掌的。但是你父亲忘不掉。你妈妈说得对，他是拿他们撒气。你知道，几个孩子乱唱的一首歌子，解构了你父亲一生奉为神圣的东西。

九

岳父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他甚至从来不回自己的恩施老家。“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从湖北各个穷乡僻壤走出去的老革命，纷纷回乡探亲祭祖，为自己挑选一块最后的栖息之

地。有的人死了以后，也确实很隆重地移骨故土。那些回去的革命老人，地方政府已专门为他们辟出陵园，修建了豪华的纪念堂。但中欣的父亲却从来没提起过这方面的事。关于父亲的经历，中欣家的几个孩子们也知道得非常少。尽管父亲给他们讲过许多革命年代的故事，但他们发现这些故事并不是父亲的故事。

中欣和可可对老人一些往事的了解，是很晚以后。

儿子一周岁的时候，中欣在单位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已经到武汉来了，来开一个会，住在军区第四招待所，要中欣带了儿子去看他——后来中欣从妈妈那里知道，父亲是专程从北京到武汉的，他是想见见那个已经姓了赵的外孙。

那天下午，中欣和可可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来到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军区第四招待所，找到父亲的客房。客房外厅里已坐了四五位老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军装却没缀领章帽徽。那时还没有恢复军衔制，看不出谁的官大谁的官小。单看那一个个的神情派头，职位也都不会低。看见女儿女婿和外孙进来，中欣的父亲将屋里的人一个个向他们介绍了一番，果然都是些司令政委参谋长什么的。然后让一个个叫伯伯叫叔叔。其中有一个没戴领章帽徽的小老头，中欣的父亲指着他说——赵部长，我的革命领路人，按辈分，是我叔，你们该叫爷，小家伙该叫太爷爷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都是一路爬雪山过草地的。他望了几个老伙伴一眼，说，当初，从川鄂边区出发的人，现在没剩几个了。老人们说，都死光了，看还有没有五十个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能活得这么久

啊!

说了一会儿话,一个中年军人来请老首长们吃饭。菜很丰盛,酒是茅台。服务员给每人斟满酒后,中欣的父亲说,给我们的小伢也来一杯红葡萄酒吧。服务员给赵归华倒了一杯红葡萄酒,中欣的父亲用筷子头蘸了一点塞到那小嘴里,一边说,叫老子爷爷!小归华一边辣得皱了眉头,一边稚气地叫了一声:老子爷爷——众人都大笑了起来。赵部长对中欣的父亲说,你听见了吧,他说老子是爷爷呢。众人又笑。中欣的父亲也笑,骂了一句,小锤子,鹦鹉学舌!说着将外孙从中欣的怀里拉过来,放到自己的膝上,喂他吃菜。

喝酒间,老人们开始回忆往事。一片粗话间,过往岁月中的那些残酷、苦难、血腥和光荣一段接一段活鲜鲜地蹦了出来。他们从肉搏说到"架飞机",从朱老总编的那首"吃牛皮歌",说到彭老总的"万言书",有谁说到了左路军,说到了西路军,大伙突然都不做声了。顿了一会儿,赵部长说了一声,真是惨哪!几万人哪,就那么没了——那时的几万人,不是现在的几万人哪……一位老人说,喝酒喝酒——眨了眨泪眼,将一满杯酒倒进喉咙,众人也都跟着将杯中的酒一口喝干。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这类话题。

十

从那以后,中欣和可可与赵部长家有了一些往来。有时受中欣的父母之托,他们会在年节时提上些礼物去看望他。中欣的父亲说,赵部长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人。

来来去去间，中欣父亲的一些往事也渐渐知道了一些。

赵部长比中欣的父亲瘦小，且黑，显老。细细一看，那眉眼间依然可以见到赵家的模样，但赵部长的脸比中欣父亲生动得多，像一个狡黠又快乐的老农。在家的时候，就穿一件老掉牙的灰中山装，也像是一个老农穿了一件从亲戚那儿弄来的一件不太合体的衣服。可可想，共产党挑选干部，是不是也要讲究一点形象的？有几次可可拐弯抹角探问过赵部长，这么老的资格，怎么就做到这样一个职务？赵部长说，我哪是个当官的料子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只是一个赶马混骡子。说完一笑，不再细说。

赵部长其实是一个二机部的部长，还是个副职，最多一个副师级，退下来很早，“文革”前就赋闲了，是他们那一拨人中进步最小的。一次，可可问起他，岳父怎么说您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赵部长笑笑说，那是你岳父日撅我呢，日撅是湖北的土话，意思是讽刺、嘲弄、开玩笑，类似于北方的“开涮”。赵部长说，我只是比他早吃几年军粮，哪敢当他的引路人唷？

几年后，军区战史编辑室要一些老人写回忆录，说准备出一本书。赵部长把中欣和可可都叫了去，说自己文化低，拉拉杂杂写了一大摞，懒婆娘裹脚又臭又长，自己的几个孩子都不习文，让他们俩给看一看，润色一下。

在赵部长的生涩字迹间，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故乡赵家坪，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原名，知道了那座穷困偏僻的鄂西小山村，在三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也知道了当初年方十四的父亲是如何在这位赵部长的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见中欣和可可凑着头一起津津有味地读他的那些文字，

赵部长说,这些都是给组织上看的,当不得真。

可可问,当真是怎么回事呢?

赵部长说,当真的可不敢给你们说。

经不住中欣可可一再央求,赵部长说,你们先把我的稿子改出来。

中欣和可可将赵部长那一摞拉拉杂杂的稿子拿回去弄了好几天,拿来交给赵部长的时候说,您的故事不讲,我们的稿子不给。

赵部长说,你们逼我犯错误哟。我讲了,你们的父亲不高兴。

赵部长愈是卖关子,愈是逗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中欣说,我们党不是讲实事求是吗,只要当真,有什么讲不得?

赵部长说,哪有什么实事求是哦。我们晓得编了多少故事?

赵部长拗不过他们,终于放开来说了。

赵部长说,我说的这些,不要去问你们的父亲。要不然,你们的父亲会和我翻脸呢。他最不愿意提这些事。我成全了你们的父亲,我也害了他。至今,也不知你们的父亲是谢我呢,还是怨我。

赵部长是中欣父亲的堂叔,没出五服,是很亲的。赵家坪是他们那一带的大寨子,赵姓是大姓,有钱的大多也姓赵。不过当时那种穷山沟,有钱也有不到哪里去,无非多几亩水田十几亩坡地,无非多三两间房。无非多几床棉被垫絮,日子一样清苦得很。男女老少也一样要劳作,一样吃苞谷吃红薯,哪

像黄世仁刘文彩那样?赵部长家原来也算是有几石田一间磨坊的小康人家,但父亲爱赌,成家几年后便将家产输光了,成了赤贫。民国十八年,第一次闹红军的时候,赵部长跟着一支部队走了。他说其实当时啥也不懂,只想有一口饭吃,只想出去闯闯世界,在家里看不到前途,就像今天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一样。到哪里去,打什么工,都不知道。几件衣服一裹就上路了。那时也是这样。也不知道哪是革命队伍,哪是反革命队伍。赵部长说他的一个兄弟因为腿上长疮,说晚几天去追他的队伍,结果他追上了白军,后来死在宜昌会战中,虽说是打日本人死的,连个烈士也没捞上。赵部长当了几年红军,打打跑跑,胜胜败败,吃了不少苦。后来红军的势力又大了起来,又回到赵家坪一带发展,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了赤卫军,招来了一批青少年,舞刀弄棒,唱歌识字,打土豪,分粮食,很是热闹。山区的娃子很孤寂,抬头见山,低头见谷,一辈子就那么几个人来来往往苦熬日子,这一下子几十几百在一起闹腾,很吸引人。况且打了地主土豪,还可以好好吃喝一顿,分上几件衣裳。还可以听到许多革命大道理,等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分地分房分牛分羊,还可以到大城市去。最刺激人的,就是可以将那些平日有钱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女人孩子捆起来游街,戴高帽子,在大会上吼他们骂他们,踢他们打他们,还可以枪毙、杀头。赵部长说,所以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一些老家伙吃了很多亏,私下里又气又恨又不理解。我说,你们看看今天这些红卫兵娃儿,和我们当初不是一样嘛!捆绑,游街,挂牌牌,戴高帽子,连喊的口号都是我们当年的:造反造反造反!一切权力归农会……

中欣父亲家当时还算富裕,他爸死得早,给孤儿寡母留

下几石水田和街上一间小山货铺。那时中欣的奶奶还很年轻,人很勤快,又精明,将水田租了出去,每年收些租子,用后来的说法,叫地主婆吧。她自己请了一个人,一起经营街上的那间山货铺子,家产渐渐比她丈夫在世的时候还大了起来,她便让儿子念书。赵部长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十三四岁,已经念到高小了。在我们山里,那是很高的文化了。那高小是当地一个乡绅办的,红军来了就停了,学校成了苏维埃政府。中欣的父亲没有书念,便成天在操场边看赤卫军儿童团开会操练。有几次,他找到赵部长,说要参加。赵部长说,穷人才能参加呢,你们家又有铺子又有田,看你爸不在了,你妈一个妇道人家领着你过活不容易,要不然,说打你家就打你家呢!赵部长说,你们的父亲当时听了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可能是从小丧父,他从小就很孤僻,和他娘也不太说话。那时,常有他娘的风言风语,一个年轻能干的女人,男人没了,这些话哪少得了呢?山里人,就用这些话来混日子呢。为这些话,你们的父亲常跟别人打架,总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很犟,回去也不说,下次又打。他娘知道了,哭过好几次,说等高小读完,就让他到县城去念书。就是这个时候,红军又回来了。

赵家坪一带的革命势力越来越大,今天东征,明日西伐,常常带回许多令人眼红的战利品。衣裳也渐渐正规了,有许多人穿上了青靛染的机织布军装。还有的人配上了真家伙,长枪短枪手榴弹都有。有一回,说要将一部分赤卫军编入正规军,然后开拔去打县城。县城离赵家坪有七八十里路,翻山越岭的,许多赵家坪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说要打县城,那感觉就跟今天说要去打美国一样。新鲜得很哪!县城有洋房,

有电灯，有戏园子，还有四个轱辘的汽车和两个轱辘的脚踏车……反正打县城的消息让全体红军战士、赤卫军战士、儿童团战士和全体赵家坪的受苦人兴奋得像孩子要过年一样。

队伍开拔的那一天晚上，中欣的父亲找到赵部长，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叫了一声叔，刚说一句带我走，便嚎啕大哭了起来。赵部长说，你娘就你这么一根独苗，再说，你还没有一杆枪高呢。中欣的父亲从怀里抽出一把磨得铿亮的柴刀说，我就用这个。赵部长一看笑了，说，你真要革命，去把你们家屋子烧了。赵部长说，他当时这么说，只是随口开个玩笑，是想把他挡回去。这话刚一说完，那个文文静静的读书娃子调头就走了。

晚饭过后，队伍正要准备出发，忽然看见东边的夜空腾起一片火光。火借风势，很快便蔓延成了一片火海。赵部长说，他当时在心里直叫娘，没想到这小子果真就回去放火烧房子了。中欣父亲家的房子在赵家坪的东头，那天刚好是东风，眨眼之间，数十幢房子便都在火海里了。许多赤卫军要赶回去救火，但又不敢延误军机，一个个是又哭又叫又骂又跳，干着急，没办法，都说是地主老财在报复革命呢。此时，只有赵部长一个人知道这把火是如何烧起来的。部队出发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出现在赵部长面前，说，叔，我照你说的做了。赵部长说他当时真恨不得一巴掌把这个疯小子给拍死过去，但又怕那些刚刚编入红军的乡亲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只恶狠狠地对中欣父亲说，跟老子走！这件事你要是对第三个人说了，我把你的头揪下来！

在那一片火光中，中欣的父亲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

有回去过。

打县城的那一仗，败得很惨，红军死伤过半，元气大伤。地主武装乘机反扑，将原来几个红色根据地都收复了。从此，红军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

赵部长说，可能有人看见了中欣父亲放火，再说火是从他家烧起来的，着火之后他又跟红军走了，怎么想都是他干的。那天，他娘从街上铺子里赶回来后，儿子不见了，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屋已是一片瓦砾。

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她里外不是人了。红军这边的人说她这个地主婆的儿子烧了别人的家产，清乡团那边的人说她儿子跟了红军她就是匪属。中欣父亲那可怜的寡母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据说解放以后，中欣的父亲托地方政府四处打听过他母亲的下落，都没有打听到。中欣的父亲从此不再回乡。

赵部长说，那一把火几乎毁了赵家坪。他在五十年代初回去的时候，当年那些残垣断壁还原样戳着，上面烟熏火燎的印迹都还在。赵家坪的男丁本来就跟革命走了一半，剩下的逃的逃杀的杀，加上那场大火，几十年血雨腥风，差不多是个荒村了。直到三年灾害时，一些从四川河南逃荒出来的饥民在那儿落了户，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气。到那时，赵姓已经是小姓了。

十一

几年以后，赵部长得了胃癌。查出来时已经转移。中欣的父亲一知情，立刻打电话让中欣两口子马上去医院探望，说

他尽快从北京赶来。那时，他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了。

在病房里见到赵部长，他竟没有一点绝症病人的模样，正盘腿坐在病床上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呢，也没见人陪伴。赵部长说，我让他们都走了，还没死，都围着干吗？谈起病情，赵部长说，我早知道要得这个病的。

中欣问为什么？

赵部长说，我做过造孽的事呢，你爸没给你说过？

中欣说，什么事？没说过。你知道我爸那人，啥都不说。

赵部长很诡秘地压低了声音说，我吃过人。

那天晚上，赵部长讲了一个苦难又恐怖的故事。

1936年底，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结束了。一、二、四方面军先后抵达陕北。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喘上一口气，上面又要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征，去往宁夏青海一带，扩展革命地盘，开辟国际通道。那支部队就是刚刚组建便永远消失了的西路军——那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西渡黄河的时候，部队被打散了，一部分突出重围撤回陕北，一部分被敌人打得七零八碎，被迫向大戈壁深处逃去。

大戈壁上，只有望不到边的石头和风沙，没有水，没有粮食，连可以取暖的柴草都找不到。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特别冷，冷到你一摸枪管，就会把手上的皮肉粘下来。那一带是宁青马家军的地盘。马家军大多是骑兵，人强马悍，熟悉环境，呼啦啦一阵风地来了，刀劈马踏一阵，又呼啦啦一阵风地去了。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西路军战士，又冷又饿，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西路军中最著名的妇女先锋团，最先过黄河，也是最先遭难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她们被冻死被打死被糟蹋死的尸

体。那些尸体后来又被狼群掏空，只剩下一些衣物碎片和一副副白骨，看了让人哭都哭不出来。那些没有死的女兵，被敌人抓去之后，也受尽凌辱，许多也被折腾死了。那都是一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女红军，她们刚刚跟着男人们一起走完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赵部长当时是连长，中欣的父亲就在他连里，那时他已经是排长了。他们连只剩下二三十人，一个个形同鬼魂，每天都有人倒下死去。一天，他们又遭遇到一支小股骑兵的袭扰——那时，马家军已经不把他们当一回事了，有时一个人骑了马就敢来冲他们放一阵子枪，然后玩儿一样离去。那天中午，太阳很好，他们便在晒得有些温热的低洼石滩上互相紧紧搂抱着打个盹。夜里他们是不敢睡着的，一睡着便会冻死。他们听见了大地远远传来的马蹄声，起身一望，天边有一股翻滚的尘土向他们逼来。赵部长说，打，总是一个活不成了。以往这种情况，他们常常将队伍分散，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即便被发现，也可以减少损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多少人可以分散了。中欣的父亲当时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他大概才十七八岁吧？正是要吃饭的时候。他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打，痛痛快快，打一仗。死了算了！

那几个骑兵没想到突然遇到这么猛烈的抵抗，也没摸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马，远远围着他们转了几圈，打了一声唿哨便撤了。撤了不久，忽然看见一个骑兵又返了回来，在刚才转过圈的地方寻什么，也许是他太没有把红军当一回事了，也许是他太专注于找东西，他渐渐走进了红军的射程。中欣的父亲一直在一块大石头后边用枪瞄着他，赵部长还以为他是防范敌人突然进攻。就在那时枪响了，那个骑兵从马上

掉下来。赵部长狠狠骂了一句,小狗日谁要你开枪!中欣的父亲说,打那匹马吃。紧接着又开一枪。马受了惊,撇下主人跑掉了。红军端着枪围上去,那个骑兵没死,只是臂上受了伤,大家一拥而上,一瞬间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剥夺光——马枪、马刀、匕首、皮靴、皮帽、皮裤、皮袄、皮背心……剥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副裹腿布。战利品中最珍贵的是一包馍,就是西北人用来做肉夹馍的那种面饼,结结实实的小半斤一个,一共十来个,还有一坨干羊肉。一眨眼间,这些东西全进入红军战士的肚子。吃完后才想起来,得马上逃走。敌人发现少了一个人,会回头来找的。俘虏怎么办,杀掉?还是放走?剥光了他的衣服,才发现那还是个孩子,虽然个子已不小了,但身上的皮肉还是嫩的,白白净净。望着一个个人模鬼样的红军战士,一边哆嗦一边发出小羊一样绝望的哭泣声。他胳膊上被穿了一个弹眼,血流不止。赵部长叫一个战士用那个骑兵的裹腿布给他把伤口扎紧,又扔了几件破衣服给他,说了一声,走!带上。

走到第三天,又有几个战士死了。那个受伤的骑兵又冷又饿,也是奄奄一息了。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过的,哪能这么走路呢?到后来几乎是让红军战士架着他在地上拖。队伍走到一片荆棘林子时,赵部长说,他想都没想,上去就朝那骑兵的脖子大血管处捅了一刀。那骑兵倒了下去,年轻的血喷了出来,直喷出几丈远。赵部长把刀交给中欣的父亲,去,把肉剔下来,一人一份。

荆棘林子里,满地都是冻脆了掉在地上的枝条。战士们用那些枝条烤肉。烤熟了,再分成七份,每天只能吃一份,多吃枪毙。

凭了那几十斤肉,他们走出了苍苍茫茫的大戈壁。

赵部长说,说是当时想都没想,是已经不需要再想了。他一开始就有这个念头,他一路上都在想这件事。

后来这件事被组织上知道了,将他们全体抓了起来。赵部长对大家说,和你们无关,这事是我一个人做的。

赵部长被判了死刑。

大家都被放了。但大家不走,全体跪在地上,他们对组织上说,没有连长,我们活不到今天,也不能再去抗日杀敌。他们跪了几天,赵部长终于免了一死,但军籍、党籍、连长什么都没有了,以刑徒之身,发配到前线,戴罪立功。

赵部长说,从那以后,他的胃里就有感觉。他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中欣和可可直听得心惊肉跳,听到后来,中欣眼泪哗哗直淌。讲过那么多战争故事的父亲,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

赵部长去世的时候,当初的那些人,只要还活着的,活着还有一口气的,都来了。追悼会上,别人都是鞠躬,他们那五六个人一起走到赵部长跟前,“嗵”地一声全部跪下,边哭边磕头。他们什么话都不说。

十二

赵归华没有像他说的那样直接从南方去北京,而是提前几天回了家。一是想家,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二,他们那一批流散各地的高中同学也想聚一聚,他们已在“网上班

会”上约定了相聚的时间地点。第三，想看看新家，看看分别一学期的武汉爷爷。他挣了一些钱，所以没让家里掏车费，还给爷爷买了不少吃食，剩下的钱交给了中欣，说是算假期中的上网费，到时别老逼着他下线。

中欣一家是腊月二十六夜里乘车北上的。他们计划在北京待十天。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中欣和可可都有某种预感，这可能是全家最后一次去探望老人了。前几年即便是回去，也只是将孩子送去往家里一放，自己一两天后就匆匆返回。

中欣的父亲站在小院的门口等他们。一踏上那条拐弯的甬道，便远远地看见他在清晨的寒风中披了一件军大衣立在那儿。中欣大喊了一声：老爸爸——我们回来了——惹得好几家院子里的狗都叫了起来。这其中大约就有当年挨他骂的李司令家的狗，老人大吼一声，叫什么叫，是老子的女儿回来了！那狗吠果然就沉寂了。中欣放下行李，依然如当年那样吊上父亲的脖子，说，活得好好的嘛，在电话里吓唬我们，把我们都骗回来……父亲已然经不住女儿这么一吊了，他伛偻下腰身，说，老子活着的时候不回来，要等老子死了才回来呀？

赵归华上高中之后就没有回过北京，几年间，看着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还一本正经地戴了一副眼镜。见了北京爷爷，只一个劲笑。老人说，成了大知识分子了！喊老子爷爷。赵归华又笑了，喊了一声：老子爷爷！“老子爷爷”这个典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被多次讲述过，甚至成为赵家第三代们对他的称呼。老人说，当大学生了，还不学好！

正在张罗早餐的北定听见动静跑了出来，拎起他们的行

李要他们赶快进屋，一边数落她爸：一早就站在这儿，也不怕凉！要是冻出什么毛病来，看你怎么过这个年！

小院依旧，甚至连水缸扫帚簸箕铁锹摆放的位置都没有挪动过。只是比以前更灰暗，更荒芜。小院以前住过二炮的一个什么人，那会儿这院子曾被操持得生气盎然。高大的有槐树杨树，低矮的有梨树桃树，夏有葡萄花草，冬有腊梅红柿，几口大缸养满了金鱼，还有齐齐整整的几畦小菜地，专门种些时令鲜菜……

中欣一边走一边对北定说，这么好个院子，也不好好弄一下。

北定说，爸爸对这些从来没兴趣，到哪儿都像在军营一样，驻一阵子就要开拔的架式。不像有的老头，对自己的小窝特别经心。

中欣想，大概当年那一把大火之后，父亲心中从此再也没有家了。

北定说，我整天忙得呀——精疲力尽的。说实话，也没这个心情。我都五十了。想想也怪吓人的。爸爸在等死，我也在等死。

中欣说，要过年了，看你说些啥呀！

北定说，有时想想，真是这样，没意思。

北定是赵家三个女儿中最漂亮的一个，十多岁就进了部队文工团，唱歌跳舞，穿漂亮衣服，抹胭脂口红，是中欣小时候最羡慕的人。她每次回家，家里就充满令人炫目的光彩。那时还是一只丑小鸭的中欣常有一种隐约的委屈。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和妈妈吵架，她哭喊着，你们就是偏心眼，把大姐生那么漂亮，把我生这么丑！弄得爸爸妈妈哭笑不得，

只好说，你自己从小就不听话，在妈妈肚子里乱踢乱打，长成个假小子样儿了吧——为了安慰小女儿，他们给她买了许多小花衣裳和小花裙子，这才让小中欣觉得公平了一点。那一年，北定在文工团里和一个小伙子爱上了，父亲派人去一调查，说出身还好，但他本人有“5·16”分子嫌疑。老头二话不说，掐断了这段情缘。紧接着给她定了一门亲，亲家是父亲的一个老战友。但这门亲事并不幸福，那骄横的姑爷常常把她打得几个星期不能上台。北定为此事还自杀过。好一阵子，坏一阵子，熬了十几年后，终于还是分手了。老人在中欣的婚事上之所以没有过于决绝，北定的前车之鉴或多或少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后来北定常对中欣说，没有我的悲惨遭遇，老爸哪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们！

北定年纪日长，不能上台了，又没有别的专业，在四十岁上，转业到一家机关。后来机关精简，她就提前开始了养老生活。

屋子里的家当，中欣都很熟悉，有些是从她记事起就有的，有些是历年来随父亲工作调动陆续添加的。因为这些旧家具，她时时都能看见自己往昔的生活：装过自己花衣服的小柜，藏过零食的抽屉，做作业的书桌，还有他们五个孩子吃饭的矮饭桌和那饭桌上的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旧家具仿佛把他们从前的日子一起都搬到这个京城的小院里来了。那些各式各样的家具几乎都是公家的，椅子背上、床架上、书桌沿上、书柜边上，随处可见某某某部队公字多少多少号，某某局办字多少多少号——它们的式样油漆各色各样都不配套。还有一些家具，是这小院的前主人留下来的，胡乱摆

放在各个房间里。为了这次全家大团聚，北定将七八个屋子好好清理了一番，还专门买了两张席梦思。一张给老三东胜那对美籍华人。一张给深圳的老二南进，本来还要给中欣他们准备一张，中欣说算了，只住几天，人一走，扔一屋子席梦思干嘛。再说了，大老远回来，还真想躺躺小时候睡过的床呢。

姐妹俩聊天的时候，赵归华进来，小声问，电脑在哪儿。中欣说，人还都没有坐定呢！你下半辈子跟电脑过去！

北定说，先吃早点吧，电脑在爷爷书房里。

中欣姐妹俩清理房间的时候，可可便陪着岳父在客厅里说话。可可问了岳父的身体。老人说，还好。接着问可可父亲的身体。可可说，也还好，只是年纪大了，身上零件都老化了。岳父说，老化了还完整啊。可我这身上已经少了好些零件了。说着，他伸出手掌，手上的无名指残缺着。又让可可摸他的胳膊，说这儿少了一块骨头。又指了指自己腮帮子上一块塌陷的坑，说，这里面的牙床都打烂了……其实，这些地方老爷子已给可可说过多次，每次他都像第一次说一样，详详细细说一遍。

十三

吃过早饭，北定将赵归华领到老人的书房，那台电脑就工工整整摆在老人的书桌上。北定说，那天别人帮忙买了以后，教了我一会儿，人家一走，又给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来了，好好给大姨当几天老师。你们走了以后，我也有点事干了。赵归华劈里啪啦手脚麻利地将各种连线接好安好，检查

一遍，找了一个无须登记的网局联上了网。这其间只听得北定一路叫喊，你慢一点，慢一点，我啥都没看明白呢。赵归华说，我待会儿给你一步一步写下来。

那只叫做“猫”的东西吱吱哇哇乱叫了一阵后，赵归华首先打开了自己的信箱，他大叫起来——哇！有这么一大堆呀——见大家都围在自己身边，便说，涉及我的隐私，待会儿再看。鼠标一点，转到一个新闻网页。他对北京爷爷说，您以后就不用看报了，上面啥新闻都有，比报纸全多了。除了新闻，还有旧闻。说着，在搜索中输入了“红军”两个字，一下子出现了一屏屏与红军有关的讯息。有井冈山时期的，有延安时期的，有过去的，有今天的。赵归华随嘴念着，又输入了“爬雪山”，“过草地”，又是满满一屏一屏的……

中欣的父亲眼里冒出光亮来，那么久远的一些往事，竟从这样一个小方匣子中涌了出来。中欣给他搬来一张椅子，让他凑近看。在一条条讯息中，有一些蓝色的字词，赵归华说，这些蓝色的字词还可以打开。您点它一下，它所包含的内容也会出现。您看这儿：“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都是蓝色的，都还能打开——爷爷——您是哪个方面军的？北定抢着说，红四方面军。于是，赵归华点击了那条蓝色的“红四方面军”。屏幕上现出一些文字和照片，还有一些当事人的照片。赵归华说，爷爷您看看有认识的没有。老人换上一副老花镜，在翻卷的一页一页中，他果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熟悉的脸——徐向前、徐海东、许世友、李先念、程世才、陈再道、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地方：阿坝，甘孜，通天河，会宁，河西走廊……还有那一支永远消亡了的大队伍——西路军，西路军女

兵团……在电脑屏幕页面的不断翻卷中，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的岁月，如同密集轰炸一样，在老人心中訇然做响。北定兴奋不已，一边啧啧惊叹，一边说，你把爷爷找一下，看找不找得到。赵归华输入了“红四方面军＋赵耀”，屏幕一翻，出现了一行字：“关于红四方面军＋赵耀”。这一词条有十四条。第一条是：“赵耀，红四方面军某师某团某营某排排长，湖北某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红军。”后面是赵耀历年的履历，直至离休。第二条是：“赵耀——回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艰苦斗争的日子——摘自某某军史编辑部”。后面还有第三条，第四条……

老人显然被这样的事惊呆了，咕哝了一声，狗日的，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这些情报？在老人的心目中，国际互联网大约是和美帝国主义的中央情报局差不多的东西。他们那儿竟然有我们中国一位离休老红军的情报！

赵归华说，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网站，是共产党办的。老人问，那外国人能不能看到？赵归华说，只要想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说不定海外网站都有你们的资讯呢。说着，赵归华打开了一个海外的大网站，输入了“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很快又出现了一大堆另一种材料：《张国焘回忆录》，《陈昌浩夫人回忆录》，《西路军女兵团的覆灭》，《密电码事件》……当这些字眼一个接一个跳出来的时候，老人又惊慌又激动，几次让归华念给他听。可往往当归华刚念了几句，老人又忙说行了不念了……

因为北定一心要跟赵归华学几手，便一个劲想将老爸支走。北定说，您眼下急着看什么呀！等我学会了，您要看什么，我给您调什么出来。日子还长着哪！

午饭过后，北定说大家旅途没睡好，都好好睡个午觉。

中欣五兄妹，五家各用一间房。孙子辈两男两女，分男女生宿舍。中欣家是最先到的，午睡时，便一片宁静。

大家躺下不久，老人蹑手蹑脚摸到赵归华房间，将他牵到自己的书房。老人给了外孙一个字条，悄悄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赵归华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邢桂花”。赵归华问，这是什么人？老人说，你别问，这是机密。赵归华说，她是哪一个专业的？老人想了想说，没什么专业。赵归华又问，还有没有关于她的其他信息？比如有什么著作，哪一类单位，得过什么奖，毕业于哪一所学校……老人说，你就这么查。于是，赵归华只好先输入一个“邢桂花”，哗哗啦啦出了几百条“邢桂花”。有广告公司的联系人，有给医学杂志写稿子的医生，有报社的记者，有新闻稿件中的下岗女工，有妇联干部……一条一条看过去，老人都说不是。赵归华说，您要找的是哪儿的人？总得有个职业吧。要不然哪儿找去？老人说，湖北恩施人，农村妇女。赵归华急了，那哪儿去找呀！这上面的人名，都是上过各种媒体，进入了一些资料库的。像您，书上写过，军史资料库收集过，这才能找得出来呀。老人不甘心，说，你再找一下邢贵花，高贵的贵。赵归华又将“邢贵花”输了进去，又是出了几百条。依然是公司发言人，各类报刊上的人物或作者或政府官员，校友通讯录上的名录一类。老人让赵归华一条一条念过去，终于没有找到那个湖北恩施的农村妇女邢贵花。老人显然有些失望，嘟囔着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上头呀？赵归华说，哪儿能呀！等往后计算机数据库发达了，或许可以的。但那要很多年以后。老人说，那我就等不到了。

赵归华终究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逼问北京爷爷这么执著地寻找的那位湖北恩施农村妇女“邢桂花”或“邢贵花”，

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老人神秘地说，是你的老奶奶，我的妈妈。我离开家乡以后，就没再见到她。我想知道她的下落。当初给你起归华这个名字，也有纪念她的意思呢。赵归华听着笑了起来，说，您的妈妈！那现在还不一百岁啦——早不在了吧？老人说，不在了我也想知道她最后的下落。赵归华说，那只有上寻人网站上去，发一个帖子，或许会碰上知情人，告诉你一点消息呢。老人想了想说，这事等我决定了，再让你给我办。你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

赵归华一转身，就把北京爷爷要他寻人的事说给了爸爸妈妈听。中欣和可可那一瞬间都明白了：老人在找他的母亲呢。中欣刚把话说出口，鼻子就酸了。她叹了一口气说，这老爷子，真是的，真是可怜。

十四

赵家的几个孩子拖家带口，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平日寂寞的小院，一时间喧哗了起来。隔壁左右远远近近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和他们的子女们也一拨又一拨地过来看热闹。第一代人说着第一代人的话，第二代人聊着第二代人的事，第三代人忙着第三代人的活——尽管一个个人高马大了，他们凑到一起，依然是嬉笑打闹，玩一些孩子们的游戏：甩扑克，打游戏机，开很大音量地看动画片，或拥到电脑前调出当前最走红的流行音乐听。

赵家几个孩子，除了西平之外，大都过着本本分分的生活。其实就是西平，也没做过什么大恶事。在起起落落十几年之后，现在也找了一家旅游公司规规矩矩地打起工来。当初

"烧包"的时候，其实也只是跟着人家真正的大款起哄，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大马弁而已。那华屋是租的，交不起租子就退掉了。香车是别人抵债的，等他欠别人债的时候，又抵给了别人。北定说过，咱们赵家人，哪是做生意的料呢？跟咱爹一样，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的命。如今，北定吃着一份微薄的养老金，幸亏还有老爹的一份工资和一份保姆费撑着，要不然，连房子都没得住的。南进在深圳倒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企业是台湾人的，做电器。那老板的父亲据说是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一个老兵——那是一个真正的老大头兵，一点衔儿都没有。到了台湾靠给人家擦皮鞋才活了下来。兄妹们常开南进的玩笑，说咱们老爹将别人的老爹打得到台湾擦皮鞋，现在轮上你给人家儿子擦皮鞋了。南进一脸无奈地说，怎么办呢？给人家擦皮鞋，人家给钱，给的钱比你共产党多。以往一说到这类对党不恭不敬的话，老人都会立即破口大骂的。再早一点，孩子们的言论哪怕只是有点落后，有点消极，都要受惩罚的。中欣记得，南进上中学那会儿，父亲问他交了入团申请书没有。因为南进对班上那几个团支委看不惯，刚嘟嘟了一句"我才不入他们那个臭团"，话未落音，就挨了父亲一耳光，紧接着又被父亲狠狠训斥了四个钟头。南进说，自他懂事以来，父亲和他说的话全部加起来，还没那一天的多。大家拿南进开玩笑的时候，南进便将战火引到了东胜身上。南进说，咱们好歹还是给咱中国人打工，咱们哪比得上人家东胜啊，越洋过海，跑去给美帝国主义打工呢，还上赶着要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人呢！东胜马上说，咱爸一辈子紧跟党干革命，咱们年纪轻一点，只能向那些暴发户学习啦。西平说，还是咱北定姐立场坚定，坚决只拿党给的六百大毛不动摇。

说这一类话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常常是一脸的木然。然后起身独自离去。

每当这时，就有人说，老爷子又不高兴了，以后别当着他说这些了。可是下次，说着说着，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戳痛了老爷子的心。

有时候，老爷子也想加入子女的聊天。这一点，中欣早就感觉出来了。可是老爷子总是刚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许多年来，他和儿女们只说一套语言。如今这么一把年纪了，想换换还真难。

和孙子辈们就更说不上什么了，他们说乔丹，说盖茨，说美国大片，说世界杯欧洲杯南美解放者杯，说名牌鞋，说摇滚说美国乡村音乐，叽里呱啦的洋名一串一串听都听不过来。他们不再听老人讲的古老故事。有一次，电视里面在放一部老影片，一个小战士正在向连长表决心。听着那不太标准的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他们一起哄笑了起来。而这类豪言壮语，中欣他们小时候每次都听得热血沸腾，泪光闪闪。看完电影回来，还要写日记写感想。现在的孩子们却在天真无忌地嘲笑着老人的历史。

大家的这些不敬之言让老人又恍惚又尴尬，中欣甚至觉得大家有点故意，仿佛是要对老人多年来至高无上的权威进行挑战和报复，有意拿老人的神圣来开玩笑，心里渐渐地不安起来。

今年，大家像商量过一样，只要老爷子在场，都不再说那些让他难堪的话，只是聊一些很琐碎很日常的事，屋子啦，家具啦，收入啦，身体啦，孩子的学业和前途啦。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一起回忆童年。从电视里的一首歌，到桌上的一粒饭。从

家里的一个旧物件,到一句都能心领神会的话语。这一切,都能扯出一串一串的昔日生活。老爷子每到这会儿便会表情很丰富地听着。偶尔眼睛红了,便装做吃零食上厕所或平白无故地喊叫一声哪个孩子,以遮掩一下。

在中欣家几个孩子拿父辈的神圣开玩笑的时候,可可家的兄弟姐妹们也开始了对父亲的追问。

八十年代以后,可可父亲的一些海外亲友故旧部下学生陆陆续续回大陆来了。他们有的在台湾做了高官,有的在香港成了富商,有的在欧美谋得了一个很体面的职业。连最不济的,也过着比内地富裕安逸得多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都跟可可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但早已是一些欧美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去过世界上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有一份收入很可观的工作。而洋房小车一类,对他们来说,几乎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上中学时,他们就有自己的车了。而当时可可家还有几个孩子一起挤在父母亲那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里,最小的弟弟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从那些海外亲友与父亲的谈话中他们得知,父亲当时也是可以走的,因为父亲和空军的关系,父亲甚至可以将全部家眷带走。但父亲却留了下来。孩子们不无责怪地问,您为什么不走?可可记得父亲沉思了很久,说,我要说了,你们又会说我被共产党洗了脑。我可以很认真地说,那个时候,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许多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国民党。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留了下来。一是离不开家乡,二是希望等待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关注共产党的主张了,我们也读共产党的报纸,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赞同他们的民主自由理论,觉得他们的主张比国民

党的专制独裁要好,比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要好。

孩子们又问,您现在后不后悔?

父亲说,也后悔过。后来想,后悔做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想做一个有操守的人,你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得失相当。你们想,那个时候,一个飞机座位是要十几根金条来换的。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上十个座位,一百多根金条我都不后悔,还有什么值得后悔呢?要说后悔,我倒是很替共产党后悔,让那么多真心实意想为国效劳的人伤了心。

据那些海外亲友说,可可的父亲不但自己留了下来,还将许多宝贵的测绘资料也留了下来。那些资料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时间,也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为此他还冒了很大的风险。

在可可的印象中,父亲和岳父在他们极其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有两段时间是很相似的。一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们都沉浸在一种建设的热情中,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走到同一个舞台上。父亲在结束了战乱,脱离了一个他厌恶的政府之后,希望用他的知识,专心专意为国家做一些工作。岳父则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脱下战袍,拂去硝烟,大刀阔斧地建设自己打下的这一片江山。可可至今还记得,1956年的一天,父亲回家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他连说话的音调都变了。父亲说他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了武汉,召集知识分子开了一个会,说要掀起一个建设祖国的新高潮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大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段时间是"文革",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在挨斗,都在认罪,都在痛骂自己。一个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劳动人民的罪人。一个说自己是叛徒工贼内奸的应声虫马前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表

人是反对毛主席的罪人……当他在岳父家看到那一摞摞与父亲曾写过的一模一样的检查时，心底涌出了一种莫名的荒诞感。

十五

全家到齐是腊月二十九，东胜一家乘飞机从美国东部飞回来。他们春节不放假，花了很大的工夫才双双向老板要了几天时间。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了。

给老爷子办的祝寿宴和年夜饭就放在一起了。开始之前，各家将给老爷子的寿礼一一拿了出来——这是大伙预先约定好了的。尚未摆放酒菜的大饭桌上，一瞬间花花绿绿堆起了一座小山来。有食品，有补品，有服装，有祝寿的工艺品，有十二波段的全频道收音机，有助听器，还有各家给老爷子封的红包。东胜家给的是美元，888 元，东胜说，这叫"爸爸发"。西平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柄多功能拐杖，能报警，能放电自卫，能听收音机，能装急救药品，还可以在人倒地之后，反复地告诉路人电话号码。西平当时就把电话号码设定好，然后拄了拐杖，歪歪斜斜走几步，装做发病似的往沙发上一倒，顺手扔下拐杖。那拐杖立刻就发出汽车报警器一样的蜂鸣声，紧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请帮我拨打电话××××××××请帮我拨打电话××××××××……周而复始。西平爬起来说，一直叫到有人来救您。

老人说，你咒我死呢。

那一刻，老人的脸上充盈着一种令人感动的幸福光彩。

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有一架照相机和两台家用摄像

机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忙碌着,似乎在记录某种最后的时刻。

晚饭是好些人共同完成的。偌大一个厨房里挤满了人,这个喊:葱,葱啊——那个叫:盐,盐在哪?刀——盆——碗——乱成一团。北定被各种喊叫弄晕了头,大声说:你们都出去——在这儿给我添乱!我一个人比你们加起来还干得好些。大家都不出去,反倒把老爷子也吸引来了。一大帮子人就挤在厨房里,一边瞎忙活,一边说笑着儿时的轶事。那一刻,老人重新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们,尽管他们都已五十上下了。放在旧社会,也是可以做老太爷的人了。

酒菜摆好了。祝寿的蛋糕也是少不了的。蛋糕是西平专门在京城最著名的一家糕饼店定做的。

北定早就托人去房山县买回了一大堆鞭炮烟花,从中挑了两挂一万响的,让两个男孩用竹竿挑了到院子里去放。北定说,去他妈的,我把罚款的钱都准备好了。要抓人,就让把老爷子抓去,叫中组部去要人去!

院子里牵挂了一些彩灯珠,五颜六色,闪闪烁烁的。门厅外屋檐下挂了一排写了"寿"字的大红灯笼,将庭院装扮得像一座地主庄园。这些也都是西平操持的。北定说,在咱家,就西平身上八旗子弟味儿浓。西平说,八旗子弟可有文化了,咱们的京城文化都是他们给保存下来的,你想学还学不像呢。

一阵喧响和欢呼后,全家鱼贯入席。往年都是大人一桌,小孩一桌。今年将两张桌子往一块儿一拼,全都在一起了。一来图热闹,二来以往的那些孩子,这会儿差不多也都是大人了。老爷子坐上首,北定左边作陪,其余各家按长幼顺序排下

去。中欣最小,一家三口坐下首,与老爷子遥遥相对。大蛋糕是莲花形的,中间赫然一只大寿桃,四周密密麻麻插满了红烛,一共八十枝。绕大寿桃一圈是一行殷红奶油写的字:敬祝老寿星赵耀同志万寿无疆(1920—2000)。老爷子说,倒回去一些年,这是要犯死罪的。林彪也只能是永远健康呢!

大家七手八脚将红烛点燃,闭了所有的电灯,四周暗了下来。一片摇曳的烛光中,一切仿佛变得不真实起来,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舞台。

众人唱起了那首生日快乐的歌。大家唱歌的时候,老人的神色突然木木的,似乎这支歌与他无关。

歌唱完了,几个孙子叫了起来,爷爷——吹呀——吹呀!可老爷子就像没有听见似的,脸上半晌没有表情。这烛光不知让他想起了什么。是故乡遥远的油灯?是草地寒夜的野炊?抑或是当年在家乡放的那一把大火……孙子们又一次催促的时候,老人说,不吹,让它燃着!一时间大家沉寂下来,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爷子长长吁了一口气,缓缓地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三个人。一个是我的妈妈,也就是你们的奶奶。一个是你们的妈妈。还有一个就是北定。大家一听都说,哎呀,大过年的,说这些干嘛呀!您不是为了革命嘛,为了普天下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嘛!您这么说,这账就没法算了。老爷子不吭声。西平说,您还有一个对不起的呢,“文革”批斗您的时候,您老说——我对不起毛主席!老爷子不应西平这句笑话,硬生生地说,我就只对不起这三个人。烛光中,老人面颊上那块伤疤变成黯红色,在那一张苍白的脸上如烛光一样跳跃着。北定一看这场面就要收拾不了了,泪水也直劲想往外冒。多少年来,

父亲给她的委屈,都没有这一句话的委屈大。她后来说,她真恨父亲,就这么把话说白了,让她往后为父亲做啥都不自在了。北定指挥几个孙子们,快,快,帮爷爷吹,一口气,不许换气——孩子们吹红烛的时候,北定将家里所有的电灯全部打开,顿时,家中一片光明——刚才那火光太可怕了。

满屋亮亮堂堂之后,又回到了年夜饭的气氛。斟酒,举杯,挨着个儿向老爷子说最吉利的祝福话。老人很激动,像孩子一样,正儿八经地对每一个向他祝福的人说,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在中欣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对他们说过的最温柔的话。五个子女一个个按长幼顺序敬完,便是他们的配偶了。可可是赵家的小女婿,排在最后。

北定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数可可的学问最高。可可,你给咱老爷子说几句吧。

可可站起身,向老人举杯,说,爸爸能活到今天真好!新世纪了,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变化。二十年前,我和中欣都做好了和家里永远决裂的准备。那时,我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这样一个气氛中,来为爸爸庆祝八十大寿。这些年来,我也回来过好几次,但那更多的是出于礼节,出于对中欣想家的理解。这一次,我是自己想回来看看爸爸的。那天,我在电话里听见爸爸对我说,可可,回来看我,我快要死了——这是我听见的最感人的一声呼唤——只有消除了一切隔膜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召唤……我和爸爸,互相间曾经很陌生,陌生得像永生永世也不可能走近。我们一开始就互相怀着敌意与偏见,那敌意与偏见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生活的经验,不是来自互相了解之后,而是来自一种预先就设定好了的理论与信仰,来自一个空洞的、关于阶级对立的神话。所以,当我和中

欣第一次去见爸爸的时候，当我看见中欣跑上前去，搂住爸爸的脖子，当我看见爸爸接受了这种亲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老兵的气魄，一种虽败犹胜的气魄。在我和中欣的婚姻上，爸爸当时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战胜自己的偏见与固执上，爸爸是一个胜利者。这个胜利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大家的宽容，理解，和谐与幸福。就是今天大家的欢聚一堂！我衷心祝福爸爸——也代表我父亲祝福您，好好活着，做一个世纪的见证！

老人一直站着，像一个士兵一样，直挺挺地站着。听可可把这么一大番话说完。端着酒杯的手，也纹丝不动地那么一直举着。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与平日全然不同的光。然后，和中欣、可可一起，将杯中剩下的小半杯酒一仰头喝尽。放下了酒杯，他依然站着，说，谢谢你。回去问候你爸爸。

该孩子们敬酒了。孩子们一齐举杯，突然同声高唱起来：

> 那个驼子要当红军，
> 那个红军不要驼子，
> 那个因为驼子的背太高
> 容易暴露目标——

各家的家长们一边大笑不止，一边抬手捶打这些小坏蛋。老人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酒宴继续进行。

见面日益稀少的赵家五兄妹连同他们的配偶，也借机互相说了许多祝福的话。最多的祝福当然都是给北定的，希望

她再成个家，把下半辈子过好：女人五十一朵花呢，你又是歌舞演员出身，迷人的地方多得很……话越说越走样，弄得北定脸都红了。她嚷嚷着，你们说点别的好不好呀，拿你们的老姐姐开心！西平说，真的，新世纪了，我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帮咱姐找一个好姐夫，每一家完成两个候选指标，让咱姐随便挑，明年这时候办事。

团圆饭吃到夜里十一点钟。大家说了很多话，老人不管大家说什么，一直很专注地听着。听孩子们讲了那么多的往事，会心处便和大家一起笑。

临近结束的时候，老人说，有几句话，我一直想对你们大家说。今天都到齐了，可以说了。这次叫你们大家都回来，是真的很想你们。我活了八十岁了，什么都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只有你们。看到你们，我很满意。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今天是给我做寿，说死不吉利，但我还是要说，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我记得有一年，孙子们问我，爷爷你最羡慕谁？当时，我没有答上来。后来我想呀想呀，我突然发现，我最羡慕我的一个老团长。百团大战的时候，跟日本人打了三天三夜，光我亲眼见到的，他就捅死了五个鬼子。他杀红了眼，不吃不喝，像疯了一样。最后，他第一个冲上了鬼子的山头，咱们的旗帜也跟了上去。就在他转身去望自己厮杀了几天的战场时，他脚下一个还没死的鬼子拉响了一束手榴弹。我眼睁睁看着他一下子四分五裂地飞向天空……后来我想，这才是最令人羡慕的痛痛快快的死，在胜利之中死去……我比他多活了六十年。多少次该死，都没有死。现在，一天天等死。你们知道，当兵的不怕打仗，就怕等着那一仗打响。我现在就是等着那一

仗打响。一天天，一天天等它来。等得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了。这次叫你们回来，是想对你们说，如果那一天来了，你们都不要回来。你们今天给我做了寿，也算给我开过了追悼会。我这些话不是乱说的。我想了好几年，活着看儿孙们给自己开一个追悼会，比死了开好。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还要麻烦大家，你们还要哭，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惨兮兮的，我不喜欢。我给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我是一个好兵，打仗勇敢，不贪生怕死。这样的兵，不管给谁打仗，都是好兵。对老百姓来说，我是一个好人，没有给自己捞什么好处，大公无私，没有占国家的便宜。这是我给自己的悼词。我死了以后，不要麻烦组织，也不要那些酸秀才给我写悼词。那些花花草草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不认识你的，你就是说到天上去，别人也还是不知道你是个谁。认识你的，你不说别人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死拉倒，和你们妈妈一起，埋到我的老家去。我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回去过。在我们的墓穴旁，给你们的奶奶立一座碑。她的名字叫邢桂花。

老人平静地、像做一场形势报告一样将这一番话说完。最后说，好，就说到这里，都到院子里放炮去。

在一个全家欢聚庆祝寿诞的时候，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实在是太沉重了。但正是这沉重，让孩子们重新感到了父亲的存在。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让子女在年节间表达一份孝心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大家忙忙碌碌中偶尔牵挂一下的长者。他以往身上的那种自信、豪迈、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他苍老虚弱的身体深处还潜伏着。

北定说，您好好活着，就是一件最对得起人的事了。

孩子们已经急不可耐地搬出那箱烟花爆竹，拥到小院中

去了。

带一点苍凉的喧闹中,龙年来了。

十六

那天夜里,终于让老人睡下了。

孩子们要守岁。在大客厅里一边吃零食一边胡扯一边看电视。

中欣几家慢慢聚到北定的房间,聊各家的事,聊从前的事。渐渐地,把各自知道的一些有关父母的零星故事说了许多。用西平的话说,唉,一说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今天才算弄清楚了一点。中欣说了老人要找自己妈妈的事以后,北定说,咱妈最后那几年,最揪心的也是找她的父母亲呢。直到死都没有放下。北定说,这事妈不让讲,说要讲也等她死了以后再讲。"文革"那一年秋天,妈夜里从单位回家,见门外墙边蹲着两个黑影,吓了一跳。忽然听见那两个黑影一起叫她,仔细一看,是她的爹和娘,穿一身破衣裳,戴一顶烂草帽,像要饭的叫花子一样。她娘说,家乡斗他们,斗得活不下去了,想到女婿这儿来躲一躲。那时中欣的爸爸正开始倒霉,每日白天挨批斗夜里写检讨。中欣的妈进屋去,给中欣的爸一讲,中欣的爸一听就火了,这种时候,哪能留他们?这不是要我们全家的命吗?我们犯了错误,孩子们还要革命呢。再说,留得住吗?你看这形势……中欣的妈揣了两百块钱,当夜就把自己的爹娘送到轮船码头,让他们去四川找她的大哥。几个星期后,中欣的妈去信大哥那儿,探问爹娘的情况,大哥发来一封电报说:爹娘没来,迅速查找。但她的父母从此就再也没有找

到。后来的一些年中，中欣的妈妈瞒着家里人外出找过几次，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年，还回河北老家去找过。北定说，妈老了以后，每每跟她说起这事，都悔痛不已，说，连个家门都没让进，就是叫花子，还要给人家端一碗剩饭呢……

关于戈壁滩上那个骑兵的故事，几次到了中欣的嘴边，她还是把它咽了回去。

十七

赵家的世纪大聚会从大年初三开始减员。南进一家最先离去，他们要赶去东北给他岳父家拜年。那儿也有几年没回去了。初五，东胜一家返美，他们假期已满，返程机票早已定好。西平虽说就在北京，年间事儿也多，许多客户都要登门拜望，他说，那是他的衣食父母。最后的一两天，实际上只有中欣一家在做最后的坚守了。

大年三十那一晚之后，中欣的父亲又不太说话了。大约那一番话说得太突兀太动情，往后几日，老人常有些不自在，连来了客人也没多少话说。初一下午，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前来团拜，对中欣的父亲说了许多很好听的话，留下一些慰问品又匆匆走了。他们走后，中欣的父亲嘀咕说，别看都说得那么好听，其实心里巴不得我们这些老家伙早点死，我们活着，碍他们的事……

初六下午，中欣一家要走了。走之前，赵归华私下对他大姨北定说，我已经给爷爷在几个大网站上发了帖子，题目是《妈妈，您在哪里——一个老红军战士寻找母亲的故事》。他

把那几个网站的地址写在纸条上留给北定，要北定注意反馈。他说他也会注意的，一有消息就给北定发伊妹儿。

十八

一整个下午，老爷子就站在中欣的房间看他们收拾东西，怎么说也不去午睡。他把年里别人送的一些礼品挑出了一些，让中欣带回去给老亲家。中欣说，我们东西够多的了，再说您这些东西我们那儿全有。老父亲说，你们是你们的，我是我的。你跟你公公说，谢谢他的洪山菜苔和沙湖莲藕，还是老乡知道老乡的口味。

告别的时候到了。

中欣怕自己受不了，提了一个包先走了，在大院门口等。

果然，老爷子颤颤巍巍走到小院门口，刚一抬臂做了一个挥手再见的样子，脸上就变了神色，接着老泪淌了下来。可可和赵归华只好又返回去慰藉老人。后来，赵归华伏在老人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些什么，说到后来，老人竟“噗”地一声喷出笑来。可可与赵归华赶紧离去。

路上，中欣和可可问儿子是怎么把爷爷逗笑的？

儿子说，我给他唱了一首歌。我说，原来给您唱的那首歌，后面还有两段呢，怕您打我，后面的一直没敢唱，现在您打不过我了，我唱给您听听：

那个驼子去找连长，

那个连长也是驼子，
两个驼子同病相怜，
驼子当了排长。

那个驼子打仗勇敢，
那个缴了一把钢枪，
瞄准敌人一枪一个，
得了一块奖章。

中欣和可可听了差一点笑岔了气，笑着笑着，中欣的泪水就涌了出来。

可可说，我见爷爷后来还对你说了一句什么话？

赵归华学着爷爷的鄂西声调说，你这个小锤子！老子的奖章勋章一大堆。





万方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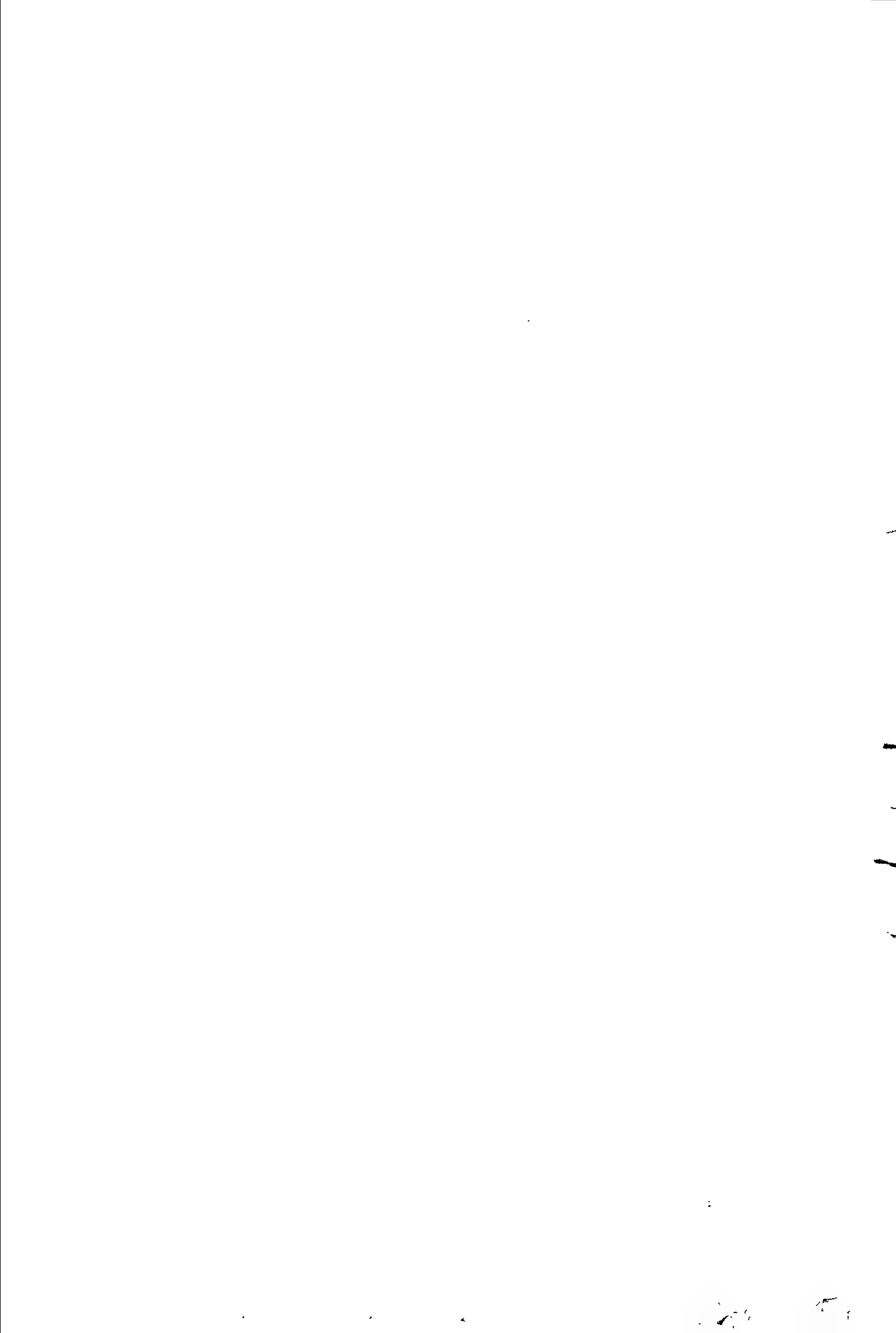
万方,女,1952年生于北京。其父系著名剧作家曹禺。“文化大革命”中到东北插队,后任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创作员。1979年转业回北京,现为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编剧。

从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创作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本。

主要小说作品有:《明明白白》、《杀人》、《和天使一起飞翔》、《幸福派》等,小说《和天使一起飞翔》获上海第四届长中篇小说奖,小说《空镜子》获十月杂志社“文学奖”。

主要电影作品有:《日出》(根据曹禺话剧剧本《日出》改编),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电影《黑眼睛》获中国优秀影片政府奖“华表奖”。

主要电视剧作品有:《牛玉琴的树》获中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和亚太广播联盟特别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编剧之一)获“金鹰奖”。





一　恋爱中的大熊猫

四月间大楼里仍然很阴凉，朱小北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她不光自己不起也不让陈言起，一直到九点多钟，已经过了上班时间了，她还用两条腿紧紧勾着陈言不放。陈言一边挣扎一边笑着，他不敢太使劲，怕把小北弄疼了，可是听到一门

之隔的走廊上不断传来上班的人的招呼声，他知道自己是非起不可了。

陈言抓住朱小北的手腕："别闹了，啊小北，今天还开职称评定会呢。"朱小北眼睁睁地瞪着他不吭声，陈言以为她默许自己起来了，然而他的手还没松开，朱小北的胳膊就像蛇一样滑出去，伸到他脑袋上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朱小北可是没轻没重的人，疼得陈言咧着嘴"唉哟唉哟"直叫，两人又打闹了一会儿，朱小北才算放了他。

这对小夫妻住在出版社的一间办公室里，结婚就住在这儿，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现在出版社盖了楼，他们等着到时候能有自己的家。朱小北等得都不耐烦了，嘴上不时地念叨：老公，买房子吧，咱们买吧，买个两居室，我要两居室，不，我要三居室，不不，我要别墅，大大的大别墅……陈言听了就笑。

陈言走后朱小北使劲地伸展四肢，一股懒洋洋的舒服劲儿在身体里流窜，使她不禁叫了出来：哎哟喔喔喔……她拖长声音，这个大懒腰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伸过懒腰她就望着屋顶发呆，心里什么事也没有，像是被一片耀眼的白光照着，空荡荡的。

过了没一会儿工夫，陈言就溜进她的脑子里来了，随着还有一股美滋滋的感觉也钻进心里。陈言多好啊，对她好得没法说，百依百顺，那么喜欢她，好像她是个公主似的，朱小北抿着嘴角微笑起来。真的，有时候她都觉出自己变得越来越不讲理了，可她才不想检查自己，反而很得意，不讲理多好玩呀！别看陈言是大学生，朱小北不过是中专毕业，可她深知自己有不讲理的资格，谁让她长得好看哪！

想到自己的美貌，朱小北忽然心血来潮，掀开被子蹿到衣柜的镜子前。镜子里的姑娘头发乱蓬蓬的，身子白光光，像条美人鱼，刚睡醒的眼睛朦朦胧胧，做梦似的。她把披散下来的长发左挽右挽，弄成杂志上模特的样子，做出一些娇媚的、冷艳的、迷人的姿态，直到感觉有点冷了才又钻进被窝里。

朱小北虽然上了护校，可心里并不想真去当护士，她不喜欢医院的气味，不愿意每天面对难受的病人。爷爷朱久学是退休的老干部，托人想办法让她进了机关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在中心的保健室工作。她每天穿上白大褂，发发药，给老头儿老太太量量血压，需要的话还给他们打针。她的手又轻柔又果断，像蚊子叮一下就完事了，老头儿们都喜欢让她打针。下班时她总是兴冲冲的，浑身是劲，总想着到哪儿去玩，要不就和陈言在床上闹腾。今天倒休，她能干点什么呢?

朱小北躺在床上，心渐渐有点发烦，一早上的快活心境好像变了味儿。没劲，真讨厌，她嘟囔一声，猛地翻身坐起来，也不知道自己是在骂谁。

大约十点多钟朱小北下楼了，手里提着精致的小包，准备去逛街。走廊上两排敞开的门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陈言的办公室门虚掩着，她不由凑近门缝往里看了看，看见一条晃晃悠悠的二郎腿，一双巨大的黑色的运动鞋，没有系带儿，是“彪马”。这是谁呀?

朱小北犹豫着推开门，一个男的，很年轻，靠在陈言的椅子上哗啦哗啦翻报纸，扭头看看朱小北，笑了。

“你是汪丽琴吗?”他问。汪丽琴是和陈言一个办公室的。

朱小北不由一愣:“不，不是。”

“你是……陈言?”

“更不是了。”朱小北想笑却没笑。

“那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新来的,我叫果青。”

果青说着两腿一伸轻快地站起来，向朱小北伸出手，他的心里在想:这姑娘挺漂亮挺有味儿的嘛。果青是学摄影的，历来有独特的眼光，他确实觉得朱小北很吸引人，有一种骨子里的女人味,心中一喜。

凭着女人的直觉朱小北立刻有所觉察,两人交谈起来。果青得知朱小北不是他的同事不免有点失望,不过并没有影响谈话的情绪，他微黑的脸焕发出兴致勃勃的光彩，牙齿很白,显得又干净又年轻。

他从扔在地上的一个大背包里拿出一个夹子,里面是他的作品,给朱小北看。

朱小北觉得那些照片都有点让她吃惊，怪怪的，而眼前的这个男孩儿却很可爱,身上有种凌厉的劲头,有点酷。果青很快就表示出对出版社这种地方十分不屑，话音里隐含傲气，朱小北好笑地听着，被那生动的脸庞和雪白的牙齿所吸引。

过一会儿,果青忽然停止了说话,和朱小北相对而视,这个别有意味的停顿让朱小北有点不自在。就在这时汪丽琴抱着一摞书走进办公室，看到屋里有人吓了一跳，嗓子被唾沫噎了一下,顿了顿才对朱小北笑了。

“找陈言呀,他不在,开会去了。”

朱小北飞快地回报了汪丽琴一个明媚的笑容,轻快地对

果青说："她就是汪丽琴，和你一个办公室的，你们谈吧，再见。"话音一落她就轻盈地一转身走出去了。

这一天天气很好，太阳暖暖的，空气清新闪亮，朱小北逛了商店，吃了麦当劳的鱼柳汉堡，买了一条裙子，过得很快活。

春天来了，活动中心照例要组织老干部们春游，为此热闹了一上午。老头儿老太太们全来了，一个个都挺精神。朱小北忙着招呼他们登记，告诉他们可以带家属，孩子也行，把名字写上。有人问这回去的地方有没有水，朱小北只知道有山，老头儿说光爬山多没意思，爬不动喽。朱小北说爬不动就不爬，吸吸新鲜空气也好哇。立刻有人搭茬，就是，喘气你总喘得动吧！又有人问周末的舞会还办不办了，朱小北说这星期停一次，怕你们爬山回来太累，休息休息。立刻又有人反对：不好不好，山可以不爬，舞一定要跳。就这样一直乱到中午，她觉得口干舌燥，真有点累了。

中午朱小北回奶奶家了。他们住在隔壁的院子里，她想来问问奶奶去不去玩。

奶奶张茹正在厨房里炒菜，朱小北进门就闻到一股很冲的花椒味，还听见奶奶的咳嗽。她叫了爷爷一声，没人回答，就走进厨房里。

张茹的脸被热气熏得微微发粉，朱小北亲热地搂住奶奶的脖子，逗她说："奶奶，看您红扑扑的脸蛋儿，真漂亮！"她知道奶奶爱听这话。

"漂亮什么呀，老婆子啦。"

"那就是漂亮老婆子呗。"

“老婆子没漂亮的，只有漂亮姑娘。”

“那就是我啦。”

朱小北和奶奶瞎逗了两句，一面把碗筷摆好。菜炒好了，端到桌上，可爷爷朱久学去拿报纸还没回来。朱小北肚子饿了，不由埋怨道：“真够呛，准是又和什么人聊上了，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还局长呢。”

奶奶随声附和，也埋怨老头儿，可她绝不会对孙女说你先吃吧。每回遇到类似的情形朱小北心里都会生出一股不满，忿忿不平的情绪，倒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奶奶感到不公平。

张茹真是个挺漂亮的老太太，到现在还是一副白白嫩嫩的样子。小时候朱小北从来没想过奶奶长得怎么样，大了以后才觉得奶奶的皮肤真好，而她的皮肤就像奶奶。她还发现奶奶的头发天然有点卷卷的，总是发出一股干净好闻的气味。她喜欢奶奶，成年以后这种感情里还掺杂了一份同情，这同情当然是由于爷爷。爷爷是个很讨厌的人，这种感觉从小就在她心里生了根。朱久学对别人说的话从来不感兴趣，他只喜欢听他自己的声音，如果他有兴趣，也只是为了批驳贬低别人。小时候粗心的朱小北好不容易考了一百分，欢蹦乱跳地把喜讯告诉爷爷，爷爷却说：“不对吧，你这个一百分是不是偷看来的?”他最爱说的话是：错了吧又错了吧。明明朱小北没错，他也这么说，把朱小北气得跺着脚地哭，朱久学却高兴得什么似的，咯咯咯脸笑得通红。长大以后朱小北明白爷爷有时候是故意逗她，可她还是生气，心里不接受他。

朱久学拿了报纸回来，进门一看见小北就说：“哟，又蹭饭来啦，是不是食堂吃得不好?”

朱小北白了爷爷一眼没理他。奶奶把春游的事和爷爷说了,朱久学脸上立刻浮起讥诮的冷笑,瞟着张茹:“怎么,你想去哇?那帮子人,有什么意思。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就你有意思。”张茹不以为然地嘟囔了一声,事情就算过去了。对这样的结果朱小北早就想到了,其实她也并不十分希望他们俩去,可是却忍不住和爷爷别扭,就说:“您不去算了,奶奶您去。”

“算了吧,一个人……”可张茹想了想又问,“你说我去吗?”

朱久学连看都不看奶奶一眼,阴阳怪气地说:“谁知道你的脑子有什么问题,我不管你的事。”

朱小北有点生气了:“爷爷,您怎么老是这种态度!”

“什么态度?”

“您说什么态度?”

“好了,吃饭了。”奶奶用眼神制止住朱小北。

吃饭时朱久学开始发表意见,说活动中心把这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弄到郊外简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是有人犯了心脏病怎么办?不是要一命呜呼吗?!

“你这个护士我看也是二百五,就你那两下子,你会抢救吗?学过也全忘了,都还给老师了。”朱小北听着,好像回到了小女孩儿的时候,眼里漂着泪花,可她不再是小女孩儿了,一种轻蔑的感觉在她心里动了动:理他呢,臭老头儿。

张茹听惯了朱久学的声音,就像什么也没听到,细嚼慢咽地吃着。

“告诉你,你们俩听着,要是有一天我突然要死,谁也别抢救,骨灰倒到马桶里冲下去拉倒。听见了吧!”朱久学为自

己的话十分得意，大笑两声。

吃过饭，朱久学带着还没有尽兴的心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向奶奶继续高声批评活动中心的工作。在厨房里洗碗的朱小北心想：奶奶呀奶奶，您是怎么和这样一个人过了一辈子的！

快下班的时候，陈言跑回家把米饭煮上了。从前在家里他根本没做过家务，在大学里也是个很能凑合的人，可现在他几乎完全变了，对做家务怀着一种新鲜而亲切的感情。朱小北已经打电话告诉他，奶奶给他们带了红烧鸡，陈言准备再炒个青菜。

本来他们俩是可以住到朱小北父母家的，可陈言有自己的想法，他只身在外，非常盼望着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要是人家知道他有地方住，还会考虑他的房子吗？朱小北为了他放弃家里的方便舒适，让他很感动。

这会儿陈言坐在办公室里，心已经在盼望朱小北了。看到她、听到她说笑的声音在他都是愉快的，她的任性他也喜欢，有时候自己的想法被她一句话就推翻了，心里也会有点儿气闷，可一会儿工夫就过去了。

朱小北回来了，三蹦两跳跑上楼梯，开了门锁，把包往床上一扔就转身出门，从来就是这样。她走到楼梯口，亮开嗓音叫道：陈言！陈——言——

远远的，说不清从什么地方传来陈言的回答，声音在楼道里撞来撞去。朱小北接着叫他，陈言也一声声地答应，有点像捉迷藏。陈言的声音越来越近，不一会儿就出现在朱小北的视线里。她欢喜地冲过去勾住他的脖子，让他抱她回家，陈

言怕单位的人看见，赶紧一使劲抱起她就走。

回家后两人一起准备晚饭。不一会儿隔壁就传来电视的声音，是马尔福在他的屋子里打开了电视机。马尔福是个五十岁出头的老编辑，和陈言在一个办公室。他住在楼里是因为他女儿去美国读书，老婆去探亲就再没回来，他的家让老婆的什么亲戚住了。大家心里都明白是租出去赚钱了。

马尔福其实不过五十多岁，但在朱小北眼里已经是老头儿了，他的头发有些花白，但相当浓密，往后梳着，脸色微黄，一对无神的大眼睛木呆呆的，给人一种假相，好像他并不是什么坏人。当然他确实算不上坏人，可他也算不上好人。有他住在隔壁对陈言这对小夫妻来说既有点讨厌又有点有趣儿。

朱小北一边择菜一边告诉陈言，大后天和她一块儿去春游，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各种零食。陈言有些犹豫，她一眼看出不对头，问他怎么了，他说恐怕他去不了，因为同事的孩子要买电脑，他答应帮忙。

“电脑哪天不能买？”

“早就定好了。他是分房委员。”陈言补充了一句，朱小北不吭声了，脸色有点不好看。陈言安慰她说：“没关系，以后咱们自己去。”

“得了吧，我和你不是咱们！”

“为什么，什么意思？”陈言有点诧异，觉得她生气了。

“告诉你，我真的和你不是一类人。有你这样的嘛，什么小破事儿呀，前怕狼后怕虎的，我恨你。”她怨怨地瞪着陈言。

陈言脸上带着惯常的一半糊涂一半嬉笑的神情，不再说



话，拿起择好的菜要去洗。朱小北一把揪住他。

“干吗去？”

“洗菜呀，要不你洗。”

“我才不洗呢。”

“那你吃不吃？”

朱小北一松手：“我不吃。”

陈言笑了笑走出门去。经过马尔福的房间，门开着，他目不斜视，懒得和他打招呼。

马尔福呢，坐在一张旧沙发上，眼睛的余光跟随着陈言的身影，看到他走过去就起身把门轻轻地虚掩上。这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出于一种窥视的习惯。他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小，侧耳听着外面的动静，没什么特别，只有水龙头在哗哗响。那么朱小北呢，她在干什么？马尔福蹑手蹑脚走到门后，从门缝里向外张望，陈言家的屋门半开着，没有一点动静。水声一停他连忙退回到沙发上坐下。

陈言拿着洗好的菜穿过走廊，走回屋里，一推门看见朱小北在床上躺着，好笑地问：“怎么，这会儿要睡觉哇？”

朱小北大幅度地翻了个身，把后背冲着陈言。陈言想了想，坐到床边推推她。

“好了，起来吧。”

他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沉吟了一下：“好，那我也歇会儿。”说着就往后一仰，紧挨着朱小北也躺下了。

一般来说朱小北不会让他躺下，她拼死拼活会把他推下床；偶尔有另外的情形，朱小北会突然搂住他亲他，像个小疯子；还有的时候呢，比如像今天，朱小北简直就成了一段木头。遇到这种时候陈言可以哄她，也可以等待，他知道朱小北

坚持不了多久。

屋里的光线很快暗下去，暮昏以一种沉缓的力量罩住他们，像是把世界都麻醉了。可是过了一会儿，门外飘来一股排骨汤的香味儿，啊，马尔福一定又在下面条了。排骨汤面多好吃呀！

朱小北慢慢把身子放平，朝陈言的方向瞟了一眼，发现陈言在看着她，立刻扭过脸去。

“小北，嘿，小北……”

等陈言叫到七八声的时候，朱小北答应了他：“干吗？”

“你饿不饿？”

朱小北心里想笑，使劲咬住嘴唇。

“我可饿了。你听见没有，我都要饿死了。”

朱小北的脸板得紧紧的，眼睛里闪烁着小小的、要笑的火星儿：“那，那咱们怎么办？”

“我说干脆，咱们出去吃得了！”陈言一使劲坐起来，带着兴冲冲的情绪伸手拉朱小北，“起来，别赖啦，快起来！”

朱小北哧哧笑着，让陈言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虽然饭已经煮好了，可他们还是决定出去吃，这样的话感觉会和在家里不一样，变得新鲜。朱小北换了衣服，照照镜子，陈言故意凑到她身后冲她做了个怪相，招着朱小北白他一眼，然后两人就有说有笑地走出门。

马尔福听见一阵脚步声，觉得好生奇怪，刚才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会儿要上哪儿呢？听到陈言问老东北还是小四川，他明白了他们是出去吃饭。那刚才他们在屋里干什么来着？难道是办那件事儿？马尔福肯定了自己的猜测，而这个猜测弄得他心里有点乱，对着电视机愣了半天。

后来朱小北和陈言在“小四川”吃饭的时候，马尔福用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给老婆打了个越洋长途。隔时差，隔着宽阔的大洋，电话线的另一头老婆的声音如故，语气却早已发生了变化。现在马太太爱使用一些倒装的句子，还老假装客气，对马尔福说：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吗，马尔福已渐渐习惯了这一切。

而“小四川”里像往常一样，生意不错空气污浊。朱小北和陈言在一片闹哄哄的人声里头对头地说话，亲亲密密，你一言我一语，例数了他们能想得起来的所有旅游胜地。最后做出决定，去夏威夷，去享受那里雪白的沙滩和碧蓝的大海。

二 纸饭馆

早上，汪丽琴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从楼下上来，走进办公室，这时候陈言已经坐在桌前，正往茶杯里放茶叶呢。汪丽琴很自然地走过去用刚开的水给他沏上茶，陈言很自然地说了声谢谢。他注意到汪丽琴的脸色发黄，眼睛有点肿，心想她可能又哭了。

汪丽琴属于那种长相平平、年轻时不显得年轻、老了也不会显老的女人，性情温和，用陈言的话说，她很正常。从他来到出版社，他们之间没有过任何矛盾，关系很融洽，应当说汪丽琴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大的矛盾，除了一个人，她的丈夫。

命运对汪丽琴这个平平常常的女人是不公平的，捉弄了她，让她和一个风流的男人结婚。她丈夫杜震是电视台的编

导,汪丽琴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结发妻子很年轻时就死于癌症,有人说是让杜震气死的,这话当然是别有用心,恶心杜震的,然而也说明了他是个怎样的人。

一段时间以来,杜震和一个外地剧团的女演员好了。开始时汪丽琴只是有所感觉,她接到过那个女人的几次电话,很快能分辨出她的声音。每次那声音总让她受到惊吓,让她不知所措,内心压抑,渐渐地她不再相信杜震的解释,当面就看穿他的表演。可杜震坚决否认,态度强硬,把汪丽琴镇住了。

汪丽琴多么渴望过普普通通的生活啊!可她被推到一个难堪而痛苦的境地,单位的人都隐约知道她丈夫有外遇的事。昨天晚上那女人又把电话打到家里,汪丽琴刚接就被杜震抢过去。那个电话之后,汪丽琴一夜都半睡半醒,陷入混乱的幻想之中。她不知道那个女演员长什么样,对她的想象很模糊,而杜震却无比真实,赤裸着身子,和一个没头没脸的女人抱在一起。

这种日子对一个像汪丽琴这样的女人来说,实在是受煎熬。她软弱,没有能力对付,被猜忌和痛苦弄得昏头昏脑,忍不住把一切事情对身边的陈言说了。从那以后陈言再也没有和别人议论过这件事,汪丽琴信任他,他当然不能辜负这份感情。

中午马尔福去食堂买饭了,陈言问汪丽琴去不去,她默默地摇摇头,从包里拿出自己带来的饭盒,里面装了满满一盒酱牛肉,是她自己做的。

陈言经常吃汪丽琴带的饭,早就不客气了,就把椅子搬到汪丽琴对面:“那我就不客气了。”他说。

汪丽琴平和地一笑:“好像你什么时候客气来着。”

陈言吃了两块牛肉,觉得做得太棒了,就打趣地说:“要是我,有人每天给我做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绝无二心。”

这话有点刺激了汪丽琴,可她没有出声。两个人正吃着马尔福走进办公室,故意现出有些尴尬的样子,胡乱张望着,嘴里咕咕哝哝:“抱歉抱歉,我是来拿报纸,咦,报纸呢……”

陈言对马尔福的这套十分厌恶,可还是言不由衷地说:“马老师,来尝尝吧,汪丽琴做的酱牛肉,绝好。”

马尔福当然是不会吃的,从桌上抓起报纸,出去时还故意把门轻轻带上了。

“真他妈讨厌。”陈言骂道。

“那你还让他吃。”

陈言干脆站起身,走过去把门关严:“说吧,又发生了什么情况?”

汪丽琴就把昨天晚上的电话,杜震蛮横的抵赖的态度,自己内心的委屈和绝望,一股脑地讲给陈言听,说着说着声音发颤,眼睛蒙上了一层泪光。她咬咬嘴唇,盯着眼前的饭盒:“不说了,先吃吧。”

然而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再吃一口。一直到下午一点半,上班了,马尔福睡了一小觉,脸色红通通地走进办公室,陈言和汪丽琴仍然相对而坐。

马尔福注意地看看他们,想打个趣,可汪丽琴推开椅子,拿起饭盒走出去了,就像马尔福不存在似的,陈言也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坐回到自己的桌前。两个同事明显的怠慢态度使马尔福心里非常不快。

幸　福　派

早上，城市苏醒过来。先是路灯灭了，整个城市笼罩在朦胧的雪青色的光线里，寂静一点点被打破，一些远远近近的声音渐渐合成持续不断的声响，在空气中振荡。明亮的晨光很快染遍天空和大地，一种充满生气的感觉在街道间穿行。街边的公园里传来舞曲，给忙碌喧闹的清晨增添了一股嬉戏的气氛。匆匆上班的人一面赶路一面向铁栅栏后的树丛间张望，看到那些晃动着的跳舞的身影，不由乐了：真逗，活得还挺来劲嘛!

远远地，舞曲也钻进了朱小北的耳朵，这时她挎着时髦的小皮包，长发在晨风中飘动，在她听来那嗞嗞啦啦的录音机里的乐曲根本算不上音乐，只是莫名其妙的噪音，而那些搂抱着的男女也不是男女，只是一些可笑的木偶。

朱小北正精精神神地朝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小朱，朱小北!"她抬眼一看，马尔福穿着一条肥大的运动裤站在公园里面，隔着栏杆热情地朝她打招呼。

朱小北可不想耽误工夫，礼貌地笑了笑，不想停下来。

"上班去呀?"马尔福抓住栏杆，"真辛苦，那么远的路，中午也不能回来吃饭。"

朱小北继续往前走。

"知道吗，你不在你们家陈言可享福了。"

朱小北不由放慢脚步，因为马尔福成功地把一个疑问放进她的脑子里。"他享什么福了?"她问。

马尔福告诉她汪丽琴天天给陈言带好吃的，连他都跟着沾光，还介绍说汪丽琴做的酱牛肉比外面卖的还好，精彩之极。

"他老吃别人东西呀?"

“不不，别人倒没有，就是汪丽琴。”

朱小北盯着马尔福笑嘻嘻的脸庞，忽然冲口而出：“你是说陈言和汪丽琴有什么不正当关系，是吗？”

马尔福一愣，脸色变了：“我可没这个意思。这是什么话呀！”

一句厉害的话已经到了朱小北嘴边：陈言要是能和汪丽琴好，我就能和你好。可她还是忍住了，马尔福实在不值得她交锋，她随便地挥了挥手：“开个玩笑，再见。”就把那卑鄙的老东西丢到身后。

奇怪的是马尔福的话却像一根刺扎在朱小北的肉里。她明明不相信，对马尔福充满蔑视，绝不愿意把他的话当回事儿，可她的内心却有股劲儿在和她闹别扭，和她拧着。她不断地想到陈言想到汪丽琴，想到汪丽琴会做酱牛肉，以此来讨好她的丈夫，想让他喜欢她，而他竟然吃了她的牛肉；想到后来朱小北简直有点气呼呼的。不行，我一定得问个明白。她想。

晚上吃饭的时候朱小北问陈言：“今天中午你吃的什么？”

陈言回想了一下，告诉她吃的破土豆片。

“昨天呢？”

“也是食堂。”

朱小北不动声色：“那你也够惨的。”

“瞎凑和呗，你不也一样。”

朱小北本想立刻戳穿他，可灵机一动：“不，有人请我吃饭。”

“谁？今天吗？”

"你不认识。"

陈言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地问："到底谁请你吃饭?"

朱小北憋住笑,"你先告诉我谁请你吃饭。"

"别逗了,谁请我呀。"

"你敢说你天天吃食堂?"朱小北的声调咄咄逼人。

这时候陈言注意地看了看她，移开目光，他似乎有所感觉,不想钻进什么圈套里:"嗨,不是食堂就在家,方便面冻饺子呗。"

看到陈言居然这样大言不惭地说谎,朱小北一下子生气了,用鼻子冷笑两声:"好哇你,陈言……"

"我怎么了?你什么意思!"陈言不得不问。

"你说,你为什么撒谎?"

"谁撒谎了,我撒什么谎啦?"

"你急什么?"

"我没急。"

两个人一声不响地彼此看了一会儿。朱小北像只牙齿尖利的小动物,把菜叶子嚼得"咯吱咯吱"直响:"你呀,你自己心里明白。"

陈言瞪着朱小北一时说不出话。

"你这么撒谎是不是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呀?嘿,你怎么不说话?"

陈言苦笑一声:"你让我说什么呀?"

听到陈言居然反问自己，还做出一副那么苦恼的样子，朱小北心里感觉到一股真实的怒气,眼里射出阴冷的光:"陈言，让你说句实话就这么难吗？你没有和汪丽琴一块儿吃

饭?!”

“谁说的?”陈言脱口而出。

“谁说的有什么关系?”

陈言镇静下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他尽量平和地说。

可他的平和并不起作用:“这么说你还死不承认了?”

“你想让我承认什么?”

朱小北怒不可遏了,一方面她心里明白自己其实是在无理取闹，另一方面陈言难道不是在撒谎吗?他明明和汪丽琴一块儿吃的饭,竟然敢骗她,这么问他都不说!

“你说,你是不是骗子?”

“不是。”陈言好玩地笑着。

朱小北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筷子:“你、你再说一遍!”

“好,我是。”

朱小北更气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扔,猛地站起来:“我不愿意看见你。我不能和你这种睁着眼撒谎的人呆在一块儿。”

她转身要离开桌子，陈言一把拉住她，朱小北使劲想挣脱,脸都涨红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陈言觉得实在可笑,不由笑出声。他的笑又反过来刺激了朱小北，她觉得他是在故意气她，是无法容忍的,就尖声叫起来:“走!你出去!我不要看见你,你走!”

她气急败坏地喊着，话音未落，陈言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打开门消失了,就像变魔术似的。

陈言消失后屋子里静悄悄的，整幢大楼也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朱小北强迫自己忍耐了一会儿,就冲到走廊上大叫:“陈言,陈言!”可没有人应声。

她气得胸口憋闷。他居然敢走，把她一个人丢下，这个混蛋！

三 四个四重奏

傍晚的时候起风了，一会儿的工夫大风就刮得天昏地暗。朱久学去邮局订杂志，回到家吃惊地发现张茹不在，饭菜摆在桌上，已经凉了。他愣愣地想了一会儿，想不出发生了什么事，在他出门以前张茹还好好地待在家里，没说要上哪儿去呀，而现在窗外的天已经黑下来，这个人。

朱久学肚子饿了，犹豫了一会儿，决定自己把菜热一热。他在厨房里忙了一通，然后坐到桌前，风一阵阵扑到窗子上，房子都跟着抖动。他妈的，都什么日子了，鬼天气，他暗自嘟囔。正吃着饭，张茹用钥匙打开门，她的脸色发白，眼睛底下尽是灰尘。

"你跑到哪儿去了？"朱久学嚼着东西问。

张茹没有出声，大风刮得她晕晕沉沉，嘴里都是沙子，眼睛也迷了。

"我问你上哪儿去了？"朱久学又问了一句。

"没上哪儿，找你去了。"

朱久学不以为然地嘟囔："没事儿找事儿。"

张茹走进厕所洗脸，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想哭似的。不知什么缘故，近来这种委屈的感觉说上来就上来，她定睛看着自己的眼睛，渐渐平静下来。

夜里风停了，睁眼就是一个透亮透亮的早晨。朱久学把花搬到太阳地里，那不是什么花，而是几盆仙人掌。张茹曾经

问他干吗不养点花呢，那多好看。朱久学鄙夷地说：好看？好看能当饭吃吗？可仙人掌能当饭吃吗？张茹当然没这么说，因为她知道要是这么说了就非吵架不可。朱久学的脾气就是这样，哪怕是谈谈天气他也会把它变成吵架，除非张茹闭嘴。多少年来张茹养成了不反驳不争论的习惯，可她对事物不是没有看法的，只是闷在心里罢了。

吃过午饭，张茹正洗着碗忽然觉得后脊梁上一阵痒，痒得出奇，喊朱久学没人答应，原来他已经关上房门睡午觉了。没办法，她只好使劲把手向后伸，挠啊挠，越挠越痒，因为她的手够不着最痒的地方。

背上那股痒劲儿忍过去了。张茹不由想，老朱和我，我们俩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互相挠挠背，再就什么也没有了，多少年了啊……

他们结婚的时候她还是个学生，老朱已经是干部了。那会儿她太年轻，什么也不懂，过了很久才感觉不对头，朱久学是个有病的人。张茹心里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惟一的担忧是能不能怀孕，有自己的孩子。在那段日子里她也想过离婚，一想就害怕，她什么也不敢说，把所有的苦水都咽到肚子里。

过了两年她怀孕了，生下儿子朱涛，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同时又是多么庆幸啊！她甚至对朱久学充满了感激之情。中年以后出于好奇她看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了解到阳痿的人不一定不能生育。再后来张茹为渐渐长大的儿子担心，怕他像他的父亲。朱小北出世以后，张茹就什么也不担心了，现在她思虑的是她自己，她这一辈子的生活。

有时候小北会逗她说些心里话。可她不愿意多说，说又

有什么用呢?她爱上了一些杂志,家庭的、婚姻的、女性的杂志,自从看上杂志,她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朱久学有了新的眼光。

一段时间以来陈言的脑子里经常考虑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引起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果青。他在编辑部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说走就走了,陈言真有点受刺激,同时也挺佩服他。

上班或者开会的时候,陈言不由自主地想着外面还有一个天地,他当上了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对着许多人讲述自己的创意、方案,他的话十分有说服力;非常精彩……这样的思路被打断后,他总是小心地看看身边的人,好像怕他们偷听到他的思想似的。他不由讥诮自己:想什么哪?

可他还是忍不住要想。他知道自己肯定会评上二级编辑,然后呢,是继续在第一编辑室干,还是挪动挪动,挪到哪儿更好?还有一种可能,辞职。一想到这儿陈言的心就有些紧张。

晚上他抱着朱小北,朱小北很乖,像小猫似的蜷着,听他讲着心里的想法。陈言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有许多地方可去,像报社啦电视台啦以及一些公司……

"能挣大钱吗?"朱小北仰起脸,一脸天真。

"应该能。"

"然后去夏威夷?"

"对。"

"然后买别墅?"

"对。"

两个人一起笑了，朱小北像小鸡啄米似的亲陈言的脸，接着转移了话题，想起一件衣服来。是她上个星期逛街看上的，可是太贵了，一千多块。她详细地描述衣服的款式、质地，一边叹息着，陈言说你要这么喜欢就买嘛。有一会儿朱小北没有出声，然后难以觉察地叹了口气："算了吧。"

月亮从紫色的云团里钻出来，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床上，使屋子里有一种静谧的美好的感觉。朱小北做梦了，好一场大梦啊，像是在海边上，蓝莹莹的水天晃啊晃啊，她上了船，坐到一个满身光彩的女人身旁，她真漂亮极了，而且她认出来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

星期天，朱小北还是忍不住又去看那件衣服，她带了钱，结果一咬牙把它买下来了。走出商场，原先那种舍不得的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变成了一种意犹未尽的心情，她逛起街来。经过一家叫"蓝丝绒"的影楼，橱窗里美丽女孩儿的照片吸引了她。

一个念头忽然冒出来，穿着新买的衣服照张相不好吗，这么一想她就走进店里。一位小姐走过来招呼，朱小北从她脸上看到一种吃惊的表情，还一个劲用目光和店里其他的人交流，那些人都朝朱小北看，窃窃私语。

朱小北感觉诧异，问："怎么了?"

"你是演刘兰香的吧?"小姐羡慕地盯住她。

谁是刘兰香呀?朱小北纳闷儿，但立刻明白了，她们是把她当成一个女演员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又觉得挺逗："谁呀，我可不是演员。"

小姐们一阵议论，都说她长得太像那个影视明星了，又说起刘兰香是怎么怎么回事，正说得热闹摄影室的门开了，

一对身穿婚纱的男女走了出来，旁边跟着一个人，朱小北愣住了,那不是果青吗!

果青简直变了一个人，身穿雪白的衬衫，头发梳得黑亮黑亮。小姐们赶紧拥过去帮新娘换衣服去了，果青一眼看到朱小北也一愣:“哟,怎么是你!”

他笑着走到朱小北面前:“你知道我在这儿?”

“不,不知道。”

“那你是来照相的?”朱小北说不出自己是不是想照相，果青又问:“就你自己,你先生来了吗?”朱小北摇摇头。

店里的人告诉果青他们把朱小北当成电影明星了，果青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盯住朱小北看，然后说:“很正常，一点也不奇怪。”

“什么意思?”

“因为你确实美丽出众。”

如此直率的话弄得朱小北很不好意思。果青继续盯住她,好像朱小北不是一个真人,她被看得有点不知所措,想要走了。果青却说:“我给你拍照吧,你愿意吗?”

朱小北心里很愿意，可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果青看出她的疑问,说:“不要钱。”

“真的吗?”

果青说是,但是你得同意我能使用这些照片。朱小北当然同意。

果青让一位叫阿惠的小姐给她化妆。阿惠告诉她这里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姓康,果青来的时间虽然不长,可老板很喜欢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一点点改变模样，朱小北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兴奋极了。

摄影室里四下全是灯，果青让她站到中间去。在灯光之中朱小北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感觉果青在围着自己不停地走动，弄得她挺紧张，不由傻笑起来。果青跪到地上拍照，还撅着屁股趴着，他的一举一动完全无所顾忌，朱小北受到感染，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用手撩开额前的头发。

"好，很好，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你现在是最自由的人。动吧！"

朱小北笑着晃了晃脑袋，张开手臂，转动身体，挺起胸脯，因为阿惠给她穿了一件领口很低的衣服。果青不停地拍，她也越来越忘乎所以，做出各种姿态。忽然果青站住，原来胶卷用完了。

朱小北尴尬地定在那儿。"解散。"果青说。

她恢复了自然的姿势，目光闪亮，心怦怦直跳。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当然，这是真的！

离开的时候果青把朱小北送到街上，两个人并排走了一段路，一辆香槟酒色的大屁股汽车从他们身边开过去，车里有个披散着头发的男人冲他们招手。"我们老板。"果青说。

朱小北对什么都没有在意，沉浸在轻飘飘的感觉里。两人道别后朱小北转身走开，后背上一直能感觉到果青的目光。她面带微笑，觉得四面八方有一股股香风向她吹来，舒畅极了。

果青确实在盯着朱小北看，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儿，而且有点儿单纯，这样真是更可爱了！他完全能感觉到自己对她的吸引力，今天的意外见面简直像是老天爷的安排，太让人振奋了。果青激动地搓搓手，转身跑回店里，他知道老板阿康是来找他的。

四 掐死在萌芽状态

星期天上午，陈言去自由市场买菜和水果，朱小北在家里等他，他们说好陈言回来就去小北父母家。

休息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可以赖在床上，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经常朱小北会一直赖到中午。可今天她却躺不住，心里有种兴冲冲的感觉。

她起床穿上新买的衣服，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觉得袖子有一点长，也许应该改一改，这时候听到有人敲门。

“谁呀?”

“我，是我。”

朱小北还没有明白是谁，心已经跳得快了。

果然，果青站在门外，他是来给她送照片的。照片很大，用纸包着，他小心地交到朱小北手里，怔怔地对她看了一会儿。“你比我记忆中的还美。”他说，微带痴迷地一笑：“再见，我走了。”

一眨眼的工夫果青就消失了，只在阴凉的楼道里留下一股阳光下的气息。朱小北几乎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来了。她把照片放到床上，一撕开纸就愣住了。

天哪，这是她吗?不可能是她。这个女人多么白嫩多么诱惑啊！连她自己都被迷住了，那柔和的光从女人的酥胸散发出来。朱小北看哪看哪，脸微微有些发烧。

后来她惊醒过来，把照片小心地包好，放到床底下，她觉得现在不能让陈言看见，她还没有想好怎么和他提起果青呢。

这一天他们去了朱小北父母家，吃了两顿饭，回来又看了一会儿电视，之后陈言坐在床边洗脚，朱小北躺在被窝里看杂志。可是她在杂志上看到的不是印刷的文字，而是幻想中的影像，果青的目光是多么热辣辣啊。她自己呢，被一种爱慕的气氛包围着，满心感动。

陈言洗完脚端着脸盆出去倒水，经过马尔福的房门，里面亮着灯，等倒完水回来，灯光灭了。他拎着空盆推门进屋，吃了一惊，朱小北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微微闭着眼睛。

陈言身上像通了电似的，兴奋起来。朱小北睁开眼对他笑着："来，快来。我要你来。"

他放下脸盆，插上门，开始脱衣服解裤带，朱小北把皮带一抽扔到地上，他弯身想捡起来，"干吗？捡它干吗！"

陈言什么都不管了，激动地爬到朱小北身上，一下就进入了她的身体。朱小北不由呻吟出声，陈言凑在她耳边说："小声点儿。"她根本不理，更加放纵起来，陈言小心地停住动作。

"怎么了？"

他用目光示意隔壁的马尔福。

"那又怎么了，我愿意。"朱小北说着故意一声接一声发出沉醉的叫喊，陈言伸手捂她的嘴，被她奋力挡开。他翻身跳下床，轻轻打开房门，想看看隔壁的动静，刚刚把身体探出去，就觉得后背被人一推，推出屋门，推到走廊上，门在他身后"咔"地插上了。

走廊上，昏暗的灯光照着一丝不挂的陈言，他急急地轻声敲门，可里面毫无动静。

"别闹了，小北，快开门，快点……"

这时隔壁传来一声响动，陈言倏地冒汗了，他惶恐地愣了一下，撒丫子向走廊尽头的厕所跑去。从厕所的门缝里，陈言看见马尔福的房门开了，那老东西蹑手蹑脚走出来，溜到他家门口凑近地听着。陈言心里一阵冒火，简直忘了自己的处境，“嘭”地把厕所门一撞。

马尔福吓得一激灵，狼狈地逃回屋去。陈言暗自笑了，他又等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接着他飞快地冲出厕所，冲到自己家门前，只见他家里的灯忽然灭了。

陈言又急又怕，压低声音乞求：“小北，求求你开门，求求你了。”一边时刻准备着再冲回厕所。然而他的手轻轻一用力，门“吱呀”开了，陈言大松了一口气，侧身钻进屋子，黑暗中朱小北滑溜溜的身体紧紧抱住他。

星期一早上，陈言走进办公室，马尔福已经坐在桌前，正在往杯子里倒茶叶，一边抬起手腕看看表：“都几点啦？小汪怎么还没来。”

虽然他像是自言自语，陈言却不由自主地回答：“大概堵车吧。”

“她再不来锅炉房的开水都该凉了。”马尔福说着用眼睛扫扫两个暖水瓶。陈言心里骂了一句老混蛋，嘴上却说：“我去。”马尔福假意站起身也要去，陈言已经拎着暖壶走了。

一直到快中午的时候汪丽琴还没露面。马尔福出出进进，看着汪丽琴的空桌子很不满意。中午马尔福去了食堂，他一走陈言就拿起话筒拨了汪丽琴家的电话。

电话通了，铃声响了好一会儿，一个男人接了电话，显然是杜震，陈言“哐当”撂了话筒。这样做之后他自己觉得很奇

怪，他怕什么，他和汪丽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没有哇。人的本能实在有点莫名其妙。

第二天汪丽琴来上班时眼睛又是红肿的，嘴上却说昨天胃疼。上午三个人各自埋头干事，陈言两次抬起眼睑，正碰上汪丽琴的目光，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寂静中，马尔福突然大骂一声："混蛋！"

汪丽琴吓得一哆嗦，只见马尔福用手拍着面前的一本杂志："太不像话了，一篇短文章就有 1234……6 处错字漏字，这些编辑是干什么吃的！"原来他出于职业习惯把杂志上的错别字用笔勾出来，越勾越气："就知道搞一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你们看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居然骗了好几个老头子，为了和她结婚把棺材本都赔出去了，荒唐，简直是荒谬绝伦。"

陈言扑哧笑了，汪丽琴也咧了咧嘴，笑得很勉强。她满心焦虑，实在笑不出来。杜震正在想办法把那个女演员调到这边来，还准备为她租房子，这些情况陈言还不知道呢。

汪丽琴用笔在一张纸上写下：出事儿了，能不能和你谈谈。我在外面等你。写完把纸折成纸条，装成上厕所的样子，顺手把条子放到陈言的桌上。

陈言干脆把汪丽琴带到家里，楼道里怎么可能谈这种话呢。在不被打扰的环境里，他们谈得天昏地暗。汪丽琴太需要陈言的指教了，陈言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危难时刻帮助她。他希望汪丽琴冷静，越冷静就越强大，惊慌愤怒都是无济于事的，只会危害自己、帮助对手。不要和那个女人联系，不要刺激她的竞争意识，也没有必要给她机会让她觉得自己是胜利者。还有一条非常重要，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不把杜震

放在眼里，他相信这是惟一能让他把汪丽琴放在眼里的办法。汪丽琴不住地点头，表示明白，可她的脸色却说明她什么也没明白。她满面愁容，紧握着双手，手指的骨头节都攥得发白了。

“他要把她调来，他是真心的，那可怎么办？”

“没关系，”陈言说：“说不定是好事呢。两个人分开只会增强对对方的思念，真到了一起感觉就不一样了。再说调动工作肯定是件麻烦事儿，会弄得人焦头烂额，让那个女的去逼他吧。你，汪丽琴给他的是自由。”

汪丽琴渐渐听懂了陈言的话，领悟了这套迂回战术，但是又觉得难以接受，为什么她要这么委屈自己，压制自己，让杜震为所欲为。

“那好，那你就离婚。”陈言故作轻松地说。

汪丽琴一愣。

“你干不干？离婚。”

汪丽琴呆瞪瞪地看着陈言，不，她做不到。

“所以我让你放开他，男人最怕的是没有自由。他会感觉到你的好处的，听我的不会有错。”

“好，我听你的。”汪丽琴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巍巍的。陈言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起作用，就继续说下去，又讲了许多道理，人生的体会，其实大多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可他讲得头头是道，就像是他的亲身体验一样。他们谈得连饭都忘了吃，一看表已经十二点多了。

汪丽琴提议出去吃饭，她请客。陈言让她等一下，自己先上趟厕所。汪丽琴坐在陈言家的桌旁，一只手托着下巴发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她转过身说：“咱们走吧。”没想到进

来的人竟然是朱小北，她傻了。

她怯生生地站起来，说不出的心虚："哟，你回来啦。"

朱小北看着她，不说话。

"陈言他，他上厕所去了。我在等他，想听听他的意见。是个人的事，我和我丈夫，你知道吧，我们闹矛盾了。"

朱小北难以觉察地点点头。

"别看陈言比我小，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成，我这个人又糊涂又傻，好多事都不明白，又软弱……"为了让朱小北别误会，汪丽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倒霉透顶。朱小北听着，心里却一点也没有那种接触到别人痛处时应有的顾忌和体贴。

"这种事，跟别人说有什么用。"朱小北的口气极为冷淡，流露出鄙夷的情绪，把汪丽琴干在那儿了。

走廊上，陈言从厕所里走出来，正碰上汪丽琴要往楼下去："嘿，你上哪儿去？"他叫住她。

汪丽琴的脸涨红了，眼睛有点水汪汪的："你家朱小北回来了，你回去吧。"说完她匆匆地下了楼。

陈言在走廊上愣了一会儿，心里的感觉有点迟钝，他想着朱小北，头一次觉得不舒服，不想看见她。他默默地走进家门，想不到朱小北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说今天下午她不上班了。她的态度冷冷的，陈言不想招惹她。

一下午陈言也没有好好上班，汪丽琴走了再没有出现，他眼前不由浮现出她眼泪汪汪的样子，说不清的有点难过，为她难过。朱小北睡了一觉，醒来以后继续着冷冰冰的态度，爱搭不理的，陈言不由一阵恼火，他真想质问她："怎么了？我犯什么错啦！"

但他是个很能忍耐的人,所以就忍耐下来。到了晚上,朱小北渐渐活跃了,开始冷嘲热讽,说一些话刺激陈言,说他真是个怪人,让她不能理解,怎么会喜欢汪丽琴这种类型的女人。陈言淡淡地拧起眉头:"哪有这么回事儿呀?"

"你不喜欢她吗?一点也不喜欢?"

"谈不上。"

"她可喜欢你,喜欢极了。"

"别胡说,人家有丈夫。"

"那有什么关系,她丈夫不是也有情人吗?正好啊。"朱小北越说越狠,跟真的似的,说陈言要想和汪丽琴好,她绝不干涉,离婚也可以。陈言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颗气愤填膺的心简直要爆炸开来,恨不得拼个肝脑涂地,让朱小北看看。他的恼恨是那么真切,朱小北忽然觉得气消了,里里外外又痛快又清爽,这个人,他是她的丈夫。她是爱他的呀!她冲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没头没脸地亲他,一面用旁观者的口气说:"看这个人呀,多么小心眼儿,你看他气的。"

后来她坐到陈言的腿上,依偎着他,说起果青来,说怎么在街上碰到他,他在做什么,怎么给她照相,还请他们俩去拍婚纱照。

"我要和你一块儿去,你答不答应?"

"咱们已经结过婚了。"陈言心里琢磨着。

"可咱们没有婚纱照。"

"那,我想想。"

"你又来了,有什么可想的!"

陈言看朱小北又要生气,就逗她说:"我想想是不是还和你结婚。"

朱小北瞪起眼睛，张大嘴做出咬人的架势。陈言用胳膊肘挡住她，笑着说："好好，结，一定结。"

朱小北一使劲，从他腿上跳起来："去你的吧，我还不和你结呢。"

五　黑镜头

在去"蓝丝绒"的路上，陈言想反悔。

"你真的要照那种相啊？"

"怎么了！"

"我觉得像傻瓜似的。"

"我就愿意当傻瓜，老那么聪明干吗。"

陈言放慢脚步："照那样的相得多少钱？"

朱小北想了想："不知道。不要钱。"

"怎么可能呢，果青又不是老板。他要是老板更得要钱了。"

"你到底照不照？"

陈言不情愿地继续往前走，这时朱小北也有点拿不准要不要和陈言一起去照相，事实上离"蓝丝绒"越近她越感到犹豫。可"蓝丝绒"像是有一股吸引力，把她往那里吸，结果他们还是犹犹豫豫地来了。

隔着一段距离，陈言一眼就看见橱窗里赫然摆着朱小北的那张大照片，就是果青送给她的那张，陈言愣住了。他迟疑地扭头看看朱小北，朱小北也有点不自在，可极力显出随随便便的样子："看见了吗，认出来了吗？那是我！"

"你？"

"对呀,是我。"

"谁给你照的?"

"果青呀。"朱小北当然从陈言脸上读出了不悦,可她故意不去理会:"你说照得好不好?像我吗?"

陈言不回答,继续对照片看着,他无法把目光从那诱人的胸脯上移开,甚至感觉下身有了某种轻微的反应。他呆了呆,心里猛然升起一股怒火。

"这,这是怎么回事儿?"他的嗓子卡了一下。

"什么怎么回事?"

"他有什么权力这么干!"

"怎么了,你说什么?"

"把你放在这儿,对着满大街的人献媚,你不觉得……"

"我不觉得!"朱小北冲口而出,脸上感到火辣辣的。

这时在"蓝丝绒"的玻璃窗后面,果青站在光影里观察着外面的情形,一道淡淡的飘忽不定的阴影掠过他的脸。那个陈言,他是朱小北的丈夫,这种关系使他反感。不过他很快清醒了,感到事情可能有点儿麻烦,他必须把麻烦一扫而光。

果青走出店门,脸上布满真诚的笑容:"啊,是你们呀,欢迎欢迎。"他向陈言伸出手:"你好,陈言。"

陈言迟疑了一下和他握了手。果青又转过身和朱小北握手,极力把内心特殊的感觉通过握手传达给她,他觉得朱小北领会了,心中一喜。

他转身指着橱窗里的照片,态度坦诚地说:"看见了吧,你的爱人,我的作品,满意吗?"

"还行吧。"陈言迫不得已地说。

"怎么是还行?你不觉得很棒吗!"他眯起眼睛欣赏照片,

一面退后几步,不小心碰到一个行人,而他毫无觉察。朱小北和陈言不得不学着他的样子,也对照片看着。

“嗨,果青,我和陈言想照婚纱照行吗?”朱小北开口问。

果青的心一沉,嘴上说的却是:“好哇,太好了,没问题。”

“不,今天不照。”陈言阴沉地说。

看到陈言不愿意照相,果青加倍地热情起来,伸手搂住他的肩膀:“走吧,哥们儿,我保证让你满意。”

陈言猛地挣脱果青的手,站在原地不动。朱小北很尴尬,她第一次感到陈言不那么听话,不是她随意指挥得动的。

“对不起,我们真的还有事,得走了。”陈言看着朱小北,等待她表态,弄得她一点选择也没有,只好跟陈言离开了“蓝丝绒”。

回去的路上朱小北满脸阴云,陈言也一样,两个人都在心里酝酿着一场风暴。走着走着朱小北站住,陈言也站住了。

“你干吗?走不走了?”

“不,不走。”

陈言尽量控制着自己:“有什么话回去再说,走吧。”

“不!我告诉你陈言,我再也受不了你了!”

“别嚷好不好。”

陈言的话激恼了朱小北:“你自己不觉得你有多没劲吗!我算是看透你了。照相怎么啦,有什么不好的?你别想吓唬我,我不怕!男人不在乎长得怎么样,得有热情,你有吗?你就能强迫我……”朱小北脸色发白,眼里一泡泪水,嘴唇哆嗦着,那副激动的样子把陈言吓住了,也许他真的做错了什么,伤了她的心。

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搂朱小北的肩膀，被朱小北推开，他一次次地努力，终于把她搂在了怀里。朱小北抽噎着吸着气，陈言攥住她气得冰凉的小手，胸膛里感到一阵刺疼，哦，他的小妻子小宝贝，他的委屈的小爱人啊！

朱小北把果青送给自己的那张照片拿到奶奶家来了，她在心里做出决定，绝不让陈言知道她和果青还有什么来往。

张茹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一篇孤儿的文章，阳光照着她的白发，像顶着一个光环。朱小北把照片放到茶几上："奶奶，奶奶！"

张茹抬起头："什么呀？"

"我给您看一个人，看！"她变戏法似的把照片猛然一翻！张茹吃惊得微微张开嘴，半天说不出话。朱小北看着她的样子咯咯咯直笑："奶奶，这是我呀，您怎么啦？"

这张照片让张茹想到一些杂志上的姑娘，那些封面女郎，想不到自己的孙女和那些人一样漂亮，性感，简直认不出来了。她为自己想到"性感"这个词有点心跳。

朱小北给奶奶讲起婚纱照和艺术照，讲"蓝丝绒"，讲果青怎样工作。张茹眼里发出一种光，仿佛在说，真的嘛，太有意思了，真好！她的思绪飘向年轻的时光，那时候人们都叫她大牡丹花，就因为她的皮肤粉白粉白，特别娇嫩。她把心里想的告诉了小北，朱小北也想起来了，好几次碰上奶奶的老朋友，都说她不如奶奶长得漂亮，张茹高兴地说："那倒没有，你可比我好看。"

祖孙二人说笑着，没注意朱久学从房间里走出来。

"谁呀，谁那么好看？"他扫了一眼茶几上的照片，微微吃

了一惊:“这是什么人哪?”

朱小北挑衅地看着爷爷:“您不认识吗?”

朱久学故意打量了一会儿,显出轻蔑的神情:“不,不认识。”

“再仔细看看。”

“这不是你吧,不可能吧!”朱久学阴阳怪气地说。

“为什么?”

“我觉得我孙女不是这种人。”

“哪种人?”

“还是别说了,说出来不好听。”

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朱小北心想。然而朱久学又不甘心,非要说出来不可,就转过脸问张茹:“老张,你说这张照片怎么样?我听听你的意见。”

张茹不想和他争论,站起身:“行了,该做饭了。”

“别走呀!你表个态嘛!”

“又不是开会,表什么态。”

朱久学的脸有点涨红了,他感到张茹跟他不是一条心,甚至轻视他。为了压住她们,他不想发脾气,就嗽了嗽喉咙:“小北,你和你奶奶说的话我在里面都听见了,很无聊嘛。人为什么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感兴趣。张茹,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越老越糊涂,你不觉得她照这样的照片很丢人吗?”朱久学脸上的表情显出他的话是多么正确、无可辩驳,朱小北太熟悉这样的表情了,他就是要弄得别人难受他才舒服,要伤了别人的自尊心他才舒服。她再也忍受不了啦!

她想也没想就把奶奶扯进来,她说奶奶现在一点儿不糊涂,倒是年轻的时候糊涂,朱久学问她什么意思。

“她要不糊涂才不会和你结婚哪!”

朱小北的话一出口，朱久学的脸就变了颜色，先是涨得发紫，后来成了一片灰黄。奶奶的脸也变白了，下巴直发抖：“小北，你、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

朱久学大发雷霆，他骂了奶奶，让她住嘴，甚至让她滚！奶奶哭了，朱小北和爷爷激动得大吵，朱久学也让她滚蛋。可她偏不滚，陪奶奶到屋子里待着。

奶奶啜泣不止，躺在床上无力地捶打着床沿。朱小北又气愤又惊慌，爷爷奶奶爆发了这么大的矛盾，甚至说到要离婚，这让她紧张了。她偷偷给爸爸朱涛打了电话，让他快来。

没一会儿朱涛就赶来了。对于朱久学的脾气当儿子的非常清楚，小时候他也恨过他，现在已经淡忘了。朱涛看到那张惹祸的照片，问清事情的经过，就把朱小北骂了几句，然后又去安慰张茹。朱久学铁青着脸，走到另一间屋里去了。

朱涛让女儿去做饭，小北听话地进了厨房，心慌意乱地准备中饭。一会儿妈妈丁亚兰也来了，也和朱涛极力装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一个劲儿说闲话，然而只是他们两个人自己在说，没有人搭茬儿。

饭做好了，朱涛让小北去叫爷爷来吃饭，小北不愿意，他觉得女儿太不懂事，太任性了，一下翻了脸。

“把你那张恶心人的照片扔到垃圾箱去，快去！”他厉声喊起来。朱小北眼睁睁地瞪着爸爸，气得心头怦怦直跳，拿起照片就冲出门去。

六　第X元素

“蓝丝绒”这时候没有顾客，果青舒服地跷着一条腿，坐

在靠背椅里看《黑镜头》。广东来的美发师阿明在对镜梳妆，不时瞟瞟果青。

“嘿，果青，你的头发太短了，应该留起来嘛。”

“是吗，让我也男女不分？”果青微带挑衅地从镜子里看着他。

阿明一笑：“哪里，头发飘起来才潇洒嘛。”

“我倒觉得秃子最潇洒，走到哪儿都亮闪闪的。”

小姐们被逗乐了，店里响起一片哧哧的笑声。

“也可以呀，”阿明说，“那你干吗不把头发剃光？”

“来，剃吧！来呀！”果青放下手上的书，面对镜子挺挺后背。

阿明暧昧地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嗨，不敢哪，老板会炒我的鱿鱼的。”

果青想说滚你妈的蛋，可没有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心里有些发堵，他知道阿明在暗示阿康和他的关系，而且这小子自己也对他有意思，这些他妈的玩艺儿。

果青想到这些特别的男人，想到老板阿康，那瘦小的身子，又想到阿康的“本田 3.0”，他那年轻的心充满各式各样的想法，非常活跃，有时候连自己都无法把握。朱小北窈窕的身影在他眼前闪过，他还以为是自己的想象呢，然而不是，那姑娘真的站在橱窗外看着他，果青呆住了。

他们两人站在街边，都在克制着自己，显得正常。果青注意到朱小北手里拿着那张照片，就问她怎么了？

本来朱小北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可忽然之间什么都没了，委屈呀，生气呀，怨恨呀，连一丁点儿影子都找不到，心里只剩下快活，就像刚刚经历了什么好玩的事儿似的。她说说

笑笑把爷爷奶奶吵架的事告诉了果青，果青说他一定再给朱小北拍些照片，为朱久学而拍，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照片呢？两人热烈地讨论了一阵。由于来了顾客果青不能多说了，提出和朱小北约会，他说了一个很近的时间，朱小北说不成，他又说了一个时间，朱小北还说不成，她是为了好玩故意这么说的。

“就这么定了。”果青说。

朱小北笑眯眯地望着他：“我要是不来呢？”

“你会来的。”

“你就这么肯定？”

“不信走着瞧。”

和果青分手后朱小北沉浸在愉快而兴奋的情绪里，爷爷奶奶完全被忘到脑后，直到快到家了才渐渐想起他们。她想打个电话去，又觉得不知说什么好，就没有打。直觉告诉她事情会过去的，至于什么离婚，想想都可笑。

第二天陈言问起朱小北照片的事，她一阵心烦，说已经把照片还给果青了，别再说了。

“不是我要说，是你爸爸让我和你谈谈。”陈言的样子很严肃，他劝朱小北不要太任性，尤其对老人，他们有他们的活法儿，随着他们就得了。他对父母的态度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写信打电话都是哄他们高兴。说着他不由想念起远方的父母。陈言的话让朱小北觉得很没劲，一开口就是这套，她觉得已经听过几百遍似的，真的很厌烦。看着陈言一脸严肃的样子，她故意拿他打趣，让他尴尬。

陈言心里闷闷不乐，他很想知道朱小北怎么找的果青，怎么把照片还回去的，他们说了些什么？很多问题在他脑子

里盘旋不止，可又不好意思开口问，期待着朱小北能多说一点儿。可朱小北呢,说笑了一阵就把这件事丢开了,一心想象着和果青见面的情形,心里乱乱的。

果青和朱小北的约会是在一间酒吧，是果青选的地方。他喜欢这里的气氛，相信会给朱小北一种新鲜的刺激。

果然一看到小桌上的蜡烛，朱小北就欢喜地叫起来："啊,多好,我喜欢！"她的眼睛在烛光的映照下像两颗星星,脸庞散发出一种清新柔和的气息,在昏暗中像花瓣似的。

酒吧里的人都在窃窃私语,那一阵阵的轻声细语像在施魔法,使朱小北感觉像进入了美妙的梦境。面前的果青多么好啊,多么英俊,这一切太让人愉快了。有一会儿果青忘了朱小北是结了婚的女人，然后又想起来，但是并没有使他特别地不高兴。一个女人结婚与否其实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他并不在乎。

应该说果青不是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他很真诚，从来也没有想玩弄女性,他需要爱情,那颗年轻的心是自由的,做事奉行我行我素的原则。

他背来几本摄影集，放到小桌子上给朱小北看，一边给她讲解,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拍的,得过哪些国际奖。这些了不起的照片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震撼他，使他情绪激动。果青的情绪也感染了朱小北，她觉得那些照片太棒了，原来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摄影，连她自己都有点诧异，她怎么一下子懂了这么多，心里有如此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她被一张照片深深吸引,前景是一条河,河水反射天光,一个女孩儿

正走向河里，细小而赤裸的身体像水银一样发亮。不知为什么她感觉在这幅照片里有一种迷人的永恒的东西。

朱小北说出内心的想法，果青兴奋地对她望着："有一天我要拍你，就像这样。你愿意吗？"

"当然。"朱小北冲口而出，接着忽然明白了果青的意思，他是要拍她的裸体呀。拍裸体照的想法让朱小北一阵心慌，脸上不由地表现出来。

果青伸出一只手，温柔地小心翼翼似的盖在她的手上："别怕，别紧张，我不会欺负你的。第一次看到你我心里就有种感觉，我没有办法，我……我爱你。"

爱的表白这么快就来了，这简直不能不说是人类本能的反应，要是没有这些表白恋爱就谈不成。朱小北的脑子晕乎乎的，女人的本能及时来援助她，发自心底的笑在唇边荡漾，却显出一丝凄凉的意味。

"别说了，再说我心里该难过了。"

"为什么，你不爱我吗？"果青直直地望着她的眼睛，他并不需要回答。

后来他们在街边的树阴里接吻，果青的吻轻柔缓慢，带着寻觅的味道，一边吐出许多热切的表白和诺言。其实诺言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心里也明白，可是管不住自己。他无法违抗自己的真诚。

朱小北呢，眼神朦朦胧胧，陶醉于缠绵的身体的接触。她完全忘记了陈言的存在，可在心底里，在说不清的一个地方，她又明白自己是陈言的妻子，这就更加使她缠绵，恋恋不舍了。

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候了，他们互相说着拜拜，各奔一

方。朱小北匆匆往家赶,心里已经想好说去奶奶家了。在暖融融的夜色里,她觉得自己就要飞起来,灯光啊,树影啊,飞驰而过的汽车啊,都在幸福地唱歌。

这以后朱小北不时地和果青约会。奇怪的是她心里没有一丝的负罪感,甚至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只是想方设法瞒着陈言,好像在和他做游戏。这种状态倒是表明了一个问题,朱小北还没有真正地坠入情网。果青那边呢,除了第一天身不由己发出爱情的誓言,以后就没有了,两个人都满足于这种相互间的愉悦感。

七 交换舞伴

汪丽琴终于和杜震谈了一次话。她在心里准备了很长时间,完全照陈言教她的方法,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一二三四有理有力有节,连她自己都感到微微的惊讶,难道她能做到这样?杜震当然更是意外,想不到平时软弱可欺的妻子在这种时候会这样理智这样讲道理,但是他也因此多了一份戒心。

杜震早年学过播音,声音厚实好听,谈锋很健,多少女人曾对他怀着爱慕之心呀!就是现在,只要他对哪位女性表示好感,也会很快使女人满心欢喜。岁月并没有减弱他男性的魅力,只是杜震自己有时会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和汪丽琴的结合是平淡的,而那时他以为他厌倦了女人,需要平淡,可惜是他错了。

杜震张开嘴打了个哈欠,用一种略感遗憾的口气说:“对不起,我是认识这么个人,和她有过工作上的合作,要说有那样的关系,真是天知道。”

汪丽琴不吭声，杜震的表演使她深感厌恶。这个虚伪的家伙，她咬着牙想。

"你说了这番话，虽然事实和你的话有出入，我还是很感谢你，因为你能够和我这么推心置腹。可我实在累了，最近非常忙你知道，给我点时间吧，让我想想，想想咱们的关系，行吗？"杜震说着体贴地拍了拍妻子的后背。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我是真心的，一，我能理解你，二，我并不想……"

"我知道，我也不想。"杜震截断她。

"你不想什么？"

"当然是不想和你离婚。"

汪丽琴的心一震，注意地看看杜震，他说的是真话吗？

"好了，咱们睡觉吧。"杜震又一次拍拍汪丽琴，同时给她施加了一些抚摸。

上床后，汪丽琴忽然感觉到杜震有那种要求，这让她不知所措了。她的身体僵硬起来，态度矜持，然而并没有拒绝杜震。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拒绝他。杜震的嘴唇贴到她的嘴上，软软的，那样东西也很软，但逐渐硬起来。是的，不把他放在眼里是惟一的办法，想起陈言的话汪丽琴恨恨的，黯然神伤。

他们发生了关系，事情完毕之后杜震很快就睡着了，发出那种良心清白的人才会发出的平和而均匀的鼾声。汪丽琴却睡不着，她的脑子越来越感觉到清醒，思想层层叠叠地翻滚着，推动着她，推动她思考自己的生活。

刚才杜震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好像也有反应，现在想想却很恶心。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把她当成什么了，而她就这么

接受了他，好像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可能似的。人难道是动物吗？不，当然不是，事情应当是另外的样子。汪丽琴不由想起新婚时期，杜震那充满感情的爱抚，一边还诉说着丧妻的苦痛，那时候汪丽琴的心是多么软哪……回忆戛然而止，是的，也许她还可以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下去，可又觉得不大可能了。她了解从前的自己，对此刻自己的状态却感到十分陌生，甚至有点害怕。

汪丽琴的脑子艰难地转动着。杜震对她到底意味着什么？丈夫、家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她这辈子还想不想要孩子了？离婚对她是否可能？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所有的问题都那么重大，她没有力量做出回答，可她并不想放弃，她要努力，努力干什么呢？起码要对得起自己吧？可是真该死，她居然和他睡了。

汪丽琴为自己和丈夫发生关系的事懊悔不已，要是陈言知道她这种行为会怎么想呢，他能理解吗？他一定会看不起她。杜震说不想和她离婚，能相信他的话吗？汪丽琴的脑袋有点昏昏沉沉，最后她索性让自己困乏的思想变得越来越乱，成了一团糨糊。她慢慢睡着了。

早晨汪丽琴梳妆打扮一番，从镜子里她看到一个那么普通的不起眼的女人，毫无吸引力，换了一条裙子之后感觉才稍微好点儿。

到单位之后贾主任找到她，对她说准备让她去外地开会，要去两个人，也许是陈言，要不就是老魏，还没有定。汪丽琴的心一下跳得快了，她真希望是陈言。

一回办公室她就把陈言叫出来，让他快去和贾主任说："要是你能去该多好啊！"看着汪丽琴满脸带笑的模样，陈言

却冒出一种古怪的感觉，对汪丽琴微微地厌烦，觉得她有点贱，不过嘴上却一口应承，说没问题，一起去当然好啦。

汪丽琴找来火车时刻表，研究上了，其实那个会要在一个月以后才开。她一直注意着陈言有没有去找贾主任，又不好意思催他。

后来她发现陈言并没有那么急切，甚至显得有些无所谓，慢条斯理地干他的事，她的心黯淡了。

夏天的早晨气息清凉，马路上阳光初现，投下建筑物的影子，预示着晴朗的一天。朱小北满心快活地出门了，果青要开车来接她，和朋友一起去郊外玩。朱小北边走边哼着歌，脚下的感觉像小皮球似的，简直要蹦起来。她丝毫也没有觉察陈言偷偷地跟在后面。

陈言的跟踪行动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本来他不想采取这种不光彩的行动，而是正面地和朱小北谈话，但出于某种很深的顾虑他宁愿把自己的怀疑掩藏着。其实他已经肯定地知道朱小北和果青有来往了，只是不能确定是什么性质的来往。果青给朱小北拍的照片让他想起来就气闷，那照片充分显出一种男人的眼光，下流男人的眼光，而朱小北明明是陈言的妻子，这简直岂有此理。可陈言又觉得说不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朱小北不大和他吵闹斗气，陈言反而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他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然而他又是一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大街上一派喧闹，人人都那么匆忙，从他们的步履和神态就能感觉到各自不同的生活目的。在混乱而又充满活力的人流中陈言完全不必担心被朱小北看到，可朱小北扭头过马

路时他还是躲到一根电线杆后面。这举动使陈言内心生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谬的感觉，夹杂着一丝屈辱，他恨不得转身回去，可又不甘心就此放弃。

果然，一过马路朱小北走的就不是平日上班的路线了。陈言不由加快脚步跟上，不小心撞到一个老头儿，老头儿连连倒退，幸亏陈言手疾眼快抓住他的胳膊，两个人挣扎了一会儿，总算站稳了。

朱小北感觉到身后有一点小混乱，可她顾不上多看。路口，阿康那辆本田 3.0 已经停在那儿，现在她也和果青一样把“蓝丝绒”的老板叫做阿康了。

朱小北快跑几步钻进汽车，车门一关车就开起来。果青这样并不是想躲避什么，只是喜欢这种迅速的节奏。可这样一来陈言就没能看清车里的情形。他愣愣地站在街头，气愤而沮丧，果青是不会有汽车的，尤其这么高档的车，那么汽车里是什么人呢？

这一天他过得很糟糕，心神不定，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思虑着怎么和朱小北摊牌。汪丽琴觉出他的不正常来，关切地询问他，他却显出十分的冷淡，让汪丽琴无法再开口。

傍晚时分朱小北和平时下班一样回到家，但陈言立刻就闻出她身上那股兴奋而又疲劳的气息。一天的郊游确实快乐极了，三辆汽车十一个人，大家都把朱小北当做果青的女朋友，当做未婚的女孩儿。朱小北完全回到了少女时代，以至于有点疯，有点放荡，她觉得自己活泼娇媚，飘飘然，所有的男人都被她吸引，笑哇跳哇一惊一乍啊，一天下来人都有些恍惚了。

晚上朱小北坐在电视机前，满眼仍然是白天的影像。陈

言坐在沙发上看书，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最后他放下手里的书，看着朱小北。开始朱小北并没有感觉，渐渐才觉出陈言的目光。

“怎么了？”她微笑地问。

“你真的想看电视吗？”

朱小北瞟瞟屏幕：“是。”

“关了吧，别看了。”

她不置可否。

“咱们聊聊好吗？”

“好，聊吧。”

朱小北用遥控器换起台来，浏览着一个个频道。

“今天我在街上看见你了。”

朱小北的手停住，眼睛里懒洋洋的笑意消失了，转过脸看看陈言：“你看错人了吧？”

“不，没错，就是你，你上了一辆汽车。”

朱小北像是没有明白陈言的话的含义，继续转换频道，突然“叭”地关掉电视。

“你上哪儿了，那辆车是谁的？”

朱小北心里在想，他看见我了，确实看见我了。她一下惊醒：“是阿康的。”

“谁是阿康？”

她告诉陈言阿康是个香港老板，搞了个野餐会，请一些朋友去玩。听了朱小北的解释，陈言脑子里闪过女孩儿傍大款的想法，他无法再保持矜持的态度了，问了朱小北一连串的问题，阿康多大，是做什么的，他们怎么认识又怎么来往，他甚至把果青抛到了一边。朱小北已经猜到了陈言的怀疑，

暗自冷笑：那个阿康，屁股像对拳头那么大，窄窄的小肩膀，上面长着一个头发蓬松的小脑袋，打死她她也不会喜欢他，而且他是个同性恋，这是果青告诉她的，要她保密。陈言这么想简直太可笑了。

朱小北觉得受了侮辱似的，口气里充满嘲讽："问完了吗？可以睡觉了吗？"说完就脱衣上床。

她躺在床上继续回想白天的情景，阳光啦，山坡啦，小树林啦，大家的欢笑啦，都是多么好啊，想着想着景物渐渐模糊起来，融合成一条宽阔的光带在她面前平缓地展开。朱小北沉沉睡去，睡梦中她的一条腿搭在了陈言的腹部。

陈言承受着朱小北的那条腿，没有动，几天来那种气闷的感觉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他的脑子里闪过一句话，萨特的话：他人即地狱。这个萨特实在太深刻了。他和朱小北是夫妻，躺在一张床上，身体挨着身体，可朱小北丝毫感觉不到他的痛苦，这是多么悲哀而无奈啊！一时间陈言有些灰心丧气，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了。然而过了一会儿，那些折磨人的一个个问题又来缠住他。

第二天陈言找到贾主任，要求和汪丽琴一起去开会，立刻获得同意。汪丽琴很高兴，她并不了解陈言的心思，如果了解了可能就不会这么高兴了。

陈言把出差的事告诉了朱小北，等着看她的反应，她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瞟着陈言："好哇，去吧。"

"你想什么？"

"我想什么？"朱小北似乎在装傻。

陈言只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了火车，火车开动时

他想:他妈的,去它的吧。

会议在南方的一座小城举行,一共五天,后两天是玩。会议期间不管干什么汪丽琴都和陈言一起行动,既然他们俩是一个单位的,这样倒也很自然。晚上陈言和一位退了休的主编老廖住一个房间。老廖很有意思,开会时眨巴着眼睛,偷偷和陈言讲荤笑话,转过脸却不苟言笑,每晚睡觉前认真地做一套自我保健运动。陈言不由拿老廖和马尔福比较,觉得老廖要真诚得多。

最后一晚老廖先走了,房间里就剩下陈言自己,晚饭后他和汪丽琴一起出去逛街,回来的路上买了酒和一些熟食,准备在他的房间里夜宵。

汪丽琴先回自己的房间洗澡,陈言也洗了澡,坐在屋里等汪丽琴来。没有了老廖,房间里冷冷清清,几天来淡忘了的烦恼又回到心头。一时间他几乎想给汪丽琴的房间打个电话,让她不要来了。

汪丽琴来了,洗过的头发还有点湿漉漉的,脸庞红润,看上去挺漂亮。她张罗着摆好小菜,洗干净玻璃杯,倒上酒,还准备好擦手的纸,陈言一声不吭地看着她做这些事情,心情慢慢平静了。

两人举了举杯,陈言感觉到汪丽琴的目光颤动,感觉到她欲言又止的矛盾心情,可他偏什么也不说,好像非要难为她似的。对于汪丽琴来说,有一个晚上能和陈言单独在一起是她期待已久的,她当然要好好和他说说心里话。

她一点点讲出那天和杜震的谈话,虽然很难启齿,她还是吞吞吐吐地说了后来睡觉的事情。

“以前我以为如果没有感情绝不会那么做,可我做了,是

不是我太坏了？”

“是他主动？”

“那当然了，”汪丽琴急得脸都红了，“我怎么能哪！”

“那也没什么，你们是夫妻嘛。”

“不不，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绝不会了。”

“我看还是顺其自然。”陈言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他不懂自己为什么希望汪丽琴和她的丈夫发生关系，希望她悔恨，希望她因为他的看法而焦虑、难过，这种心情有点残忍，可就是这样。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是吗？”

“没有，不至于。我说了，你们是夫妻。”

“可我对他没有感情了，要说有，那就是恨。”

“一点儿也不爱了？”

“我的爱早就死了。说心里话，我从来也没有尝到过爱情的滋味。”汪丽琴没想到自己会和陈言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睛。

陈言微微发怔地看着她，脑子里笼统地想到了爱情，是啊，爱情，忽然间他强烈地思念起朱小北来。这股突如其来的想念把他弄得恍惚了，望着汪丽琴发呆。

汪丽琴感觉到陈言的目光，胸口一阵阵酥软，完全没了主张，简直不知身在何处。生活中的许多不幸都是这样开始的，许多幸福也这样开始，然而这个房间里的这对男女却像被看不见的绳索捆住了手脚，坐在各自的椅子里动弹不得，时机飞快地溜走了，或许是时机还未到来吧。陈言缓过神继续说话，汪丽琴默默地听着他说，偷眼看着他整齐的发际和轮廓分明的耳朵。

喝了点儿酒，陈言忘掉了朱小北，什么都忘了，五脏六腑似乎在身子里面一齐微笑。他拿老廖打趣，尖刻而幽默，逗得汪丽琴忍不住笑了。

汪丽琴走后陈言在椅子上呆坐了一会儿，眼睛渐渐睁不开了，就脱衣上床，刚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八　黑月亮

陈言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朱小北和果青的关系却迈出了一大步。朱小北已经感觉离不开果青了，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使她痛苦。

她几次到果青租的房子去，在那里和他做爱。她没有想到自己是个如此放荡的女人，为了那种通电般的喜极而泣的高潮，没有什么事是她干不出来的。果青也变得让人认不出，那么凶狠、霸道，朱小北激动地感到自己被他一次次地占有、蹂躏，无比地陶醉。

她不由自主地喊，哦，哦，我是你的你的你的……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离婚！

“你离吗？”果青勒得她的肋骨咯咯直响：“你不离我就杀了你。”

“那我就吃了你。”

他们嘶嘶地叫着，脸兴奋得变了形。时间从来没有过得这样快。转眼之间就到了陈言回来的日子。朱小北忧郁得要命，简直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陈言回来后的第三天，出版社公布了分房方案的第一

榜，陈言是个一居室。他立刻给朱小北单位打了电话，可单位的同事说她没来上班。陈言的心一沉。

其实陈言回家后就有所感觉，觉得朱小北变了，人发蔫儿了，总在愣神儿似的，这使他觉得自己一直被欺骗，必须和朱小北严肃地谈谈了。

朱小北下班回来陈言问她今天干什么了，她说买月饼去了，快过中秋节了嘛。陈言犹豫了一下，把一居室的消息告诉她，只见她眼睛亮了一下，亮光很快熄灭："是吗，那太好了。"她只说了这么一句，没说别的。

晚上陈言画出一张一居室房间的平面图，给朱小北看，他想把门厅当客厅，把厨房的门改一个位置，脑子里有很多很多想法。朱小北默默地看着图，微笑地点着头，陈言觉得她并没有听他说话。

"你想什么呢？"他问。

"我吗，"她顿了一下，"我想要是有两间就好了，一间太小了。"

"嗨，以后有了孩子再说吧。"

朱小北出神地一笑："孩子，是啊，孩子。"

她温和的态度让陈言不安。上床后陈言在黑暗中和朱小北做爱，然后从身后搂着她，想象着他们怎么躺在自己的新家里。

"你困了吗？"他问她。

朱小北没出声。陈言默默地抱着她不动："小北，你还爱我吗？"

她也不动。

"你怎么不说话？我在问你。"

"爱。"这一声"爱"就像是一声叹息那样。

陈言抬起手打开灯，朱小北慢慢翻过身来，两个人四目相对。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和果青见面了？"这句话终于说出来了。

朱小北眼睁睁地看着陈言，平静地反问了一句："你说呢？"

陈言感到心咚咚咚跳得厉害，不知该说什么。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朱小北当然和果青见过面。说到底见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朱小北的平静。天哪，陈言真的有点害怕了。

经过清洁工两天的扫除，活动中心的窗子擦得透亮透亮，阳光把屋子照得明晃晃的，四下里耀眼极了。一盒盒装潢漂亮的月饼把门口的那张大桌子堆得满满当当，满屋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这些当年的领导干部可不是拿了月饼就完事，人人都要问朱小北一些问题，月饼是哪儿出的，什么厂家，质量和价格如何，好像要考察工作似的。朱小北答不上来，就推到小胡身上，说是他去买的。小胡一进屋就得回答许多人的问题，他告诉他们这是正经的杏花楼的月饼。

郑局长用手点着小胡的鼻子尖："你个小胡，想蒙我哇！杏花楼在上海，你去上海买的不成？"

小胡干脆拉下脸："人家美国的麦当劳有分号，咱们中国的杏花楼也有分号。"这下他招来了众多人的围攻，骂他滑头，搞假冒伪劣。有人当即打开盒子检验，品尝之后觉得味道还不错，原来是广东月饼。

隔壁的会议室里要举行一个中秋茶话会。朱小北发完月饼又忙着沏茶倒水，不少人到了该吃药的时候，需要凉开水，有人又嫌凉开水太凉，要温乎的，后来朱小北也弄不清谁要凉水谁要温水了，结果他们自己也把吃药的事忘了，都在专心谈着投机的话。也有的老头儿满脸不痛快地溜达来溜达去，朱小北就问他们需要什么，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儿主动和他们说话，老头们就高兴了。

小胡忙得满头是汗，不时偷偷向朱小北做怪相儿，表示烦死了。可朱小北并不觉得，因为她在说话做事的时候心并不在这儿，她的思想在想着果青，想着陈言，想着未知的将来。她甚至觉得手上有事可干，忙忙碌碌的倒挺好。

下午活动中心安静下来，小胡提前下班走了，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只剩下朱小北一个人，守着十几盒没发出去的月饼。午后的阳光有些发白，朱小北的脑子里也白茫茫的。她想着和果青做爱的情形，想到陈言对她的感情，还想到了那个一居室。她要把墙涂成蓝色，果青喜欢蓝色，一想到和果青一起生活的可能，她的心里就掠过一股凉幽幽的震颤。

三点多钟，陈言的电话打断了她的思绪。他问她几点去奶奶家，要不要他到单位找她和她一块儿去。朱小北有点不耐烦，说："用不着，我还不知道几点下班呢。"

陈言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哑："你是不是去找果青呀？"

朱小北冷笑一声："对，那我就找他去，再见。"

挂上电话她的心情完全变坏了。她很想发脾气，可又没有对象，本来她可以立刻给陈言打个电话回去，可她克制住了自己。也许她就该实话实说，告诉他她已经不爱他了。

朱小北准备去奶奶家，她挑了两盒月饼，就是说把她觉

得不好吃的都拿出来，放到别的盒子里。自从上次为了她大闹一场，再到奶奶家她说话就很小心了，虽然那件事再没人提起，可她总感觉爷爷奶奶的关系有了裂痕。她偷偷地问过奶奶还生不生爷爷的气了，奶奶抿着嘴不说话。

“您会和爷爷离婚吗，会吗？”

张茹使劲戳戳小北的脑门儿：“你呀，就别再说疯话了。”

奶奶家已经有了三盒月饼，加上朱小北拿来的两盒就是五盒。就月饼大泛滥的问题朱久学开始发表意见，意见逐渐上升为抨击，整个单元都充满他直通通的洪亮的声音。

朱小北躲到屋里看杂志，朱涛陪父亲在客厅里说话，准确地说是听父亲说话，丁亚兰帮婆婆在厨房里做饭，吃完饭陈言和她负责洗碗，每年中秋节都是这样。

天已经黑下来，陈言却还不露面。朱小北有点着急了，站在窗口往外看，她心里不相信陈言会生她的气不来，那绝不可能。

朱涛问：“小北，陈言怎么还不来？”

她说一会儿就来了，就跑进厨房，奶奶正在和妈妈说月饼的事。

中秋节家里总要剩下好多月饼，张茹当早点吃要吃好久，朱久学是一口也不吃的，因为他不喜欢甜的东西。张茹实在吃厌了，朱久学就批评她，说多少贫困地区的孩子想吃都吃不到。张茹说送人，朱久学又说她是把自己不要的东西拿去打发别人，弄得张茹永远没理。

丁亚兰笑着说：“不想吃就别吃，可别勉强。”

张茹说她打定主意了，再不勉强吃月饼，朱久学爱怎么说怎么说，随他去。昨天她已经表了这个态度，朱久学居然笑

嘻嘻地说："谁让你吃了，是你自己愿意嘛，爱吃嘛。""小北，陈言怎么还不来？"奶奶想起来了，也问她。

一会儿的工夫朱小北不断地被家里人轮流问来问去，陈言呢？怎么还不来？哪儿去了？她被问烦了，干脆说："他不来了。"

话一出口她忽然明白这是真的，陈言真的不会来了。

朱久学对陈言说好来而不来大为不满，其实他并不真的在乎陈言这个人，只觉得这是对他的冒犯，他沉着脸背着手："平时看不出来嘛，怎么可以这样！他有什么事情？"

"小北，爷爷问你话哪！"朱涛提醒女儿。

"别问我，得问他。"

朱久学一下发火了："你是我孙女，我为什么不能问你？"

朱小北忍了又忍："对不起，他没告诉我，我怎么知道。"

朱涛摆出和事佬的样子，说陈言来不来无所谓，我们一家人，老少三代都在嘛，这就叫团圆。看在儿子的面子上朱久学才不再纠缠了，可一顿饭却吃得别别扭扭。

饭后朱久学下命令每人要拿一盒月饼走，不然张茹要把月饼全部扔到垃圾箱去。张茹忍不住辩解，说她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每年的月饼都是她一个人吃下去的。朱久学就冷笑，说她的记性成问题了，昨天说的话今天就忘，是不是得了健忘症，要不就是老年痴呆的前奏。

这一套弄得朱小北的心情糟糕透顶。

这天晚上夜空中有一轮很大的月亮，使中秋节显得很完满。汪丽琴独自坐在家里，杜震出差了，也许去找他的女演员去了。她走到阳台上想看月亮，可月亮还被楼房挡着，她只能看到地下银白的月光和楼群的黑影。

汪丽琴的脑子里想着陈言，她已经感觉到陈言和朱小北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怎么了，不好了吗？她多么想知道呀！

现在她意识到自己对陈言有种特殊的感情，有一会儿，陈言温和的样子清楚地出现在她的想象中，她觉得幸福，不知不觉地盼望着他爱她。夜色沁凉如水，她轻轻哆嗦了一下清醒过来。多么孤单啊，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汪丽琴一次又一次走到阳台上，期盼着月亮在楼顶冒出头来，好像要在月亮里寻找到答案似的。

此时此刻陈言也在望着月亮，不是坐在家里，而是坐在离朱久学家不远的街边公园。他是走着走着突然决定不去小北奶奶家的，那一刻他忽然被一种孤独的感觉攫住，几乎透不过气来。看着暮色中匆匆赶路的行人，想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在中秋节团圆的时刻，他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惟一的爱人朱小北背叛了他，他是一个值得人同情却不需要任何同情的人，这感觉几乎使他入迷。

陈言坐在一张长椅上，月光照着他，然而城市的灯火把月光衬托得格外微弱，就像月亮是件可有可无的东西。朱小北和果青好了吗？好到了什么份儿上，有没有发生关系？想到这些问题陈言就坐不住了，恨不能跑去找朱小北问个明白，就当着她家里的人问她，看她怎么回答怎么骗人。他又想去找果青，也放弃了。这个被爱情折磨的可怜人忧心忡忡，月亮帮不了他，孤独感帮不了他，什么也帮不了他。想到自己的生活变得这么厉害，成了这个样子，他难过极了。他渐渐觉得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去和小北的一家人吃饭呢，现在已经晚了，来不及了。

直到这时陈言终于想到了自己的父母，这想念虽然来得很晚，但是无比强烈，他立刻感到自己热泪盈眶了。

吃完饭朱小北连碗都没洗就离开了奶奶家。朱久学追在她身后喊月饼月饼，她装作没听见，跑了。朱小北要去找果青，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给他一个惊喜的想法让她兴奋极了。可是来到大街上，兴奋的心情却减弱了，看到一个公共电话亭她走过去，拨了果青的手机，一位小姐的声音说：对不起，用户不在服务区内。她飞快地又拨了一个号码，听着话筒里的铃声一下一下响着，那铃声在出版社的大楼里回响，一直响了十二声，断了。

朱小北心里感到一股恼恨，她恨陈言，是他让她不能安心不能快活，她要找他算账。离家越近她越是气恼，要是陈言待在家里，那好，那今天晚上就谈离婚的事，干干脆脆地告诉他，她爱果青，要和他离婚。可家里却没有人。

朱小北站在屋子中央，觉得一分钟也待不下去，她翻出一张纸急促地写了几个字：我找不着你，我要告诉你，咱们离婚。心情是那么焦躁，笔尖把纸都划破了。她把纸放在桌上走出门去。

马尔福的房间里有电视的声音，一明一暗的亮光从门缝里透出来。门忽然打开，马尔福探头喊道："谁，什么人？"

朱小北已经跑了过去："没谁，我！"她跑下楼梯，脑子里想起马尔福曾经偷看她和陈言亲嘴，陈言背着她爬楼梯，马尔福说他是猪八戒。朱小北心里乱糟糟的，一心想快点离开这个阴森的大楼，越快越好。

她走出大门，走了一小段路，忽然听见有人叫她：小北！

天哪,原来是陈言!陈言从阴影里走出来,月光把他的脸照得惨白惨白,像个石头人似的。

"你要上哪儿去?"他问。

朱小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你呢,你上哪儿去了?"

她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陈言已经走到她面前,紧紧攥住她的手:"别走,小北,你不能这样。"

朱小北吃了一惊,感到陈言的手冰凉冰凉的,感到他绝望的情绪,忽然难过极了。

"咱们俩能不能谈谈,开诚布公地谈谈。你愿意吗?"

朱小北什么话也没说,转过身就往回走,陈言跟上她。

他们俩回到家里,打开灯关上门,家里的气氛使两个人都有些放松下来。朱小北忽然想起她写的纸条,抢先把那张纸一把抓在手里。

"那是什么?写给我的吗?让我看看。"

"不。"朱小北把纸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

陈言不再追问,他拿出单位发的月饼,往茶杯里倒了一些热水,切开一个月饼,朱小北一声不响地看着他做这些。

"尝尝吗,还不错。"

朱小北摇摇头。陈言肚子饿了,三口两口就吃下两块月饼,喝了几口温吞茶,朱小北始终默默地看着他,心有点酸酸的。

吃完月饼,又待了一会儿,谈话开始了。这场谈话陈言已经酝酿了很久,思考了很久,是有备而谈的。他先向朱小北道歉,为了他跟踪过她的那件事。他讲出事情的经过,讲了自己的心情,朱小北的眉毛惊奇地挑起来,被他的话所吸引。

"我确实没有看见车上的人,谁开的车我不知道。真可

笑，其实我白白地跟踪了你一场。”

朱小北舔舔嘴唇：“是果青开的。”

“不是香港老板吗？”

“是老板借他的。”

陈言郑重地点点头：“还有一件事想和你说，你要听吗？”

“什么？”

“是关于汪丽琴的。”

朱小北微微一愣：“怎么，你们俩好了？”

“不不，没有。”

“那是什么？”

陈言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思索：“我和汪丽琴，我们的关系确实比一般人密切，我想告诉你原因。汪丽琴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你知道，有点软弱，没什么思想，也没有主见，她依赖我。”

“我知道她是你的崇拜者。”朱小北讥诮地一笑。

“那倒谈不上。”

“别谦虚了。”

“好，就算是这样。”陈言不想争论，继续说：“问题在于汪丽琴和你不一样，她需要依赖一个男人，而你不是。”

“谁说的？”朱小北本能地反问。

“还用说吗？你当然是这样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好吗？”

“好，没什么不好。”陈言顿了一下，“你听着，你可以笑我，不过男人有时候就是需要被人依赖。在汪丽琴面前我的感觉就不一样，很自信，在你面前就不行，总是有种压力，这是真话。”

"那你应该和汪丽琴结婚。"

陈言使劲吸了口气，控制住情绪。

"我是说你应该和汪丽琴那种类型的人结婚。不对吗？"

"我的妻子是你。"

"可我不依赖你呀！汪丽琴的丈夫不是和别人好了吗？她正好可以离婚。"

"她离不离婚和我没关系，我再说一遍，我的爱人是你。"

望着陈言近乎庄严的面容，朱小北深深地小心翼翼地吸了口气："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还爱你。"

"那你爱谁？"

朱小北咬咬嘴唇。

"小北，我已经把自己的所有想法都和你说了，你是不是也应该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想。"

"我想……你说得很对，咱们俩不合适。"

"我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那么需要被人依赖，而我恰恰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了，干吗要和一个给你压力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不是很愚蠢很奇怪吗！和一个崇拜你的人多好，而且她就在你身边。"朱小北真的觉得自己的话很正确，她是认真的。

而陈言眼里却现出愤怒的神情："朱小北，我是真心地和你谈话，你不要利用我的真心。"

朱小北愣了，不理解陈言的意思。

"我再说一遍，我是真心的。"

"我也是呀。不是你和我说汪丽琴依赖你吗？你和她在一起感觉很好……"

"够了吧！"陈言截断她："你要是这种态度，我真怀疑你

这个人有没有良心。”

“良心，我的良心就是我已经不爱你了，可我不想伤害你。说实话我和你的感觉一样，我和你在一起也不痛快，你从来没让我痛快过。我老是自己和自己玩，为什么我不能找一个比你有意思的人！”

陈言的脸色变了，变得十分凶狠：“好啊，你想玩什么！啊？咱们现在就玩儿！玩呀，玩吧你！”

朱小北盯住陈言，脑子有一个声音嗡嗡作响，看哪，看他的样子多么可恶，他多凶啊，为什么我还要待在这儿？想到这儿她“腾”地站起来。

“你上哪儿？”

“你管不着。”

陈言一把揪住她：“你哪儿也别想去，还没谈完呢。”

朱小北用力想挣脱，陈言攥住她不放，她低下头极力想掰开陈言的手，可他的手像铁钳一样，攥得她很疼。朱小北拼命争斗，两人吭哧吭哧喘着粗气，以前他们经常这样打，可今天不再是闹着玩了。

忽然，陈言猛地推开朱小北：“好，你走，你走吧。”

朱小北一下被僵在那儿，喘吁吁的，气急败坏：“你怎么着？”

陈言不理她，只是冷笑。

“你冷笑什么？”

“我愿意笑，想笑。”

朱小北越来越仇恨地看着他：“那你就笑吧！”说完一甩门走了出去。

她走后陈言坐到椅子上，盯着桌上的月饼盒子，他想：太

可恶了。简直太可恶了,怎么让她走了,怎么能这么软弱!他在内心里咬牙切齿地对自己说:必须改变,你他妈不能这样!要做自己的主人,别的都滚他妈的蛋!

隔壁的屋子里,马尔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突然被一个声音惊醒,好像是脸盆咣啷掉到了地上,难道是做梦吗?电视里热热闹闹的晚会还没有结束,再看窗外,深蓝的夜空里一轮明月散发着幽幽银光,马尔福怔怔地望着宁静的圆月,从脑海深处飘来一句诗,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九 越坏越好

朱小北在果青家门口等他,一直等到半夜快两点他才回来。果青是和阿康几个人一起喝酒去了,其中还有阿康的同伴。他亲眼看到阿康对他的同伴多么好多么温柔,简直感到震惊。而那个英俊的男人看着他的眼神里带着明显的妒忌,想想真太有意思了,从他们身上果青看到了人类的另一种天性。朱小北冻得瑟瑟发抖,一看到果青眼泪哗地流下来,那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扑到他怀里哭得说不出话。果青紧紧抱住这个颤抖的柔软的身体,猛地生出一股强烈的渴望,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使劲抱起朱小北,把她抱进家门。

做爱的时候果青心里那股狂热的感觉一浪高似一浪,如痴如醉,而他确实是醉了。听说朱小北是从家里跑出来,他大声欢叫,自由万岁!朱小北万岁!女人万岁!面对果青的疯狂朱小北微微有点不知所措,有点紧张,脸上带着泪痕笑了。

感情发泄之后,很快地,果青的眼皮开始发沉,支撑不住了,怀着深深的令人沉醉的喜悦睡去。朱小北听着耳边果青

的呼吸，感到浑身的筋骨是那么松软，一种深不见底的放纵的感觉在她心中泛了上来，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没有思想，没有过去，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什么地方好像有双眼睛正注视着她，让她隐隐不安。那是什么呢？她想，还没有想出结果就睡着了。

月亮在西天无声地滑落，过了一会儿，太阳就眨巴着眼睛从东方醒来。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早上，朱久学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老俩口真的为了月饼大闹了一场。

早饭的时候，朱久学吃着松软的馒头和油汪汪的煎鸡蛋，看着张茹小口小口地啃月饼，忍不住说了几句气她的话。他的本意是和她开开玩笑的，没想到张茹一赌气把吃了两口的月饼真的扔进垃圾桶里，这可让朱久学下不来台了。情急之中他一脚踢翻了垃圾桶，垃圾桶滚呀滚呀，里面的垃圾撒得满地都是，弄得整个屋子都臭烘烘的。

看到老头儿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张茹害怕了。她一面收拾厨房手一面哆嗦，朱久学“嘭”地关上他的房门，整幢单元都震得发抖。

一上午朱久学关在房间里没有出来，张茹当然不去理他，到中午该做饭的时候她也不想做饭，想等朱久学出来看他说些什么。她甚至想了，今天中午就吃月饼了，朱久学不吃就别吃，想到这儿她心里舒坦了一点儿，可朱久学老也不出来。

中午时分陈言打来一个电话，问小北在不在，张茹说她没有来，又问陈言昨天为什么不来，陈言说他有点事，过两天来看她，正在这时张茹听到身后咚的一响，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她回头去看，吓得“哎呀”叫出声来。

房门半开半掩，露出朱久学的大半个身子，正一点点地向地板倒下去。张茹丢下话筒跌跌撞撞奔过去，只见朱久学面带恍惚的微笑看着她，嘴唇蠕动着，张茹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听见吸气一样的声音，头，头疼，头……

陈言赶来时医院的救护车刚刚开走，他又赶到医院，朱久学已经进了手术室。他就陪着张茹，过了一会儿朱涛和丁亚兰才赶来。

朱久学是脑溢血，手术做了近四个小时，张茹支持不住了，头发晕脸色灰白，只能闭着眼睛躺在医院的长椅上。朱涛让她回家她不肯，一定要守在这儿，她觉得是自己气坏了老头儿，恨不得就这么死了才对。结果朱涛向母亲发了脾气，说要是再倒下一个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看着儿子铁青的脸，张茹不说话了，流下眼泪。

陈言把奶奶送回家去，她人完全垮了，一到家就躺倒在床上。陈言不能走开，又急又恼。在医院他就往活动中心打电话，朱小北一直没来上班；他又给办公室打电话，让汪丽琴到他家去看看朱小北在不在，也不在。陈言觉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家里的电话响了几次，都是从医院打来的。后来终于传来消息说朱久学的手术做完了，让陈言告诉奶奶一切都好，已经脱离危险。其实呢，还很难说。陈言就这样和张茹说了，让奶奶好好休息，他必须离开一下，一会儿就回来。

这个时候“蓝丝绒”的店堂里放着流行歌曲，声音很大，美发师阿明目光涣散地坐在镜子前，欣赏着自己悠哉游哉的

姿态。他听见有人进门,听见阿惠迎上去说:“先生,您是想拍照吗?”

进来的人说要找果青。阿明转过脸瞟了瞟来人,觉得有点眼熟,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

阿惠告诉客人摄影师没来,上午来过电话,请假了,没人知道他的住址,问阿明,他也不知道。

陈言愣愣地站在店堂中央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才感到店里的人都在对他看着,好像他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动物似的。他冲动得大喊一声:“看什么你们?果青上哪儿去了!”

所有的人都被陈言吓了一跳,包括他自己。喊过之后店里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阿明才懒洋洋地说:“果青啊,那得问老板,那是他的人。”

听见阿明的回答,有人哧哧笑了。

“你什么意思?”陈言向阿明走近两步。

阿明靠在椅子里摊开双手,面带无辜的微笑,似乎说别问我,没我事,陈言却觉得他是想要弄他。他极力克制自己,内心很清醒:这个人和我没关系,和朱小北没关系,和谁都没关系,不过是一堆狗屎。可意志却不受思想的支配,看着这个身着艳丽眼神飘忽的男人,一股怒气猛冲头顶,弄得陈言眼前发黑,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把阿明从椅子上揪起来了。

这时他发现阿明比他高,高得多,又瘦又高,他只能仰视他,除非踮起脚来,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阿明的眼里饱含着嘲笑的欲望,店里的人也都在等待着,等待一个哄堂大笑的时机。

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笑,没有一个人敢笑出来,因为陈

言的样子太可怕了，又可笑又可怕。广东人的明智在这个时刻起了作用，阿明想，不要再刺激这个疯人了，谁知道果青和他弄出了什么事，狗急了是要跳墙的。

他用眼睛瞟着自己的下巴，口气软下来，隐含请求："嘿，不要搞错，我对你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老板可能知道，可他没有来。"

陈言死死地盯住阿明，脑子在飞速旋转：怎么办，要揍这个王八蛋不揍！要把他们的镜子砸了吗，或者砸玻璃！他眼里闪着痛苦的光，吓住了所有人。

大家面面相觑。阿惠走近两步，轻声细气地说："先生，放开他吧，他就会剪头发，别的什么也不会。"

"谁说的，他还会吃。"有人开了个玩笑。

气氛似乎缓和下来，陈言松开僵硬的手臂，心仍然在发颤："告诉果青，我来找过他。"他的声音那么干巴巴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说完他转身走出了"蓝丝绒"。

"×他个老母，他是谁呀？"阿明骂道。

此时朱小北和果青仍然在床上亲热，他们亲热了一上午，下午仍然不想起来。天黑以后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果青胡乱地套上衣服出去买吃的。朱小北躺在床上想，随他的便吧，离婚也好，怎样都好，反正她要和果青在一起了。

两人缠缠绵绵又过了一夜，第二天又没上班，中午到外面的小铺吃了饭。吃饭的时候果青给朱小北讲起阿康和他的伴儿，模仿阿康轻柔的小嗓音和亲昵的举动。朱小北连连说恶心死了恶心死了，她越这么说果青越讲得起劲，还神往地说："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可能也不错吧。"

朱小北惊讶地瞪大眼睛，眼神恐怖："你说什么？！"

果青被她的样子逗乐了："别怕，别紧张，我是异性恋者，不信咱们回去再检验检验。"

果青对朱小北说："我是搞摄影的，可我不满足。我是个贪心的人，我要抓住所有能抓住的事物，越丰富越好，痛苦也罢欢乐也罢，我都要，我觉得自己能三天三夜不睡觉，和你做爱。"

回去后他们继续做爱，直到傍晚时分。窗外天光渐暗，路灯亮了，朱小北有些心神不定，果青屋里的一切都不对她的心思，就连果青这个人也很难安慰她。朱小北爬起来说她得回家，她不能不见陈言，应该把发生的事告诉他，还要拿一些自己的东西。果青没有阻拦她。

朱小北急匆匆地赶回家去，可家里没有人。她烦恼而又无奈，就先收拾东西。她从柜子上拉下一个箱子，打开看到里面有她和陈言两人的衣服，就把箱子盖上了，想用旅行包。费了半天时间她找到旅行包，往包里塞了两件自己的衣服，想不出还要拿什么，坐在床边发愣。忽然想起照片本，就拉开抽屉乱翻，照片本上都是她和陈言两人的照片，她一页页看起来，突然惊醒，"啪"地合起照片本。

时候不早了，陈言还是没有影儿。这个人能上哪儿去呢？朱小北从来就受不了一个人待着，现在这样的时刻更像在火上烤似的难熬，家里熟悉的环境压迫着她，弄得她越来越沮丧，再也坚持不了了。

她拎着瘪瘪的旅行包走到楼梯口，想起什么又转回来，敲开马尔福的门，想让他转告陈言自己回来了，可他不在。马尔福眼里满是惊讶："怎么，你不知道吗？你爷爷犯病啦。"

十 要干就干得漂亮

朱小北冲到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径直来到医院。陈言和丁亚兰正站在病房门口低声交换情况，看见朱小北朝他们走过来，两个人都有些吃惊，可谁也没有问她什么话。

朱小北走进病房看到朱久学。爷爷的头被绷带包着，只露出一块小小的脸，还插着乱七八糟的管子，样子很吓人。她受到一股强烈的刺激，忽然哭了。她感到妈妈的手攀住自己的肩膀，干脆像个小姑娘似的扑到丁亚兰怀里抽泣不止。朱小北哭得真伤心啊，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谁也弄不清她是在哭什么，说到底连她自己也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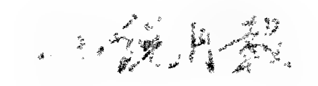
后来她总算平静下来，知道陈言要在医院值夜班，她也留下来了。丁亚兰离开时用眼神探问女儿：你们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吗？然而没有得到回应。

病房里剩下陈言和朱小北，两个人默默地坐着，盯着朱久学。他什么也不知道，没有烦恼，没有焦虑，多幸福啊，两个年轻人心里都模糊地生出类似的想法。接着他们想到自己，想到生活中的混乱、伤害和甜蜜，病房里的空气沉闷得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

真是荒唐啊！陈言想着，猛然站起身走出病房，朱小北慌张地看看他，几乎想追出去，可没有动。过了一会儿他又转回来了，在朱小北身后站住："你上哪儿去了？"

朱小北迟疑地回过头："你怎么和他们说的？"

"我说、说你和朋友到郊外玩去了。"陈言的声音里含着自嘲的冷笑。



朱小北的心一颤，这个人，他真是好心哇，这么想着手就伸出去拉住陈言的手，轻轻攥着。陈言没有反应，但是也没有挣脱，片刻朱小北放开了他。

“你走吧，回去吧，我在这儿。”她的口气有点怯生生的，好像在说，别走，陪着我，千万别走。病房里灯光昏暗，朱小北哭过的脸肿胀着，显得很难看，都不像她了。

那一夜陈言没有走，一直和朱小北守在病房里，快天亮的时候朱小北靠在他的肩膀上打了个盹儿。

早上朱涛到医院来了一下，看到朱久学的情况比较平稳，告诉他们奶奶一会儿要来，就上班去了。以后的几天，朱小北和陈言轮流在医院值夜班，朱久学的情况越来越稳定。丁亚兰注意观察着女儿，看上去不管他们之间闹了什么矛盾，似乎已经过去了。让他们自己折腾去，没人能管他们的事，丁亚兰想起丈夫的说法，觉得实在很正确。

陈言和朱小北始终没有时间好好地谈谈，因为缺觉，他们都心情不好感觉迟钝。一个多星期之后朱久学完全脱离了危险，他们总算能回家睡觉了。两个人从晚上七点半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楼道里上班的人打招呼啦，太阳照到他们脸上啦，都没有把他们弄醒。

将近中午，朱小北睁开眼睛，发觉陈言正侧脸对她看着。她没有动，也静静地看着他，两双眼里都没有什么表情，然而却表明了很多东西。他们太熟悉了，共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想到会永远看不到这张脸了，朱小北的心一阵尖锐的刺痛，简直无法忍受。

她挪动身子贴到陈言的胸前，把脸埋进他的颈窝：“我不好，陈言，是我不好，我不想离开你，我受不了……”

陈言的眼睛湿润起来，内心苦涩，然而又热乎乎的，他真诚的努力竟然没有白费，没有白费啊！

半个月过去了，一天黄昏时分，果青来到活动中心大门口，站在那儿等朱小北下班。自从她打电话告诉他爷爷住院之后，就再没有消息。十一月的天空清朗通彻，路边洒满金红的夕阳，照着一堆堆的落叶，果青心里有一种轻微的空虚的感觉，甜蜜而痛楚。这样的黄昏和光线从来都是他最喜欢的。

朱小北从单位的大门里走出来，立刻看到一个满身金辉的身影朝她走来，西斜的阳光正对着她，使她看不清那人的脸，可心已经缩成一团。果青走到她面前亲热地拉起她的手，她却一下甩开，说："有人。"

他们很快离开单位附近，默默的，谁也没说话，果青就说出朱小北对他态度的改变。两人胡乱地拐进一条喧闹的小街，两旁满是卖蔬菜和水果的小贩，下班的人和他们大声地讨价还价，果青皱皱眉头，叫住朱小北："嘿，你要上哪儿？"

朱小北站住，不出声。

"上我那儿去吧，走。"他带头调转方向，朱小北却没有跟上来："等等！"她叫了一声。

"你怎么了？"果青走到她面前。

"陈言知道我们的事儿了。"

"那又怎么样？"

朱小北咬咬嘴唇。

"他说什么了？"

朱小北低下头。

“你干吗不说话？他妈的到底什么意思？啊？！”果青一下生气了！

他的态度让朱小北吓了一跳，眼里不由蒙上一层泪光：“你嚷什么！”她激动得提高了嗓门儿：“你知不知道人家心里难受，我爷爷脑溢血了，都要死了！”

朱小北转身就走，他们向前穿过乱糟糟的市场，拐了个弯到了护城河边。太阳这时已经落下去，暮色渐渐浓重，水边的空气冷冰冰的，朱小北麻木的心渐渐苏醒过来。

而果青呢，什么话也没说，猛地把朱小北拉到他身边，热烈地亲她，不顾身旁自行车在穿梭往来，一面亲一面喃喃低语：“我想你，想极了，你知道吗，非常非常想……”

一股急速的浪潮在心中涌起，朱小北浑身发抖，果青把手移到她的肩膀上，动作沉缓，显出郑重的意味：“好吧，你说，要不要我去和陈言谈谈。我愿意和他谈。”

有一会儿朱小北没有说话，然后说：“谈什么，用不着。”她垂下的眼睛在睫毛后面闪烁。果青立刻有所感觉，试探地问：“怎么，你不想理我了？”

“不是。”朱小北说，“可我不想伤害他。”

“那当然了，我也不想。”

这句话果青说得实在太轻松太顺口了，在朱小北忧郁的心里引起了反感：“别胡说了，虚伪，你才不在乎他呢。”

“是，我是不在乎他，我在乎你。”

“你在乎你自己！”她微带挑衅地瞪住果青。

“好，你怎么说都成，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不，你不能理解。”

果青气得一笑：“那怎么办？我走？”

朱小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你就是这种人,只顾自己,根本不会想别人的事。你说你是不是……”

“好了好了,别说了。”果青轻轻捂住朱小北的嘴,再一次温柔地亲她,哄她,就像她是一只发脾气的小猫。

可朱小北的心很乱,没有露出笑容,反而一使劲挣脱了果青的手臂。

果青感到一阵愠怒:“好,朱小北,我告诉你,要是你真的不想看见我,我就走。你要我走吗?你要是不说话我就认为我该离开。”

朱小北一动不动,整个身子表现出一种抗拒来。

“成,那我走。再见。”

果青突然转身就走,迈着大步,走得很快。他妈的,混蛋,我就不信,他边走边在心里气呼呼地问自己:我真要走吗,真的就这么走了?! 苍茫的暮色中,千万辆自行车的轮子急切地轧过马路,发出嗖嗖的声响。

“果青!”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果青浑身一震,如释重负地站住了。他慢慢转回身来,天哪,朱小北跑过来了,像一颗炮弹那样快,向他冲过来,咚的一声撞到他胸上,撞得他一阵闷疼,两条胳膊死死地缠住他的脖子,就要把他勒死了。

果青的嗓子眼儿里热乎乎的,啊,宝贝儿,我的宝贝儿啊……朱小北的内心也在呼喊:我爱他爱他爱他爱他爱他!

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哭得那么舒适那么快活。街上有人放慢脚步朝这对年轻人好奇地望望,有的人不以为然地窃笑,还有人心中无限怅然,因为他们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往事。

十一　为了成为你还不是的那个人

朱小北开始计划怎样和陈言分手，当然不是现在。她自认为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什么都无所顾忌了，表面上尽可能和陈言像往常一样地过日子，虽然两个人都知道实际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

医院里，朱久学在一点点地恢复知觉，眼睛睁开了，手能动了，脑袋会转了，嘴里能发出声音了。现在儿子儿媳妇孙女他们都管得少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只有张茹像一只辛劳的小蜜蜂在医院和家之间飞来飞去。她简直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到晚上躺下就睡，睡得很沉，而且开始打起呼噜来。一天夜里她做了个奇怪的梦，到了医院，一个人的时候，她就趴在床边把自己的梦讲给朱久学听。这样的事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而现在朱久学躺在那儿，睁着眼睛安静地听着她讲话，这平和的感觉让张茹微感新奇，内心很满足。

在家里，陈言总是不由自主地观察朱小北，揣摩她的心思。他发现朱小北对他经常视而不见，这样一个淡漠的朱小北使陈言感觉陌生而心寒。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的冷淡说明了什么？当然，说明她身体里有个魔鬼，那就是果青。那天她说她错了，对不起他，流下了痛苦的泪水，当时他相信那些话是真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言越来越怀疑了。朱小北变了许多，没变的是爱照镜子的习惯，当她照镜子的时候陈言就觉得有个声音在对她小声说："看，你多漂亮啊，谁也不能抵御你的魅力……"有时朱小北会突然转过脸来问他："看我的额头，是发出一种光吗？"陈言立刻想到一定是果

青说过这样的话,朱小北把他当成果青了。

他的心被苦闷压着,像被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着,可他尽量不让别人感觉到什么,极力显得正常,这样他的心情就更压抑了。

而凭着女人的直觉,汪丽琴已经明确地知道陈言和朱小北的关系出了问题,还知道问题出在朱小北身上。陈言虽然不说,可那些没来头的叹气、发呆都说明问题。聊天时陈言甚至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就选择单身。

“一辈子吗?”汪丽琴问他。

“一辈子也行啊。”

“那朱小北怎么办?”

“她呀……”陈言不往下说了。那天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汪丽琴忍不住问:“陈言,你和朱小北,你们俩怎么了?”

陈言默默地注视着汪丽琴:“你想知道什么?”他的语气里隐含敌意。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只是想帮助你。”

“你。”他毫不掩饰地嘲讽地一笑,“你帮不了。”

可汪丽琴根本不计较他的态度:“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吗?”她小心翼翼地问:“你瞧,我有什么心事儿什么难处都和你说,你就不能吗?说吧,说出来心里会好过点儿。”

汪丽琴关切地看着他,目光里露出温和的忧伤,这样的表情是她常有的表情,陈言有点感动了,不想伤她的心,想和她说点什么。可他发觉自己实在不想说出果青的名字,那会使他非常难堪。

马尔福一如既往心怀叵测,背着陈言时不时地透出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暗示着什么,引得汪丽琴几乎想向他打听,最

终还是忍住了,她觉得那样的话就是背叛了陈言。

一天早上汪丽琴提着暖壶走进办公室,陈言坐在桌前冲她淡淡地笑了笑。她走过去,拿起他桌上的杯子,放好茶叶,沏上开水,把杯子放到他手边,陈言似乎没有觉察。可她刚一转身,陈言端起杯子就喝,茶烫极了,他的手一松,茶泼到地上,杯子掉到水泥地上摔成几瓣。

"他妈的,混蛋王八蛋!"陈言大骂一声。

汪丽琴怔住了,眼里不由汪了一泡泪水。陈言非常不好意思,一个劲向她道歉。汪丽琴拿了扫帚想收拾一下,陈言过来和她抢。"我来,我来吧,"汪丽琴就松手了。

陈言把地上的碎片扫到簸箕里,汪丽琴站在屋子中间看着他,很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簸箕转身要去倒掉,忽然听到陈言叫她:"等等。"

她回过头。

"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咱们聊聊,吃顿饭,好不好?"

快到下班的时候陈言让汪丽琴先走,在约好的地方等他,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让他有些尴尬又有点兴奋。

他们一路走回汪丽琴家,在离她家不远的一家饭馆找了个僻静角落。为了放松自己,陈言要了白酒,两小杯下肚,他的眼皮就红了,透出一股年轻人的娇嫩。

他摇晃着脑袋,自嘲地笑着:"我这个人真傻呀!"

"怎么傻?"汪丽琴的眼神充满怜爱,好像他是个孩子。

"酒真是好东西,其实我以前也知道。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吗?"

"不知道。"

"我觉得,我觉得我什么也不在乎,真的,我为什么要在

乎果青呢!”

“果青?”汪丽琴一怔。

“对,就是果青。他就是朱小北的男朋友,情人,相好……怎么了,嘿,你听不懂我说的吗?!”陈言“啪”地一拍桌子,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汪丽琴一下子全明白了。天哪,她想,那个果青,不过在出版社干了几天,她就和他勾搭上了,真够恶心的。然而在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她觉得自己在偷偷窃笑。

她赶紧压下这种见不得人的情绪,难过地望着陈言:“我真不明白,果青,他怎么能和你比呢?朱小北是不是疯了?”

汪丽琴的话让陈言感到欣慰,满心感激。这个女人多么会讨好他,不,她说的是真心话,这就更让他感动了。

“有一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可我怕你误会。”汪丽琴顿了一下:“你和朱小北,你们俩不合适。我是说,她配不上你。当然她长得好看,比一般人漂亮,可人不能光凭长相,更重要的是……”

“性格。我知道。”陈言笑着说。

汪丽琴高兴得脸都红了:“你同意我说的?”

本来陈言很可能会对汪丽琴的话产生什么想法,有所猜忌,因为这太像是打击朱小北抬高她自己,可酒精使他的头脑发晕,思维变得迟钝。再说和一个温顺的极力讨好他的女人在一起使他感觉极好,几乎感到幸福。

也不知怎么回事陈言的手就放到了汪丽琴的手上,那只手冰凉冰凉,她的脸却涨红了,有些木然,过了一会儿两只手分开了。这时候汪丽琴向陈言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已经和丈夫提出离婚,而杜震也同意,人已经搬到外面去住

了。

这消息来得实在太突兀，显得非常奇怪。主要是它产生的影响非常之奇怪，好像这件事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只在于今天晚上。此刻，汪丽琴的家里没有别人，是安全的。结果呢，他们很快就稀里糊涂地结了账，离开了饭馆。

在汪丽琴家黑黢黢的楼道里，陈言的手在黑暗中摸索，抓住了对方的手，紧紧攥住。

开门以后汪丽琴没有开灯，房间里也同样黑黢黢的，静极了，只有一种嗡嗡的声音不知从哪儿传来。在一片晕眩之中，陈言拥抱着汪丽琴躺到床上。

汪丽琴的态度非常顺从，可她不清楚该怎么做，满心害羞，结果弄得两个人都不大舒服。陈言让她打开灯。“你、你好吗？”她有些心虚地问。

灯光照亮汪丽琴那张诚恳的方脸，那略显粗重的黑眉毛……忽然间陈言对怀里抱着的这个女人充满无限爱意，觉得自己像躺在爱的云团里。他轻轻地亲着她的面颊，她不好意思地闭上眼睛。有一会儿他想起朱小北，可她又算得了什么呢？她不爱他又算得了什么，见她的鬼去吧，他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陈言高兴起来，想到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些可笑想法，就轻声笑了。汪丽琴问他笑什么，他就告诉她自己居然想过让她给朱小北打电话，冒充果青的女朋友，情人，他真这么想过。“你会帮我打电话吗？”他开玩笑地问。

汪丽琴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我觉得那样不好，你说呢？”

陈言仍然拥抱着汪丽琴，可心里的感觉仿佛有点变了。

她说不好，她有什么权利说不好。胃有些不舒服，头也昏昏沉沉，他感到精神萎顿，周身瘫软。

醉意渐渐过去了，欺骗自己的欲望也随之而去。陈言看清了眼前的现实，幸福压根儿没有来，恐怕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吧。心情仍然和原先一样沉重，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他并不爱汪丽琴，她无法顶替朱小北在他生活里的位置。

办公室里一切照常，丝毫闻不出偷情的气味。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抹杀不掉，那就是汪丽琴已经提出离婚了。这件事像一根刺，刺进陈言的肉里，让他无法释怀。

为什么？他想，汪丽琴都有勇气做的事我却不能，这是为什么？就算我爱朱小北可她不爱我了呀！我干吗还要欺骗自己，过这种半死不活的生活，总有一天她会知道她犯了错误，总有一天！

朱小北现在经常到奶奶家去。朱久学已经出院，但是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只能坐在轮椅上呃呃呃啊啊啊，这种情况让朱小北有理由常去看望，有时候就住在那边。每一次陈言都想打电话去证实她到底在不在，可这样做了使他觉得很屈辱。陈言心里明白只要他追问就会知道真相，其实不问他也知道真相，真相就是她一直在欺骗他。

天气阴沉，空气是灰白的，寒冷刺骨，朱小北从奶奶家回来有点感冒了，躺到床上盖起大被子，连饭也不想吃。

陈言一个人吃了饭，收拾起碗筷端到厕所去洗。厕所里灯光昏暗，一股股尿臊味儿钻进鼻子，在他心里勾起了浓重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烦闷。这样的生活太没意思了，再这

样过下去人简直要发疯，和自己内心的苦闷相比，别的任什么事情都不算什么。陈言极力镇定情绪，坚持把碗洗完，在冷清的楼道里沉思默想了一会儿，走回屋子。

他站在房间中央，灯光从头顶照下来，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

“我说，咱们离婚吧，你同意不同意？”

朱小北掀开被子的一角，疑惑地看着他：“你什么意思？”

“我说了，我想离婚。”

“你，是真的吗？”

“当然，你以为呢？”

朱小北没出声，心里生出说不出的滋味。他从来对她逆来顺受，使她觉得内疚，狠不下心来，这下好了；然而陈言冷冰冰的阴沉的态度又让她感觉失落，他是不是有别的人了，汪丽琴吗？思绪就此打住，因为这似乎对朱小北并不重要，她沉吟了一下：“你要是真的这么想，那我同意。”

陈言的脸板得死死的，看不出任何表情，内心却翻腾起来。好哇朱小北，看来这正合你意呀！你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是吧。他感到心里的火越烧越厉害，再也不想压抑自己了。

“朱小北，现在我才看透你，你是个自私的无情无义的小人。”

朱小北欠起身靠到枕头上，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一点儿，冷笑地看着陈言：“是吗，那好呀，那咱们何苦生活在一起，就该离婚嘛。”

“你总算说出心里话了。”

“你觉得两个小人做夫妻有意思吗？”

“你是小人，我不是。”话一出口陈言觉得太幼稚了，“我

想告诉你,我是成全你。"

"好吧,那我谢谢你了。"朱小北用鼻子哼着。

"你说什么时候离?"

"是你说的要离。"

"你不想离吗?"

"我,当然离。"

"什么时候?"

"随你便。"

空气里颤动着敌意,刺激得人更加恶毒。

"那就明天。"

"可以,就明天。"

"明天你把介绍信开来。"

"那你呢?"

"废话,我说开就开。"

陈言语气蛮横,弄得朱小北有些心慌。这个人,他对她的感情到哪儿去了?怎么连影子也看不到了?这和往日的依恋顺从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呀!朱小北的眼圈红了,死死地瞪着陈言,嘴硬地说:"那这个家怎么办?东西怎么分?还有钱,是你提出来的,不是我,对了,还有房子。"

陈言没想到这些问题:"什么房子,这是办公室。"

"你不是要分房子吗?我也得有份儿!"朱小北简直管不住自己,非要把话说得越狠越坏越好。

"婚都离了谁还给你房子,做他妈什么梦哪!"陈言骂起来。

朱小北咬牙切齿:"好哇陈言,原来你这么恨我?"

"谈不上。"陈言的声音激动得直哆嗦。

“我总算明白了,你根本就不爱我。”

“那你呢,你爱谁?”

“我爱谁你管不着。”

陈言脸色发白了,轻蔑地盯着朱小北:“你能爱谁?你就爱你自己!果青那个傻蛋,他不会有好下场的。只要有人勾搭你,什么果红果绿……”

朱小北抓起床头的一本杂志向陈言扔过去,杂志太轻了,“啪”地掉到地上。朱小北从床上跳起来,找自己的鞋。陈言紧张地看着她,防备她拿鞋子打人。可朱小北没有用鞋打人,胡乱地把鞋套到脚上,又抓起毛衣往身上套,用力之猛差点把毛衣扯破了。

陈言咬紧牙关,一动不动。朱小北对着镜子拢了拢蓬乱的头发,甚至还找到梳子,用力梳了梳,然后看都不看陈言一眼,背上小皮包,一开门走出去。

她来到走廊上,眼前一个身影一晃而过,把朱小北吓得一激灵,定睛一看,马尔福正忙不迭地逃回自己的房间,闪身进屋“砰”地关上门。这个王八蛋在偷听啊!

朱小北勃然大怒,两步冲过去,猛地推开马尔福的房门:“马尔福你卑鄙,卑鄙小人!你天天偷打国际长途我都听见啦,我告你们领导去!混蛋!”

听到朱小北的喊叫陈言从屋子里冲出来,而朱小北已经噔噔噔噔跑下楼去。马尔福从门里探出身子,一扭头正碰上陈言的目光,满心的厌恶使陈言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屋了。人还没在椅子上坐下,就响起敲门声,是马尔福。

“打扰了陈言,我得来说说,你们家朱小北是怎么了?神经病嘛,我去上厕所回来,她没头没脑就闯进来骂人,简直岂

有此理!”

“谁神经病?你说谁呀!”

“我说朱小北,她不是莫名其妙嘛。”

“你别来劲了马尔福。”

“什么来劲,你什么意思?”马尔福讪讪地问。

“我问你,要是你碰上小偷,抓住他的手,你怎么办?朱小北抓住你的手不骂你骂谁!你还想让她亲你呀!”

“你,你怎么这么讲话!”

“对了,我就这么讲话。你听着,你这种人简直就是垃圾,垃圾都不如。”

“你放屁!”

“社会发展到今天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存在,我真纳闷了,窥探别人的隐私就这么好玩,这么让你激动,你活得也太无聊了吧?要不就是天生有病,跟艾滋病似的,没治。”

马尔福的脸一阵白一阵红,直捯气:“陈言,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从来没有得罪你,没有害过你。你这样血口喷人有什么道理!我上岁数了,和你的父母差不多年纪,你怎么能够这样!你自己想想吧,你好意思不好意思!人要做了亏心事是不会安生的……”

“老天爷,”陈言抬头扫了眼房顶,“居然是我做了亏心事!”

“说实话我完全可以不和你计较,告诉你,我就要走了。”

“走,哪儿去?”

“美国,”马尔福挺了挺胸脯,“去我太太和女儿那儿。”

“什么时候走?”

“手续一办好就走。”

“还回来吗?”

“干吗?我当然要回来的。”

陈言忽然忍俊不禁了:“别,你就待在那儿吧,美国比这儿好多啦!”美国,他想,这太好玩了,让马尔福到美国去刺探别人的隐私去吧,也许他可以当私家侦探。哦不,可惜他不会英文,不过可以学嘛!

“你笑什么?”马尔福警惕地问。

“我笑……没什么没什么。太好了,祝贺你。”陈言不由想和马尔福握握手,就朝他伸出手去,马尔福却十分戒备。

“我,”他张了张嘴,“我还是想向你解释清楚,解释清楚的好。我告诉你,刚才我确实什么也没有听见。当然我听见你们俩的声音了,不听是不可能的,天天要听,非听不可,朱小北爱嚷嚷爱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这回我走了,倒是真的听不见了。”

马尔福的语气里似乎流露出遗憾,让陈言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一时间他突然想问马尔福,你觉得朱小北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他没有问。

马尔福回他的屋子去了,楼道里恢复了沉寂,电视的声音也没有了。陈言躺到床上,脑子里一片灰暗,他什么也没有想,似乎只是在巴望着,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灾难。

十二　只有傻瓜谈恋爱

“蓝丝绒”来了一个女大学生,是趁放寒假的时候打工挣钱的。这姑娘有个非常美好的名字,钟画画。钟画画一来就带来了新鲜事儿。

从上午影楼开门不久，果青就注意到有一个年轻人站在马路对面，像等人又不大像，因为他并不东张西望，也不着急，一副冷漠超然的样子。果青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随后就把他丢到脑后了。

钟画画在接待一对拍婚纱照的人，声音欢快，小嘴挺能说。她生着一张虎头虎脑的聪明的短脸，举止做派有些男孩儿的影子，她学的是舞台的灯光照明，也不大像女孩儿学的。

钟画画和那对新人说："金婚纪念的时候一定要再来，那会儿我就成这样儿了。"她做出老太婆状，瘪起嘴："先生太太，近点，再近点儿，好，笑……"她表演得惟妙惟肖，把大伙都逗乐了。果青觉得她有点贫，倒也不讨厌。

上午有两拨顾客，忙到一点多钟才吃饭。吃饭的时候，果青发觉路边那小子还站在那儿，实在有点邪门儿。

"嘿，那家伙站了一上午啦，他要干吗呀！"

大伙顺着果青的指点往外看，神经病吧，年轻轻的嘛，长得还挺不错，议论了几句也就过去了。下午没有顾客，钟画画讲起她上一个暑假怎么去了西藏，拉出脖子上挂着的一串石头项链给小姐们看，她们都觉得漂亮极了，一个个嚷嚷着，什么时候咱们也去，西藏，多好玩呀！太好玩啦！阿明问钟画画，寒假为什么不出去转了，她大大咧咧地耸耸肩膀，穷了嘛，先挣钱，挣了钱再玩，没的说。

太阳渐渐西斜，阿惠忽然发现街上那个年轻人还没有离开，大大地惊讶起来。阿明拿她打趣说："那人是不是等你呀？"阿惠说你以为我不敢出去？大伙就催阿惠快去，不然人家等的人来了就没她的戏了。

大家不时地瞟着街上的小神经病，互相提醒千万别把他忘了，一定得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等的什么人。听着大伙的说笑，钟画画清脆地拍了几下巴掌："诸位诸位，我宣布，那个人就是我。"

原来那年轻的"神经病"是钟画画的男友，或者说前男友，是想用他的行动感动钟画画，让她回心转意呢。这件事让店里的小姐们大大地激动起来，个个都被触动了芳心，不由幻想着那个人等待的是她们自己。

阿惠问钟画画为什么和他吹了，钟画画无奈地摊开两只手："这还看不出来，老跟我玩琼瑶。"果青被她的话逗得哈哈大笑。

阿惠认为钟画画心太狠，应该出去，小姐们也一齐上来把她往外推，钟画画一阵乱打："别推别推，我自己去！"大家这才放开她。

她使劲运了口气，做了个鬼脸儿，一跺脚推门走出去。隔着玻璃窗，店里的全体人员像看戏一样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钟画画走到男孩儿跟前，两个人说起话来，一会儿就见钟画画激烈地挥动手臂，果青不由替她编词儿："谁让你来的！你明明知道我讨厌琼瑶，还来干什么，走吧走吧，要不我真的不理你了。"就像是听了果青的指挥，钟画画忽然转身走开，可把大伙儿乐坏了。

男孩儿迟疑地站在原地，面容很悲伤，果青就轻轻喊："等等，我等了你一天啦！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钟画画果然停住，回身看着他。

两个人继续说话，果青来不及编了，事实上他被眼前的事所吸引，钟画画那爽快的劲头，短短的头发甩来甩去，包括

西藏，这一切都让他有些心动。

街上的这场戏最终是以男孩儿的离去收场的。钟画画激烈地和他辩论，挖苦得他无话可说，又把果青逗乐了，这女孩儿的本事可真不小。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大家议论纷纷，集中在情感问题上，你指责我我反驳你，钟画画所持的那种毫不掩饰的不屑态度很刺激人，弄得小姐们个个都挺激动，有人甚至动了气。只有果青独自坐在一边若有所思地笑着，心里想：这个姑娘，把她们捆到一块儿也不是她的对手，她明明看不起她们，也看不上刚才那个傻瓜，如果是换了我呢？

朱小北走进“蓝丝绒”的时候果青正和钟画画坐在一起谈话，评价着她在西藏拍的照片，一抬头看见朱小北吃了一惊。

店里的人都认识朱小北，也猜到了她和果青的关系，都和她打招呼。钟画画好奇地看看她，凭着女人的直觉，朱小北也注意看了钟画画两眼。

果青感觉到朱小北的脸色不大好，像是有话要说，就和她走到街上，问她出什么事了？朱小北沉默了一会儿，说：“陈言和我要离婚了。”

她的声音不大，果青没听清楚，只听见“离婚了”。他的心忽然一紧：“你想好了吗？干吗这么着急?!”果青的语气有些冲动，甚至带着责备的意思，朱小北立刻有所觉察。

“你急什么，怕我要和你结婚吗？”

果青稳住了神儿：“什么时候离？”

“随时，是他提出来的。”

“这么说还没离？”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要劝我别离了?”

果青默默地舒了口气，他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他希望自己是真诚的、有感情的，于是他温柔地说:“小北，你应该明白我是怎么想的，我爱你。”

“爱?”朱小北轻蔑地吐出这个字，她忽然怀疑果青，怀疑的潮水涌起来。她故意要为难他:“那我问你，我离了婚你和我结婚吗?”

这样的问题是果青从来不想答的，因此也就没有准备，他抓了抓后脑勺，显得有些恓恓惶惶。朱小北觉出他的犹豫，岂止是犹豫，简直就是拒绝。她一下子冒火了:“别说了，我知道了。”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话都没说嘛!”果青也有点儿不高兴，岂止是不高兴，简直生了朱小北的气:“你想怎么样，要我立刻做决定吗?这种事情……”

“好，咱们再见吧。”

朱小北转身就走，由于生气脚步充满弹性。天哪，果青哭笑不得，就在昨天他还乐呵呵地看别人演戏，现在怎么就轮到自己头上了。他妈的……他顾不得抱怨顾不得多想，赶紧去追朱小北。

“小北，朱小北!”

朱小北不理他，一股劲儿往前走。果青放慢脚步，他可不想这么追她，就大声说:“你要再走我可喊啦!”

朱小北走得更快了。

“朱小北，我爱你!”果青大叫一声。

朱小北愣住，心里突然像有一股热水要往外冒似的，不由想笑，她咬住嘴唇。

果青追上来,有点气喘:"你听见没有?"

"没听见。"她说。

果青捏住她的胳膊肘,把嘴凑到她耳边,轻声说:"朱小北,我爱你。"

这回她听见了,烦闷忧伤的心境让位给快活和满意,她微微一笑,接着开心地笑起来。

离婚的事稀里糊涂地搁在那儿,没人再提。可朱小北心里清楚自己是爱果青的,舍不得也离不开他,她相信他也是同样的感觉。而果青那边呢,似乎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和朱小北在一起的时光,另外才是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有它的轨道,不会为了什么停顿下来。

在家里,陈言和朱小北有了很深的隔阂。过去他总觉得他们是一家人,是夫妻,而这种感觉现在完全淡薄了。这段婚外的恋情已经把他们两个都改变了,但是能变成什么样子在他们心里还是未知。奇怪的是他们就这么过着,好像夫妻也能这样过下去似的。在以前陈言和朱小北都不会相信,没有了爱情怎么还能待在一起呢?

本来情况也许会这样维持一段时间,让事物顺其自然地发展,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言和朱小北去奶奶家的路上碰上了果青和钟画画。

当时那两个无忧无虑的人正说说笑笑要去看一出学生演的实验话剧。钟画画说起前两天"小神经病"怎么又来找她,她模仿着他说话的样子,脸上露出快活生动的笑容。

"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心里话我并不讨厌他,还挺喜欢他的,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非得拒绝他不可。你说我

是不是精神方面也有毛病呀?”

“你呀,你的病就是要呼吸自由的空气,和他在一起就不可能。”

钟画画笑着瞥了果青一眼:“嘿,神啦,你怎么这么了解我。他那个人没别的,就是干什么都要腻在一起,太可怕了。”

“画画,你知道吗,我已经受你的毒害越来越深了。”果青半开玩笑地说。

钟画画边走边用肩膀撞了他一下:“得了吧你,你少把罪责推到我身上。”

“那你说我怎么办,总不能结婚吧,你是最反对结婚的。”

“我不结婚不等于你不结婚。”

“那你也不能看着我跳火坑不拦着呀。”

“怎么,你还真想结婚呀?”钟画画惊诧地瞪起眼睛。

果青扑哧笑了:“我,和谁结呀!”

他们俩心照不宣地都没有提起朱小北的名字,但钟画画心里明白朱小北就是果青的“小神经病”,这是他们俩玩的同一种游戏。

天气阴冷,北风刺骨,钟画画却穿得很少,耸着肩膀抄着手边走边哆嗦,看上去就像街上那些淘气的中学生似的。果青打量着她,笑了。

“冷了吧?”

“有点儿,没事儿。”钟画画白了果青一眼,眼珠冻得都不灵活了。

果青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肩膀:“来,我暖和暖和你。”他紧紧搂住钟画画,用力地一阵摩挲。

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做出安排,让朱小北和陈言从

马路对面走过来。天光渐暗，但仍然能够照亮街道上的景物，朱小北正一无所思地走着，眼前忽然晃过果青的身影，她一怔，还以为是自己的想象呢。她的脚继续迈出去跟上身旁的陈言，心里在想，那个人是谁？他不是果青，可他是谁？她使劲让自己清醒，目光移到钟画画的脸上，天哪，她认识她，原来是她呀！

朱小北一下失去了知觉，感觉完全麻木了，眼睁睁地望着那两个人搂搂抱抱一路说笑着走过去，心里抖抖的，渐渐生出一种炙热的感觉。

突然，她转身向马路对面冲过去。

朱小北撞上行人，人家在身后骂她神经病，她根本没觉得。她在马路中央危险地躲闪来往的汽车，陈言大声叫道：小心！小心！她什么也没听见。

她跳上马路牙，飞奔地追上果青和钟画画，拉了一把果青的胳膊，拉得他一个趔趄站住了。

果青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在此时此地看到朱小北，就像碰上鬼似的，木呆呆地瞪着她，一只手甚至还攀着钟画画的肩膀。不过他很快缓过劲来：“哟，是你呀，上哪儿去了？”

朱小北死死盯着果青，目光让人发毛。

“怎么了？啊！？”果青极力镇定自己。

一股委屈的痛心的感觉在朱小北身子里蠕动，窜来窜去，弄得她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也想不了，只能等待事情的发展。

只见果青转过脸和钟画画说了句什么，钟画画微微耸耸肩膀，脸上显出讥诮的神情，一转身轻快地走开了。这时朱小北的意志和思想并没有指使她做什么，却已经跑到钟画画面

前,拦住了她的去路。

钟画画毫不吃惊也不害怕,和她对视着:“对不起,你要干什么?”

“你别走。”

“为什么?”她微笑着问。

朱小北咬牙切齿:“不要脸。”

钟画画瞪大眼睛,有点惊讶:“算了,让果青跟你解释吧。我不想和你说,反正你弄错了,误会了。”

她想绕过朱小北,却被她一把抓住:“跑什么,臭不要脸的!”

这时果青站在她们俩身边尴尬得要死。钟画画冷冷地看着他:“果青,你的女朋友怎么这么泼呀?”

“算了,你走你的。”果青轻轻推她一把。

钟画画却很不情愿,一本正经地说:“我可以走,但是朱小北,你听清楚了,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儿,我一没结婚二没有对象,不像你……”她的话还没说完朱小北一巴掌打过去,钟画画躲了一下,被刮着了耳朵。

果青气急败坏:“你疯啦!你要干什么!”他恶狠狠地冲朱小北叫。

泪水模糊了朱小北的眼睛,使她看不清果青的脸,就逼到他面前:“你,你是个骗子,卑鄙无耻!你混蛋……”

路上的行人站住看着他们。果青气得脸色发青,凭着自我保护的本能咬牙忍住,压低声音对朱小北说:“咱们走,到别处说去。”他揪住她的胳膊,迫使她跟他走。朱小北什么也看不见,晕头晕脑地走了几步,猛然站住,发疯地甩开果青,“你滚,别碰我!”

“好,这可是你要这样,你不走我走了。”果青对钟画画使了个眼色,“走。”

果青真的走开了,钟画画随即跟上他。朱小北想也没想就扑上去拽住果青的衣服,用力之猛拽得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围观的人“哄”地笑了。

“你敢,你敢走!”

果青的眼里也冒出怒火:“我当然敢,你管不着我。”

“我就要管!我要管!”朱小北的嗓子喊劈了。

事情到了这步几乎无法收场,没想到陈言从人群里站出来,他痛楚地涨红了脸,拉了拉朱小北:“小北,别这样……”

陈言的出现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朱小北也没想到,她已经把他忘了。大伙的目光都对准陈言,奇怪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是干什么的?

果青的心一下被一个恶毒的念头攫住,冷笑一声:“你来的好。陈言,你管管你老婆吧。”

他的话那么普通又那么恶毒,刺激得朱小北疯疯癫癫了,她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和果青一拼到底!果青手疾眼快,一把攥住朱小北伸过来的手,朱小北拼命挣扎,果青狠命地攥住她使她动弹不得,朱小北就改用脚踢他,高跟鞋的后跟儿踢到果青的踝骨上,疼得他倒吸一口气,用力推搡了一把,朱小北被推得向后倒退,绊倒在地下。

陈言猛冲上来,一拳打在果青胸口上,两个人扭打起来,在马路牙上冲来冲去。

钟画画扯开嗓子喊:“别打了!住手!来,帮帮忙,快点呀!”她一边喊一边玩命地插进两人中间拉架。

朱小北直起身来,战战兢兢地看着一团混乱的场面,这

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围观的人们七手八脚把果青和陈言拉开，陈言的额头破了，渗出一块血迹，果青面色灰白，头发蓬乱；四周是黑压压的人群，马路上汽车的喇叭响成一片，交通堵塞了。

朱小北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绝望地放声大哭起来。

十三　走哇走哇走哇走

暗房里一片漆黑，只有工作台上方一只红灯发出微弱的光。钟画画靠在台子前不出声，看着果青冲洗照片。

“对不起，这件事全怪我。”她轻轻嘟囔了一句。

“不，怎么怪你？”

“那就怪你。”

果青苦笑一声：“对，怪我。我真的没想到她是那样的人。”

钟画画想了想，扑哧笑了：“确实太吓人了，比方刚亮可怕多了。”方刚亮是她前男友的名字，“这么一比，小方真不错，真的。”

果青不出声，默默干活。

“也许是她太爱你了吧？”

“别逗了，这种爱我绝不接受。”

“你这么说也没劲，”钟画画忽然有点为朱小北抱不平，“你难道不承认爱过她？”

果青不回答。钟画画又说：“那个朱小北的丈夫，他能杀了你，你信不信？”

“当然不信。他敢！”

"他真倒霉,只有他是无辜的,警察还偏要把他带走。"

"谁让他骂警察呢。"

"幸亏你态度好。"

"你态度也不错嘛,那么冷静,有两下子。"

"我是装的,其实那会儿我心里直哆嗦。"

果青哼哼地笑了,钟画画使劲捶了他一拳:"笑什么,坏蛋!"果青一把攥住她的手:"谁是坏蛋,我怎么坏了?"

黑暗的红光照着他们,让人有点心跳,钟画画想到大街上的情景,用力抽出自己的手:"我不能理你,你就是太坏了。"说着背过身去。

"我怎么坏了,你说呀!"

钟画画不回答。忽然她感到果青从身后搂住她,吓了她一跳。

"别,别动,不许动。"

钟画画一动不动了。果青呼出的热气喷到她的脖子上,弄得心一阵阵发软;寂静中她听到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果青的心脏咚咚咚地像敲鼓一样响,也许是两颗心吧。

"画画,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果青对着她的耳朵问。

"不知道。"

"我想走,离开这儿。"

"上哪儿?"

他忽然放开钟画画:"不管上哪儿都行,去拍我想拍的东西。我觉得心里翻腾得厉害,都要涌出来了。和我一起去吧!"

"怎么去?我还得上学哪。"

"上学再回来嘛,去不去?"

钟画画有点动心了，一种熟悉的跃跃欲试的兴奋感在心头悸动。果青望着她，望着罩在红光里的模糊的身影，心里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他要走，一定要走，任什么女人，什么样的谈情说爱都不能吸引他。他再也压不住走的念头，那念头像火车头似的开到他身上来。他“叭”地把灯打开，暗室里大放光明。

钟画画吃了一惊，大叫起来：“干吗呀你，胶卷全曝光啦！”

果青低头看看那些胶卷，恍惚地笑了笑。

“你赔，三千块哪！”

“好，我赔。”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不就三千块吗！”

他假意地摸了摸兜，忽然压低声音：“嘿，听我说，咱们俩现在就走，再也不回来了，那就不用赔了。”

钟画画一怔，哏哏哏笑起来：“你真要走呀！你这个坏蛋……”

一股热切的对新生活的渴望激荡着果青那年轻的心，弄得他身不由己，猛然把钟画画拉进怀里，用热吻堵住了她的小嘴。

这些天陈言的日子过得糟到极点，一想到那天的事情，心就缩成一团。在派出所里警察的态度是那么恶劣，想到那种无奈而屈辱的感觉他几乎想哭，他觉得浑身从里到外都受了伤害，他已经不是他了。

仇恨一直在胸中隐隐作痛，在想象里陈言把果青踩在脚下，狠狠地踢他，踹他的脸，还有那些警察。那天的事情，前前后后，他一点一点地都想起来了，朱小北发疯的样子生动得

可怕，刺激着他，他咬牙切齿地想：离婚，没有别的可能了。

现在朱小北已经搬到奶奶家住了，她和陈言闹离婚的事也基本上公开，幸亏朱久学不可能发表意见了，不然会闹成什么样子真难以想象。这种分居的情形让陈言有时间冷静下来，他的心一点点又变软了。婚他是要离的，但什么时候离要看情况而定。他想到朱小北刚刚被人抛弃，现在离婚不是落井下石，在报复她吗？而他想的并不是报复，他只是要结束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

是的，他必须重新开始，这一点毫无疑问。陈言开始悄悄找工作，准备离开出版社，他不想再在这个地方干了。冲动上来的时候他甚至立刻要去辞职，被汪丽琴拦住了，她劝他找到合适的工作再说走的事，不然他住到哪儿去？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房子他还打不打算要了。新楼已经封顶，二榜也出来了，陈言的独居室变成了一间别人腾出来的旧房子，可那也是房子呀！以后就算陈言有了钱发了财，自己买房子，也可以把这房子租出去，不要太可惜了。汪丽琴说的话句句在理，听着她那平和的熟悉的声调，陈言有种奇异的感觉，好像自己遭遇了一次可怕的意外，像车祸那样的意外，而他没有被轧死，还可以继续正常生活。

朱小北住在奶奶家，然而她和奶奶之间很少交流，因为张茹对小北的事似乎并不那么关心，抱着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她每天忙忙碌碌，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一日三餐她都要根据医生的嘱咐办，尽量吃含纤维和植物蛋白的食品。除了买菜做饭，张茹还一天两回推朱久学出门，上午一回下午一回，生活在她的意志下过得充实而有规律。

有时看到孙女丧魂落魄的样子，她又难过又生气，现在的女孩儿怎么说她们呢，还是不说吧。陈言是个多好的丈夫，捧着她宠着她，人还要怎么样呢？等她老了就该明白了，可老了也晚了呀。

一天晚上张茹去上厕所，听到小北住的房间里有哭的声音。她贴在门上听，又没有了，可她还是忍不住敲敲门，轻声叫："小北，小北……"

想不到朱小北把门打开。她的脸有些红肿，鼻子亮晶晶的，张茹叹了口气，抬起手摸摸孙女的头发："去洗洗吧。"

小北听话地去了厕所，张茹跟在她身后看着她洗脸，好像她还是个小女孩儿似的。她默默地用毛巾擦脸，照着镜子，忽然问："奶奶，你说一个人过好不好？"

张茹愣了愣："你和陈言真的就好不了啦？"

"我不能和他过了。"她顿了一下，"反正我想了，大不了就一个人过一辈子，我不怕。男的都那么可恶，又自私又可恶。"

"你说的是谁呀？"想到陈言，张茹有点气不过。朱小北注意地从镜子里看看她："怎么不对，爷爷不自私吗？他从来也不为你着想，你呢，还对他这么好，干吗要这样。他现在都不认识你了。"

"胡说，他当然认识。"

"认识什么呀，他谁也不认识。连我爸也不认识。"

张茹张张嘴却没话说了。小北忽然转过身搂住奶奶："奶奶，你别难过，有我哪，我和你过，陪着你。"

"你有家有丈夫，我不要你陪。"

朱小北的脸一沉："行了行了，睡觉吧。"

她现在就是这样，动不动就发脾气，弄得张茹真是不敢多管她的事,甚至觉得这孩子的脾气和她爷爷真有点像。

每天张茹推着朱久学都要经过门口的汽车站。有一次正赶上公共汽车到站,朱久学嘴里发出一阵啊啊啊的叫声。张茹领会他是想停下来,就停住脚步,果然朱久学就不叫了。他微微张着嘴,瞪眼看着车门打开,人们上车下车,然后汽车呜呜地开走。

张茹不由告诉他："这是18路，我过去上班就坐这趟车。你也坐过,18路。"

以后每到18路汽车站,他们都停下来等汽车,有时等一趟有时等两趟,每次张茹都问:"这是几路汽车呀?"

朱久学说不出来,张茹就告诉他:"18路,记住啊,是18路。"

她不由想到从前的日子，心里有点酸酸的，又像是有点甜甜的,真是一种说也说不清的滋味。

汪丽琴和杜震离了婚，但是她和谁都没有透露，甚至和陈言也没说,她要独自体会这件事的意义。

傍晚她一个人回到家,屋子里空空的,一团昏暗,这一刻她黯然神伤，被孤单的心灰意冷的感觉压得受不住，甚至想给杜震打电话,哭诉一番。可想起杜震穿着得体文质彬彬的样子，怎样用一种变了的声调和女人说话，想到这些她就把话筒放下了。

每天汪丽琴给自己做好简单的晚饭,端到桌前一点点吃下去。随着寂静流逝的时光，心情一点点地转变，不管做什么,她不再感到心里沉甸甸的,越来越轻松自如了。她打开电视边看边吃，最后把汤热一热，烫烫地喝下去，肚子里很舒

服。睡觉前她想起陈言来,不由拿自己和陈言的婚姻比较,心里隐隐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的,为什么幸运她却没有想明白。

一天陈言提出请她吃饭,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新工作。一家文化公司,他们需要一个能胜任各种文字工作的人,工资待遇不错,他就要走了。汪丽琴微微迟疑了一下,说:"要不到我家来吧。"

晚上下班后,陈言和她一块儿离开,到了她家。汪丽琴从冰箱里拿出一样样准备好的东西,热的热,炒的炒,陈言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问要不要帮忙。

在忙碌之中汪丽琴把自己离婚的消息告诉了陈言。陈言半天没有说话,终于叹息了一声:"是呀,我也要离婚。"

两个人边吃边聊,桌上的菜渐渐凉了。陈言对汪丽琴说出了这些日子发生的所有事情,他的心情,他所想到的,他一直在说,汪丽琴安静地听着。陈言又一次回忆起那次发生的事件,但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大激动了。一段时间以来他的心境一直非常郁闷,而面前的这个女人让他放松下来,体会到一种安宁。他抬头看看屋顶的灯,又环顾四周,奇怪,为什么他不能和她结婚呢?她普普通通,很贤惠,她应该过一种平和的家庭生活,他也可以给她这种生活,最重要的是她喜欢他,爱他,这一点陈言心里有数。

他真想问:你爱我吗?可这句话一到嘴边,忽然让他觉得一阵反感。不,别傻了,他不由在心里嘲笑自己,傻蛋,还想再干傻事吗?

他转变了话题,谈起新的工作,像是要给自己鼓劲儿,和汪丽琴碰了杯。他们做得就像一对好同事好朋友,除了聊聊天,再没有任何非分的念头似的。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对这

个晚上挺满意。

然而没过两天，汪丽琴忍不住地跑到“蓝丝绒”去了，她想见见果青，又怕碰上他，心里非常矛盾。可惜的是她白白紧张了一通，果青请假回了老家。汪丽琴偷偷打量着店里的每一位小姐，猜测哪个是朱小北的情敌，觉得都有可能，都不比朱小北差。在小姐们的劝说鼓动下，她一咬牙拍了一套艺术照。那么多人围着她转，化妆的化妆做头发的做头发，弄得汪丽琴很是兴奋。

事后她什么也没有对陈言说，一来她不愿意显得那么多事；二来，她不想让陈言知道果青已经离开，在她的潜意识里其实是希望朱小北和果青的关系不要中断，有个结果才好。

冬天已经过去了，风吹在脸上不再觉得冷了。虽然春天年年到时候就会来，可空气中充满万物复苏的气息，还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满心愉快。

三月里陈言仍然住在出版社的楼里，正在拖时间。他知道早晚要搬出去，这一天就快到了。他已经看好一处平房，正在为房租讨价还价。

一天他收到一封信，竟然是果青写来的。果青在信里向陈言道歉，说自己就要离开这座城市，到南方去。本来他可以不写这封信的，可他不是那种没有道德没有感情的人，他应该对朱小北有一个交代。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和那个叫钟画画的女孩儿好，朱小北完全误会了，可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做一个好丈夫，和朱小北的结合不会幸福。

“我知道你是爱小北的，只有你会给她幸福。我想现在她应该明白了，爱情不能代替一切，人，人的性格才是重要的。

我性格偏激，躲开我是她的运气，有你也是她的运气。祝你们俩幸福。”

陈言把这封一篇纸的信看了好几遍，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到后来竟气得心怦怦直跳。他一时冲动想把信撕了，突然改了主意，他要把信拿给朱小北看，让她好好看看这个虚伪的混蛋。他仔细地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再收进抽屉。这封信值得留作纪念。纪念什么呢？当然了，纪念他愚蠢的爱情。

过了两天陈言从公司里开了离婚的介绍信，他接过介绍信，举到嘴边轻轻吹了吹红色的印章。晚上走在下班的路上，他想：从现在起我就是一个单身汉了，我终于做了自己生活的主人。有一会儿陈言的心里鼓动起一股新鲜的活跃的力量，觉得一个广阔美好的前途在前面等着他。他想到公司，想到工作，想到明天要干的事情要见的人，走着走着那种兴奋感慢慢减退，最后变得无影无踪了。他一个人在外面的小饭铺吃饭，四周阴冷阴冷的。他情绪低落，觉得生活并没有什么意思。

十四　结果好就一切好，是吗？

陈言和朱小北约好在街道办事处门口见面。他先到了，等了十几分钟远远看见朱小北从街角走来，陈言的心一动。朱小北瘦了，那清瘦的模样散发出早春的气息，让人心里又难过又愉快似的，他转过脸不忍多看。

朱小北走到陈言面前，匆匆打了个招呼。陈言感觉到她的态度里有种随便的微微浮躁的神气，像急着要去办什么事，他不知道这是朱小北有意做出来的。两个人走进办事处

的二层小楼，朱小北在前陈言随后，上到二楼楼梯口时，斜刺里冲出一个带眼镜的男人，差点儿把朱小北撞倒，他脸上的眼镜也差点儿掉了，他慌慌张张抓住眼镜，慌慌张张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就往楼下跑，在台阶上绊了一下，鞋又绊掉了，他可笑地蹦了两蹦，套上鞋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这个莫名其妙昏头昏脑的男人正是负责办理离婚手续的人，姓普，叫普云夕。他的儿子叫普小京，天有不测风云，普小京在学校被同学把脑袋开了，学校来电话通知他，让他赶紧去医院，他就一溜烟儿跑了。可他又怎么能不跑呢，不光跑了，慌忙之中还把文件柜的钥匙也揣走了，离婚证书等文件就锁在文件柜里。这个意外情况使陈言和朱小北没有办成离婚。

他们俩垂头丧气地走出办事处的小楼。朱小北看看陈言，觉得该说两句话，就客客气气地问："你过得怎么样？"陈言说不错，他已经搬家了。朱小北微感惊讶："怎么，你买房子啦？"陈言说不是，是租的，一间平房，不过他准备再工作一段时间就自己买房。

"你好像瘦了，是不是？"陈言忽然说。

"瘦了吗，那好哇。"朱小北瞟着陈言，"你也瘦了。"

"我本来就不胖，没胖过。"

"我也是呀。"

"那你也没有这么瘦……"两个人就胖瘦的问题争了两句，忽然打住，抱歉地冲对方笑笑，约好下个礼拜再来，就分手了。陈言一个人走在街上，空气里颤动着城市的噪音，不知为什么他的心像是所有期待，又不知道在期待什么，也许是期待什么事情来松弛一下他紧张的心绪吧。



一个星期之后，陈言和朱小北又来到办事处。两个人不卑不亢地互相问候，然后稳稳当当地上到二楼，往右手拐，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第二个门，那就是普云夕的办公室。朱小北敲敲门，屋子里传出一个清脆好听的女人的声音：进来！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好听的嗓音竟然属于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待人的态度也一点不怎么样，气哄哄的，好像所有进来的人都得罪了她似的。她用鼻子哼了两声："对不起啦，老普刚走，也就五分钟。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普小京在学校把同学的脑袋开了。"

"什么，那不是上个礼拜的事吗？"朱小北奇怪地问。

女同志白了她一眼："你弄错了吧？上礼拜是他儿子的脑袋让人开了，这礼拜是他把人家开了。能一样吗！两个脑袋，一礼拜开一个。明白啦？"老普呢，简直气得发疯，一气之下把公章当成"红塔山"揣到口袋里跑了。

女同志用眼睛瞟了瞟桌上放着的一盒烟，朱小北这时感到有一小股热热的东西从心里往外冒，忍不住地笑出来，很轻很紧张，她赶紧看看陈言，他也笑了。两人尴尬地止住笑。

女同志拧起眉毛怀疑地打量他们："怎么，你们俩要离婚？"

"是。"

她不满地哼了哼："哼，今天反正不行了，改天再来吧。"

"我们已经来过两次了。"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朱小北和陈言对视一眼："三年，快三年了。"

女同志往椅背上一靠，胳膊交叉地抱到胸前，声调不冷不热："得了吧，三年都熬过来了，还在乎这一天两天。"

陈言和朱小北没话说了。

他们俩走在街上。午后的阳光很好，已经是风和日丽的感觉了。两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想到两个脑袋一个礼拜开一个，朱小北不由又笑了。

“你笑什么？”陈言问。

“我笑……没什么。”

这一刻，微风拂面，让人觉得挺舒心的，生活中经历过的痛苦呀，麻烦呀，伤害呀，都退缩到淡淡的远天里，变得朦朦胧胧了。而且陈言还有一种感觉，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候，这种感觉朱小北也有。

她感到时光流逝，同时又觉得一切依旧，心有点酸酸的，好像人都老了。

“嗨，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她脱口而出。

“你？老？”陈言惊奇地打量她，摇摇头，接着也忍不住问：“我老了吗？”

“不老，你才多大呀。”朱小北说话的口气好像陈言是个小孩儿，她是他大得多的大姐姐似的。

陈言现在租了一间平房，他问朱小北要不要把她的东西拿走。没搬家之前他就问过她，可朱小北不愿意到出版社的楼里去。现在她倒想去看看陈言的新家。

那是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朝西房子，花砖地，地上可以看出曾经摆放家具的痕迹，东西还没有收拾好，堆得乱七八糟。陈言把朱小北的东西单独放在房间的一角，有几个鞋盒子，两个箱子，还有一纸盒的书。

朱小北提出想看看箱子里是些什么东西，就把箱盖打开

来,里面都是平时很少穿的衣服,她不由挑挑捡捡起来。这间屋子到了下午满是阳光,亮得晃眼,朱小北翻弄箱子翻得都有点冒汗了,就脱下外衣。她把一些衣物堆在陈言的床上,有的衣服她早就忘了,看到了很高兴。

陈言靠着窗台站着,看着朱小北,因为低着头她的头发有点散开了,来自窗口的阳光汇集到她蓬松的头上,像罩着一个光环。陈言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被人从他这儿夺走了似的,心口有些胀疼。他忽然想起果青给他的信,至今他还没有给朱小北看过,要不要给她看呢?她会恨果青,会明白自己错了吗!不,不不,他不想再揭开伤疤。

他一动不动地靠窗站立,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发觉自己没有想别的,心里充满了对朱小北的柔情。

出版社里有不少人给汪丽琴介绍对象。她很想征求陈言的意见,就也来到他的新家,还给他带了礼物,一个木头的镜框和两个漂亮的咖啡杯。

陈言接过礼物连声道谢,语气里包含着过分的客气,让汪丽琴的心微微下沉。两人坐下聊了会儿天,陈言热心地询问几个男人的情况和各种条件,他的热情也显得有些过火,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了,不由有点尴尬。

他们渐渐沉默下来,一种不自然的气氛笼罩着屋子。汪丽琴心里想的陈言其实很明白,她想和他好,想他和她亲热。他站起身给汪丽琴的杯子添水,觉得肩膀牵动着胳膊肘,胳膊肘又牵动着他的手,动作那么笨拙,整个身体都像是失去了灵活性。他必须告诉汪丽琴,他是不会和她结婚的,即便他和朱小北离婚也不会和她结。可他开口说的却是:"真的,

你应该和那个老师见见面。”

汪丽琴沉闷地摇摇头:“不,我觉得不合适。”

“那,不是还有一个搞房地产的吗,怎么样?”

“更不成了,根本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

“我有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汪丽琴的口气很坚定。

陈言愈发不安了,甚至感到一种说不清的苦恼,这苦恼不是装出来的,是真心的苦恼。汪丽琴感觉到了,关切地问:“你离婚的事呢,麻烦吗?”

陈言觉得不能直盯盯地看着汪丽琴的眼睛说谎,就垂下眼皮:“是。”

“她不想离了,是吗?”

陈言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汪丽琴一时心急,冲口而出:“那你到底还离不离了?”

“你别管了,我的事我自己会解决。”

话一出口,陈言就觉得自己真是冷酷无情,可已经没有办法了。眼泪很快地蒙住汪丽琴的眼睛,她控制不住地俯下身子趴在桌上哭起来。是那种沉静的哭泣,不是神经质的啼哭,头和肩膀轻轻哆嗦,让人感到这个女人的自尊心受了伤,感到她的悲伤和绝望,有什么东西再也无法挽回了。

陈言咬牙看着汪丽琴,一面对自己的无情感到吃惊。他起身拿了卫生纸放到她手边,不由摸了摸她的手:“别哭了,我没别的意思,真的,我、我只是不满意我自己……”忽然他弯下身抱住汪丽琴,她的脸颊湿漉漉的,使他的嘴里尝到一股咸滋滋的味道。

汪丽琴哽咽着:“你,你不知道我……我一直很想你

……”

他们别别扭扭地亲热了一会儿，就黯然地分开。两个人都不想弄得不欢而散，陈言就打起精神说起他的工作，有个名人怎么想写自传，而他觉得他愚蠢得像一头猪。他又提起买房子的事，汪丽琴问他想买什么样儿的房子，陈言说位置远点，空间大点儿，还款的压力可以小些。

汪丽琴思忖着说，她的房子现在要是卖的话会值不少钱。当然她不可能卖了。

“要是离了婚我就一个人，我不想结婚，这是我真实的想法。”陈言总算把这句话说出来了，“你能理解吗？”

汪丽琴艰难地点点头，抬起目光：“一个人挺好的，其实我也这么想。”

午后那段清静的时光过去了，隔着院墙隐约传来大街上的喧嚣，搅扰人心，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陈言送汪丽琴出门，看着她的身影远去，消失在人群里。她是个好女人，他想，和我上过床，可她并没有因此觉得有什么权利，这真好。想到这儿一个问题猛然闯进脑海，使他浑身一震：我是不是也很坏，像果青一样坏呢？

这问题使陈言受到了震动，他沮丧地回到屋子里，在床上躺下，心中一片茫然。刚刚汪丽琴就坐在这儿，他嘴里还留着她眼泪的咸味，她信任他，抱着对新生活的希望来找他，他却让她彻底失了望。虽然他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所有发生的事都是她自觉自愿的，可他还是觉得对不起她，心情沉重。

西斜的阳光照在陈言身上，他不知不觉地打了个瞌睡，又悄悄醒来。太阳落下去了，屋子里一片幽暗，幽暗中发散出

一股清香的气息，朱小北在他脑海中出现了，她的脸上露出鲜灵的微笑，她斜跑过来，把手插进他的臂弯，她脱光身子在床上跳舞；这时仿佛有一种柔软的羽毛般的东西在陈言心上拂过来又拂过去，使他感到舒适而怅然。

十五　今天就是每一天

大地春气蒙蒙，朱小北的心活了，身体里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她是想男人了。奶奶家按部就班的生活使她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生活呢？为什么她只是一个人，而没有人爱她？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疑问的不安的光，明亮灼人。

果青一天天地离她远去，心上的伤害也逐渐平复，生活原来并没有因此断送，前面还有很多事在等待着，是些什么呢？

五月初，老干部们又要去春游，朱小北回家问奶奶去不去，张茹很动心。她不能自己去把朱久学扔在家里，可带他一块儿去实在太麻烦，主要是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她还是放弃了。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明媚的春天也过去了一半，日子就像在雾里一样，什么都来不及看清就过去了。可张茹的日子不是这样，她的生活里总有些新的出人意料的事冒出来，让她欣喜。

大约在一个月前，朱久学认识了18路公共汽车。他指着开动的18路，支支吾吾地说："十、十、十、十、八、八、八、八……"这个进步让张茹感动不已，想想甚至流出眼泪。

天暖和以后，她开始到公园去看人们跳舞，推着轮椅的

她很惹人注目，很快就结交了一些朋友。大家都对朱久学很关心，对她非常友爱。跳舞的人里有位老先生是学声乐出身，组织起一个老年合唱队，张茹也参加了。合唱队每星期活动两次，她很喜欢和这些素昧平生的人在一起，和他们相处使她放松，仿佛自己是个新出生的人，和过去的事情是隔开的。

活动的时候朱久学坐在轮椅上，夹在唱歌的人们中间，他脸上带着迟钝的平和的微笑，半张着嘴，盯住前面人的后脑勺，后来他慢慢知道扭过头，看唱歌人的嘴，再后来他的嘴也跟着一动一动，但是从不发出声音。

张茹活泼的性格渐渐显露出来，她成了合唱队里的积极分子，爱发出清脆的笑声，甚至引得一些老太太对她有些看法，她自己并不知道。不过看着朱久学养得白白胖胖，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显得挺精神，再有看法的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有时候大家在昂然高歌，朱久学却睡着了。太阳把他的脸膛晒得红通通的，张茹就把他推到阴凉的地方去，又怕他着凉，借别人一件外衣给他盖好。

有一次张茹正在领唱，嗓子忽然卡了一下，发出很怪的声音来，她咳了两声再唱，声音还是怪怪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目光不知不觉扫过朱久学，只见他的头垂在胸前，脸完全埋下去，张茹吓得心跳都停了。

不过她是虚惊了一场，朱久学睡得很香，发出均匀的鼾声。张茹的嗓子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对劲，领唱换了另外的人。回到家，她对着朱久学练习，朱久学眼睁睁地看着她，看着看着，慢慢慢慢地抬起手，原来他是要给她鼓掌。

张茹又惊又喜，流下眼泪，渐渐变成了泣不成声。朱小北

回家发觉奶奶的眼睛红肿，问她出了什么事，张茹就把爷爷的表现告诉了孙女，情绪仍然那么激动。朱小北好笑地听着，近来她发觉不管和奶奶谈什么，她总要把话题引到爷爷身上，要不就是她自己身上，奶奶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变了一个人，精精神神，浑身有股小女孩儿的天真劲头。朱小北忍不住亲了亲奶奶的脸。

五月里一切显得那么美好，连空气都像在谈恋爱。一天朱小北在办公室接到陈言的电话，说想和她见见面，谈谈。

放下电话，朱小北恍惚觉得回到了从前，陈言还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一个追求者，心里感到一阵说不清的快活，可很快就清醒过来。

下班后她骑着自行车来到陈言的平房，屋里变了样，陈言新买了两样电器，微波炉和一套音响。他给朱小北放了盘CD，席琳·狄翁的歌声在暮色中低低回荡。两个人各自坐在椅子上和床边，默默地听了会儿歌。朱小北觉得声音太小了，陈言就用遥控器把声音放大，一边问朱小北成不成，朱小北说再大、再大点儿，声音越来越响，最后简直到了震耳欲聋的程度，朱小北不由笑着用双手捂住耳朵。

席琳·狄翁的歌声停了，朱小北脸上的笑意渐渐褪去，她微微斜着眼睛看着陈言："你找我，想要说什么？"

"我，咱们谈谈吧。"

朱小北等着，陈言欲言又止，她"扑哧"笑了："你到底想说什么，说嘛！"

"我想……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发现，"他顿了顿，"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陈言很快地说出这句话，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好像按动了电钮，接着只剩下等待。

时间仿佛停滞了，朱小北的脸微微变白，像中了魔，眼睛眨也不眨地瞧着陈言，足足瞧了一分钟，临了她明白过来，眼圈开始红了。

她两腿一伸从床边站起来，一下来到陈言面前搂住他的脖子，鼻子里闻到一股熟稔的头发的气味。天哪天，朱小北想，我爱他，我确实爱他，只有他才是我的亲人！

他们俩去了一家小饭馆，彼此之间的感觉很微妙，不是恋人也不像夫妻，那么熟悉，可又像是被一种软绵绵的东西隔着，总也不能牢牢地抓住对方。

开始他们的谈话不那么自然，东拉西扯，像是在躲避什么。等到陈言喝了一些啤酒，眼皮微微泛红，他决定把心里所想的告诉朱小北。

“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比一辈子想得都多。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从来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已经决定和你离婚了，可还是做不到。”

“你后悔了？”朱小北觉得他的话有点怪。

“当然不。我只是更了解我自己了，我发觉了解自己其实比了解别人还难，真的很难很难。”

朱小北等着听他往下说，陈言那注视的温和的目光渐渐散开，变得固定而且深奥了，好像那目光在注视自己的内心：“我这个人哪，我不是那种果断的人，有点软弱，我很难重新开始。”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朱小北不明白。

“我确实不想离开你，我想这就是爱吧，不然的话咱俩早

就分手了。可后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我自身的原因，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没有办法。"陈言抬起目光，振作了一下："小北，会不会因为我的这种性格你才不喜欢我，才喜欢果青，才会为他那么发狂？是不是这样？"

朱小北认真地思索起来。陈言的话对她有所启发，她不由问自己，是呀，我爱陈言什么？为什么和果青好的时候我一下就把他扔到脑后？可现在我还是觉得他好，我爱他，这是怎么回事？她回忆起大街上那疯狂的一幕，但别的事物已经退到后面去了。朱小北只看到陈言怎么维护她，又想到以往的生活中他对她多么顺从，不管她多么不讲理，多么胡搅蛮缠，他都容忍。而她做过多少让人难以容忍的事呀！想想都脸红。

这时脑子里忽然接通了一条思路，对呀，她想：一个人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反过来他的缺点也正是他的优点，没错儿，就是这样。她的思想由于这个发现而活跃起来，她把自己的想法对陈言说出来，陈言怔怔地思索了一会儿："对，你说的有道理，是这么回事儿，真是这么回事儿。"

两个人被激发了好奇心，探讨开了。

"比如你吧，你性格温和，待人好，能忍让，可你确实比较软弱……"

"也缺乏活力。"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这是我的缺点，可能还有点轻浮吧。"

"不过你有激情，你要干什么就干，从来不管不顾。"

"这是优点吗？"朱小北怀疑地问。

陈言笑了："有时候我真的很恨你，恨你那种无所顾忌的

劲儿。可是一静下来，脑子里又想你活泼的样子。”

朱小北尴尬地笑了笑，抬起一只手，迟疑地摸了摸陈言的脸庞。

“你还觉得我可爱吗？”

陈言没有回答，攥住她的手。

“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你能原谅我吗？”

陈言的声音是那么沉静：“当然。”

后来他们俩躺在床上，陈言心想，现在我明白了一个古老的说法：一物降一物。我和朱小北，我们俩就是这样。果青后来了解了朱小北，他就不吃她那套；而我呢，始终被她左右，没有别的办法。接下来陈言的脑子里又浮起了另外一幅图景，朦朦胧胧，有些神秘，他看见自己伸出温柔而有力的手，扶起倒在地上的朱小北……

躺在男人的怀里，朱小北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果青，毫无疑问他是个坏蛋，骗子，和陈言完全不能比，可为什么一想到和他一起时的狂热，心里仍然痛苦。她不想要痛苦，一点儿也不想要。朱小北一面想着一面往陈言怀里钻，甚至忍不住想咬他的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一种极度的渴望，让她牙根发痒。

十六　正　文

夏天到了，陈言租的这间西屋简直变成了蒸笼，中午过后太阳就一股劲儿地往窗子里灌，把屋里的空气都点着了似的。休息的日子陈言和朱小北尽量躲出去，因为他们的家太热了。朱小北提出搬到奶奶家去住，出于自尊心的考虑陈言

拒绝了。他越来越经常地谈买房子的事，朱小北说咱们其实有房子，奶奶家，我爸家都能住。陈言的回答很干脆："我要有自己的家。"

结果两个人真的开始为房子奔波起来，整个夏天顶着烈日在城市里跑东跑西。楼房那么多那么高，一座座从地底下不停地生长，看也看不完。两个人跑得又黑又瘦。当风开始变得干爽，天空发出凉飕飕的蓝光，他们终于看好了一处房子，是个两居室，在城郊，小区规划得很好，交通也挺方便，他们交了第一笔首付款。

朱小北开始幻想房子了，还幻想着大片的绿地，漂亮的喷水池，闪亮的汽车，穿着鲜艳衣服的孩子在草地上嬉戏打闹。那是谁的孩子呢？会是她的吗？想到这儿她的心里感到一阵困顿：难道她就要生孩子当妈妈了吗？她的美丽青春就这么过去了，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她，使她心里再不能开出灿烂的花朵？

陈言呢，偶尔还会想起果青，一想起来还是胸口发堵。他想：难道看透那个流氓就那么难？以朱小北的聪明和美丽，竟然让他给耍了、抛弃了，多可恨哪！简直令人厌恶……有时他任凭自己这么想下去，完全忘记了体贴朱小北的心情，故意残忍地问："你想过会被人甩了吗，被果青甩了？他真行，连眼都不眨一眨。"

朱小北抿紧嘴唇："那你呢，你想过我把你甩了吗？然后又捡回来。"这时候他们两人都体会到可怕的憎恨的心情。晚上躺在床上，朱小北回想起过去了的种种，想到和果青热烈的做爱，内心茫然，微微刺痛着。爱一个人，丢开一切，不顾一切，那是她多么向往的啊！可是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她

能怎么办呢?

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汪丽琴和几个男人见了面。其中有一个竟然是她的前夫,杜震,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杜震的样子老了许多,那出了名的潇洒风度不见了,神情有些可怜巴巴的。那个女演员已经调来了,可是却和他吹了。他虽然嘴上没说,汪丽琴却听出了他的意思,想和她复婚。她根本没搭茬,他拿了几本旧书讪讪地走了。汪丽琴躲在窗帘后面看杜震,看他走出楼门,渐渐走远,心里想:这是他自找的,老天有眼,终于让他付出了代价。不过几个月以前,他还自以为是多情的美男子呢,人哪人哪……起风了,风卷起满地的落叶,天很快就要冷了。就在昨天,汪丽琴在街上碰到了陈言,今天他就给她打电话说想约她吃饭。陈言的殷勤是她所没想到的,嘴角上浮起一丝微感得意的笑纹,而这样的笑在她那张诚恳的方脸上显得不大相衬。

睡觉前洗脸的时候,汪丽琴仔细地照着镜子,她长得不好看,这是没办法的事,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然而不,也许她可以做个双眼皮呢。她见过好几个做了双眼皮的女人,眼睛显得大多了,甚至有些发媚。她想象着自己怎么和陈言见面,她会怎样笑,怎样聊天,对了,应该告诉他马尔福就要走了,到美国去找老婆和女儿。走之后他的那个房间也要当办公室用,陈言住过的屋子早已重新粉刷过,现在是出版社的人事科。

汪丽琴没有去想朱小北,也许她的思想本能地排斥她,不让她进入她的脑海。她真的很怀念和陈言在一个办公室的那些日子,那些苦恼的、心事重重的时光。现在她轻松是轻松

了，可幸福又在哪儿呢？ 一种疏远了的柔情在她心里微微荡漾。

时间不早了，刮了一天的大风，天空被刮得干干净净，黑蓝黑蓝的，星星发出灿灿青辉，似乎是另一个星球的白天。

这时马尔福坐在已经搬空了的房间里，不知哪个办公室里“嘭”的一声响，把他吓了一大跳，哪个王八蛋忘了关窗子啊！响声过后，楼道里一片死寂。

马尔福渐渐打起瞌睡来，他看见他的老婆来接他，可是又不像她，是一个清秀的挺年轻的女人，而他老婆是个丰满的大胖子。他听见一个女孩儿说话的声音，清亮活泼，啊，是朱小北嘛！她在说些什么？心里一急马尔福就醒了，女孩儿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可仔细再听又没了。马尔福使劲让自己清醒过来，从破沙发里站起身，腿有点瘸地走去开门，因为他的脚坐麻了。他推开屋门向走廊里张望，没有，什么也没有，幽暗的灯光里，只传来走廊尽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他的心一阵伤感，接着又有些激动，转回屋里一屁股坐下，猛地一拍大腿：“他妈的！”

他心里在想，他妈的，真要去美国啦！我，马尔福啊！

游云慢慢地变大，一块块地连成一片，铺满整个夜空，云层反射着城市的灯光，微微泛红。

已经快半夜了，陈言还是睡不着觉，有些烦躁，他奇怪地想：怎么搞的，难道会是因为汪丽琴吗？不至于。可他就是睡不着。

朱小北已经睡了，听她的呼吸就能知道，那是轻柔而香甜的呼吸。这个女孩儿，她对他做的事不可原谅，却早已得到了原谅。人哪，到了最后不得不丢开爱情的念头。陈言想，果

青是个坏蛋,可他是聪明的。他不要家庭生活,他要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一天换一个情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恨他,他是地地道道的彻底的混蛋。而他自己呢,凭着一股本能就决定了继续原来的生活,为什么他没有勇气试试走别的路?他为什么不会爱上别的女人,比如汪丽琴,她爱他超过了他爱她,不,不不,他根本就不爱她,可她还是爱他,昨天她的眼神泄露了她的秘密。如果和这样的人结婚说不定会很幸福呢。难道他像那些肤浅的男人一样,只是追求青春和美貌。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可是也不,他不是可以和汪丽琴来往嘛,聊聊天,也许还可以干点别的,亲热亲热,当然可以。陈言的脑子里挤满了种种美好的和龌龊的想法,最后总是龌龊的想法占了上风,有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很坏,和果青差不了多少。接着他转念一想,不,他当然是个好人,是个重感情有道德的人,直到现在他还是爱他的妻子。

自由是个好东西,生活里不能没有它,就像不能没有空气一样,可不知不觉的,空气越来越少越稀薄了,这种感觉很真切,让他想起来心惊。房子啊,工作啊,家啊,耗尽心力的往事啊……

到头来的究竟是什么呢?幸福到底有没有,还有爱情……陈言忽然想起和朱小北谈恋爱的时候,一次朱小北把她的一只手套落在他的宿舍里了,想到第二天可以为了这个理由再去找她,他高兴得要死。他把那只毛线手套放在枕头底下,晚上等宿舍里熄了灯,他就摸出手套,放在脸上轻轻摩挲,想象那是朱小北的手,欣喜而痴迷。窗子里射进来微弱的路灯,照着从上铺掉下来的半截被子。宿舍里空气寒冷,偶尔

飘来一股球鞋的臭味儿。寂静的楼道里不时传来一阵重重的脚步声,不知道会是哪扇门被“咣当”一声推开……

那时候他在大学里，他还年轻，他刚刚恋爱，他是幸福的。





周大新小传

周大新，男，1952年出生，河南省邓县人。1970年参军，历任战士、班长、副指导员、干事、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1987年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汉家女》；中篇小说集《走廊》、《伏牛》；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等。其《小诊所》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





有人还能记得那个早晨梨花盛开，城南白河岸边数千棵梨树上的花香聚集成团向城里滚去，推拥着挤进了城里人家的门缝窗隙。邹家的老二就是在这个时辰露出疯相的——21岁的他仅穿一个裤头就跑到大街上对着晨雾刚退的街道连声高喊：天要塌啦——天要塌啦——他的哥哥邹老大闻声去拉他回家时，他张嘴就朝他哥哥的手腕上咬了一口，尔后带着满嘴的鲜血挥舞着双手向远处奔去。邹家的老掌柜也就是

我的太爷爷这时正穿衣起床。闻讯后惊得两脚都伸不进裤腿里：老天爷呀，灾难到底又来了……

许多年来，有一种不幸一直压在我们邹家人的头上，这就是后代中总有疯子出现。我太爷爷和太奶奶生下三个儿子后，整天提心吊胆惟恐其中有疯的，谢天谢地，儿子们长大后还都算聪明伶俐。本以为这代人已经躲过了疯癫的关口，谁想到该来的还是来了。大约也就是因此，当省上把去东洋留学的名额分配到南阳后，太爷爷立刻想法儿争取到了一个。他忍痛决定让我的三爷爷也就是他的小儿子到日本学医，不再跟着他做红火赚钱的皮革生意，大概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只有医学知识才能把邹家人从疯癫的重压下解救出来。

据依然健在的街邻们回忆，我的三爷爷邹振翼就是在这个春天离家去日本留学的。

民国十八年　春　天

当三爷爷拎着他那只绛紫色的手提皮箱，在一个雨声淅沥的上午，走出我们邹家那青砖灰瓦的小门楼东去日本时，我自己的奶奶才刚刚由花轿抬进家门三天。自然，我那时还在送子娘娘的掌心里排着长队等候出世。也因此，我对三爷爷远行那天的详情并不清楚，也没能看见他到我爷爷、奶奶新房里告别的情景，我只能这样猜想，他走进新房时含了笑说：大哥、大嫂，我走了，照顾爹娘和生意的事都托付给你们了。我估摸身为长子的我的爷爷会叹口气叮嘱：记住到了日本就往家里打信；而我的奶奶则会垂了眉说：路上小心……

街邻们说，三爷爷那天上了马车之后，我的太爷爷领着

全家人站在门楼下向三爷爷挥手，连疯了的二爷爷也在脸上露出惜别和茫然相伴的笑容。

那天赶马车送三爷爷去开封的是我们家的长工小五。当年的赶车小伙子如今已是一个耄耋老人，从他那已没有一颗牙齿的嘴里我知道，三爷爷坐车出城时异常兴奋，车出城东门时他还从车上站起叫了几声：再见，南阳，我两年后就会回来！看来，三爷爷一点也不知道那天是他和南阳老家永别的日子，他对他此后要经历的东西还一无所知。

大约两个月后，家里收到了他从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奶奶回忆说，那天邮差在院门口刚摇了一下铃，全家人就都跑了出去，太爷爷拿到信后手都高兴得哆嗦了，他主动交到我爷爷也就是他的长子手上说：快念吧！因为是从异国来信，加上奶奶当时还是新媳妇，对邹家的事还特别有兴趣关注，所以她那天对爷爷念出的内容记得很清，几十年后还能约略说出来——

父母大人尊鉴：儿离家至开封情状，想小五已先为回禀。儿在开封盘桓三日后启程，经近十日徒步和车马奔行，方至青岛。尔后登船，船曰大和号，海上行五日，抵日本。遂至京都拜见预先联系之神谷一郎先生，神谷先生面孔儒雅，精通西医各科，尤长于胸外手术。他开一“大安医校”，有学生五十余人，且附有小型教学医务所一个，据说均为私产。儿师从于他，当是幸事。祈请二老不必为我多虑，珍重自己身体才是。皮革店铺并厂事，由大哥大嫂代劳即可。至于二哥所患疯病，待我学成归家，或许能为其诊治……

复信是由我爷爷写的，爷爷写了足有七八张纸，爷爷写好送太爷爷、太奶奶过目前，奶奶也曾看过，无非是讲讲家中

情况，嘱他在异国保重身体学成回国，未写太爷爷正托媒人为他说亲。

到这年年底，家里先后收到三爷爷寄来的四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全家人是传着看的，奶奶如今还能记清的是，信中写明神谷一郎先生有一个女儿叫神谷惠子，是学麻醉的学生，极是聪明。奶奶当时看到这句话时心里莫名地一咯噔，凭直觉感到，三爷爷和那个叫惠子的姑娘日后可能会生出事情。否则，家书中是不会出现老师女儿名字的。奶奶当时没有说出自己的担心，全家人那时正准备为三爷爷定下顺河街开粮行的乔家二姑娘，她可不敢对这事乱插嘴。

后来的事实证明，奶奶的直觉是准确的。

民国二十一年　冬　天

奶奶说，那个冬天全家人的心情都不好，原因除了土匪蜂起，皮革生意难做之外，主要是一直没有三爷爷的消息。自从六个月前收到三爷爷的一封奇怪的短信后，再没有来自日本的有关三爷爷的任何讯息。短信只有两句话：父母大人并大哥大嫂，我很后悔。全家人读了这封信后都很意外和吃惊，都猜测着三爷爷在后悔什么，是后悔到日本留学？是后悔和神谷先生的女儿结了婚？——他是在1931年初，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和神谷先生的女儿在日本结婚的。是后悔定居日本？是后悔东去日本后再没有回过家？全家人就在这种不安的猜测中等待他的下一封信，可下一封信迟迟没有到来。家里人这时又对他的信为何那样短进行了猜测：是因为忙没有时间写下去？是因为心绪不好不想写下去？是因为顾忌什么

害怕什么不敢写下去？全家人都在焦灼中打发着酷冷的冬日。这时我的父亲已经出生，奶奶说，家里只有父亲还无忧无虑地躺在被窝里，整日咿咿呀呀地朝着屋顶说着什么。

全家人望眼欲穿盼着的来信，到底在一个雪花飘飘的正午抵达了。邮差的铃声刚在门前响起，73岁高龄的太爷爷就第一个奔了出去。因为眼神不济并不能看清信纸上的字迹，他急忙把信递给也跑到门口的小五，催他快念：公、婆大人膝下，媳神谷惠子含泪禀告，振翼突然疯癫去世，我心痛难抑……小五念信的声音还在院子里回荡，太奶奶就一头扑倒在了地上，而太爷爷也软到了我爷爷的怀里哑了声叫：天哪，疯病，疯病竟然也追上了我远在日本的儿子……

太奶奶是一个多月后去世的。那个由日本来的残酷消息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三爷爷是她最喜欢最宠爱的孩子，现在这个宝贝儿子在离家几年后又突然疯癫死在异国，连个尸首也见不着。过度的伤心催着她去了另一个世界。

奶奶说，我爷爷接下来又接连给神谷惠子去了几封信，询问三爷爷去世的详情并遗骨掩埋地点，但都无一点回音。

小叔叔的死讯和太奶奶的去世也把太爷爷击倒在了床上。他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念叨：我们邹家前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啊，竟给我们后人这样的惩罚？竟让我的儿子一个又一个疯了？老天爷，你睁开眼哟，看看哟……

奶奶说，爷爷那时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他一边忍受着丧母之痛一边照应着皮革生意，还要坐在太爷爷的床前宽慰劝解老人家。奶奶回忆说，有天晚上她搂着姑姑已经睡下，爷爷又点亮灯把她拍醒，指着神谷惠子那封来信说，我总有点怀疑，好好的人去了日本，又是学的医，咋就又疯了呢？而且这



封信上既没写人疯后的情景，又没写去世的日子，遗骨的埋葬地点，这太有点违反常情。还有，人即使疯了，他也不会立马就死呀！神谷惠子的父亲不是医生么？他不会给开点药吃？再说，我们去信询问详情，神谷惠子好歹也该回个信呀！要不是因为父亲的病重，我真想亲自去一趟日本，把情况弄清，也好把振翼的遗骨接回来。奶奶听罢急忙攥住他的手说：你可不能胡来，如今兵荒马乱的，和日本又隔山隔海，万一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邹家不是完了？神谷惠子的信所以没写清楚，也没再回信，一个缘由可能是她伤心过度，提笔时想不到那么细而且也不想再提笔，另一个因由，也可能是她原本对咱振翼就没多少感情。你想，毕竟是异国异族夫妻，感情怕是不会太深的，说不定，现在她已经另嫁了……

奶奶说，那个冬天最后是以一场连续下了四天的大雪结束的。雪化完的时候，太爷爷也病危了，一天吃不下半碗面汤。太爷爷就是在弥留状态里，也还是不断地呼唤着三爷爷的名字：振翼……小翼……我的儿呀……

民国二十八年　秋　天

这已经是接到三爷爷去世噩耗的六年之后了。疯了的二爷爷这时也已去世。奶奶说，这时她和爷爷整天忙乎皮革生意，加上奶奶又生了我一个姑姑，五口之家的繁琐，使她渐渐把三爷爷死在日本的事淡忘了。谁也没想到这个秋天会又有关于三爷爷的消息到来。

那是一个傍晚，一个戴礼帽的中年男子走进店铺站在柜台前许久未走，起初，在柜台里忙碌着的爷爷和奶奶都没有

在意，店铺里一向是人来人往的。后来爷爷感觉到那男人的目光总在打量自己，这才抬起头向那男人问道：先生是要买哪一种皮子？

——不，那人摇了摇头，随后开口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邹振翼的哥哥！

爷爷闻言一怔，忙上前答道：正是，正是，先生认识舍弟？快请进后堂坐！爷爷、奶奶把那人让进后堂坐下后，那人开口道：我是洛阳人，叫柴修，十年前的春天同令弟振翼一块儿去日本京都留学。我们是在去日本的船上认识的，后来因为同在京都，大家经常聚会来往，就熟了起来，成了好朋友。到了京都的第二年，留学的人中我和他都找日本姑娘结了婚，所以我们的来往更密切了。我小他一岁，他便称我为小弟。

——他找的那个姑娘究竟咋样？奶奶忍不住插了嘴问。

——神谷惠子可是个好姑娘，可以说是见过的京都姑娘中最美的一个。身材和脸蛋都无可挑剔，让人看了感觉特别顺眼。日本女性偏矮的多，可神谷惠子高挑迷人，是京都大安医校里好多日本男人暗恋和追求的对象。据说她母亲是朝鲜人，所以她身上也有朝鲜族女性的优点，特别温柔，见人不笑是不说话的。当时我们几个留日男同学聚到一起时常会寻开心，说粗话，说谁要是能跟神谷惠子睡一夜，这辈子也算活得值了。我们有时也同振翼打趣，说你跟着她父亲学习，争取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把神谷惠子弄到手，也长一长咱们中国男人的威风。振翼平日话少，逢到打趣时也只是一笑而已。谁也没想到，振翼最后竟真把神谷惠子弄到手了。当他告诉我们他要和神谷惠子结婚时，我们可真是有点吃惊。婚礼

我们都去了，大家真心为他高兴。拉住他追问用啥法子把日本美女弄到手的。他先是笑而不答，后来被逼不过，方说了一句：教汉语，讲故事。我们听后都哈哈笑了，说他没有念出"真经"，是故意隐瞒。他和神谷惠子结婚后，开始过得很幸福，我们经常碰见他俩相依着在街边、公园散步，看见他俩手拉手逛商店，买东西。就是因为他的榜样作用，我后来也找了个日本妻子，有了定居日本的打算。没想到此后不久日本军队占领了我们的沈阳，中日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妻子一家这时因做生意需要，要迁居香港，我也愿意同时迁居。临行前我去找振翼兄告别，发现他眉头紧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问他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他摇摇头不答。我俩喝着惠子泡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我发现他不时答非所问，心不在焉，估计他有不便启齿的事。他和惠子送我到门外，惠子还是那样周到殷勤，执意要我把她做的精进料理带给我妻子尝尝。我走出几百米的时候，振翼兄忽然追上来小声说：柴修，我很担心我将来会疯，如果我日后真的疯了，你不要吃惊。我当时在他肩上捶了一下笑道：真是说疯话了！他后来又交待我，要是你由香港回河南的话，顺便到我家里看看。我急忙点头答应。没料到我到了香港后先是因为家事和生意，后是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争，一直没能回来。我听到振翼兄的死讯时也是在香港，没想到他那样聪明的人，最后竟真的会因疯癫而死。我不知道他后来究竟遇见了什么事……

奶奶说，那是她第一次听人谈我三爷爷在日本的详细情况，她说她听完柴修的话后，对三爷爷给柴修说的那番话发生了兴趣：一个人怎么可能预先知道自己会疯？

1977年 冬 天

也许是心理作用，尽管连续落了两场雪，我们全家人都觉得这个冬天异常温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再没有人来抄家，来拉父母和奶奶出去批斗。我们全家人面对着风和雪，都觉得轻松、舒服了许多。我和姐姐开始露出笑脸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接到了街道上的通知，让去领当初抄家时抄走的东西。

我们领到一个大纸箱。我和姐姐开始翻看纸箱里退还给我们的东西：一尊木刻的孔子像，两个饰有龙纹盛粉状中药的药罐，刻有一个半裸女子像的笔筒，几副绘有古人鞣制皮革场景的画，十几本纸页发黄的制皮的书籍，一捆线装书，几件旧旗袍，再就是一包家信。那些家信中有几封盖着日文邮戳贴着日本邮票，它们当然引起了我和姐姐的兴趣。

(1)

父母大人膝前：

二十七日大札恭悉，二老息怒。儿深知二老爱之深厚，然婚姻事吾依旧想自己做主。请万勿与开粮行之乔家再议亲事，吾决然不会与乔女成亲。吾对神谷惠子已爱之深矣，决心非她莫娶，再次祈请二老恩准此事。日本国西风已炽，男女讲究自由相恋，儿既沐西风，知自由爱恋之益处，断不会再听媒妁之言，娶陌生女子为妻。今随信寄上一帧惠子小照，二老可对惠子有一大略认识，由小照上可看出，其眉眼和善，脸庞秀

美，其真人比小照更美矣。吾想日后若有机会，定当领她回南阳一趟，让全家亲识其可爱之处。

哥、嫂并大侄处转致问候。

二老保重身体。

敬请福安！

儿：振翼叩上

民国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我们没有在信内发现照片。

(2)

父母大人尊鉴：

十一日信捧读。“民族不同”之忧不必有矣。惠子虽属大和民族，与吾等汉族人生活习性有所不同，然从大处看，两个民族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大家庭而已，两个大家庭结亲，属正常矣。“国别不同”也不足虑也，日本国与中国在上天眼里，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地域而已。两个不同地域的男女结好，上符天理，下合人意，实无什么不好。二老足可放心，吾与惠子成婚之后，会互敬互爱，白头到老的。吾内心已有准备，日后时机成熟，会带惠子回咱南阳生活，惠子对此也已同意，她说她会随我到天南海北。当然，婚后最初几年，我们不会离开日本，因为惠子父母年事已高，我们亦该尽尽孝道。在未回国之前这几年里，吾会每半年寄款一次，略表孝心。

祈二老身体康健。

儿：振翼叩禀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3)

大哥惠鉴:

我走之后，家中诸事都压在你身上，每每想起，便觉不安。只有待我日后回国,再替你分挑家务重担了。今有一事相烦,就是关涉我与神谷惠子成婚事,父母一时似难想通,恳请你多在二老面前替我解劝通融。实不瞒哥哥,我已偷偷与惠子同过床了,她的全部美妙之处我已领略,我可以对你说,她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好最可爱的女人。身为男人,我此生有她,足矣。你是过来人,想必能理解我此时的心境,现在,我确实是离不开她了。我日后一定要领她回家，你见后必不会抱怨我之选择。我过去不知男女之情为何物,现在懂了,那是一种凭什么都不想换的东西，是一种极甜极甜吃下去全身舒畅的东西,是一种让人心魂不定坐立不安的东西。大哥,我不知该怎么向你说明我心中的感受，我只能再次恳求你说通父母,让他们允准我和惠子结婚吧。

万里之外,小弟向你表示深深谢意了。

问候嫂子和宝侄好!

小弟:振翼上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4)

大哥大鉴:

我已等不及家中明示,和惠子正式成婚了。她的父亲亦

反对我们这样做，但我和惠子心意已决，先斩后奏，迫使神谷先生接受了既成事实。现在，我和惠子沉浸在幸福之中。大哥，为我俩祝福吧。

问候全家人。

弟：振翼上

民国二十年一月九日

我和姐姐读得面红耳赤，竟没注意到天将黑了。后来是姐姐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才站起身子。到家后，因爷爷在“文革”后期已去世，我们便把那些信交给了奶奶，奶奶见信后吃了一惊道：我过去怎没见过它们？稍顷，她叹口气说：你们邹家的规矩，有些东西不让当媳妇的知道，这些信定是你爷爷亲自保管的，要不是又发还回来，我也不知道还有它们哩……

1980年　秋　天

在辛苦了将近八十年之后，我们邹家当年做店铺的老屋，终于显出了老相，摇摇欲坠了。于是父亲决定拆掉重盖。就是在拆老屋的时候，我从阁楼上的小壁龛里发现了一个木匣，木匣里装了半张日文报纸和一小叠写满毛笔字的纸。报纸出版的日子是昭和七年五月八日，也就是1932年5月8日，我觉着新奇，就拿去让奶奶看。奶奶一见就笑了，说这是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不久，由日本寄来的。当时这半张报纸装在一个信封里寄到咱们家，除了报纸外没有任何东西，既没有寄报人的名字，也没有寄报的原因。全家人都觉得奇怪，你们的三爷爷在日本已死了十多年，同神谷家也已多

年不通消息，谁又会寄来这半张旧报纸呢？是神谷惠子寄的？那当初给她去信她为何不作回复？她还没有再嫁？还对这个异国婆家怀有感情？是神谷夫妇寄的？他们还活着？他们寄这张旧报的用意何在？爷爷最后断定，谜底可能就在报纸上。于是就赶紧拿上钱去找人翻译，读完译文又全都泄了气，上边没有一篇文章与我们家、与你们的三爷爷、与神谷一郎先生家有关系。奶奶指着那叠写满毛笔字的纸说：这就是找人翻译出来的那半张报纸上的文章，当时全家人看了觉着没用，认为是什么人寄错了地方。可能是你爷爷随手塞进了木匣子扔到了壁龛里……我没再理会奶奶的絮叨，转而去看那些翻译过来的文字——

▲遇难渔船 61870 号船员昨晚获救（载《京都晚报》第三版）

前天在串本附近失事失踪的两名船员秀田崎尾与本丰三郎，昨晚奇迹般地出现在纪伊水道上，被 0371 号渔船发现并救助上岸，两人现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说他们不日可以出院……

▲京都樱花又添新品种（载《京都晚报》第三版）

川崎老人经数年努力，终于又培育出新的樱花品种，前往参观者无不啧啧称奇……

▲津川大佐昨日去世（载《京都晚报》第三版）

津川大佐因胸部手术失败，昨天在京都去世，军部英次将军等官员前往吊唁。津川大佐战功赫然，为天皇南征北战，他的去世，乃军界一个损失……

▲本市新顺町发生火灾（载《京都晚报》第三版）

本市新顺町昨日因一住户煮饭点火，不慎燃着灶台旁边

的废纸，引燃大火，结果连带烧掉邻家三家店铺，幸无人员伤亡……

▲关于肥皂的广告……

▲关于做和服布料的广告……

▲关于牙粉的广告……

这些内容的确与三爷爷、与我们邹家、与神谷一郎先生家无任何关系。

可那个匿名邮寄者为何要把这半张报纸寄给我爷爷？吃饱了撑的还是真的寄错了？

1998年　夏　天

这个夏天距离1929年三爷爷东渡日本的那个春天，已经六十九年了。南阳城里没有谁包括我们这些邹家的后人会再去想起三爷爷死在日本的事。可没料到故事竟然还没有结束——一个细雨飘洒的正午，邮局忽然给我家送来了一个国际特快专递邮包，邮包是由日本舞鹤的一家精神病院寄来的，收件人写的是我去世的爷爷的名字，内中还夹了一封用中文写的短信：我们是日本舞鹤精神病院的两名护士，我们的病人神谷惠子去世时留下了这个包裹，上边已预先写好了地址，我们遵照病人生前清醒时留下的嘱咐，在她死后把这个包裹寄出——她已于昨天去世……

我们全家人惊诧地望着那个挺大的包裹，这么说神谷惠子活到了87岁？奶奶说她和三爷爷民国二十年结婚时是20岁。这么说她死前是个精神病人——疯子？这么说她还一直

记着她的中国婆家人?

奶奶哆嗦着双手拆包裹,但她老了,拆了好久也没拆开,后来是妈妈上前帮她拆开的。最先从包裹里露出来的是一件旧的青色长衫。奶奶看见后就叫了一声:是的,这是他离家那天穿的衣服,是你们三爷爷离家去日本那天穿的长衫。天哪,竟然还保存着!振翼小弟,我看见你的衣衫了,这么说你是回来了,回来了!接下来是一些用物:枕巾、鞋子、礼帽、牙粉盒、牙刷、领带、一身西服。这些陈旧变朽的散发着霉味的东西,显然是三爷爷当年的用物。我们吃惊地看着奶奶把它们一样一样拿开,在包裹的最里层,是几个本子和一些信封。大都是一些日文信件和记了日文的本子,内中有一个写着汉字的本子,是三爷爷留下的东西——

私立医校和私家医务所能达此等规模的确让人羡慕。神谷先生乃我楷模也。日后学成回国,当力效神谷先生,办一医校和医院造福乡梓。他的手术室尤其令我开眼界。

民国十八年七月六日

在商贸学校读书之宁波景元兄告知,目下在京都之中国留学人数,约二百三十,颇吃惊。看来,国力强盛,乃吸引学人之因由也。

民国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神谷先生讲人体组成,分运动系统、皮肤、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代谢与体温、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十二个部分,如拆机器。这与中国

中医讲人体有很大不同，中医讲阴阳五行，讲藏象，讲经络，讲气、血和津液。中、西医区别大矣。

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今天和洛阳柴修弟一起逛街。据说京都是模仿8世纪中国唐代的长安和洛阳设计建筑的，所以京都简称洛。其街道也像中国象棋的盘，横一条竖一条，全都方方正正。我们后来从宜秋门进入御所参观，听说这旧皇宫总共有九十九万平方米，真是大得惊人。在紫宸殿前，有一个日本人要为我俩画像，柴修说：为了留个纪念，画吧！他遂同那人讲定了价钱。那日本人画技不错，不大时辰，就把一帧画像递到了我们手上，画上的我和柴修站在宫殿前，倒也有模有样。心中甚喜欢，日后带回家让父母他们看看。

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神谷先生今日请吃晚饭。日人烹调之法与国人相差不大，我吃着颇觉可口，尤其喜欢他们的清酒，不辣，清淡中含一股香味。神谷夫人亲手做菜，他们的女儿——听说是独女——惠子负斟酒、端菜之责。惠子长得很入眼，日本姑娘多偏矮，惟惠子身个纤长柔美。她笑起来尤显可爱，眼直看着你，眉稍稍扬起，一副天真无邪态。

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神谷先生领我去看他让药工种植的草药，有薄荷、荆棘、杜仲、红花等。神谷先生说他曾在中国的吉林省住过两年，知道中国人用草药疗病颇有效，遂在日本引种草药。他说这些

草药在中国谓之“中药”,在日本就要称“日药”了。我一笑。

民国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今天随神谷先生进手术室看他做胆囊切除术,看完出门时惠子迎上来说,希望我能教她中文。我问她为何想学中文,她说,中国有秦始皇,有汨罗江,有李白,她想有朝一日到中国看看。我点头应允,她对中国也算有一点了解。

民国十八年九月二日

惠子姑娘极聪慧,每日所教之字、词,均能准确记其音、义。教这样的学生,倒也是一桩惬意事。而且,频繁与其对话,也促使自己的日语发音有所长进,可谓一举两得了。惠子的嗓音极好听,原以为自己用河南话教她,会使她的口语也带河南音,未料经她嗓音的奇妙改造,她的中国话竟是十分好听。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同学们相聚,说到国内的普及白话,都觉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事,并相约若在日本教日人汉语,当教白话而废止文言。从此之后自己无论说或写,该以白话为主才是。猛然做此改变,可能会有一个别扭的过程。

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

今天向神谷先生请教人疯癫之类别与诊疗办法。这是当初父亲特意交待要弄清的大事。神谷先生说,人们常说的疯癫,是指处在躁狂期的躁狂抑郁类精神病人。这种病人突出

的症状是强烈而持久的喜悦和兴奋，病人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以至周围的人们也能受其“感染”而感到轻松愉快。若稍不如意，也可能大吵大闹，暴跳如雷。情感高涨常导致自我估价过高，病人夸耀自己有过人的体力、学问和本领。动作极为增多，指手画脚，一刻不停，整天忙忙碌碌，常常惹事生非，影响四邻，产生破坏行为。这类病人有明显遗传倾向，据目下的生化研究显示，本病可能有中枢神经递质的代谢紊乱。

神谷先生所说的情况和二哥的病象颇吻合。二哥不是也常常说他是世界之王，他要统帅一百万大军杀尽所有敢同他作对的人么？

民国十九年六月五日

今天休息，神谷先生让佣人菊治老伯带我去见识茶道。我以为和中国人的到茶馆喝茶差不多，未料这竟是与日常生活完全隔绝的特殊场所，在特定的时间内举行的艺术仪式，必须通过极其繁琐的手续，使用特定的手法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参加的是正午茶会，我在菊治老伯的带领下，照他的样子做了该做的动作，吃了该吃的东西，喝了该喝的浓茶和薄茶，整个过程给人一种庄重、幽雅和美的感觉。据说这茶道流派很多，其中的千家流派是一个叫千利休的人创立的。能把从中国传入的饮茶风习吸收、消化、改造成这样一种艺术，足见日本人的高明。

民国十九年八月一日

神谷先生要我随惠子一起去一家养殖场买解剖和实验

用的白鼠、白兔各二十只。惠子办好购买手续，我遂将鼠、兔各放入一只铁笼，挑担上肩。惠子极喜爱这些动物，边走边和笼中的鼠、兔逗乐，稚态可掬。也是乐极生悲，她只顾逗兔，未及看路，结果脚绊上一块石头，摔倒在地。这一摔可是不轻，待我放下担子跑过去时，她还躺在地上连声哎哟。我急忙把她抱扶怀里，她捋起裤腿，但见白嫩的两个膝盖都已磕破了皮，有些微血珠渗出。我轻拍她的后背连声宽慰，她伏在我的怀里低声呻吟。那温软馨香的肉体突然让我的心莫名地一悸。这是我第一次将一个姑娘揽在怀里，我体验到了一种东西。

民国十九年八月五日

惠子学的专业是麻醉，她每周在医校里上三个半天的课。她告诉我，待她学成之后，就在父亲开办的医务所里担任麻醉师。我想象着她站在手术台前为病人麻醉的样子，担心她看见手术刀划开病人的胸腹鲜血涌流时她会惊叫起来的。

民国十九年八月八日

昨天后晌开始头疼，浑身发冷，四肢没有一点力气，晚饭没吃就上床睡下。昏昏沉沉中想起了故乡老家，想起了父母，心想要是在家父亲会立刻为我煎一服汤药，母亲会为我做一碗放了姜末的面叶扶我吃下……这样想着时，觉着一个人走近了床边，我极力睁开眼想看清来人是谁，却终只是感到来人把一个汤勺放到了我的唇边，我喝到了甜甜的水。半夜高烧退去醒过来时，才看清是惠子坐在床边。她告诉我她原本

是来请我继续讲中文课的，进屋才发现我在高烧，于是急忙叫来了她父亲为我确诊，并喂我吃了药。她拒绝她父亲要派护士的主意，执意自己守护我。我感动地看着满脸困乏的她。她俯过身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说：你刚才吓坏了我。

民国十九年八月十一日

从书上查到，碳酸锂对躁狂性精神病有较好疗效，并有预防复发作用。这种药在日本的药店也很少供应，估计国内还没有，故今日去买了一些寄回国内，但愿它对治疗二哥的病会有效。这种药的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较接近，故特意在寄药时附信嘱大哥大嫂掌握给二哥的用量，告诉他们要从小剂量开始，于一周内逐渐加至治疗量——每日 0.6 至 2.0 克，症状改善后逐渐减至每日 0.5 至 1.0 克。这种药副作用大，有头昏和胃肠道反应，愿二哥能坚持住。

民国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惠子说她去新宫市看过徐福墓，那碑文她至今还能记得开头几句：后之视古，其犹月夜望远耶；视其有物，不能审其形。以为人，则人矣；以为石，则石矣。我说，我的东渡，也算是步徐福后尘了。中日两国间交往，太久矣。记得当年在塾馆读书，背过义楚在《六帖》中写的：

日本国，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

亦背过朱元璋的诗：

> 熊野峰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
>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还背过吴莱的诗：

大瀛海岸古纪州，山石万仞插海流；

徐福求仙乃得死，紫芝老尽令人愁。

今日自己竟真的生活在日本国了。

民国十九年八月三十日

今天上午见神谷先生有闲暇，遂向他请教一些家族不间断出现疯癫者之因由。先生说：原因可能有五，一是前辈中有近亲连续结婚现象；二是家族教育子女的传统中有损伤子女精神健康的内容；三是家族内大事频发，家族地位沉浮不定，有对族中人的精神不断进行强刺激的环境；四是以家族为圆心，向周围寻找婚姻伴侣的距离半径过小；五是家族住地的水质、地磁等方面可能异常。先生这些话似有道理，日后回家当循着这五个方面去做些调查，或许会弄清缘由。唉，不知二哥现在的病状怎样了。

民国十九年九月三日

后晌去美术学校看望新近由开封来留学之陈沂西君，听他谈了近来国内情况。返回时途经一专卖女子饰物的小店，见店内有女士在竞相选购一种用红绒布和铁丝做成的蝶形发卡，十二元一个，不贵，戴在头上亦甚好看，遂决定为惠子买一个，算是对她在自己有病时悉心照护表示一点谢意。晚上惠子来请我批改她的中文作业时，我拿出了那个发卡，她很高兴，立刻把头伸过来，要我为她戴上。她的头发真好，摸上去柔软光滑，我为她戴好发卡后，她走到镜前，左看看右看看，满脸都是笑意，最后跑到我面前问：我可以用汉语叫你一

声“哥哥”么？我当时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竟开玩笑道：在中国，如果一个姑娘想对一个男子叫哥哥，她就必须允许那男子吻她一下。我原以为这会吓住她，未料她立刻仰起脸努起唇说：来呀！她那红润小巧的双唇离我是这样近，我的心先是忽悠一下提起，随后便感到有火苗从身上窜跳开来，我不顾一切地俯下了身子。在一阵近乎晕眩的感觉中尝到了她舌尖的甜味，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把她紧抱在怀里的，直到听见她呻吟了一声：我喘不过气了——我才发现我早把她抱离了地面……

民国十九年九月五日

今天一天没干成事情。上午读书，所有的书页上都有惠子的面孔；下午做手术方案，稿纸上都是惠子那红润的双唇。而且坐卧不宁，在房间里踱步，好像门外就响着惠子的笑声；到院子里散步，又分明听见惠子在屋里走动。糟糕，我八成是爱上她了。爱上一个日本姑娘，父母会同意吗？中国同学们会怎样看自己？她父母知道了会是什么态度？

民国十九年九月六日

晚饭后我没能抑制住自己，径直向惠子家走去。到了门口我才想起神谷先生今天去东京拜会朋友，我没有堂皇的理由来老师家里，所幸刚好是惠子来开门，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向她使了个眼色，她就低眉红脸跟我走了。在她家屋后的树丛里，我把她拉进怀里，她是那样顺从，没有半点抗拒的意思，见我俯下头，她忙微阖了眼将双唇迎了上来。天哪，那是我此生所经历过的时间最长的吻了。我们两个的身子都因这

一吻而颤抖起来。我俯在她的耳边说:我想看看。她睁眼用目光不解地探问:看什么?我指了指她的胸脯,她双颊涌血急忙又阖上双眼,低低说了一句:带子的结扣在后边。我听了这话心狂跳起来,慌慌伸手去她的背后解开衣带结扣,啊,掀开了,看见了,一座花园哪,那莹白如雪的肌肤,那挺拔的乳峰,那颤颤巍巍的乳头,那深深浅浅的乳沟,那芬芳的香味,上帝创造的美景全在眼前了。我感到自己的头有些晕,血好像涌到了眼里,我不顾一切地向那片景致俯下了身子,在我紧紧仆伏在那其中的一座乳丘上时,我感觉到她的身子剧烈地悸动了一下……

民国十九年九月十日

我给父母写了封信,向他们说了自己和惠子相爱的事。但愿他们能够同意。男人应该和自己最爱的女人结婚。我无法给他们写清惠子的全部好处,有些好处是只有我一个人才能体会到的啊!上帝只规定了“男女相爱”,上帝并没有规定“异国男女不能相爱”。

民国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惠子说,她也想把我俩相爱的事告诉她的父母,我点头说应该。这件事他们早晚会知道,他们也应该知道。惠子是他们的独生女,他们对她的婚事会抱什么期望?他们同意惠子和我相爱么?我期待着他们能早日表态。神谷先生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他对这事应该能够理解。

民国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今天，京都中国留学生相聚于泊来饭馆，内中有一位叫程代千的带了夫人来，那夫人穿着和服，一望而知是日本人，众人都觉新奇，啧啧议论。有人问代千君与日本女人结婚有什么体会，代千君笑道：日本女人有三大优点，一曰顺从温柔，她们从不会也不敢与男人发生口角争执；二曰侍夫有方，能把男人侍候得无微不至，包括每日给男人洗脚擦澡；三曰愿意多生孩子，你让她生几个都可以，绝不会有一句怨言。众人听后都嗬嗬大笑。代千君虽是戏言，但也说出了部分真实，我的惠子的确是一个极端温柔可人的女子。代千君娶日籍妻子，也算为自己做出了榜样。

民国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与宁波之景元兄长谈，向他说及惠子，他沉吟良久道：与异国女子成婚，须逾六道高墙，一是家庭父母是否愿意，兄妹是否赞同，关系到日后家庭的融洽；二是族人是否接纳，关系到后代在宗族中的地位；三是两方所属民族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信任和情感状况怎样，若好还罢，若不好以后恐会有麻烦；四是男方所属国家与女方所属国家相处是否友好，友好还罢，若不友好，以后恐有烦心之事；五是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相差太大，沟通会有困难；六是宗教信仰不同或所属教派间有嫌隙，也会给家庭带来不尽烦恼。故此种婚姻应先思而后行。我听后心中一沉，不过随后又觉得他太多虑了，什么高墙？男女间只要真心相爱，啥样的墙也会被拆掉。

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担心还是被证实了，今天收到家信，父母果然不准我娶

惠子为妻，且在信中告知说已在南阳为我选定了一个姑娘。唉，我的妻子能是你们来选定的吗？我匆匆给父母和兄嫂写信，但愿兄、嫂能代我说服父母回心转意。昨晚见惠子，未敢说明父母反对。我现在是一天不见惠子就不行了，恨不得一天到晚把她拥在怀里才好。如今和惠子见面，已没时间教她汉语了，两人的唇总是吻在一起，哪还有学汉语的机会？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惠子今天带我到街上吃寿司。寿司是日本人喜爱的食物。做法是在白色的米饭块上放着宽度大小相等的去了皮的生鲑鱼片、师鱼片、弱鱼片、秋刀鱼片或者新鲜的去皮壳的生海虾、河虾等，看上去黑白、黄白、红白相间十分好看。吃时方知道米饭里拌有少量的食醋和盐。惠子吃得很开心，我担心自己胃肠不一定能适应那些生鱼、生虾片，不敢放开吃。惠子见我吃得小心翼翼的样子，咯咯地笑了，故意把鱼片往我的嘴里塞，而且附在我的耳边悄声说：既然想娶日本姑娘，不敢吃生鱼片怎么能行？

是的，我只要娶了惠子，我就要准备接受日本的许多东西，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接受一个异族、异国的女人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今天去手术室协助神谷先生做一例结肠病变部位切除，先生一改往日慈和，十分冷淡，我在手术过程中做错了一个动作，竟遭其厉言呵斥，这是过去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我先是诧异，后猜可能是惠子向他说了与我相爱之事，他心上反对

且迁怒于我了。手术结束我刚回到住处,惠子就双眼红肿,扑到我的怀里哭开了。我心疼地把她紧抱在怀,用双唇吸去她脸上的泪珠。她哽咽着说了她父亲的暴怒,我劝她不要着急和害怕,决定亲自找她父亲谈谈。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早上一起床,我正琢磨着如何说服神谷先生同意我娶惠子,忽见神谷家的老仆菊治老伯慌慌推门进来,说神谷先生要立刻见我。我一路上想了不少说服的话,未料进门神谷先生就劈头盖脸叫道:我已决定不再收你为学生了,请立即搬走留在我家医务所里和医校里的一切用物,另择他处就学。而且我的家门,也永不准你再进了。我一时被砸懵,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该咋办?真的就此罢休?与自己如此喜欢的惠子从此分开,另找一处学医?我舍不得!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过起了完全自由的生活。不去上课,不做实验,不进手术室,不见病人,就一个人仰躺在床上苦思苦想胡思乱想前思后想。柴修后晌来小坐,听我说罢情况之后哈哈一笑道:书呆子!此事有何难处?既是你爱她她爱你,你为何不先把生米做成熟饭,尔后逼神谷先生就范?日本当爹的男人和中国当爹的男人有一点相似,谁第一个睡了她的女儿,他就愿把谁收为女婿……柴修话说得我心动,难道我也能这样干?是不是有点太卑鄙?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惠子昨晚来了，进屋就扑到我的怀里说：我只能停很短时间，父亲一直让母亲看住我。我既为惠子的真情感动，又对神谷先生生了恨意。也罢，既是你刻意阻挠，我就不和你讲君子之道，我今晚就把事情做了，看你能怎么着！我随即抽掉床单往胳膊下一夹，拉上惠子就往屋外走。惠子诧异道：你拿床单做什么？我不回答，只管拉了她走。天上有月，我在月下拉着惠子走到一里外的小山坡上，把被单在地上展开铺好，尔后把惠子一把抱起，往被单上放。惠子似乎明白了什么，有点惊慌地在我耳畔问：你想干什么？我没理她，只管去解她的衣服，待我的手去扯她的腰带时，她抓住我的手颤了声问：父亲还没同意，我们这样——我停下手冷眼望定她，压低了声音说：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能迫使你父亲同意我们做夫妻。假若你不想做我的妻子，你现在就可以走！我把她的上衣扔到她的身上。她两眼直直地看了我一刹，随后慢慢抬手去解自己的腰带。我没动，就那样半跪在那儿，看着她一件一件把自己全部脱光。雪白的身子横躺在银色的月光下，我第一次看见她一丝不挂，第一次看见她美丽的下体。我把她在被单上翻转了两次，直到看遍看仔细了之后才动作。我虽没有经验，但我有的是力气，我最后成功了。我是怀着欣喜、激动还有对神谷先生的气恨完成的。事情过去之后惠子哭了，我问她是不是后悔了，她在我的怀里摇了摇头说：是因为疼得厉害。我心疼地把她搂紧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直到她入睡。离开山坡时，我给惠子穿好衣服，按照商定的计划，抱着她径直向她家走去。惠子母亲来开的门，神谷先生显然正为女儿迟归着急，现在看见我横抱着惠子进院大吃一惊，我不待他开

口就先说道：惠子在我那儿喝了点酒，有点头晕，就在我那儿睡下了，怕你们着急，现在把她送回来。我看见了神谷先生气急败坏的脸，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抱着惠子径直进了她的屋子，我把她放到床上后转身就走。我听见院门在身后哐啷一响，我听见嗷地有人吼了一声，可我没回头。我一直不紧不慢地往回走。我估计惠子能应付那局面，我给她做过叮嘱。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四日

十天了。十天里没有一点神谷家的信息。惠子没有来，菊治老伯没有来，大安医校和神谷家医务所里的熟人没有来，神谷先生也没有骂上门来，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计谋失败了？真要考虑另找就学的地方了？惠子，我会真的失去你吗？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菊治老伯是天黑时分敲门的。响声不大，却把我惊得一跳，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是一直在盼着敲门声的。菊治老伯说：神谷先生要见你。我仔细地看了一下菊治老伯的脸，想从他的脸上看出吉凶，可他的脸上全是皱纹，把所有的表情都湮没净尽。我忐忑不安地随他往惠子家走。菊治老伯推开惠子家门时，我的心豁然一轻：惠子的母亲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内向我招呼：快请进，振翼君。这声亲切客气的招呼让我立刻意识到事情在向好处变了。果然，坐在客厅里的神谷先生面色虽然冷峻，但声音还颇平和，他抬手示意我坐下之后说：我和惠子的母亲经过反复考虑，同意惠子接受你的求婚。但是，我有两个要求：第一、结婚的一应事务都按我们日本国的风俗办；第二、你们要定居日本，你可以在以后的适当时机带惠

子回中国探亲，但探亲后仍要回日本住，始终把家安在日本。我徐徐吁一口气，第一个回合我胜了，我将真的合法拥有惠子了。至于说在日本定居的事，就暂且答应你，待惠子成了我的妻子后再说，这事最终得由惠子和我定，而不是你神谷先生！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今天按神谷先生的要求，照日本的传统做法，给神谷家送了彩礼。我和菊治老伯一起去了百货店，在菊治老伯的参谋下，买了“七品”彩礼。这七品是：末广（白扇）、友志良贺（白麻线）、子生妇（海带）、松惠节（鲣鱼干）、寿留米（干鱿鱼）、家内喜多留（柳樽）、金包（彩礼钱）。送彩礼前，我悄悄问过惠子在金包里装多少钱合适，惠子从衣袋里掏出预先备好的一叠钱塞到我手里说：把这些装进去就行了。嗨，我是把惠子攒的体己钱送给她父亲了。

惠子的父母接过彩礼眉开眼笑，神谷先生当即说：请决定结婚的日子吧。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和惠子的婚礼，按神谷先生的意见，要举行佛前婚，就是在佛前举行仪式。我和惠子的脖子里都挂上了佛珠，对拜后又到神谷家的祖先灵位前烧了香，祈求庇护。仪式后举行了披露宴。来的人总有二百多人吧？有神谷先生在医界的同行和学生，有神谷先生治好的病人，有神谷家的亲戚和神谷先生平日结交的各界朋友。还有我的中国同学们。令我意外的是来了七八个军人，为首的是一个叫津川的中年男子。没

想到神谷先生一个行医的还有和军界交往的兴趣。那津川先生过去来过，只是过去来时都穿便装，惠子总是喊他叔叔，我以为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未料是个大佐。

宴中，惠子照规矩先后换过三次服装，头一次是白色，第二次是翠色，第三次是粉色，每一身衣服都极其合体，使她显得像仙女一样美丽，我看得心都要醉了，要不是人多，我真想立刻就把她抱到怀里。

民国二十年一月八日

如今的每个晚上在我都是节日，能在灯光下细细欣赏惠子的胴体。感谢上天造出惠子这样美丽精巧的女人，并给了我认识和拥有她的机遇。如今再不用躲躲藏藏担惊受怕，我可以从从容容地为她脱衣、洗澡、擦身；我可以一寸一寸地吻遍她身子的每一个角落，从发梢到脚跟；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触摸她身子的任何一个部位，对她做我想做的一切，包括让她欢笑和呻吟。我现在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愉悦什么叫兴奋，我现在才真正体验到了幸福的滋味。我满足了，我有了惠子就心满意足了。我如今更加庆幸我来了日本留学，如果不来日本，惠子不就便宜了别的男人？！

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一日

今早起床太晚了。我和惠子都睡过了头，直到惠子的母亲吃过饭来敲门时，我们才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昨夜我们玩的次数太多，也太过兴奋太劳累了。惠子在洗漱时，我听见她母亲小声劝告她：不要由着他的性子，该限制就限制，这也是为了顾惜他的身子，要是把他的身子淘空了落下病，以后受

罪的还是你。你们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要分开，是要过一辈子的……我羞得有点不好意思出卧室了。这几夜是做得过分了，白日听课实习一直哈欠连连。昨日在手术台前神谷先生见我眼半睁不睁的，皱皱眉头对我说：你去帮我把那篇教案抄一遍。其实他哪里需要抄教案，他是为了给我一个歇息的机会。

我得有所抑制了！

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二日

惠子的母亲今天带上我和惠子拜访周围的邻居，惠子带了些糖果和小块花布，每到一家，就送人家一些。惠子告诉我，这是一项规矩，每对新婚的夫妇都要这样做，目的是求邻居们以后给予关照。在其中一家小坐告别时，女主人含笑将三颗小石子儿放到了惠子的手里，惠子接过时双颊已红了个透。我觉得奇怪，出门后问这三颗小石子儿是干啥用的，惠子先是脸红着不说，后来才把嘴贴了我耳边说：这是从海边拣来的，用于孩子出生100天御初食时摆放在小饭桌上用的，用意是祝愿孩子像石头一样健壮坚强。——我们会用上它们的！我刚说完这句，惠子就羞得急忙捂上了我的嘴。

民国二十年一月二十四日

今天津川先生来做客，他在吃饭时说：振翼君，你既是做了日本女婿，就要尽快加入日本籍，做一个正式的日本国民。做日本国民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想想你当中国人有什么面子？中国还像个国家吗？德国在天津、汉口划定了租界，英国强占了九龙，法国在你们国内划定了势力范围，我们

在杭州、苏州、天津、汉口、沙市、厦门、福州有了租界，八个国家在你们的十二个地方拥有驻兵权，这个国家还会有活头？它早晚要被掐死！它将来的最好下场是被分为几块，分别归属几个强国！也许要不了多久，世界版图上就不会有中国这两个字了……

我一直低头吃饭，没有理会津川，我过去从没想过入籍的事，我只想娶我爱的惠子为妻。

民国二十年二月五日

惠子昨晚带我去市内看歌舞伎表演。这种表演是多种艺术的混合，既包括舞蹈，也包括音乐及话剧的成分，剧情虽不能全部看懂，但的确很吸引人。演员的化妆方法称“隈取”。通过脸谱的勾画，观众大致可以了解剧中人物的好坏，和中国戏剧中的脸谱有点相似。看着剧中人入场、退场和道白的动作，我忽然想起家乡的豫剧。很久没有看到豫剧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告诉惠子，豫剧的唱、做、念、打也十分好看，以后带她回南阳老家时，一定请她看豫剧，她高兴得孩子一样地蹦跳着问：真的？

民国二十年二月十一日

神谷先生在今天的晚饭桌上，也提出了要我写请求书加入日本国籍的事，我没表态。我南阳老家的父母当初就是怕我忘了故土，才反对我在日本娶媳妇的，如果再入了日本籍，父母可要骂我数典忘祖了。晚饭后我问惠子：你是不是也坚持要我加入日本籍？惠子笑了，我才不管这些闲事，我只管你爱不爱我，你只要爱我，你做哪国人都成，我只要你这个人！

民国二十年二月十八日

今天留日同学聚会，我把惠子也带了去，同学们都露出了惊羡之色。同德兄惊呼：振翼老弟好眼力，把京都城最漂亮的姑娘娶到手了！同学中也有两位把日本媳妇带了来，但那两位少妇和惠子一比，早没了颜色。我心里生了一股真正的满足，人生得一秀外慧中之妻足矣！

民国二十年三月一日

今天津川先生来，送给神谷先生一帧条幅，上边是他的手书：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见我看着条幅上的字，津川解释道：这是明治天皇当年发表的御笔信中的话，我录下来与神谷君共勉。我们日本军人的任务，就是要落实它，把我们大日本国的国威布撒到朝鲜、中国、苏联、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国家，要让世界都知道，大日本国是不可战胜的！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疆域会扩大到中亚、西亚和南亚，整个亚洲人都会变成日本国民！

我有些愕然。惠子大约发现了我的惊愕，拉我出门去了药房。

民国二十年四月七日

神谷先生这些天忽然对地图产生了兴趣，专门让惠子去书店买来了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地图。他伏在地图上看，我从一旁走过，他叫住我眉飞色舞地说：我们日本国土就要扩大了！我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怎么对这种事发生了这么大兴趣？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八日

津川君今天又来做客，神谷先生破例推迟了手术时间，和津川君在书房进行了长谈。中午吃饭时神谷先生举起酒杯对津川说：为你即将开始的中国之行干杯！祝你们一切顺利！我和惠子不由对视了一眼。津川大概看见了我的意外神色，说：振翼君，我已奉命到我们驻中国东北的军队中任职。

我点头表示明白。他走前送惠子一个买菜的提篮，送我一个巡诊用的药箱，都做得很精致。他的心倒细。

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每天早晨给惠子穿衣服是我的一大乐趣，把睡眼朦胧的她抱放在怀里，从三角裤、小背心穿起，一件一件穿下去，免不了要出错，出错时听到她的嗔怪也是一种享受。今早给她穿袜子时穿反了脚，惹得惠子笑得前仰后合，使得我们到餐厅的时间也晚了些，没能在饭前看到晨报。我刚接过惠子递来的饭碗，神谷先生就兴高采烈地把晨报摊到了我的眼前：快看！

“我军今晨已顺利占领中国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正在败退中。”

我身子倏然一冷。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报纸上每天都有日军的胜利消息。

——我军顺利占领中国之辽阳、营口、开原、海城……

——我军神速战胜吉林中国守军，攻克长春……

——我军势如破竹，中国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即将在我掌中……

——我空军十二架飞机昨天轰炸锦州，给中国守军以重创……

日本要干什么？全面占领中国东北？

惠子很少看报纸，她对这类事不感兴趣。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一日

惠子今晚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没有说，说了她也不会懂。我突然发现，我和神谷一家其实是有距离的，我们虽然是一家人，但我们的心却相离挺远，包括惠子。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五日

神谷午饭时破例让惠子往饭桌上摆酒，说要庆贺日军在中国东北的胜利。惠子把斟满酒的酒杯放到我面前时，我故意不小心用衣袖撞翻，使酒杯当啷一声落地摔得粉碎。

我去庆贺什么？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家在宁波的景元兄今天来辞别，说他要回国了。我拉他进一家小酒馆喝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默望着窗外走过的庆贺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人群。分别时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国，我叹了一口气。我回吗？我回去了惠子怎么办？带她一起走吗？神谷先生会允许我此时带了他女儿回中国？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七日

神谷先生今天去参加了一个庆祝占领中国东北的集会，回来时还高兴得有点手舞足蹈。我不明白这么大年纪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发现他原先给我的那种庄重和威严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滑稽感。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八日

同学们都回国了，连娶了日本女人的赵远言和廖括也回去了，柴修去了香港。我怎么办？晚上我问惠子愿不愿意随我去中国走走，她没有半点犹豫，行啊，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早就想去你的家乡看看，拜见我的公公婆婆哩。这么说，我也可以做回国的准备了。可我担心神谷先生的阻拦。悄悄进行？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后晌从市内回来，方知道津川大佐住进了医院。他是在中国战场上负伤后回来的。神谷先生告诉我，有两颗子弹还在津川的胸部，其中一颗离心脏很近，需要动一个难度很大的手术才能取出来。听说津川特意提出要来神谷家的医务所，请神谷先生为他动手术，他信任他的老朋友的医术。我走进病房时，津川的精神还好，正在同照料他的惠子说话。他看见我，带了笑意和自豪说：振翼君，我们又见面了，只是别为我伤心，我虽中了两颗子弹，可我指挥我的部属杀了四千三百名敌人，我值了！

我打了个哆嗦。

他让卫兵送我一套手术器械，倒送得合人心意。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津川休养一段才能动手术。神谷先生要我帮他制定手术方案，说军部的人要审查这个方案。——津川君是日本的英雄，是中国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官，我们必须保证手术万无一失！神谷先生郑重交待。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看来我得暂停暗中所做的回国准备了。

神谷先生要我和他一起完成津川的胸部手术，他说他毕竟年纪大了，让我做他的助手他最放心。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走进津川的病房为他取血查血，气色已经转好的他大声对我说：振翼君，请告诉神谷先生，就说我希望早一点手术，我想尽快重返战场，杀敌立功，为天皇尽忠。凭我的本领，指挥部属再杀他几千人易如反掌！我希望能亲手把大日本国的国旗插上南京城头！

我打了个冷战。南京城头！？

——我们要征服整个中国，迁都大陆，让天皇进驻北京！津川满脸兴奋地挥舞着手臂……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七日

下午随神谷先生一起去病房为津川检查心肺功能，津川忽然开口道：神谷君，你做医学研究需要搞活人解剖吗？神谷先生显然有些意外，说：有活的人体解剖当然好，可哪里去找活人解剖，哪个活人会让你去解剖？我们现在搞尸体解剖都

很难，一般人都不愿自己死去的亲属的尸体再被解剖。津川听罢笑道：你要想搞活人解剖，跟我去中国就行！我可以随时让部下给你捉些中国人来，男的女的成人孩子都保证供应，保证让你解剖研究个够！神谷先生吃惊了，叫道：那怎么可以？那不等于杀人么？津川笑道：他们能被解剖能为我们大日本国的医学研究做点贡献是他们的荣幸！再说，中国人虽然愚蠢，但繁衍能力极强，杀他们一些人也算为他们减轻一点人口压力，用中国话说，这叫做剔剔苗，是为他们做好事！我早就认为，对世界上的一些愚蠢民族，应该采取坚决措施，减少人口，免得他们浪费地球上的资源！怎么样，愿意去吗？神谷先生笑了笑说：我们先不谈这个，先把你胸内的子弹取出来再说。津川摇摇头笑道：你呀，学医学得胆量小了，其实，就算你不去中国搞活体解剖，他们好多人也得死！不过是被军刀砍死子弹打死而已。

他说得满脸兴奋。

我自始至终看着津川的嘴，我第一次发现他的门牙尖得出奇。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九日

昨夜做了一梦，只模糊记得梦中有一张床，一个人从床上起身，提刀便向几个老人追去，那几个老人慌慌向一座写有“南阳”二字的城门逃，但在门外被提刀人追上，全被砍翻在地。提刀人边擦刀上的血迹边扭脸大笑，我倏然一惊：那提刀人竟有一点像津川。

被吓醒后再无睡意。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

惠子告诉我，她这个月的月信至今没来，已经过去了十二天，她高兴地说她有把握断定是怀上了。我听罢心却一沉。许久没有出声。

这是个喜信,我为何没有兴奋?

邹振翼,你在想什么？你可不能胡想啊!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今天早饭后神谷先生递给我一张“加入日本国籍登记表”。——我特意托人为你要来的,请填好后直接送给警察所的智庆正方君。神谷先生一脸肃穆地交待。我久久地看着那张表格。

我在那张表格上看见了徐福的脸，他正在奋力摇一只船,他的身后，是坐在船上的五百童男和童女。大海波涌浪翻……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今早惠子说她浑身无力，想多睡一会儿，我替惠子去给津川送饭,进病房时,津川正坐在床上擦拭他的战刀,他的卫兵捧着刀鞘恭立床侧。见我进去,津川一边插刀入鞘一边说:我的刀和我一样，已经耐不住病房的寂寞了，我们都渴望重返战场。我这刀可是一把好刀,我曾用它一气砍杀十七个中国人它都未卷刃。我盯了那刀一眼,耳畔随即响起咔的一声，好像它已经落到了又一个中国人的脖颈上。

我的心怵然一提。

——喏，你来看看战地记者给我和我的部队拍的照片！

你岳父告诉我，你马上就要入日本籍了，你作为一个日本人，看见这些照片只会感到兴奋！他从枕下抽出一本影集，掀开让我看。

——看见了吗？这是我在沈阳郊区战斗中的情景，这个中国人的块头多大，但我一刀劈掉了他半个膀子，我没想到记者会拍下这个珍贵镜头！

——看见了吗？这是我们联队把吉林一所大学的二百多名男生逼进一个水塘，必须把他们淹死，要不然他们就会拿起枪来与我们对抗。

——看见了吧？这是中国三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三个头天晚上用开水烫伤了我的一个士兵，我命令把他们吊起来作为刺杀的靶子，必须让他们知道，任何反抗都会招来惩罚！——看见了吧？这些尸体就是我们联队的战绩，总有四百多具！这是我们在长春西郊战斗中的战果。这几条军犬是在掏吃中国人的内脏，这两个我方士兵是在用刺刀给一个中国伤兵剖胸，据说这个伤兵在受伤的情况下仍顽抗不投降，我让我的士兵看看此人究竟有一个怎样的心脏……

——看见了吧，这是在九顶山露天煤矿。这个矿上的中国人打死了我们两个监工，我命令把该矿两千多人全部集中到这个露天矿坑里，用六挺机枪把他们全部射杀，让一千个中国人的命来换我一个监工的命，还可以吧？！看见这些孩子了么？他们正从死尸堆里往外爬，爬也没用，谁也别想活。我们必须用这种坚决的措施告诉中国人，反抗只会招来更多的死亡……

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样走出那间病房的，我的脸一定十分苍白，因为津川问了一句你是不是不舒服？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我的脑子怎会向这个方向琢磨？这是不是疯癫者的思维方式？我们家可是常出疯子的，莫不是我的脑子里也潜藏着疯癫的因子，现在它们发作了？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我无法制止自己不这样思索，我一想到这件事就亢奋，就有一种模糊的快感从心里生出，手就会因为冲动而哆嗦。我这是怎么了？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医生？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津川今天送我一张他们全家的合影，照片上的一家人都穿着和服，他的两个儿子身上有一股英武之气，小女儿有十一二岁的样子，长得好清秀。我对着照片看了许久……

后晌，津川的妻子来看津川，顺便送给惠子一身婴儿的衣服，她大约是从惠子的母亲嘴里听说惠子怀孕的事。惠子红着脸说：还早哪。津川笑着接口：这种事早准备了好，祝贺你们也要当父母了。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刚吃完午饭，津川的一个卫士领一青年军官进屋，这是军医少佐本村，他在中国利用活体解剖研究医学问题很有建树，津川先生让他来给神谷君讲解有关情况。神谷先生让座后，那位本村少佐说：如今的中国，是研究医学的最好场所，我们随时可以找来中国人进行解剖和试验。我本人为研究中

国人的骨骼,先后解剖一百八十七名活人,写出了《中国男人骨盆之形态》和《中国女人骨盆之形态》,发表后获得博士学位。我还先后剥整张人皮十七张,研究了中国人的指纹和皮纹。我听津川君说,神谷君也有进行活体研究之心愿,如果你决心去中国,我随时可以提供帮助,我是津川君的下属,将尽全力协助你。

神谷先生沉吟许久没有说话……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昨天去了一趟清水寺院,我问一个僧人:这世上能不能消除疯子?他愣了一刹答:怕是不能,没有疯子不成世界。

这么说这个世界是要不断出疯子的。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昨夜噩梦连连,一群赤身的疯子在旷野里跑,我也杂在其中。身后有人边追边叫:抓住疯子!我不顾一切地跑,忽听得身后响了一枪:啪。吓醒了。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

人疯了就不再受世间任何律条的限制,他实际上也就获得了彻底的行动自由。

一个疯子很多的世界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日

昨晚在惠子熟睡后的轻微呼吸声里睁眼躺了一夜。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三日

神谷先生告诉我，明天上午为津川先生动手术。

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六日

1998年　秋　天

那些写着日文的信件和本子，我们送理工大学请人翻译，两个月之后——这时已是凉爽的秋天了，我们才读到译文……

尊敬的佛祖：

我恳求你能让我每天脑子清醒的时间长一些，让我把过去的事回忆清楚，让我把全部的经过都给振翼的家里人说明白。我的脑子又开始昏了，我又看见了那一群蚊子，那群蚊子真是讨厌，总是不停地叫，叫得我什么事也干不成。佛祖，求你让我写下去，让我想想过去，求求你把这群蚊子赶走。

把它们赶走！

赶走！

赶走呀！

惠子

二月寄出

尊敬的公公、婆婆和大哥、大嫂：

我是日本京都的神谷惠子，是振翼的媳妇，是你们没有见过面的亲人。他们说我患了精神病，硬把我送到这个精神病院里。可我觉着我没有病，我现在能给你们写信，更证明了

我没病，我就是觉着有一群蚊子在不断地追着我，老在我脑子里响。只要蚊子不叫不响，我就能给你们写信。振翼死了。我想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所有的过程，可是蚊子又来了，又在我脑子里叫了，该死的蚊子，我的头疼了，今天就写到这里。成群的蚊子。

惠子

尊敬的公公、婆婆和大哥、大嫂：

我第一次见到振翼是在父亲开办的大安医校里，他长得比一般日本人高，眉毛出奇地长。蚊子开始叫了。他的神情中有一种倔强的东西吸引了我。蚊子的叫声是这世界上最讨厌的声音。他那天和我父亲说话时用的是汉语，父亲在贵国的东北生活过几年。世界上什么时候能够消灭蚊子？把它们全部消灭，一个不留！父亲的汉语水平很高，能够和中国人自由自在地交谈。世界上应该有一半医生从事消灭蚊子，你说蚊子有什么用处？它们除了烦人还是烦人，一点用处都没有。振翼给我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护士给我送饭来了，我最近特别讨厌吃饭，我害怕连蚊子也一起吃进肚子里。

惠子

尊敬的公公、婆婆：

振翼后来经常到我家在我父亲的指导下解剖小白鼠和小白兔，有时也做手术。那一次他休息时，我走过去提出要他教我汉语，他很痛快地答应说行。蚊子来了，蚊子的叫声又起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南阳有没有蚊子，我可很怕蚊子。我将来如果出院了，一定要去一趟南阳，我要把所有的内情都给你

们说说。可我害怕蚊子，害怕蚊子，该死的蚊子！

惠子

尊敬的公公、婆婆和大哥、大嫂：

最近的蚊子很多，蚊子的叫声接连不断，我恐怕写不完我想写的信了。都怨这些该死的蚊子，好在我有本子，我有记事的习惯，凡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我都记下来，我会把本子给你们，你们看了本子就知道发生的事情。蚊子，蚊子的叫声太大，太大了——

尊敬的中国公公、婆婆和大哥、大嫂：

我在嗡嗡的蚊子声里看见了振翼，我看见他浑身是血，仰倒在手术室里，他的胸口一起一伏。有两只蚊子落在了他的胸口上，我看见他抓住一只蚊子的腿，慢慢地站了起来，尔后一点一点地向屋顶升去，蚊子要带着他走了。振翼，你不能走，你走了我怎么办？我怎么——

尊敬的中国公公、婆婆和大哥、大嫂：

蚊子是很多，可我还是夺过了枪，夺过了那人手中的枪，那一刻我非常仇恨，我把枪口对准了他们和父亲。我非常想扣扳机，是的，非常想，可就在那时一大群蚊子飞过来了，那么多那么大的蚊子，它们竟然把我撞倒了，我听见枪响了，我想肯定有几只蚊子被我打死了。被我打死了，父亲，我不饶恕你，不饶恕你，也不饶恕那些蚊子——

尊敬的中国公公、婆婆——大哥大嫂：

蚊子搅得我整夜睡不着觉，睡不着也好，这样我就能看见过去。其实有一个人是该死的，一个不把别人当人的人，为什么我要把它当人？杀呀！蚊子！杀呀！蚊子。我也早就很生气了！炫耀，炫耀，这世界上竟然有炫耀自己会杀人的人？！嗬嗬，他到底也流出血了，流出来了，流出来了……

尊敬的中国公公婆——

我现在就是记不起我把我的孩子生到哪里了，都怨这些该死的蚊子吵的，我想呀想的，就是想不起来。我再有一个月就要生了，生了，我听见了孩子的哭声，是的，我听见了可他们不让我见孩子。我的孩子，是男是女？孩子，蚊子，孩子，蚊子，我想你——

尊敬的中国公婆——

天暗下来了，暗下来了。我让他快跑，让振翼快跑，可是他不跑，他说：反正我已经把事情做了。就在这时门开了，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枪是什么时候响的，不知道。父亲是疯了，疯了，疯了——

尊敬的中国——

我想骑上一群蚊子去见你们，把孩子也带上，到白河里游泳，到独山去看玉石。顺便我可以把事情给你们说清，说清，说不清——

尊敬的中——

我想看见太阳，月亮也行，看见鸟，不要这些蚊子，不要，

谁也别想碰我的东西，不准碰，不准碰，我要寄到中国，寄到南——

月经今晨来了，量好大，把床单也弄脏了。妈妈看见埋怨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照顾好自己？我现在才有点明白，凡心情无故烦躁，情绪低沉，便是月经要来的前兆。

它一来，腰部的不适便也消去。

昭和四年三月七日

今天知道飞鸟锅料理的做法：将嫩鸡块、烧豆腐、松茸、菊菜、粉丝、磨芋糕、圆粘糕、枫叶面和牛奶、鸡骨汤在一起煮，然后蘸姜汁和辣椒酱食用。飞鸟锅源于奈良。

昭和四年四月五日

父亲又收了三名学生，两名朝鲜人，一叫朴成英，一叫金顺达；一名中国人，叫邹振翼。早就想学中国汉语，也许可以请邹振翼君教？

昭和四年七月十日

今日在寅次太郎家的店里购得友禅染八尺，上印重棣棠图案，十分喜欢。这料子够做一件和服，想日后穿上身，必定好看。

妈妈看见，也赞我：还有点眼光。

昭和四年七月十八日

邹振翼君教我汉语极耐心，汉语听上去抑扬顿挫，十分

好听。我相信我会很快学会。邹振翼君也夸我进步快，只是不知他是真心称赞，还是礼节性的奉承。

我喜欢汉语。

昭和四年九月十一日

今天开始和妈妈一起清扫屋里屋外，准备迎接年神。妈妈嘱我把自己卧室里的一切不洁之物统统去掉，以免年神不来家中——神是不到任何不洁之处的。门板和年绳都已买到。

昭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父亲告诉我，在三个留学生中，中国的邹振翼君学习最用功，进步也最快。这和我的感觉一样，邹振翼君最聪明。他的日语已说得很好，我快要挑不出毛病了。

邹振翼君称我的汉语学习进展神速，我的确已可以和他用汉语对话了。

昭和五年一月十七日

今天去参加雅子的婚礼。新郎挺英俊，只是太胖了点(可不能让雅子知道我嫌他丈夫胖的事)。看见他俩手拉手的样子，我真有些羡慕。唉，雅子幸福了。

昭和五年三月八日

下午去书店，购得一本中文《游中原》，介绍洛阳白马寺，龙门石窟，开封相国寺，也说到了南阳武侯祠。书上说南阳是中国汉代七大都市之一，没想到邹振翼君的故乡是个有名的

地方。

昭和五年三月十九日

汉语是一门奇妙的语言。我现在方明白日语中的不少字是从汉语中借来的。感谢邹振翼君教会了我汉语。我真庆幸我认识了他,从而使我掌握了一门重要的语言。汉语很难学,但学会了又兴味无穷。我昨晚用汉语和父亲讨论麻醉学上的一些问题，他很惊疑我在汉语学习上的进步，我有点自豪了。雅子也很羡慕我。

昭和五年七月一日

我用汉语写完了《开胸手术中的麻醉》一文,傍晚拿给邹振翼君,他看完用红笔在上边批了个“优”字。我高兴得忘了形,竟在他的左肩头上亲了一下。他的脸立刻红了,我的脸也一阵发热。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汗味。

昭和五年七月二十日

晚饭后去雅子家送绣和服图案的绣线回来，经过邹振翼君的窗口时，看见他正坐在桌前读书，便悄步站在窗外看了一阵，他的侧影很好看。他脸上没有一般日本男人脸上的那种自以为是或过分的谦卑,我喜欢这样的男人。

昭和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今天和妈妈一起去看巫女神乐。那表演的妙龄巫女腰身极是好看,她手持铃儿踩着鼓点,舞姿十分优美。妈妈说巫女神乐实际上是古时遗留下来的神灵附身的形式，后来逐渐转

变为现在的祈祷舞。我对妈妈说：我也去当巫女吧。妈妈生气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

昭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邹振翼君今天说，我对你们日本人能同时接受几种信仰感到惊奇，同是一个人可以在神社举行婚礼，又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指导日常生活，还可在死后葬在佛教寺院内的墓地里，也可同时信仰基督教。

的确是这样的。我惊奇他的观察之细。

昭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今天邹振翼君几个中国留学生要去岚山游览，我遂自告奋勇为他们带路。到了山顶，他们看着美丽的大井川和对面的龟山、小仓山，几个人一齐惊呼：仙境，仙境！我告诉他们，报纸上说过中国的作家鲁迅和郁达夫都来过岚山，这是作画、咏诗的地方，你们要作一首诗才算不虚此行。他们于是就推举邹振翼君作，振翼君想了一刹那，吟道：薄雾轻绕岚山，九天仙境一般，惠子若着长裙，颇似仙女下凡。我听罢脸热心跳起来，他倒会奉承人哪！

昭和五年八月一日

邻家掘地造屋，从土里挖出一些中国宋代铜钱。邹振翼君听说后，急忙跑去看，我也去了。那些铸有“宋”字的铜钱总共有十几枚，邹振翼君看得满脸兴奋。他告诉我，这些铜钱说明宋代中日间交往已很深。我打趣道：你今天留学日本，说明两国间的交往更深了。他大笑。

昭和五年八月三日

邹振翼君说他佩服《解体新书》的翻译者杉田玄白，一百多年前就知道向西方医学家学习。我说我也佩服，翻译《解体新书》是杉田玄白一生大业绩，这部译著也是日本文化史上的“金字塔”，西文近代医学的精髓通过此书传到了日本，揭开了关于人体内部构造的千古之谜。看来我和振翼君有共同语言。

昭和五年八月五日

天阴得厉害，像要下大雨，可家里做饭的木柴还没挑回来。佣人菊治老伯病了，不能去柴场。早饭后开始飘起小雨来，我和父亲都有些着急，恰好这时邹振翼君来家听父亲讲课，他见我们面有愁色，当即拿了菊治老伯挑柴的担子就向两里外的柴场走去，他共挑了十担，一千多斤，走了几十里地，累得衣裤全都湿透了。最后一担柴放下，我跑过去把毛巾递到他手上，要不是父亲站在一边，我真想替他把满脸的汗珠擦去。听他喘吁吁呼气，我心里第一次对一个男人心疼了。振翼，没把你累坏吧？

昭和五年八月八日

今天是耻辱的一天。上午为一个手术病人做全身麻醉时出了意外，病人突然血压下降，心跳停止，幸亏父亲和振翼迅速采取了抢救措施，没有造成病人死亡。事后父亲严厉地训斥了我，说早在一百多年前华岗青州就使用自制的全身麻醉剂施行乳癌手术成功，实现了安全麻醉手术，而你到今天还

没掌握这门技术。我很伤心。父亲下班走后，我伏在办公室的桌上抽泣起来，振翼过来轻声安慰我，帮我分析麻醉失败原因，又扶我站起拿毛巾替我擦泪水，我当时一下子扑到他怀里放声哭了。他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让我慢慢平静下来，我把脸埋在他的怀里一动不动。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亲吻起来，长长的吻让我浑身颤栗，我真想永远伏在他的怀里，就那样一动不动地永远待下去。

昭和五年九月八日

振翼今天来听父亲讲课，中间歇息，父亲去院中练剑强身时，我俩相拥到一起，我又在亲吻中体验到了迷醉痴狂的感觉，那一刻我真想变成一只小鸟，紧偎在他的胸口上。我已经迷醉到听不见父亲向屋门走来的脚步声了，幸亏振翼猛地把我推开，不然父亲会看见我的舌头尖还在振翼嘴里哪！我这样爱上一个外国人，对吗？父亲会反对么？

昭和五年九月九日

我今天和秀子去药店采买麻醉药品时，看见一个店员指着对面的一栋房子对两个小学生说：中国诗人郭沫若和他的妻子安娜曾在那儿住过。我的心不由一震：安娜可以爱上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不可以？

昭和五年九月十日

今天傍晚父亲去拜会津川叔叔，母亲在忙家务，我悄悄去到振翼的住处见他。我们长久地拥吻之后，他试探地想解开我的上衣，我知道我该拒绝他，可我没有力气抬手。天哪，

他解开后是那样的高兴，他贪馋至极地噙住了它们，在他接连的吮吸声里我的身子也飘飘然像离了地，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我想我快要成仙了，我快要飞到天上了……

昭和五年九月十一日

父亲今天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对，他不会是发现我和振翼相爱的事了吧？晚饭后，我以请振翼修改用汉语写的论文为借口，又到了振翼的住处。他可真急呀，我刚进门，气还没喘一口，他已经把我抱离了地面。我愿意他这样，我愿意看见他那副急切的样子。在长久的狂吻之后，他用手和目光向我提出了那个要求，我是非常愿意给他的，可这件事太重大了，我有点害怕，我拒绝了他。看见他那副沮丧的样子，我的心又软了，我最后答应他：只许看看不许动。他欢喜至极地点头同意，噢，他动手解我衣带时因为快活手都打起了颤。他看见了，他是那样的惊奇和惊喜，他一连声地叫着：太美了，太好了，太美了，太好了，我急忙闭上眼睛，我不敢再看他那双跳动着火苗的眼睛，我担心我会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佛祖呀，我多愿失去控制啊……

昭和五年九月十二日

振翼今天正式提出要娶我为妻。我当然高兴，我说我要向父亲禀报这件事，并请他也向他的父母征得同意。他说他早已向家里发过信了。他说他相信他们会同意的。我在想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向父亲提出这事，最好是在他心情高兴的时候。他不会拒绝吧？我是他惟一的女儿，他会为我的幸福考虑的！

昭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没想到父亲会发那样大的火。我刚说完要和振翼结婚的事,父亲就把他手中的茶壶摔到了地上。他几乎是吼着说:我没想到这个中国人如此大胆，竟算计到我的头上了，我马上就叫他滚!滚回中国去!我好心教他治病的本领,他竟来勾引我的女儿,这个东西！我哭着请求父亲别用“勾引”这种可怕的词,我说不是振翼有意来引诱我,而是我自愿地爱上了他,我的话显然令父亲吃了一惊，他怔怔地看了我一刹，没有再说话。母亲来把我拉走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昭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一大早,父亲就差菊治老伯把振翼叫了来。振翼进院时有些不安地看了我一眼,低声问:什么事这样急?我轻声说可能是为咱俩的事,你别怕!他点点头进了客厅,我急忙站到隔壁去听。我听见父亲咳嗽了一声,说:邹振翼君,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吧?振翼迟疑了一下说：知道，我是中国的汉族人,现在是留日学生。父亲说: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为何还做非分之想,想娶我的女儿?我们是日本国民是大和民族人,和你根本不是同国同族人！我听见振翼清了一下嗓子说：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谁规定，只有同国同族的男女才能相爱，不同国同族的男女就不能相爱。民族是人类根据自己繁衍情况和生活习惯、习俗划定的类别，国家是人类根据人们居住的历史状况而作的地域之分，这些都是人为的，也就是人类自己的行为,不是上天的规定,上天只规定了男女应该相爱、结合并繁衍后代。我们只要不违背上天的规定，不违背生命的

本能，就不是大逆不道，就不应该受到责难。父亲听后恼怒地拍了一下椅子扶手，叫道：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要听你讲歪理，而是要告诉你，你在我这儿的学习已经结束，可以另找老师，也可以回国。我给你三天时间办理。我听到这儿头皮一炸，猛地拉开门走了进去，我本想朝父亲喊叫的，可因为又惊又气，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父亲没有理会我，径自回了他的屋子……

昭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一天没有去上班，还没到吃晚饭时分，我就跑到了振翼的住处。他也正呆坐在屋里，双手托了腮一动不动，看见我进去，他拿了条床单拉上我就向外边走。我含了泪问他：怎么办？咱俩怎么办？他停步道：只有两条路，一条退缩，我搬到另一个城市，另找一个导师学习，咱俩从此不见面，彼此慢慢把对方忘掉，你另找一个日本男人做丈夫，我回国后找一个中国女人做妻子。这也是我父母的主张，我没有告诉你，他们也反对我俩结婚。他刚说完我就叫：我不走这条路！告诉我另一条路。他说：另一条路是一条决绝的路，只有很少的人才敢走，走那条路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急了，究竟是什么路，快说！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生米做成熟饭”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我一时没有理解“生米”与“熟饭”这两个词的含义，用眼瞪住他，他只得又解释了一句：就是我们先做夫妻，然后再告诉——我一下明白了。我的心霍然跳起，但随后我想清了，只有这条路能让我获得终生幸福。既然看准了，就做吧，做吧，做吧。

我什么也没再说，只是双眼看定振翼，义无反顾地抬手

解自己的衣服纽扣，我要自己来解，我要用这个举动表示我的决心。这是我的初次，我没有任何快感，有的只是一种把事情做了的愿望。我们做了，疼痛，疼痛，疼痛。我咬着牙承受，每当他冲撞一下把疼痛带给我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想，他这是在打破界限，他当然要用力，国家的界限，民族的界限，宗族的界限，家的界限，都被我们打破了，现在我们就要走到那个地方了，走到那个只有人的地方，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只有幸福和快乐的地方。

昭和五年十二月四日

早饭后进了父亲的书房，我是拉着母亲一起进去的。父亲正埋头看书，我咳了一声，引得他抬起头来，我鼓足了勇气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他放下笔，等着我说。我迟疑了一刹，毕竟这是对爱我的父亲说话，而且是我第一次对父亲施加压力。不过我很快坚定了说下去的信心，这关乎到我和振翼的幸福，我要照计划进行。我说：我要跟邹振翼君走了。——什么？父亲闻言霍地站了起来。——我已经是振翼的妻子了，既然你要撵他走，我只好跟他走了。——你敢说你是他的妻子？父亲气急地瞪住我，我什么时候允许你和他结婚了？——你是没有允许，可我事实上已经是他的妻子了！——噢，这个中国杂种！他竟敢来糟蹋我的女儿！他边叫边扭身取下挂在墙上的一把军刀，那军刀是他的军界朋友津川叔叔送的，父亲不仅喜欢手术刀，还喜欢真正可以杀人的寒光闪闪的军刀。我要杀了这个邹振翼，要杀了他！他拿着刀疾步向门口走去，母亲去拉他，我则往门口一站，拦住父亲看着他的眼睛说：你最好先把我杀了！你只要敢去碰一碰他，我就立刻死

给你看！我把预先握在手中的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亮到他的眼前。父亲被我的决绝和手术刀吓得倒退一步。他不认识我似的瞪住我，把手中的军刀扔到了地上，转而一步一步走回书桌前，颓然坐到了椅子上。我知道眼下不能再说什么，便也退了出来，去了雅子的家里。终于，父亲妥协了，让菊治老伯给我送来了一个纸条：回家来吧。

昭和五年十二月八日

我和振翼是行的佛前婚。就是在结婚仪式上，我方知道我们神谷家的宗亲这么多，来了足有上百人。也就是在这个仪式上，我看出神谷这个宗族里的人对我找一个中国人做丈夫都感到意外，一些老人甚至故意对振翼表示冷淡，对我表示不快。我和振翼不时对视一眼，用目光鼓励对方。我们终于把仪式熬过去了，我们相拥着走进了经家庭、宗亲和社会允准设立的新房。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们长久地拥吻在一起。这一夜是值得我永远记住的一夜，我在这一夜体验了人间最美丽最美好最诱人的快乐……

昭和六年一月八日

全家四口人第一次围坐在一起吃饭。我看出父亲的神态有些不自然，目光总是在振翼身上一触而过。让父亲从内心接纳这个异国女婿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会好的，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体贴我，父亲不在的时候，悄悄塞给我一卷钞票，要我给振翼添置两件好衣服。

昭和六年一月九日

父亲今天走出手术室时对振翼说：今后凡找我就诊的病人你都有权接待。你既是娶了惠子，就要做好长期在日本生活的准备，我就惠子一个女儿，我不希望你们离开我。振翼点头表示应允。

昭和六年一月十九日

振翼早晨起床看到父亲正在门前练习劈刀，有些诧异：您这么大年纪，还练这个干啥？父亲说：身为大和民族的男人，年纪再大，都要争取保持强健的体魄和拥有制服敌人的本领，以便随时为国效力。你也该很快学会日本男人的做派，按大和民族男人的传统和习惯做事。再过一段时间，你可以放弃中国国籍，申请加入日本国籍。振翼听了没说别的，我不知道振翼的心里怎么想。我希望他们两个平安相处，他们是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两个男人。

昭和六年二月二十日

振翼这些天找来了不少关于防治精神分裂症的书，不知他为何又忽然对这种疾病的防治产生了兴趣。父亲是希望振翼在外科上有所造就的，希望他成为全日本有名的外科医生。医学是一个无边的大海，每个从医的人都只能游过其中的一片海域，我把这个看法给振翼说了，他只是笑笑，但愿他听明白了。

昭和六年六月十八日

今天医务所来了个乱喊乱叫的病人，由其母亲陪着。父亲诊断为青春型急性精神障碍。我也看出他的思维破裂，想

象荒诞离奇，情感不贴切，行为愚蠢幼稚。振翼对这个病人十分关注，几次放下手中的事过来找那位母亲询问平日症状，并作了记录。振翼后来对我说，此人幻觉生动，妄想片断，对其实施昏迷治疗也许会有好处。我默然看着振翼，他这种执著好学的精神令我钦佩。

昭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军部做事的津川叔叔下午来拜会父亲。他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手枪猛地出现在门口时吓了我一跳。他是父亲的老朋友，过去经常来家和父亲交谈，这一阵子说到外国办事，所以一直没有见他。他今天可能有什么高兴事，一进客厅就朝父亲叫：神谷君，快拿酒来！从他和父亲的交谈中知道他要去中国的东北，到驻在那里的军队任职。振翼由外面回来，我领他进客厅拜见了津川叔叔。津川叔叔对振翼说：你要赶紧加入日本籍，现在中国的东北已有许多人愿当日本的国民。中国是一个贫弱已极的国家，必须由外人帮助治理，我马上也要去，我们会按日本的标准把中国治理好的！我看见振翼的面孔阴沉下来，担心津川叔叔的话中有不妥的地方，急忙拉振翼告辞。振翼问我津川叔叔在军队的职务，我告诉他是军界中相当于联队长的官。但愿他没有生津川叔叔的气。

昭和六年七月二十日

父亲那天吃早饭的时候，意外地对着振翼说：你们中国就要发生大事了！言语中透着一股兴奋。振翼茫然地问：什么大事？父亲摇摇头答：你等着看报纸吧。我心里暗暗猜着：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令父亲高兴的大事呢？有人发明了新的外

科手术器械？有人创造了新的外科手术方法？一个中国的大人物生病痊愈了？早饭后振翼临去病房前，语调不安地问我：你估计中国会发生什么大事？我吻了他一下，拍拍他的后背安慰道：不会是什么坏事的，你看父亲那样兴奋……

那几天我特别注意看报纸，三天后的《晨报》上果然用大字刊载着一条消息：中国军队袭击我驻沈阳部队，关东军奋勇反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我吃了一惊，这不是中日之间开战了吗？振翼看后，脸立时阴沉下来。父亲那当儿说：振翼，你们沈阳完了，归我们日本管了。振翼没有应声，只是把报纸紧紧地攥到了手里。这，就是父亲当初说的“大事”？

一周后，报纸上又出现了大字标题：中国的辽宁、吉林两省悉被我占。

振翼看报纸时，面色发青。奇怪的是，父亲倒越发高兴起来。

昭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这些天，报纸上几乎全是中国东北战事的消息。父亲今天看完报纸后对振翼说：我们打过去的目的，是帮助你们繁荣。振翼没有说话，只是立刻起身走了出去。

昭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父亲晚饭后去参加一个聚会，他显然在聚会时喝多了酒，回来时身子有点摇摇晃晃，进屋还在说：庆祝齐齐哈尔大捷，庆祝齐齐哈尔大捷。振翼穿着睡衣出来，默默看着有些醉意的父亲。

昭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振翼这些天一上床就闭眼睡去，不亲吻不抚摸更不做爱，而过去的那些晚上，他总是迫不及待地把我抱到床上，火急火燎地解我的衣服，如狼似虎地扑到我的身上忙碌。我不知这是怎么了，是我的魅力减退了？是他厌倦了？或者是他身体不好？昨晚上床后，我十分渴望，在他耳边说：我想早点怀上孩子。可他依然只是拍拍我的肩膀就睡去了。是不是男人做这事有个间歇期？

昭和七年一月八日

今天的《每周新闻》说，中国的东北全境已被我关东军攻占。还说城里今晚要举行庆祝晚会。父亲晚饭时说他希望我和振翼随他一起去参加庆祝晚会，振翼说他身子不适不能去，我就也留下了。父亲是由母亲陪着去的。站在家门口，能够看见城里升起的五彩烟花，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是该为日本高兴还是该为中国悲哀。两个国家要是不打仗该多好啊！

昭和七年二月六日

振翼昨天午后出去了，回来时满嘴酒气，而且神情有点反常，进屋就呀了一声，猛地把我抱扔到床上，我以为他是要同我玩闹，就随他去尽兴，没想到他竟一边撕我的衣服一边使劲拧我胳膊上的肉，疼得我忍不住叫了起来，惹得父亲急走到我们的卧室门外问：怎么回事？我不敢再叫喊。那阵子天还没黑，晚饭还没做，可振翼硬是要做那事，粗暴至极地刺进我的身子，以可怕的狠劲撞我，砸我，我不知他这是怎么了？

过去他可不是这样的，他过去做这事时一向温柔，即使冲撞，也总是要问我感觉如何。他今天怎么了？

昭和七年二月九日

午后突然来了两个穿军服的军官，说是请父亲随他们去附近的军营一趟，父亲很高兴地随他们走了。父亲被汽车送回来时已近半夜，他走到我们的卧房门口，喊醒我和振翼交待：明早起床后把那间大病房收拾干净，要有重要病人来住。早晨起床后我依父亲的叮嘱去收拾大病房，振翼也来帮忙。他的眼里有红丝，显然没有睡好，我抱怨他不该起这么早，应该再睡一会儿。他温柔地吻了我，我们有好些天没有这样长久地接吻了。

昭和七年三月十四日

病人是用军队的轿车送来的，病人下车时我才发现原来是津川叔叔。父亲跑上去同几个军人一起把津川叔叔抬进病房的床上。津川叔叔的精神很好，他看见我笑着说：我来麻烦你们了，我的胸部中了两颗子弹，得请你父亲取出来，别的医院我都不想去，我最相信你父亲的本领。父亲给津川叔叔检查了一遍身体后说：我不能马上给你动手术，原因是眼下你的身子太弱，很难承受大手术，你得住上一段时间，先把身子养养再说。两颗子弹晚取几天并无妨碍。津川叔叔听罢笑道：既来到了你这里，就一切听你安排。

昭和七年三月十五日

父亲亲自制定了手术方案。父亲给津川叔叔说：一颗子

弹离心脏很近，手术难度比较大。津川叔叔笑着说：你放心去做，我在中国军队的枪炮面前都不怕，还怕你的手术刀吗？告诉你，我虽然挨了两枪，可我指挥部队杀了四千多敌人，我现在就是死了，也值了。父亲说：你是咱们日本的英雄，你让中国人知道了日本人的厉害！津川叔叔接口道：要想征服中国，你必须让中国人对日本感到恐惧，恐惧是臣服的重要前提。我们打开长春城的时候，我亲自指挥把五百多个中国伤兵和一些有抵抗行为的男女活埋了，这一下就把城里还想反抗的人吓住了，只得老老实实地听我们招呼！听见津川叔叔这话，我打了一个寒噤，回头看了一眼振翼，振翼正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但愿他没有生气。我不知津川叔叔这是怎么了，说起活埋几百人的事来还那么轻松，活埋的中国人也是人哪！

昭和七年四月十八日

早饭后，振翼给津川叔叔量血压，我收拾房间，听见津川叔叔对父亲说：你只要一把我治好，我就重返中国战场，我保证能指挥部队再杀敌三千，报效天皇陛下……津川叔叔的话未说完，振翼手中的听诊器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

还好，听诊器没有摔坏，我起身把听诊器往他手中递时，看见他脸孔乌青。是不舒服？我急忙扶他出了房门。振翼在床上躺了一个上午。我问他是不是头晕，他不说话。

昭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振翼可能是真病了，今天一天只吃了半碗饭，也不说话，就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我有点担心，晚上睡觉时把他搂到怀里，一觉醒来时觉得胸前有些湿，摸一下他的脸，也是湿

的，我问他怎么了？你不是在哭吧？他说哭什么？被你胸脯捂出了汗。

昭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振翼昨晚忽然问我想没想过人会变成疯子的事，我说没有。他说应该想到，疯子是会带来灾难的。我问他怎么突然想到了这事，他说因为他已经听到了疯子的声音。我在他额上拍了一巴掌笑道：你说疯话呀？！

他也笑了，边笑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昭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振翼后来告诉我，他们家每一代都要出疯子。不知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开玩笑？可他的神情又一本正经。他最近总说这种没头没脑的话。

我有点担心他是不是太累了，夜里那事看来不能太频繁，我得控制他。

昭和七年五月一日

父亲今天说，两天后为津川叔叔动手术，要我和振翼准备好。我仔细开列了一个手术用品单，让振翼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振翼看后说：很全。振翼今天的食欲转好，开始大碗吃饭。我的心轻松了不少。

昭和七年五月四日

明天上午为津川叔叔做手术。父亲专门挑了两个护士来帮忙，要振翼在手术中当副手，要我负责麻醉。一直在这里警

卫津川叔叔的军曹告诉父亲，明天做手术时军部还要来人守候结果。那位军曹还特意交待:津川君是英雄,手术一定要万无一失。父亲说:津川君不仅是英雄,还是我的好朋友,我会尽全力把手术做好。

晚饭后，振翼拉我出去散步。自从津川叔叔来家后，因为忙着照顾他，我和振翼几乎没有时间出来散步。我们两个在月光下慢慢走着，静静听着小路两边草丛里的虫鸣。我心里非常快活，可走着走着，振翼突然指了一下月亮说:你看,月亮上有血!我先是一愣,随后拍他一掌:你说什么疯话呀?！

昭和七年五月六日

1932 年 5 月 7 日(昭和七年五月七日)

两个人的记叙都终止在 1932 年 5 月 6 日，而津川又是在 5 月 7 日死的,那就可以肯定,5 月 7 日为津川做手术时出了事情。

出了什么事情?

没有人说得清楚。

现在能够判断的,是我的三爷爷邹振翼大约在这一天做出了疯癫之举,而且他的疯癫之举很可能和神谷先生此后的销声匿迹，和神谷惠子此后的被送进精神病院，和津川大佐当天的死有密切联系。

三爷爷,你那天究竟做了什么?

大安医校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9年　夏　天

有一个判断逐渐被全家人接受：三爷爷在日本留有后代。那后代是男是女，是死是活，今在日本何处，成为我们不时议论的话题。还有就是三爷爷的遗骨，他究竟埋在京都的什么地方？因为有这两个问题，当一个东赴日本进行商务谈判的机会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立刻抓住了它。

我是在一个正午飞到日本京都的。

京都给我的印象和它当年给我三爷爷的印象一样：古老美丽且充满生机。

商务谈判只进行了三天就顺利结束，同行的同事们都去旅游，我则开始寻找当年神谷家办的那个大安医校和医务所。

六十多年过去了，能记得神谷家的人已极少极少，我用了几乎一天，才寻到了当年的大安医校和神谷医务所的所在地——它如今已是一个人群熙攘的小广场了。我站在广场边努力去想象这里曾立着学校，有着庭院，飘着炊烟，响着三爷爷和三奶奶嬉戏的笑声。一切都改变了。

我向一个中年人打听过去神谷家开的大安医校和医务所的情况，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他说这里好多年前就是广场了，没有听谁说这里有过医校和医务所。我没有再说什么，我知道对于这个中年人来说，三爷爷和惠子奶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再过一百年，那时的人也不会知道我曾在世上存在过。我们都是过客。

有一阵整齐的吼声传进耳里，循声看去，才见广场中心有几十个头上勒着头巾的日本小伙，正挥舞着军刀在练刀

术。我走上前去，看见那些年轻人一律的武士打扮，眼露冷光，在整齐的号令下练着劈杀。在那队伍的后边竖着两面旗，一面旗上写着：扬我大日本国武威；另一面旗上写着：让战刀去开拓疆域。

刷！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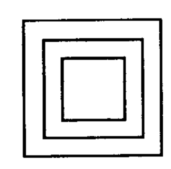
刷！

军刀劈过时带着瘆人的啸声。

我的身子怵然一阵哆嗦。找不到了解大安医校的人，自然也找不到三爷爷的遗骨。我后来去了舞鹤，到了那家曾经给我们寄过惠子奶奶遗物的精神病院。病院里的医护人员能够告诉我的，只是惠子奶奶的墓地，至于后代的事，他们根本说不清楚。他们说惠子奶奶即使生下过孩子，那也是在她被送到精神病院之前的事。连惠子奶奶究竟是哪一年入的精神病院他们也不清楚，——他们太年轻了。

我这时已经明白，此行是找不到三爷爷的后代了。

我是在太阳西沉时分站到惠子奶奶墓前的。这是一家民营墓地里的一个小小的单人墓，位于两个“比翼墓”的中间，墓前立着一个不大的石碑，碑上刻着神谷惠子的名字，名字下边刻有一个图案：



我问那个带我到墓地的精神病院的护士，这图案是什么含义，那护士说：他们担心疯子死后在公墓里会干扰其他死

者,就让人刻下这个图案,用意嘛,大约是要圈镇住疯子的魂灵。哦,多么富有想像力的发明!

我久久地望着墓碑上的那个图案,你真的能圈镇住那些疯癫的魂灵?

附 录

我的儿子一向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他在读完这部新作之后,竟提笔写了他对 1932 年 5 月 7 日那天在日本大安医校发生的事的一种猜测让我看。现将他写的那点东西附录于后。这只是一个高中学生的猜测,离真相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把它附录在此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我期望着有人能帮我做出更逼近真相的判断。

那天的早饭神谷一家都吃得有点匆忙,一放下碗筷,神谷先生就领着他的女儿、女婿向手术室走去。——这天给津川大佐做的手术太重大,军部又亲自来了长官守候,他们的早饭不可能像往日那样吃得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当神谷先生领着女婿邹振翼和女儿神谷惠子走进手术室时,护士们刚刚把津川胸部那长长的胸毛剃去并消了毒——放心吧,津川君,手术很快就会结束的!隔着六十七年的距离,我仿佛听见了神谷一郎的朗声宽慰。

仰躺着的津川微微一笑道:由你主刀,我充满了信心。

手术开始,惠子首先对津川实施全身麻醉。然后神谷先生操起了手术刀,利索地剖开了津川的胸部,并探查出了两颗子弹所在的位置:其中一颗离心脏只有一点点距离。当神

谷先生低头去剥离那颗子弹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能看见津川的心脏在一下一下地搏动。三位护士和惠子都全神贯注在神谷先生的手上，没有谁注意到邹振翼这时伸手去护士手上的器械盘里拿起了一把手术刀——其实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会诧异，他作为神谷先生的助手是这场手术的参与者之一，他有权拿起任何一种手术器械。

当邹振翼朝津川那打开的胸腔俯下身子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神谷先生都以为他是发现了什么问题需要仔细察看，谁也没想到他有另外的目的。邹振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手术刀伸向津川大佐的心脏的，那是极快的一个动作，当神谷先生和惠子及几个护士惊骇地注意到邹振翼的举动时，津川大佐的心脏已经在邹振翼的手上了——他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用锋利的手术刀切断津川大佐的心脏与肉体的联系不需要太长的时间。那是极端令人震惊的一刻，所有的人都惊得没能叫出声来，直到邹振翼喃喃疯笑道：我很想看看你的心脏是不是长得十分特别！只是到这时，护士们才发出了凄厉的喊叫，神谷先生才扔下手术刀向邹振翼冲过去。手术室的门也就是在这时被守护在门外的军官和士兵们撞开了，军人们一时没有弄清室内发生了什么，他们先是跑到手术台前查看，看清他们的大佐已经死亡之后才又向扭在一起的神谷一郎和邹振翼扑来。他们是最后才看见掉在地上的那颗心脏的，那时候那颗心脏不仅不再搏动，而且沾满了灰尘。枪声此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响起，疯子邹振翼也许还有神谷一郎于是张臂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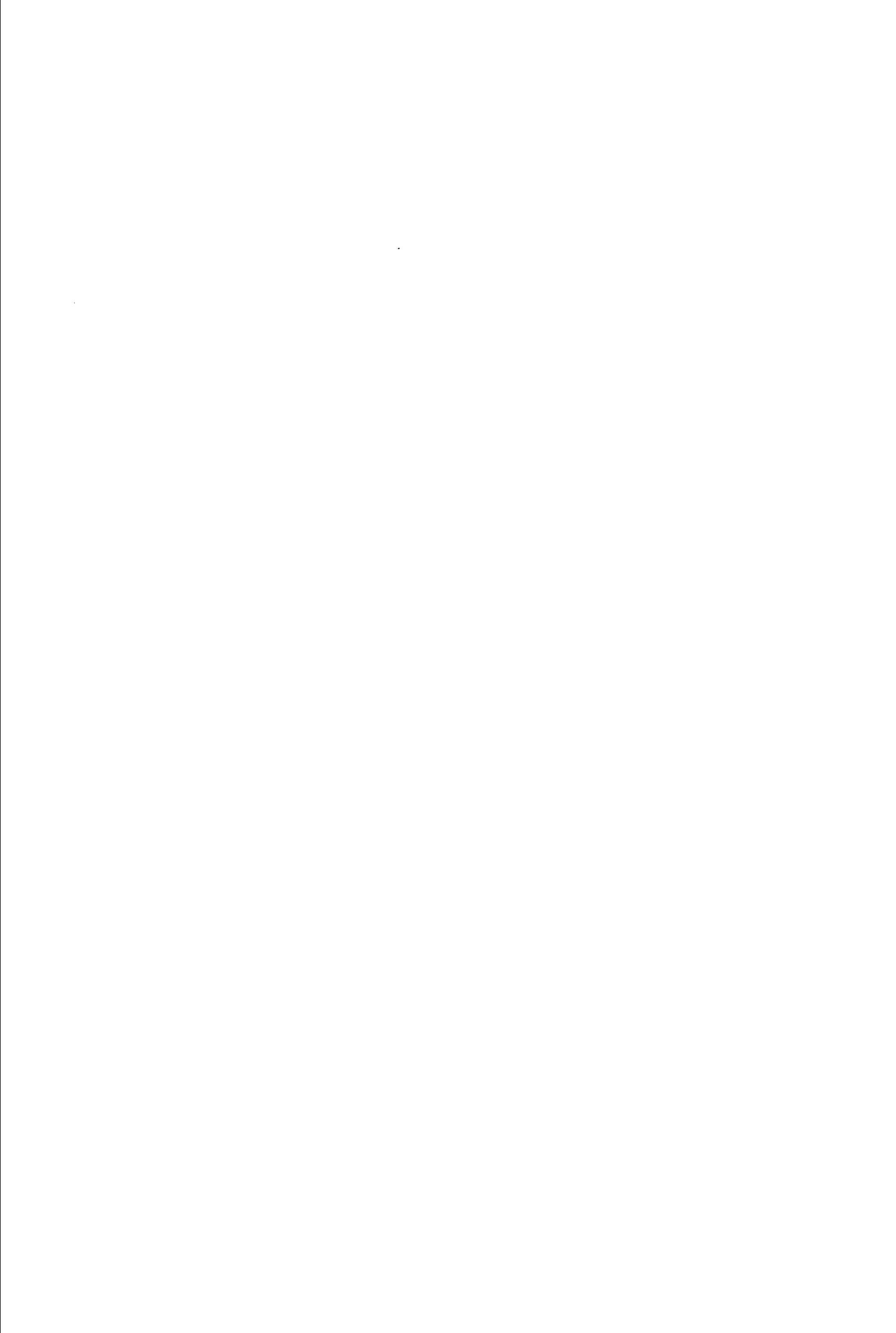




叶兆言小传

叶兆言，男，1957 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1982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 年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1980 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死水》、《花煞》、《走进夜晚》、《一九七三年的爱情》、《别人的爱情》等；中篇小说集《艳歌》、《枣树的故事》等；散文集《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旧影秦淮》等；《追月楼》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第一章

1

马文常常趁杨欣洗澡的时候，往卫生间里硬闯。这种企图十次中有九次半会失败，因为杨欣总是把门销上。马文显

然是故意的，而且只要是个机会，决不放弃尝试，杨欣为此已和他翻过几次脸。他们的儿子马虎觉得这一幕很有趣，和母亲的想法一样，他也认为马文这么做，是有些耍流氓。男女有别，爸爸妈妈已经离婚，离了婚，马文就没有权利再偷看妈妈的身体。

马文和杨欣离婚后，依然同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厅很小，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时不时会发生一些口角。结婚前就不断吵架，想不到离了婚，还是吵。现在，杨欣正在卫生间里洗澡，她总是要花很长很长时间。马文心不在焉地走来走去，他的儿子在认真算账，虽然只是小学二年级，马虎的算术似乎很出色，跟父亲算房钱水电煤气之类的费用，一丝不苟一分不让。他看着马文魂不守舍的样子，挺严肃地问他，是不是正憋着一泡尿。马文无可奈何叹了口气，马虎便使坏地吹起口哨，是那种为小孩把尿时的嘘声，马文很生气，骂了儿子一句。

马虎幸灾乐祸地说："坏了，有人要尿裤子了！"

马文说："算你的账，你小子上次多要了我十块钱，知道不知道。"

马虎对卫生间里喊着："妈，慢慢洗，听见没有？"

马文恨不得在儿子头上打一下，他掏出皮夹，准备付账。正付到一半，杨欣湿漉漉地出来了，一边用毛巾擦头发，一边往自己房间里去。马文迫不及待冲进厕所，杨欣这时候又从房间走了出来，想再次进卫生间，发现他正敞着门在里面撒尿，哗啦啦声音极响，扭头就走，同时愤怒地请他上厕所关门。马文感到很痛快，叽里咕噜说了句什么，如释重负地走出来，立刻显得很轻松。儿子马虎正不怀好意地笑着，马文对

儿子说:“有什么好笑的,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先是你洗澡,然后是她,我也不懂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女人洗个澡,要比看半场足球赛的时间都长!”马文后面的话是说给杨欣听的,如果她愿意搭腔,他打算和她讨论一下自己撒尿的权力,可是杨欣根本没兴趣理他,扭头又进了自己的房间。

马虎和父亲算账,计算着应该找还多少钱。马文继续唠叨,他穿着一身黄颜色的制服,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是警察,其实只是一个居民小区的门卫。两年前,刚三十多岁的马文便提前退休,他所在的国营工厂已经倒闭,一家外国老板把厂买了下来,不当回事地把原有的工人统统打发了。工人们闹了几回事,到市委门前去静坐,到报社去散人民来信,到马路上去发传单,最后仍然不了了之。马文现在的差事是临时的,干了不过三个多月,他喜欢那身黄制服,走在街上,别人难免对他刮目相看。在马路边买菜,那些贩子不是见了他要溜,就是胆颤心惊不敢多收钱。有一回,一位挺漂亮的乡下妹子看见他,挑着菜就跑,马文追着说:你跑什么,我这个警察是假的。乡下妹子一边跑,一边说:假警察,怕的就是假警察。马文笑了,说你真的别跑,我要买你的茄子,这茄子多少钱一斤。其实根本就不想买茄子,那天他心情特别好,不仅话多,还真买了二斤茄子。

马文的手头不算宽裕,杨欣也下岗了,他每个月必须缴出一份钱来养儿子。人穷志短,他总是对账单斤斤计较,离婚已经一年多,每个月算账,都对平摊一半公共费用耿耿于怀,明知道杨欣最受不了这些,还是忍不住要把话说出来。结果每次都不愉快,马文觉得自己出这么多钱不合理,水费,电费,煤气费,都要掏出一半来实在是太吃亏。他从来不在家里

洗澡，从来不用电吹风，从来不用电熨斗，而且房间里还没有空调。杨欣对这些话烦透了，只当没听见，于是马文便反反复复说给儿子听。说起来也可笑，他常常会忍不住把儿子已经算好的账，重新算一遍，然后又一次小肚鸡肠地继续啰嗦。现在终于和儿子把账算清楚了，马文清点着自己的皮夹，嘴里还在不干不净。

杨欣板着脸走了出来，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你真要是觉得吃亏，下次可以一分钱也不要出。大男人一个，你俗不俗？"

马文说："俗！当然是俗，要不是俗，你怎么会和我离婚！"

杨欣说："知道自己俗就好。"

马文看着杨欣，发现她今天的情绪不错，便搭讪说："亲兄弟，明算账。我们别说是离婚了，不离婚，这账也得算清楚，你说是不是？"

2

或许马文和杨欣的斤斤计较，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手头确实有些拮据。第二，想多搭几句腔，因为他并不是太愿意和她分手，潜意识中还存几丝复婚的念头。和马文提早退休差不多，早就下岗的杨欣在这一年多来，工作也老是在换。她找工作好像并不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差时是柜台的营业员，最厉害时在一家不小的公司里当公关部的副总经理。她混得显然要比马文强一些，起码是自信，动不动就敢炒老板的鱿鱼。杨欣属于那种从来不为失业担心的女人，敢想敢做，敢做敢当，天塌下来也不在乎。她做公关部副总经理的时

候，常让那些喜欢吃豆腐的男人下不了台，有一次，一个自称台商的内地人说：杨小姐，你搞公关，不做点牺牲怎么可以。杨欣大大咧咧地说：我倒是想牺牲的，可是你长得太丑了，引不起女人的兴趣。这话没人时说说也罢了，是吃饭的时候，当着一桌子人，气得那家伙差点当场翻脸，赌气喝酒，结果吐得一塌糊涂。

今天马文又一次自作聪明，误解了杨欣的情绪。他看见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紧皱眉头，而是脸色发红略带微笑，便以为有机可趁。虽然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平时和她说话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杨欣根本就不爱理睬他，遇上不得不说的话，一定是板着脸，像是在法庭上提问犯人。即将展开的话题并不愉快，马文以为杨欣的脸红，是刚洗过澡的缘故，做梦也没想到她会突然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再次结婚。

"结婚？"

杨欣的脸上流露出几分歉意。

马文知道自己是明知故问，还是脱口而出："你跟谁结婚？"

"你说是跟谁？"

马文感到非常沮丧，他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杨欣这人毫无幽默感，即使他们当初坠入爱河之际，她也很难得说一句笑话。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心里很不乐意，故作轻松地说："怎么，李义已经离婚了？他小子终于离了！"

杨欣的脸上不太好看，忍住了，没发火。

马文吹了一声口哨，他想自己应该表现得根本就不在乎。

“我觉得还是先和你说一下的好，免得到时候大家尴尬，结了婚，他就可以搬过来住。”杨欣这次用的是商量口吻。

“搬这来住？”马文的眼睛瞪老大，顿时怒火万丈。

杨欣没想到马文的反应会这么强烈。他的儿子马虎也有些意外，小眼睛的溜溜地转着，一会儿看看马文，一会儿看看杨欣。马文的心情变得很恶劣，他觉得自己没有理由阻止杨欣再结婚，而且也不在乎她又一次嫁人。但是他有权利拒绝那个叫李义的男人，搬到自己的这套房子里来住。短时间的沉默，马文咬了咬嘴唇，问杨欣是否搞错了，他提醒她注意，这可是他父亲单位的房子，是以他父亲的名义分到手的，虽然房改时已经购买下来，但是产权并不属于她。

杨欣气呼呼地说：“对不起，我并不想占据你的房子。再说，这房子多少也有我的一份。”

马文气得脸煞白，说：“我告诉你杨欣，不要欺人太甚。你们要结婚，我不拦你，可是请你远离这套房子。”

杨欣说：“我想我有这个权力。”

“什么权力不权力，别跟我来这套，”马文咬牙切齿地说，“这李义是什么东西，没离婚时就跟你不干不净，他怎么有脸踏进这个门？”

杨欣本来准备心平气和地和马文谈，根本谈不下去，于是两人吵起来，一吵架，自然没什么好听的词，杨欣一赌气，便回自己的房间。临走留下一句话，说这种事本来没必要和你商量，整个是给脸不要脸，我就在这结婚，你能把我怎么样？马文无话可说，恨不得给杨欣一个耳光，他追到杨欣房间的门口，冲她嚷着：

“那家伙要是个男人，他就不应该上这个门！有能耐就应

该自己去找套房子。”

杨欣不理他。

马文又说:“要结婚,搬出去,有能耐就到外面去。”

杨欣说:“李义是没有多大能耐,你得意什么,你又有多大能耐?”

马文又一次无话可说。

杨欣说:“我就是不搬,你又怎么样?”

马文说:“我告诉你,我死也不会答应。别指望我会让步,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房子,李义他想搬进来住,除非等我死了!”

杨欣恶狠狠地说:“那你就去死,又没人拦你!”

3

马文现在孤零零地站在楼顶上,从小他就喜欢登高,小时候,他家住的是那种小楼房,在一片矮房子中,二楼已经很高了。他喜欢登高望远的感觉,有了什么委屈,受了小同伴的气,考试没考好,挨了父母的责骂,一爬上楼顶,心情陡然就会好起来。马文的父亲是个很爱啰嗦的副处级干部,没事做总是想方设法教训儿子,因此只要能摆脱父亲,马文便爬到楼顶上去发呆。老式二楼的楼顶呈斜坡状,有一次刚下过雪,马文爬上去看雪景,差一点摔下去。

马文现在是站在六层楼房的平顶上。全中国如今到处都是这样的建筑,成片成片的像一个个火柴盒子。马文正在咀嚼自己的痛苦,他知道杨欣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她做人永远不管三七二十一,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他想起自己刚

带绿帽子时的情景，杨欣和李义打得火热，光天化日之下，就能看出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太正经。全车间的人都知道马文的老婆偷人，这种事好像股市利好的流言，很轻易就会到处传开。马文想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结果是他越这么做，越显得傻。

杨欣从来就不考虑做丈夫的难堪，她从来就不知道刹车，通常是越走越远，越远越离谱。她的性格是即使轧姘头，也仍然理直气壮。马文知道她这次说的又是真话，想到那个叫李义的男人马上要搬来住，他愤怒之外，悲凉之情油然而生。这显然是个不能忍受的现实，在一个三四十平方的公用空间里，前妻堂而皇之要和旧情人结婚，这以后的关系怎么相处。马文越想越别扭，越想越觉得屈辱。他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才能阻止杨欣办婚事，李义是脸皮极厚的人，马文相信他会若无其事地走进这套房子，然后像老熟人一样地和他打招呼。

马虎探头探脑地从出口处伸出头来，远远地对马文喊着："爸，你在干吗？"

马文没好气地说："我在准备往楼下跳。"

马虎说："别瞎讲，你才不敢往下跳呢！"

马文说："我为什么不敢跳，告诉你，你爸我活腻了。我跳下去，有人就称心了。你妈就可以称心如意地和姘头过日子。"

"什么叫姘头？"

"这得问你妈！"

马文脸色很沉重，马虎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试探地问着："爸，你真要跳楼呀？"

马文走到楼顶的边沿，摆了个姿势，做出要往下跳的样子，马虎这一次是真的害怕了，他大声地尖叫起来。马虎的声音惊动了杨欣，她开门出来，沿着备用的木梯子往上爬，也把脑袋伸到出口处。她远远地看着马文，十分平静地说："喂，要跳，你就真的跳下去，别装模作样地吓唬小孩。"马文说，我吓唬谁，我吓唬我自己。杨欣说，什么叫吓唬自己，你连自己也吓唬不了。说完，喊儿子和她一起走，马虎不放心，不肯走。杨欣又说，我告诉你马文，这婚我是结定了，你就是真跳下去，我也照结不误。马文想，这个女人真是太心狠了，冷笑说，很好，我就真跳下去，让你称心。

马虎用哭腔喊着：

"爸，别往下跳，跳下去会摔死的！"

4

当110警车响着警笛开过来的时候，马文根本就没想到这会和自己的宝贝儿子有关。马虎被杨欣硬拖了回去，小家伙心里七上八下，放心不下马文，突然想到老师在课堂上说过的话，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10。杨欣没有阻止他拨打电话，马文不怕出洋相，就让他痛痛快快地丢回脸好了。刺耳的警笛带来一阵恐慌，人们纷纷从窗口探出脑袋，希望能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马文先是和别人一样看着热闹，直到一位警官拿着手提话筒对他喊话，他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他突然明白这件事竟然与他有关。手提话筒发出来的声音怪怪的，回声很大，警官喊什么反而听不清楚。只是一会儿工夫，楼底下已经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就好像过节一

样,大家都抬着头看他,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一个年轻的母亲手上抱着小男孩,她正指点他应该往什么地方看。

马文感到自己正在遭到戏弄,他没想到会是宝贝儿子打的报警电话。现在,他真的很愤怒,或许是他们争吵的声音惊动了邻居,尤其是儿子那种惊恐的尖叫声,于是喜欢多管闲事的人,便又一次多管了闲事。马文使劲地对楼下挥了挥手,让警察赶快回去,该干什么就赶快回家干什么。可是,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不能打消别人以为他要自杀的念头,反而更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假设。为了能让自己的话听得更清楚,马文向前走了约半步,这半步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

"喂,楼顶上的那位同志,喂,喂,那位同志,请你尽量想开一些,有什么事,可以好好说嘛!"拿话筒的警官一边喊话,一边不停地调着音量。

现在,马文成为大家的焦点所在,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他突然觉得这很有意思。也许心一横,纵身跳下楼去,倒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好死不如赖活,可一个人老是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马文不想说自己混得很失败,然而确确实实,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地方。他的处境简直是糟糕透顶,记得工厂刚倒闭时,工人还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闹事,最激烈的甚至提出集体去卧轨,这种话当然只是说说而已,说的人自己也不当真,说完就忘。习惯很容易就成为自然,其实根本不用去卧轨,大家浩浩荡荡地爬到楼顶上,按抽签顺序排好队,每隔三分钟,往下跳一个人,直到上级主管部门做出让步,这一招绝对奇妙。马文想象自己像只巨大的蝴蝶,在空中展翅飞翔,短暂然而永恒,然后他的照片便登在了报纸上,小报上常见到这样的报道,说不定还会有几个血腥的电视镜头,人们目瞪

口呆看着，眉飞色舞说上一阵，说上几天，一切就结束了。

一个警察的脑袋从楼顶的出口处冒了上来，这家伙年龄不小了，有些秃顶，几乎与此同时，在大楼下面，一块巨大的帆布一样的东西被拉开了，这是110联合行动的最新成果，是一种专门用于火警和防止跳楼自杀的救生装置，刚从国外进口的。马文觉得现在的场面很像是在拍电影，那位有些秃顶的警察犹豫着是否上楼顶，微微发亮的脑袋像洞穴中的老鼠似的探来探去。马文希望他不要那样小心翼翼，索性上来反而更好，但是他偏偏一声不吭，这样反倒给马文增加了不少压力。

马文对他发出了邀请："你上来呀！"

他的声音有些走调，怪怪的，听上去有些不怀好意。

马文又说："你们不就是要看我出洋相吗？"

警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只是露出半截身体，远远地监视着马文，态度并不友好。从他身边，又冒出一个脑袋，这家伙带着帽子，和他的同伴一样，也是一动不动地看着马文。

楼下的话筒又喊了起来：

"喂，那位同志，希望你爱惜自己的生命！"

马文很想解释说这是一场误会，这场戏已经没办法再演下去。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无可奈何地往楼下看着，现在他是出奇的胆大，在他往楼下看的时候，下面的人紧张地调整着位置，好像他立刻就要往下跳一样，马文的腿有些软了，这次是不由自主，他干脆一屁股坐下来，让两条腿挂在半空中直晃荡。楼下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那两名警察上了楼顶，向马文一步步逼近。马文的脑袋一阵混乱，手用力一撑，人纵身

跳了出去。

第二章

1

一个多月以后，杨欣和李义的婚礼如期举行。马文的左手绷着石膏，拍片显示结果，有两处骨折。参加的人很少，就一桌人，男方代表中有李义的父母，他的姐姐李芹，女方代表有杨欣的父母，外婆，还有杨欣的一个弟弟。马文父子只能算是特邀代表，特别是马文，他的身份显得十分暧昧。地点是一家不大不小的馆子，虽然订了包厢，天气突然热起来，空调却出了毛病，于是不得不把包厢门打开。门一打开，大堂里的景象便看得一清二楚，一家人刚办完丧事正在聚餐，有好几桌，黑纱白花，热闹得很，斗酒，干杯，大呼小叫，全无一点悲伤气息。虽然没有哭哭啼啼，喜事和丧事凑在一起办，新郎新娘不忌讳无所谓，双方的长辈都感到有些不吉利，脸上不时露出尴尬的神情，马文因此有些幸灾乐祸。

杨欣的弟弟带来一架小摄像机，马虎闹着要他来摄像，结果只好让他玩。他也没心思吃菜，将椅子搬到角落里，人爬上去，对着吃饭的人，扫过来扫过去。大家一遍遍地喊他过来吃，谁喊他，他就将镜头对着谁。马文不愿意自己的窘相被拍下来，屡屡对儿子使眼色，偏偏马虎最喜欢拍他，动不动就把镜头对准他。

马文发火说："马虎，你有完没完？"

马虎不理他，继续拍摄。为了不冷场，双方的老人互相敬

酒,李义的姐姐李芹很能体贴人,不时地对马文说几句话。她知道他现在最难堪,除了找话说,还不停地让他吃菜,马文已经饱了,还拼命地往嘴里塞。吃到中途,李义和杨欣站起来,向马文敬酒。马文说,我这人嘴拙,不知道说什么好。杨欣笑着说,什么都不用说,把酒喝了就行。马文说,那不行,什么都不说不礼貌,我必须想几句好词。最后,他傻乎乎地说:

"那就祝你们白头偕老吧!"

杨欣说:"我当是什么精彩的格言,这现成的话,谁不会说?"

一旁的李义就傻笑,他长得白白净净,戴副金丝眼镜,一头一脸的知识分子模样。他的笑声很怪,平时就这声调,短促而铿锵有力,仿佛老人的咳嗽。

马文说:"不说白头偕老,说像我们一样,结婚没几年就离婚?"

李义的笑声更怪,两个肩膀同时往上耸。一桌的人,都愕然,李芹看看自己兄弟的表情,又对着马文看。两方的老人都不说话,杨欣有些不快,说:"这事用不着你操心,老实说吧,马文,你还是好自为之,别再想不开了,下次从楼上跳下去,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马文笑着说,早知道结果是这样,他根本就不会犯那样的傻气。大家听他这么说,都看着他,他故意卖关子,隔一会儿才说:

"我也是上了一当,早知道下面的这些救护人员,一个个全是笨蛋,人摔下去,膀子还会骨折,打死我也不会跳。再说,我早知道你这人铁石心肠,既然挡不住你们结婚,跳了也是白跳,何苦自己找罪受!"

2

新婚之夜马文没有睡好，儿子马虎今天晚上和他睡，小家伙新换了地方，有些兴奋，不停地跟父亲聊天。他分散了马文的注意力，东扯西拉，从学校说到同学家，从男生说到女生，说到有一次在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男人突然回过头，将自己撒尿的东西拿出来，对着走过的女生乱晃。他一会儿一个话题，这个尚未说完，又开始下一个。说到临了，马虎很认真地问马文，一个人一生中，究竟可以结几次婚。马文说，如果你高兴，就可以结一百次。马虎说，一百次太多了，他准备以后结八次婚。马文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看中“八”这个数字。

马虎老气横秋地说：“八好，八就是发。”

马文问儿子到目前为止，喜欢的女孩有几位，马虎想了想，说起码有三个。马文说，才三个呀，那你也用不着结八次婚了。马虎说，谁说喜欢就要结婚的，我还喜欢电影上的巩俐阿姨呢，难道我也和她结婚。马文笑着说，你不和巩俐结婚，那我跟她结婚。马虎也笑了，说美死你，人家巩俐阿姨才不会看上你呢。马文说，你又不是巩俐阿姨，怎么知道她不会看上我。马虎怔了一会儿，说你应该和我们班李美辰的妈妈结婚。马文问他为什么，马虎说，李美辰的妈妈是富婆，有钱。马文奇怪儿子竟然会有这样的念头，马虎接着又解释：

“我妈说的，你这人就喜欢钱，斤斤计较。李美辰妈妈有钱，有了钱，就好了。”

马文觉得儿子的话很有意思：“她真的有钱?”

“当然有钱。”

“漂亮不漂亮?”

“当然漂亮?”

“她难道没有男人?”

“当然有男人。”

马文又好气又好笑。就这样,说到最后,马虎终于撑不住了,说着说着,便睡着了。想不到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呼噜声却十分了得,像个小风箱似的。马文知道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他聆听着隔壁的动静,一趟趟去卫生间。小客厅里一张方凳总是磕脚,一次又一次地被他踢翻。最过分的一次,是他开了客厅的灯忘了关,结果还是杨欣出来关了,半夜三更的,小客厅的灯老开在那,她以为出了什么事,只好出来查看,看看没什么事,便关了灯继续回房间睡觉。她回去以后,从房间里传出低低的说话声,李义大约是也醒了,马文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3

新婚之夜后的第三天,马文拒绝让儿子再睡到自己的房间里来,他的理由是,既然法院判决马虎归杨欣抚养,她就不应该刚结婚就遗弃儿子。只有一个房间并不能成为理由,杨欣可以再婚,马文也可以再婚,难道真到了那时候,把儿子马虎撵到大街上去不成。杨欣听了冷笑,说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的意思,你这是想刁难我们,存心作梗,告诉你,我们并不在乎,李义比你有爱心,他喜欢小孩,别以为你就能难倒我们。

于是，杨欣的房间就变成了三个人住。李义觉得很不方便，却无话可说，他现在寄人篱下，没权力说这说那，除非有能耐去弄一套房子。他可以说也是被自己老婆扫地出门的，李义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年龄比马虎还大一岁，他老婆是个干部子女，脾气大得很。结婚许多年，他已经忍气吞声惯了，所以和杨欣再婚以后，这种小委屈根本算不了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他是个儿女心肠极重的人，时时刻刻思念女儿，看不到女儿，便把那份柔情都用到了马虎身上。马虎天生是个实用主义者，谁对他好，他就喜欢谁。李义变着法子讨杨欣母子的好，于是房间里常常欢声笑语，让马文听了感到很难受，更加失落。

李义和杨欣开始很认真地实施一个计划。改善居住环境毕竟还是重要的，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为马文找一个女人，找一个有房子的女人，将他打发出去。现实状况实在太别扭了，前妻前夫后夫挤在一套房子里，马虎爸爸妈妈叔叔地胡乱喊，怎么说都有些荒唐。有一天，李义的姐姐李芹应邀做客，看不过去，偷偷地把李义拉到一边，说眼下这种过于复杂的关系，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在她看来，夫妻离了婚，还住一套房子里，这是很不道德的，关键还是容易出问题，她不无担心地说：

“这话你可能不要听的，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断了？”

李芹建议李义尽快去买套房子，没钱的话，就算是贷款，也应该买。李义嘴上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待李芹刚走，便对杨欣说：“我姐就是不近情理，买房子，钱呢，贷款，贷了款我们拿什么还？真是有钱人不知道没钱人的痛苦，现在有几个人

真买得起房子。”杨欣却觉得李芹的话不是没道理，报纸上成天都是卖房子的广告，房子造好了，总要卖的，谁说没人买房子，她认识的好几个人最近就都在装修新居，人家也没发什么大财，还不是照样有新房子住。

“我就不相信，难道都是偷的钱不成？”杨欣倒不在乎要赶着买新房子，她只是觉得李义有些难受，知道眼下这种居住环境让他感到不自在。

李义是个颇会用心计的男人，他开始寻找机会和马文促膝倾谈，与他共同回忆当年的历史。有一天，杨欣带马虎出去看电影，李义便硬拉着马文一起喝酒。一人一瓶多啤酒下肚，李义说：“唉，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这些年，我常回想到当年你找我谈话时的情景。说老实话，我那时候是真的很抱歉。”

马文说：“你抱歉个屁，当年我让你认个错，你他妈死活也没肯认错。”

“不是我不肯认错，实在是这种事，就没办法认错，我怎么说，你还不更跟我急，这事又不是认了错，就可以了结，睡都睡了，认不认错没任何区别，所以我宁愿给你脸上打两拳，打两拳就打两拳。告诉你，我是故意不回手的，真打起来，你未必是我的对手！”

马文红着脸说：“你不服气，我们现在再打一架试试？”

李义笑着说：“现在要打，那就是我打你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杨欣现在是我老婆，我要是真打翻了醋坛子，饶不了你。”

马文让他这么一说，倒有些不好意思。有时候，直截了当把话说出来，反而让人无话可说。真话通常是最好的交流和沟通，经过几番互无保留的对话，马文和李义不仅达成了谅

解,消除了误会,两个人还突然都发现对方其实不错。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投机,渐渐地便成了好朋友。马文发现李义这人清澈见底，是个直肚肠子，从来就不会掩饰自已的真实想法。李义承认自己为马文介绍女朋友,算不上安了什么好心,他的目的是想赶快把他赶走。“不光是我觉得别扭,你马文老在这住下去,我想也是很无趣。妈的,这算是什么事,再说你那儿子马虎说大就大，说懂就都懂了，总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恐怕也不太方便,你说呢?”

现在,马文也不想再在这套房子里住下去。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中,他已经输掉了第一个回合。马文毕竟是个活生生的男人,在斗智斗勇方面,他似乎远不是杨欣的对手,她常常发出一些很做作的声响，马文有理由相信，这种过分的声响更可能是一种表演，是故意要让他听到，是为了让他忍受不了,赶快知趣一些滚蛋。这一招很毒,因为动辄就害得他睡不安生。漫漫长夜之中,马文开始品尝失眠的滋味,他突然发现自己生活中，确实也需要有个女人，女人这玩意儿不想的时候也没什么，一旦想到了，还就真是个不大不小的事。

4

在李义和杨欣的精心安排下,马文开始和不同的女人见面,约会,不止一次差点就要成功。马文做梦也不会想到,还真会有不少女人愿意嫁给他。由于目的十分明显,所有对象都事先经过考察,首先是要有房子。不征婚不知道,连续和几位对象见过面才明白,原来合适马文征婚年纪的下岗女工大

有人在。国营工厂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越是大工厂,下岗的势头就越猛。下岗引发了新一轮的离婚高潮,眨眼之间,铁饭碗没了,年轻夫妇们情绪一下子都变得恶劣,情绪不好,脾气便大,结果一个个还没做好共同对付生活艰难的准备,便匆匆地离了婚。

满大街都是下岗的人,人多了,就没多大的了不得。马文发现不少离婚的下岗女工,和他的心态差不多,刚下岗时,恨不得立刻再找一个工作,时间一长,也就顺应自然,走一步算一步。刚开始,这些女人幻想着找一个铁饭碗的丈夫,最好是个机关干部,是税务局的干事,是工商局的科员,是派出所的警察,要不就是学校的老师,大学中学甚至小学都行,可是幻想多数要破灭,因为僧多粥少,有好工作的男人大都家庭稳定,就算有个别离了婚的,或者是大家捡剩下来的,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竟然还要找大姑娘。现实有时候很残酷,离婚的女人条件太高不仅不现实,而且会耽误嫁人良机。没结过婚的女人通常是浪漫的,离了婚的女人差不多都很现实。马文遇到的都是下岗女工中的佼佼者,这些女人有自己的房子,不愁找不到新的工作,下岗为她们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也培养了新的就业理念。她们对待马文的态度,就像找新工作应聘一样,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马文长得不算高大,却是眉清目秀,看上去忠厚老实,给人第一印象很不错。几乎所有的对象都愿意与马文再次约会,其中最有成效的便是与黄晓芬,马文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有些爱上她了。

黄晓芬开了家小饭馆,生意不好不坏。两人初次见面,是一同去看《泰坦尼克》,她一边看,一边哭,看完了离开电影

院，半天不说话。黄晓芬是李义的小学同学，离婚已经五年了，用李义的话来说，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只可惜男人不是个东西。在街上走了一圈，马文提议请她吃饭，她推辞了一番，说：

“你不要客气，我不饿，不过真想请我的话，就找家小馆子，当然要干净一点的。”

马文问去麦当劳怎么样，黄晓芬有些犹豫，说麦当劳也不便宜，说完了，觉得有些不妥，红着脸说对不起，说她是中国人，还是习惯吃中餐。终于进了一家小餐厅，她很认真地先看了看菜单，点头说这地方可以。两人于是坐定，服务员送茶水上来，马文让黄晓芬点菜，她不客气地说：“我点就我点，反正我是开餐厅的，知道什么菜实惠。”

那天上馆子只花了很少的钱，黄晓芬给马文留下不错的印象，该浪漫时浪漫，该现实时现实。接下来连着几天约会，两人的关系近了许多，话题逐渐谈到自己原来的家庭。马文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不愿意说杨欣有什么不好，便反反复复地说自己无能，说自己没有情调，不讨女人喜欢。黄晓芬安慰他，说夫妻本来只是缘分，缘尽了，事情也就了结。至于情调更说不清楚，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反正她觉得他还是有一点情调。

马文说：“有一点有什么用，女人喜欢的是多一点，不是有一点。”

黄晓芬说：“不一定，男人情调太多，肯定花心。”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马文吸了一口长气，感叹说，“我所以失败，就是不够坏。”

黄晓芬大讲自己前夫如何坏。中国男人身上的坏脾气，

她前夫样样都有，吃喝嫖赌，外加没有一样本事。最让马文震动的，是这个人还把性病传给了黄晓芬。说到这样的事情当然有些尴尬，但是黄晓芬忍不住非要喋喋不休，因为这勾起了最痛苦的记忆。她告诉马文，说性病落在男人身上，治疗起来还容易一些，女人要是得了这种该死的毛病，天知道有多麻烦。她说到的种种痛苦，还包括去医院治病，那些医生并不问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可是那眼神无疑是把她当做了妓。

马文觉得能把这种事告诉自己很不容易，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她，看着她眼圈红了，便抽出餐巾纸来替她擦眼泪。黄晓芬索性哭了几声，哭完了，说："我也不怕丢人，这种事都告诉你了。你也知道，这事根本没办法告诉别人。我真觉得说不出口。"马文情不自禁地拍了拍她的后背，手掌正好落在她的胸罩带扣子上。她终于冷静下来，告诉马文自己的病总算治好了，她老是有点不放心，去复查过好几次，医生说已经痊愈。接下来，马文获准送她回家，一路上，他有些亢奋，觉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基本上应该算是有点眉目。一个女人把自己最隐密的事情告诉你，这并不是一般的信任，意味着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同小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似乎不言而喻，马文感到一阵阵冲动，血管里仿佛有只老鼠在上蹿下跳，这样的机会说什么也不该白白放过。他心中正在默默盘算，何时出击才是恰到好处。黄晓芬显然也感觉到了他表现出来的躁动不安，在出租车里，她碰了碰他的手，马文像捉什么东西似的，一把捏住了再也不肯松开。

还是在掏钥匙的时候，马文就迫不及待地想拥抱她，可是进了门，他很失望地发现她八岁的儿子正趴在吃饭桌上做功课。黄晓芬也有些吃惊，问儿子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放学

了。儿子懒洋洋地哼了一声，很不友好地白了马文一眼。黄晓芬对儿子说这说那，显然是在敷衍他，说了一会儿话，带马文参观她的住处。她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随手带上了房门，正准备说什么，马文十分冲动地伸出手去，按住了她的两个乳房。这时候，马文脑子里一片混乱，只觉得自己手下按住的是两只蜷伏在那的小鸟，小鸟的嘴硬硬的，好像正在啄他的手。就这么僵持了好一会儿，外面传来了激烈的踢门声，黄晓芬的宝贝儿子在外面大声喊着：

“妈，我要看电视！”

黄晓芬推开马文，打开房门，让儿子进来。惟一的一台电视就放在她的卧室，儿子进来后，跑过去打开电视机。黄晓芬观察着儿子的脸色，儿子也回过头来，对他们看。马文的脸上露出十分尴尬的笑容，他做出对正在播放的电视节目也很有兴趣的样子，但是小男孩眼里有一种很恶毒的冷漠，看一会儿电视，便扭头白马文一眼。很显然，他这是在监视马文。马文感到有些心虚，浑身都不自在，黄晓芬问他是不是去小孩房间坐一会儿，他竟然脱口说了一个“不”。

她没想到他会说不，怔了一会儿，说：“也好，我去烧点水，泡杯茶，你看，一直让你干坐着！”

马文心猿意马地看着电视，他无意中扭头，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小管药膏，出于好奇，他将那药膏拿起来，正准备看，突然想到黄晓芬谈起的性病，犹豫了一会儿，仔细看写在药管上的小字。正看着，黄晓芬走了进来，马文下意识地赶紧放下，她清楚地看见了这一切，但是装作若无其事。这以后，水烧好了，沏茶，马文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一趟接一趟去厕所。到天快黑的时候，他终于和黄晓芬一起走进她儿子住的

小房间，小家伙还在隔壁卧房看电视，马文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冲动，他甚至都不想做那件事，只不过是一种惯性在起着作用，让他不得不表示一下，他将房门带上，搂住了她，手又一次不安分起来，但是，这次黄晓芬没有让他再得逞，她将他的手从自己的小腹上拉开，很果断地说：

“不！”

第三章

1

李义对马文感到很失望，尽管马文一再强调，每次都是女方看不中自己，但是李义坚信他这是在说谎。“如果你存心要找个人的话，别说一个老婆，就算是十个八个，也早就找到了。不是我想伤你马文，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说你一个看大门的门卫，穿一身像人民警察的制服，就真以为自己是公安人员了。对了，就连这门卫的差事，都还是临时的，你有什么理由挑肥捡瘦。”李义一有机会便数落马文，他发现自己已经黔驴技穷，能够搜罗的单身女人，挨个地都与马文见了面。“你真是把我坑苦了，再这样下去，派出所非找我不可，我这不是成天在为你拉皮条吗?真是的，我吃错了什么药。”

有一天，李义去附近的美容厅理发，在那遇见一个刚死了男人的年轻小寡妇，人长得有模有样。美发厅老板和她认识，劝她别太伤心，要想开一点，让她过一阵找个男人，重新开始生活。理发理到一半的李义忽然冲着镜子大叫起来，说自己手头就有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他的话过于冒昧，结果没

有一个人搭理他。美发厅突然变得很安静,隔了一小会儿,那小寡妇很生气地骂了一句:

“神经病!”

李义回去把这事说给马文听,马文听了便笑。李义说:“你还有心思笑,我都差点真成神经病了。”

“这叫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是我找对象,你那么急猴猴地干什么!”

“马文,你不要得便宜卖乖,把话说说清楚,谁是皇帝,谁是太监?”

马文看李义是真的有些不高兴,连忙说:“自然我是太监,你是皇帝。我不是太监,起码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瞒你李义,我是真憋不住了。我是男人,我又没有什么病。”

李义私下里和杨欣经常会谈到马文,杨欣不反对为马文张罗,但是觉得李义太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李义说,你还嫌太急,这事到目前为止,根本就没有一点眉目。杨欣说,你是不是觉得和我结婚了,心里有一点对不住马文,所以这么急着给他找对象。杨欣发现李义在偏执这一点上,和马文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惟一的不同只是兴奋点不一样。马文喜欢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为一个芝麻,可以丢掉一车西瓜,李义却是认准一件事,不管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否有关系,不达目的势不罢休。如果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为马文介绍对象,还是想将他从这套房子里赶出去,到后来,已经发展成为对自己能力的评估问题。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就不信不能把这件事摆平,”有一天,李义忽发奇想,很激动地对杨欣说,“看来是非拿出点毒招不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已经想了一个锦囊妙计,让马文和我姐

见面。杨欣,你说我姐这人怎么样?”

2

李义很认真地问马文,作为男人,他会什么绝活。马文想了半天,摇头说没有。李义又问他原来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是技术员,可究竟什么技术,一直没弄清楚。马文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只是绘图,算不上什么尖端技术。李义说:“知道你没什么大能耐,真要有,也不会让你下岗了。”马文申辩说,自己不是下岗,是提前退休。李义说这有什么区别,搁在国外,都叫失业。“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给我姐露两手,证明自己还是个男人,”李义把自己设想的蓝图说了出来,他注意到马文的眼睛瞪多大的,连忙为自己的话做解释,“我是说,你得露几手女人不能干的事情,譬如修个电视,给洗衣机换个零件。”

马文说:“那我去帮她换煤气,煤气瓶我还扛得动。”

李义叹气说:“人家是管道煤气。”

李义和马文坐出租车去李芹家,在路上,马文忽然想到地问李义,你姐今年多大了。李义不以为然地说,我姐当然比我大。马文执著地要李义正面回答,你姐姐李芹究竟多少岁。李义说要回答一个准确的数字,得先让他把自己的年龄想清楚。马文不耐烦地说:“这么简单的事,你说哪一年出生的不就行了。”

“你要是早一点直截了当地问我,我姐是哪一年出生,不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李芹对弟弟李义和马文的突然来访,感到十分意外,虽

然事先已经通了电话，但是李义神秘兮兮的，并不肯说明他们的来意。看得出，李芹李义姐弟的关系很好，属于无话不说的那种。李义到了她那里，大大咧咧地挂长途电话，一说就是半天。马文有点不知所措，和李芹有上句没下句地敷衍着。李芹住在郊外一套很豪华的房子里，一看就是很有钱的样子，马文早听说郊外住着很多有钱人，今天是第一次有机会见识富人的豪宅。据李芹说，她的这套房子是这一片别墅中，规格最差的一种，当时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因此只好将就。

李义一旁插嘴说："我姐是富人中的穷人，要不，就是穷人中的富人。"

李芹说："别瞎说，我根本就没什么钱。"

李义说："我又不跟你借钱，人家马文也不会跟你借，别慌着哭穷。"

李芹带着马文参观自己的房子，多少有些卖弄的意思，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那样设计，马文想这么好的房子，反正与他无关，也就没什么吃惊，无论李芹怎么介绍，他就是不说好。倒是李义时不时还要发出感叹，说这才是人住的房子，房间多得数不清，一圈转下来，他悻悻地说："看看人家，再想想我们，我们现在住的，怎么能叫人住的房子，我们他妈的根本就不是人！"

马文说："各人各福，你觉得自己不是人，我还不这么觉得，人嘛，本来就分三六九等。有人住好房子，住大房子，有人呢，像你我这样的，天生只配住小房子和不好的房子。"

李义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是骂我姐，还是夸我姐？"

李芹不明白这两人来干什么，坐了一会儿，李义便嚷着要为李芹做些事。"姐，你是一个人，有什么不方便的，就跟我

和马文说一声，我们帮你做。”李义的话让李芹更摸不着头脑，李义屁颠颠的样子，显然隐藏着什么不良的用心。她知道他最喜欢干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小时候李义常玩的恶作剧之一，是把李芹书包里的课本，全部换成一些毫不相干的杂书，等她上课时再发现，一切已经晚了。这样的恶作剧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偏偏李义老是没完没了，结果李芹去学校上课前，一定要认真地检查一遍自己的书包。

李义决定帮李芹清洗油烟机。这是个自说自话的荒唐决定，因为李芹认为此举完全没有必要，小区门口经常有清洗油烟机的人，花不了多少钱全解决了。李义很严肃地说："这不是钱的问题，你可是一个人住，人家看见有个单身女人住这，住这么好的房子，非起邪念不可。马文你说是不是，马路上的人，怎么可以随便喊回家呢?"

两个男人开始笨手笨脚地拆卸油烟机，大卸八块。马文不止一次看人干过这活，自以为简单，没想到真拆下来，怎么也没法重新安装。李义说，你这家伙真笨，说好了你拆我清洗，最苦最累的活我都干完了，你却没办法把它恢复原状。马文只好承认自己笨，红着脸让李义帮忙，李义没法跟他急，说拆是你拆的，自己拉的屎，当然应该自己吃，我凭什么帮你来擦这屁股。他嘴上这么说，忙还是不得不帮，然而他也是个大笨蛋，忙了半天，把一个好端端的灯泡弄坏了，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两个人都累了一头大汗，最后还是在李芹的协助下，才把油烟机安装好。事实证明女人的直觉很可怕，李芹不过是在旁边看了几眼，也没存心想记住，只是凭感觉认为应该这样，结果证明她完全正确。

从李芹家出来，李义不无得意地问马文："喂，觉得我姐

怎么样？”

马文不吭声。

李义有些不高兴：“这是什么意思，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马文说：“你姐姐太有钱了。”

李义笑起来：“有钱有什么不好？”

“有钱当然好。”

“可是我听你那话中间的意思，是并不好。”

马文不吭声，隔了一会儿，他小声地嘀咕着：“不但有钱，而且也还算漂亮。”

“漂亮难道又不好？”

“当然好。”

“好？”

“好——”马文的语调中仍然有些犹豫，他的眼睛望着窗外。

李义十分傲气地看着他，忿忿不平，喘着粗气说：“有钱，漂亮，总不能说是缺点。老实说马文，你真不配我姐，你不配。别以为谁想硬塞女人给你，你小子不识抬举，不是东西，别摆什么谱，傲气什么，就因为我姐比你大了几岁？我告诉你，女大三，抱金砖。这事就算是你肯，我姐还未必乐意呢！”

3

马文给李芹留了呼机号码。物业管理公司为了便于管理，专门为每个门卫配置了寻呼机，但是马文从不把呼机号码告诉别人，因为觉得没人会找自己。现在只要是个人，都可

能会有个手机，李芹问起今后联络方式如何，或许只是为了撑面子，有呼机总比什么都没有强，马文竟然神使鬼差地说出了自己的呼机号码，李芹因此成为公司之外，惟一知道呼机号码的人。

李芹给了家庭电话和手机号码，马文到手就丢了，他想事情至此差不多就结束了，和以往一些见面的情形相仿佛，自己绝不可能主动再和她联系。因此，当呼机突然响起来，正在上班的马文懒洋洋地去回电话，他的声音并不友好："喂，谁呼我！"

李芹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唉约，怎么这么凶！"

马文说："你是谁？"

"你猜呢？"

马文不耐烦地说："我这人耳朵背，听不出来。"

李芹只好不和他绕圈子，说："我是李芹，李芹，李义的姐姐。"

马文赶忙连声道歉。

李芹于是问他明天有没有空，说她家里要换隐型纱窗，希望他能过去帮帮忙。马文脱口而出，说要上班，又问这事为什么不喊李义。李芹有些失望，说你真要上班，那就算了。马文说自己可以跟别人换班，不过可能很麻烦，如果是大后天就好了，他正好轮休。李芹说，她可以跟工人说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在大后天，或者干脆就算了，她另外找人吧。马文以商量的口吻说，还是先跟工人打个招呼，实在不行，他就跟别人换班。李芹好像并不在意一定要他去，说又不是什么大事，你真有难处就算了。说完，不等马文再说，已经把电话挂了。马文顿时感到有些空落落的，话还没有说完，究竟还要不要他

去,不说清楚真让人很难受。他喜欢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像现在这样话说到一半算什么。

马文向小组长请示,准备跟人换班,都说好了,又打电话给李芹。李芹接到他的电话,一点都不领情,说你来不来根本无所谓,她喊别人也很容易,再说,她已和工人说好了,日子已改在大后天了。马文听了,连声说:"这样最好,也不用换班了,虽然我已经打了招呼,能不换最好,上次有人想跟我换,我就没肯换,这次我又去求人家,真有点不好意思。"李芹还是一再强调他去不去都可以,但是语气有明显的变化,她似乎很满意马文把这事当真。

到了那天,他一早就起来,路很远,是骑车去的。李芹很吃惊他会那么大老远的骑车过来,说你干吗不打车,这路费我可以给你报销。马文说这点路算什么,自己还没到那种弱不禁风的地步。安隐型纱窗的人,到中午才来,一共四个小伙子,忙了一个多小时,就把活全部干完,一算账,将近三千块钱。马文说,不就是换个纱窗,怎么这么贵。李芹说,是太贵了,可是这里蚊子太多,老式的纱窗解决不了蚊子问题,现在的蚊子坏得很,无孔不入,都从旁边的隙缝里钻进来,负责算账的工人说:

"这还叫贵,就你这院子,前面那一家,换一换,将近五千块钱,你们家真不算贵了。"

打发了工人,李芹与马文一起收拾残局,扫地,擦窗台,等一切都弄完了,她说,今天你劳苦功高,请你吃个便饭。李芹告诉马文,住宅区外不远有一家小馆子,装潢得很漂亮,价格也不贵。马文觉得他没什么理由推辞,心里只是感到好笑,因为过去的几个月中,在李义的关怀下,他马不停蹄地和各

式各样的女人见面,稍稍有点眉目,甚至一点眉目也没有,都要到小馆子里去吃一顿,而且照例都是他请客。男人请女人吃饭仿佛天经地义,有戏无戏都得吃,好像不吃这么一顿,就没别的事情可以做。也许对于女人来说,男人请吃饭意味着是给面子,因此马文提出今天应该由他作东,李芹说:“你真要请我,下次吧,我们找个好馆,今天让你请,太便宜你了。”

马文平时并不是个很幽默的人,可是今天他变得特别会说:“我可不能跟你比,我们是穷人,高档馆子请不起的。不瞒你说,高档馆我还没进去过。”

李芹格格笑起来,说:“好吧,既然你说实话,下次还是我请。”

马文说:“我这人没出息的地方,就是嘴馋,你最好能天天请我。”

李芹说:“那我得开个馆子,跟你说,还真有不少人提这样的建议,说是开馆子肯定赚钱。”

马文突然想到了黄晓芬,没兴致继续就这话题谈下去。李芹出手阔绰,点了许多菜,马文的胃口不错,猛吃,有些担心自己的吃相太难看,李芹却安慰说,男人能吃是好事,说她最看不惯比女人还女人的男人,吃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而且这个不吃那样不碰。这顿饭吃得很愉快,终于吃完了,便告辞,大家互相致谢,马文是因为这顿吃,李芹是因为他今天为她花了大半天时间。到晚上,刚吃过晚饭,马文的呼机又响了,是李芹打来的,他跑进杨欣的房间回电话。这电话原来是放客厅的,马文平时几乎没什么电话,杨欣自作主张地将话机移到了卧室。马虎是第一次发现马文有呼机,兴致勃勃地跑到他身边,要研究他的呼机,马文一边打电话,一边不让儿

子捣乱。

李芹说："我想也不能太便宜你，高档的馆子请不起，小馆子总得请我吃一顿吧。"

马文柔声细气地说："这没什么问题，大男人一个，怎么敢赖账。能请你吃饭，这是给我面子，喂，你看什么时候好？"

李芹笑起来，说："一个星期以后，不，早吃晚吃都是吃，索性三天，你看我跟你一样馋，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马文说："迫不及待好，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话其实是有问题的，都什么年代了，不心急怎么行，心急才能真正把事办好。我告诉你，我这人所以没出息，就是性子太慢。"

马文挂完电话，才意识到杨欣和李义正对着自己看。杨欣从没看见过他用这种腔调说话，因此对他说话的语气不无挖苦，说士别三日，怎么一下子变得像个花花公子。马文说，这要感谢李义，是李义给了他久经沙场的机会，人只要有机会锻炼，什么本事都能学会，再说了，和女人打交道有什么难的。李义看着马文的表情，也吃惊他的进步，很认真地提醒他不要得了便宜再卖乖。马文很从容地打量着他们的新房，虽然是挨着的邻居，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他以一种从来都不属于自己的语调说：

"谁得了便宜卖乖了，李义，你把话说说清楚？"

李义叹了一口气，反问说："谁应该把话说清楚？"

4

马文的儿子马虎和李义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这小家伙有运动员的素质，学校开运动会，报名跑一千米，竟然全校第

一，一大群高年级学生远远落在后面。体育老师和马文谈话，说马虎练长跑，很可能会有出息。马文说，长跑有什么前途，马家军都是女将我儿子要练就踢足球，长跑跟傻子似的，老是跑，没意思。马文和杨欣离婚之后，谁也不认真管小孩的学习，李义进了这个家以后，义不容辞地将教育小孩的任务担当起来，不仅天天检查马虎的功课，还用一大堆道理说服他练习长跑。

李义最绝的一手，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一条现成的狗回来，马虎因此一连兴奋了多少天。李义借狗的目的，是要训练马虎练长跑，天天一大早起来，他自己跑不动，就骑自行车，让狗和马虎一同跑，这一招十分管用。马虎一边跑，一边和那狗闹着玩。刚开始，马虎不是狗的对手，渐渐地，那狗反而不是马虎的对手。马虎的进步让学校的体育老师感到震惊，将他推荐到省体校，每周进行一次近乎专业的培训。

马文发现儿子自从李义搬来住，和自己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马虎小小年纪非常实用，他才不在乎什么血缘关系。有一天，马文把儿子拉到一旁谈话，说你这小子怎么回事，见了我老是躲，马虎 -边和狗逗着玩，一边心不在焉地说，你又不是什么大老虎，躲你干什么。马文有些悲哀地说："你现在跟我根本没什么话说。"

马虎蛮不在乎，说："我本来就没话要跟你说。"

马文说："你现在究竟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你那位叔叔？"

"我无所谓。"

"什么叫无所谓。"

"无所谓就是无所谓，反正，反正我也说不清楚。"

马文套近乎地问儿子，自己真要是搬出去住，他会怎么想。马虎看着马文,大眼睛的溜溜地转圈子,不说话。马文以为他是不是舍不得自己搬走，没想到马虎会直溜溜地来一句:“你走了,叔叔就帮我买一台跑步机,这样,我在家就可以练习跑步了。”

马文悻悻地说:“妈的,你这不是盼着我滚蛋吗?”

“本来就是。”

“就是什么?”

“妈妈说了,你是有意赖着不走”

“我就是有意赖着不走,又怎么样?”

马虎看父亲是真不高兴,不往下说,隔了一会儿,老气横秋地劝马文:“爸爸,你赶快找个阿姨算了。”

马文咆哮说:“我明天就带个漂亮阿姨回来，你告诉你妈,我就是不走,告诉她,不仅不走,我还要带个女人回来。这是我的房子,我有这个权力,是不是?马虎,你就这么跟你妈说。”

马虎不愿意再搭理他，马文还想再和儿子说几句，马虎翻了个白眼,扭头就走。马文气得直想揍他,转念一想,这样的儿子如果再揍一顿,与自己就更没感情。于是,他憋着一肚子不痛快，等李义和杨欣回来了，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生闷气，听见他们在外面有说有笑，恨不得冲出去寻衅吵上一架。第二天,和李芹在一家馆子见面,马文发现自己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便把和儿子说过的话,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李芹听了直乐。

她笑着说:“难怪大家都讨厌你,你已经成了钉子户。”

马文说:“我就做钉子户,干脆谁也别想痛快。”

“你为什么不能成人之美呢？”

“我为什么要成人之美！”

这时候，马文和李芹的关系已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一起在外面吃了好几顿饭，目的当然不只是在吃饭上，但是不约吃饭就没有见面的借口，于是老一套的重复，吃了这顿又约下顿。还是在一起吃第二顿饭的时候，李芹就以一个大姐姐的口吻向马文挑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有任何结果。她的弟弟李义显然是想到了一个馊主意，他根本不知道她其实早就对婚姻没了兴趣。“这辈子绝对不会再结婚，我已经吃过婚姻的苦头，不会再做同一件傻事。”李芹说自己可能会跟男人来往，但是来往和考虑婚事有着本质的区别。她已经为男人的事太伤心，不想在已经弥合的伤口上再撒上一层盐。她的话让马文深有同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有了这样的开场白，两个人的交往反倒容易相处，因为不用谈婚论嫁，双方都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李芹说，她很感激李义能关心自己，说自己有时候的确很寂寞，需要有人关心她爱护她。

有一天，李芹花了很多时间来谈李义小时候的事情，她说他从小就是一名好发奇想的孩子，而最大的优点，就是喜欢帮助别人，做什么事都愿意替别人着想。她的用意或许是替李义说些好话，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马文和李义能像朋友一样相处，这本身就很不容易。马文听她好好地夸了一番自己的兄弟，也不打断她，由她说下去，等她兴致勃勃地说完了，他十分平静地说：

“你这位兄弟什么都好，就是把我好端端的家庭拆散了，这可不太好。”

李芹一怔，看着他，说：“你是不是到现在为止，还为这事

记仇。”

马文模棱两可地说：“要说不记仇，这是假的，真要说记仇吧，也不是那么回事，反正一想到这事，就没意思。”

李芹说：“所以你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真的是大家都很难受。你嘴上说自己要做钉子户，我看也未必是说的真话，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你们其实都会觉得别扭，当然，如果不别扭也不太正常。你知道，有时候，我看你和李义像朋友似的，心里就嘀咕，我就想，这两个家伙会不会是在做戏？”

5

马文开始天天到杨欣的房间里去接电话，吃了晚饭不久，电视打开了，黄金时段的连续剧刚开始，李芹的电话差不多也就来了。一连多少天都是这样，杨欣终于忍不住，对马文摆了脸，说明天把电话移到客厅去，老是这么到我们房间打电话，影响人家看电视。马文只当没听见，对着话筒没完没了。杨欣发现他这一阵的脸皮突然变得很厚，变成一个她已经完全不熟悉的马文，他打电话时谈笑风生，那劲头就好像是在电视剧中，马文似乎存心要表现自己情场上的得意，他表现出的那股热情，远远超过了他们当年的谈恋爱。有一天，马文竟然会毫无顾忌地对话筒说出非常露骨的话，惊得正在看电视的杨欣和李义目瞪口呆。

杨欣和李义常在背后研究他们之间究竟发展到哪一步。杨欣认为这两个人肯定有事，要不然马文说话绝不会是这种腔调，孤男寡女干柴烈火，又都是过来人，有什么好含糊的。李义吃惊她会这么赤裸裸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两人经过

一番讨论，得出一致的观点，不管有事没事，早点把马文从目前的这套房子里撵走，就是最大胜利。有一天，李义打电话给李芹，直截了当地问她和马文之间怎么样。李芹说："你想知道什么怎么样？"

李义说："你们是不是已经上过床了？"

李芹说："上过怎么样，没上过又怎么样？"

李义说："这又什么怎么样，上过就是上过，没上过就是没上过。"

李芹不做正面回答，问马文是怎么说的，李义说自己没有问过，可是看他那得意劲儿，八九不离十。

第四章

1

马文和李芹之间最尴尬是第一次，李芹给了他一个大号进口的避孕套，十分抱歉地说："这还是我丈夫留下来的，可能是大了些，你凑合着用吧！"马文因此很别扭，一边做事，一边走神。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坚决不肯用避孕套，李芹有些担心，马文说："我告诉你一个黄段子，说是蒋经国当了总统，到台湾前线去慰问，听说老兵中性病很严重，便问为什么不使用安全套，一位老兵非常认真地说，蒋总统，你洗脚的时候，是不是穿袜子？蒋经国摇摇头，老兵笑了，说既然明白这道理，干吗还要问呢。"

不久，马文无意中发现了李芹丈夫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根本就不是伟丈夫的模样，因此向李芹提出疑问。李芹扯的

谎被戳穿，老老实实地说："既然你问了，我可以告诉你，那玩意儿也不是我丈夫留下来的，是他的司机的。"原来李芹丈夫自从有了外室以后，基本上与她没什么来往，只是每月派健壮的司机送一次钱来。那司机二十刚出头，跟着老板见多识广，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处在寂寞中的老板娘给办了。有一段时间，他每个月都要到这来快活一天，直到有一天，李芹突然发现自己丈夫不仅是知情者，而且是阴谋的总策划，气得立刻和那小伙子断绝了来往。她打电话把丈夫一顿痛骂，她丈夫说，你这是好心当做了驴肝肺，是他妈哑巴讨老婆，心里高兴，嘴上说不出，明明自己快活了，偏要装什么假正经。

马文开始没完没了地向李芹吹嘘自己的艳遇，编了一系列的故事，这种故事让他感到兴奋，感到快活。李芹总是不动声色地听着，不发表任何评价。最后马文有些不好意思，像瘪了气的皮球，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吹牛。李芹说，你吹什么牛，有女人喜欢你，这才是好事，你看我就喜欢你。马文无话可说，只好夸奖她是那种不会吃醋的女人。

李芹说："谁说我不吃醋，凭你我这种关系，我们配吃醋吗？"

马文说："不一定，我就有些吃醋。我一想到你过去丈夫的那个什么司机，心里就不自在，尤其不自在的，是你竟然让我用他剩下的避孕套……"

李芹说她并没想到他会在乎，既然大家是逢场作戏，也就没必要太计较。她解释说自己当时是逼急了，因为她一个单身女人，不可能不考虑到怀孕的严重后果。马文的情绪有些低落，说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最忍受不了自己戴绿帽子。李芹没想到他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知道应该如何接

碴儿，呆呆地看着他，马文让她看得不好意思，情不自禁地透露出了老实话："我是个没用的男人，倒是想和很多女人有事，可除了你之外，我没做过对不起杨欣的事情。"李芹没有什么反应，好像早就知道他吹嘘的那些风流故事全是假的。马文又叹气说："我知道你觉得我没用，男人都是有贼心没贼胆。"

李芹说："在我面前，你的贼胆并不小。"

马文说："那也是在你鼓励下。"

李芹脸有些红，说："这是什么话，你的意思是我勾引了你？"

2

马文的脸上开始按捺不住得意，杨欣和李义迫不及待地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搬出去，他很严肃地反问："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马文的话让对方非常失望，李义这一段偶尔把女儿接来，他的前妻新近刚结婚，母女之间的关系有些不融洽。这丫头像她母亲一样要强，处处都要和马虎比个高低。一开始，马虎因为她是客人，还让着她，渐渐地便不太客气，于是两个孩子又吵又闹，又分别告状，弄得李义和杨欣也不愉快。

马文很喜欢坐山观虎斗，这好像还不够乱，他常喊李芹过来玩，来了便是打麻将，四个人正好一桌。有时候玩牌晚了，李芹就住下来，刚开始也做做样子，李芹和杨欣睡，李义到马文这屋来，很快就不讲这一套。李芹动不动要对马文做出亲热的样子，杨欣看在眼里，心头很不舒服，有一天，这套房子里就剩下马文和杨欣两个人，杨欣气鼓鼓说：

“和李芹这样的老大姐在一起,是不是很有意思?”

马文似乎一直在等待这种挑衅,他懒洋洋地说:“什么意思不意思,还不就是这么回事。”

杨欣追问他是怎么回事,马文笑而不答。

“马文,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变得很坏?”

“我就是想变得坏一点。”

“你已经变坏了。”

“那我就谢谢你的夸奖和鼓励。”

这是六月里的一天,天忽然转热,杨欣只穿了一件汗衫,一条白颜色的短裙。因为是在马文的房间,他想既然是你送上门的,胆子就有些大,两人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他突然伸出手去,在杨欣的腰里捞了一下。杨欣也没过多抗拒,两人在房间里闹着玩儿似的扭打了一会儿,就重温了一场旧梦。事后,杨欣说这不好,马文说有什么不好,我们本来就是夫妻。杨欣说,本来是,但是现在不是。马文笑着说,现在不又是了吗。杨欣说他赖着不肯搬出去,是不怀好意。马文笑得更得意,说自己当然不怀好意。

李义回来毫无察觉,杨欣照样有说有笑,马文也跟什么事没发生一样,跑到他们房间里去逗儿子玩。杨欣与儿子的关系趋于紧张,现在他在这个家里,第一是听李义的话,其次是听马文的话,对于杨欣则有一股逆反情绪,越是不让干的事,越要干。李义说起自己单位里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说得大家开怀大笑,因为故事有些带荤,马虎不是十分明白,追着杨欣问,杨欣不理,又问李义。李义说你还是小孩,等大了,自然会明白。马虎不服气地说:“你才是小孩呢,我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马文说："知道了你还问？"

马虎说："我知道你们说的是下流事。"

于是都笑，马虎说你们这是阴险的笑，大家笑得更厉害。这之后，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很快又有了下一次机会，杨欣仍然先抗拒，说上次已经属于意外，应该下不为例。她说这样对不起李义，你要想报复他，目的也达到了，而且这么做，也对不起李芹。马文说他不想报复谁，也不觉得对不起谁，既然事情发生得很自然，就不应该拒绝老天爷的安排，恭敬不如从命。由于这是偷情，是越轨的行为，大家更感到刺激，更感兴奋，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这事竟然没完没了。毕竟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想要寻找机会太容易；杨欣又天生是个胆子大的女人，喜欢冒险，有几次半夜起来上厕所，悄悄地爬到马文的床上去，抓紧时间温存一番，速战速决。有一天，她突然想到似的，不无担心地问马文，如今有两个女人要敷衍，难道他就不觉得累。

马文说："两个男人你都对付得了，我为什么害怕两个女人。"

3

中秋节前夕，李芹又来打麻将，打到很晚，李芹让哈欠连天的马文送她回去。一路上，当着出租司机的面，她像审贼似的问他，是不是和杨欣有不正当的关系。马文矢口否定，李芹说你不要装腔作势，凭女人的那点直觉，我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马文说，我现在是有女人的人，如果我没有你，这么想也正常，你今天是怎么了，赢了钱还要找不自在。李芹说她现

在终于明白了，李义所以急着要让马文搬走，实在是有他担心的道理。男人都不是东西，即使像马文这种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也不是东西。马文由她去说，说到临了，知道她昨天刚去检查过身体，以为自己有什么病，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

李芹让马文搬到她那里去住，马文慢悠悠地说，我们又没结婚，明目张胆住在一起，怕是不太合适。李芹说，你从来没跟我提过结婚的事。马文说，这怨不着我，是你说自己不打算再结婚，你既然不想再婚，我硬逼着也不行。李芹说那是过去，女人没有不想结婚的，男人是想找个女人玩玩，女人是想找男人过日子。马文说，那我看错你了，原来以为你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结果也没什么两样。李芹顿时有些急，板起脸来生气，要撵他走，马文便想趁机溜，李芹真火了，说你若是走了，以后再也别回来。马文没想到她会这样，说又不为什么，干吗发这么大的脾气。

李芹见他软了，说："你走哇。"

马文说："我走了，你不让我回来了，我当然不敢走。"

李芹内心也舍不得他走，嘴上还硬："走哇，反正迟早还是走。"

结果是和好如初，两人终于上了床，马文一边做小动作，一边打哈欠。李芹说这事到明天早上再做，你也累了，只要搂着我睡就行。马文于是顺水推舟，不再勉强，李芹一言既出，不能再有什么表示，只好心不甘地说了一句："马文我告诉你，我绝不会逼着你娶我。"不一会儿，马文已经睡着，轻轻地打着呼噜。李芹没有困意，胡思乱想，到天亮才睡着。第二天，李芹问马文还记不记得昨晚她说过的话，马文有些迷惑，李

芹说我知道你没往心里去，马文说："你说过的话太多，我怎么知道是哪一句。"李芹无可奈何，把绝不逼他娶自己的话又说了一遍。

马文说："要是我提出和你结婚呢？"

"那我就得好好地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实话实说，别绕弯子。"

"我想可以有个孩子，有个我们自己的孩子。"

4

李芹买了一辆小车，马文和杨欣离婚前，曾学过一阵驾驶，因为有基础，很快就拿到了驾照，于是三天两头载着李芹出去兜风。李芹是个很有钱的女人，有多少钱，马文没有问过，反正知道她有钱，因此让她花钱心安理得。刚有车那阵很热闹，东奔西跑，到处乱窜，还常常开着车子去上班，一起上班的同事羡慕地对马文说："了不得，你现在是有私车的人，再干保安这差事，怕是不合适了。"

马文说："怎么不合适，前几天经过一个农民私设的收费站，见谁拦谁，可是一看到我这身制服，屁都没敢吭一个。"

"人家要知道你是保安，饶不了你。"

"什么叫饶不了我，我不上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告他们，就算是便宜的，你说这是不是可以上电视曝光。"

马文成为大家眼里快乐幸福的人，他的得意扬扬就在脸上大明大白写着，走到哪儿都带着。可惜这种快乐幸福的生活，临了被杨欣和李芹的一次谈话，活生生地给打断了。在一场看似无意的谈话中，杨欣不怀好意地坦白了她和马文之间

发生的事情，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李芹做出一切都在预料中的样子，尽可能地想保持平静，但是还是有些克制不住。她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才好，板着脸问杨欣是否觉得对不住李义。

杨欣说："如果李义和他的前妻有什么事，我想我能够容忍。"

李芹眼睛瞪多大的，说："别说容忍不容忍，问题是李义和前妻有没有事？"

"我想是没有。"

"既然没有，说这话就没意思。"

"如果你觉得没意思，当然就没意思。"

事后李芹才想明白这次谈话中的潜台词，她觉得杨欣的做法很无理，自己没有任何歉意，却还在暗示李芹应该容忍这种事。真亏她说得出口，李芹觉得自己有理由和马文大闹一场，骂他个狗血喷头。很多事都是事后越想越窝囊，李芹完全有理由把杨欣也痛骂一顿，因为她显然在暗示，马文所以会和她好，只是看中了她的钱。换句话说，作为女人，李芹并不可爱，可爱的不过是她的钱。有了这样的看法，杨欣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她那样的女人从来都不在乎会伤害谁。今天她这么对李芹说，很可能明天又会理直气壮地去告诉李义。

由于马文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对李芹的又一次质问守口如瓶，既然有上一次搪塞的成功经验，他打定主意坚决抵赖。但是这一次李芹并不准备放过他，先是好言相哄，接着是恶语相加，最后大骂他是个吃软饭的家伙。马文被她骂急了，说我确实是个没用的男人，打人不打脸，你何苦用这种话来伤我。李芹说你脸皮厚，伤不了的。

“怎么伤不了，我已经很受伤。”

“那是别人让你受的伤，跟我没关系。你知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事，当初你老婆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就是因为你不像个男人！”

“我是不太像男人。”

“你当然不像男人。”

“我没说我像男人。”

马文一味服软，李芹只好再来软的：“杨欣都承认了，你还一口抵赖，这有什么用？”

“她承认是她的事，我就是不承认。”

“你们原来是夫妻，真有事，我也不会太吃醋。”

“你不吃醋，我也不会说有。不说，打死我也不说有。”

马文还是不肯老实就范，李芹便再一次暴跳如雷，能想到的狠话都说了，扔了一个热水瓶，打碎两个茶杯，还撕了几张报纸，然而他仍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李芹没办法，只好请他滚蛋。马文赖着不肯走，李芹说你再不走，我就打电话喊 110 来。马文让她快喊，说 110 来，他省得叫出租车回去。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李芹感到累了，火也发得差不多，心也有些软下来，想马文如果真认个错，或许还可以原谅他，她于是很伤感地说：

“我们反正是一对野鸳鸯，说分手就可以分手，你不应该这样伤我，你并不是那么坏的人。”

马文将身上的车钥匙掏了出来，又拿出皮夹子，和李芹算账，今天他在超市为她买了不少东西，多下来的钱必须还给她。李芹看出马文这是真要走人的意思，而且很可能一去不返。她喊住了他，让他把屋子收拾干净再走。马文看了看地

上，拿了把扫帚过来，将地上的碎玻璃先打扫干净，然后又用拖把将地面仔仔细细地拖了一遍。他似乎是赌气干这些事，和杨欣做夫妻的时候，他什么事都做，但是和李芹在一起，他最恨的就是做家务，因为在这套豪华的宅子里做家务很伤男子汉的自尊，坐实了他是个爱人钱财的家伙。若在平时，马文说什么也不能容忍吃软饭这种话，人穷志不穷，他的忍耐早就到了极致，把拖把放回卫生间的时候，他的火气也开始大起来。

李芹说："今天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马文怒不可遏地说："我当然不回来！"

出乎马文意外的，是在最后关头，李芹突然在门口拦住了他，她的眼泪直流下来，像孩子一样哭着说："我不让你走，知道你早就想走了，你别走。"

5

马文于是成了一块杨欣和李芹都要争的肉骨头，这肉骨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往日的平静已不复存在，现在，两个女人各用各的手段，为争夺马文这个并不起眼的男人，你死我活不可开交。杨欣的办法是明争，就像当年大闹离婚一样，她索性和李义把话挑明了，把种种细节都说出来，甚至连床上的刺激和兴奋也没放过。李义眼神顿时就直了，仿佛已经不认识她，对着她从上到下看了好一阵，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当初让你别离婚，你非要离，自己离了，又逼着我离，我离了，又纠缠着要结婚，一切还没完全安顿好，你又玩花样了。

杨欣说:“我觉得这种事,瞒着你也不道德。”

“瞒着人是不道德,就这么没事似的,对我打个招呼,就道德了?”

“我也不想这么做——”

“但是你做了,已经做了。”

“我知道这是个伤害。”

“这是往刀口上撒盐。”

“我只能说对不起。”

“撒盐好哇,盐可以杀菌。疼算什么,算个狗屎。我后悔自己当初不该离婚,现在好了,原来好端端的那个家,早没了。最对不起的是我女儿,她不像你那儿子,谁对他好谁就是他爹。”

“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

“对得起,你谁都对得起,一点错都没有。说你有错那是冤枉你,你就是你,不这么称心去做,也不是你了。瞧着我姐和马文好,心里就不舒服,不舒服你就要做怪。一做怪,就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跟我说说看,下一步你还想怎么折腾?反正你生来就喜欢让男人戴绿帽子。”

和杨欣的明争不同,李芹的手段是暗斗。事情既然已经闹开,马文只能从自己的那套房子里搬出来,搬出来容易,往哪却是个问题,结果只好住到李芹这来。李芹再也不和他闹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连杨欣的名字也从来不提。她现在是一味地对他好,侍候大老爷一样地对待他,临了,弄得马文感到不好意思。马文说,我不是不想说真话,只是说了真话,这太伤你。李芹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和她之间没事。马文说,不,有事,真有事。李芹说,有事也没关系,有事就跟没事

一样,你们本来就是夫妻嘛。

李芹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哭了一场，马文手足无措，不知道是否应该进去哄哄她。现在的事情真有些麻烦,杨欣偷偷地给他打过几次电话,知道他住在李芹这里,大发脾气。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虽然是别人的老婆，吃李芹的醋却非常厉害,一定要他赶快搬走。马文问她往哪搬,杨欣蛮横地说，往哪搬我不管，反正立刻得搬。就在李芹伤心欲绝的时候，杨欣又打了个电话过来，口气更严厉，没有一点商量余地。马文挂了电话,有些六神无主,李芹也哭完了,走出来,问是谁的电话。马文如实交待,李芹怔了一下,说你要离开我,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马文问是什么样的条件,李芹说,让她有一个他们的孩子。她说多少年来,自己一直想要个孩子,原来那个丈夫这方面有点问题，看了好几家医院都不行，为此丈夫一直觉得对不起她，因此分手时，才留这么一套房子给李芹。

“知道你迟早都会离开，我也无所谓，只要个孩子，这不过分吧？”

李芹说自己对男人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不相信天底下还会有什么好男人。她已经对前途没有信心,只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好好地抚育他,安安逸逸度过一生。马文被她说得好感动,突然发现自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女人。

第五章

这是冬季里的第一场雪,来势凶猛,整整下了一夜。李芹提议大家一起去赏雪,拍些照片,好好地谈一次话。考虑到这

次谈话是最后的摊牌，某些事要做一个最后的了断，李芹建议不要带马文的儿子马虎，因为有些话，不适合当着小孩的面说。杨欣说，为什么不听听小孩子的意见，也许我们最后还都得听他的话。在开车去接人的途中，李芹很伤感地对马文说："杨欣这女人够厉害，其实就是不带上儿子，也是稳操胜券的，我说什么也不是她的对手。"

李义和杨欣带着马虎在大门口等候着，马虎一上车，对着马文的脑袋瓜就是一个雪球，弄得车厢里到处都是雪。自从事情明朗以后，李义和马文这是第一次面对面，大家都有些尴尬，脸上都不太好看。好在女人是天生的外交动物，虽然各自心存杀机，李芹和杨欣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若无其事地敷衍起来，一路上，两人大谈马虎的学习成绩。马虎最近的考试又没考好，最怕别人提起他的语文，抱怨说他们的老师神经病，总是考成语。杨欣说他这态度不对。马虎说，什么对不对，我考你几个成语试试看，你还不是不会，上次问你五个成语，一个都没答对，问你"不速之客"的"速"是什么意思，竟然好意思说是速度跑不快的客人。

李芹笑着问："马虎，真不好意思，阿姨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速'就是邀请，现在知道了吧？"

李芹连忙点头，说她长这么大，今天才真正明白。马虎于是很得意，一连报出几个成语来，要大家猜。一车的大人，没几个能说得准，猜着猜着，便到了一家公园门口，大家先下车，马文独自将车开到停车场，付了存车费，脸色沉重地走回来。李芹等他走近，迎着他，和声细语地说：

"你别板着脸好不好，对了，还有李义，都别板脸，我们今

天先好好地玩一玩。”

来赏雪的游客很多，都在选不同的风景点拍照，李芹也拿出相机，先给马虎拍了一张，接着给杨欣拍，杨欣也为李芹拍。噼噼啪啪拍了好几张，李芹说：“来，为我和马文拍一张。”说着，不由分说地把马文拉了过去，挽着他，让杨欣拍照，拍完了，又情意绵绵地偎在他身上，让再拍一张。然后便要回照相机，要替杨欣和李义拍照，李义赌气说他不拍。李芹说拍个照又怎么啦，搭什么臭架子。李义说，我就不拍。李芹说，我跟你合影。李义说，跟谁也不拍。李芹拗不过他，便提议拍一张合影。马虎闹着要由他来拍，结果就真拍了一张。当时李义站那没动，是大家走过去迁就他的。

拍完照是在公园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截路，还在一个茶座喝了茶，又继续散步，终于走到一个人少的角落里，大家不约而同放慢步伐。李芹出其不意地拉住马虎的小手，问他愿意跟爸爸在一起，还是愿意跟李义叔叔在一起。

马虎说：“我无所谓。”

李芹又问：“你是希望你妈和你爸在一起，还是希望她和李义叔叔在一起。”

马虎看了看马文，又看了看李义，说：“我希望他们都在一起。”

“这不可能。”

“为什么。”

“不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可能。”

马虎于是不说话。

李芹非要他表态：“你究竟愿意和谁在一起？”

“我，我随便。”

“不能随便，一定要选一个。”

杨欣在一旁对于这样的问话已经烦了，她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别兜圈子了，用不着折磨一个孩子，我们都是大人，干脆自己把话说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李义，你先说。”

李义气鼓鼓地说：“我说狗屁。”

李芹说：“有话好好说，你别这样。”

李义又说：“我他妈想打一架。”

马虎在一旁拍手，说打架最好玩，问他想跟谁打。李义于是转过身来，朝马文脸上就是一巴掌，马文没有防备，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转眼间两个人便扭在了一起，马虎没想到会玩儿真的，在一旁吓傻了。地上滑，李义和马文很快跌倒在地，在雪地上打滚。两个大男人一会儿你占上风，一会儿我处于优势，都不像会打架的样子，各自累得气喘吁吁，不一会儿，引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最后，谁也打不动了，李芹上前把他们拉开，再一次要求大家有话好好说。

李义将掉地上的眼镜捡起来戴上，说：“好好说你妈个×，×你妈的，这种事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多人围着看总不是个事，李芹和杨欣挥手请观众们离开。马虎在一旁发呆，还没缓过神来，他没想到会是真的打架。有几位好多事的观众仍然不愿离去，其中一位穿红滑雪衫的女孩子兴高采烈，情绪激昂地说，有什么好看的，该走多远走多远，该上哪就去哪玩。马文也虎视眈眈地瞪着看众，他的脸上青一块，牙缝里好像也有些血渍。李芹有些心痛地过去观察他的伤情，她这么做，杨欣也只好过去关心一下李义，然而李义丝毫不领情，一下子把她推多远。

"我今天根本就不应该来，这是吃错了药。"平时文绉绉的李义今天粗话连篇，一口一个妈，"让我跑这来说说清楚，真他妈的是毛病，对不起，不陪你们玩了，你们爱怎么谈怎么谈，我他妈先走一步。马虎，你今天下午还要训练，我这是提醒你一声，还是那句话，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你不要借机逃避训练。"马虎一连声地说他不想逃避，今天这场面不是太有趣，这小家伙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李义本来想一个人开溜，可是马虎这会儿更情愿跟着他先走。马虎目前的长跑成绩，在省里已经十分优秀，如果坚持下去，成为专业运动员似乎已不成问题。每次训练都是李义送他去，习惯成自然，今天跑这么远，怎么回去倒成了个问题。李义在前面走，马虎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还为怎么去操心。李义说："急什么，我们他妈的打出租去。"

李义走了，剩下的人才发现其实也没什么话可谈。他们想在今天做一个快刀斩乱麻似的了断，但是有些事并不是说断，就可以断的。很多事都是只能做，不能说，做了不会白做，说了也是白说。再耗下去，未必会有什么好结果，而最聪明的办法是赶快结束这尴尬的局面。马文耸了耸肩膀，说："算了，还是先开车送马虎去训练。"李芹和杨欣想想也对，今天的会议继续开下去已没有意义，于是一起匆匆往大门口赶。可惜已经晚了，李义和马虎走得很急，早没了影子，不可能再追上。马文让李芹和杨欣站门口别动，他去取汽车，取了汽车过来，李芹打开前门，坐在了马文身边，杨欣不甘示弱，不愿意独自一个人坐后面，也拉开前门，让马文坐到后边去，说由她来驾驶。她的用意很明显，不愿意看着马文和李芹坐在一起，马文怔了一下，无可奈何地下了车，一个人孤零零坐在车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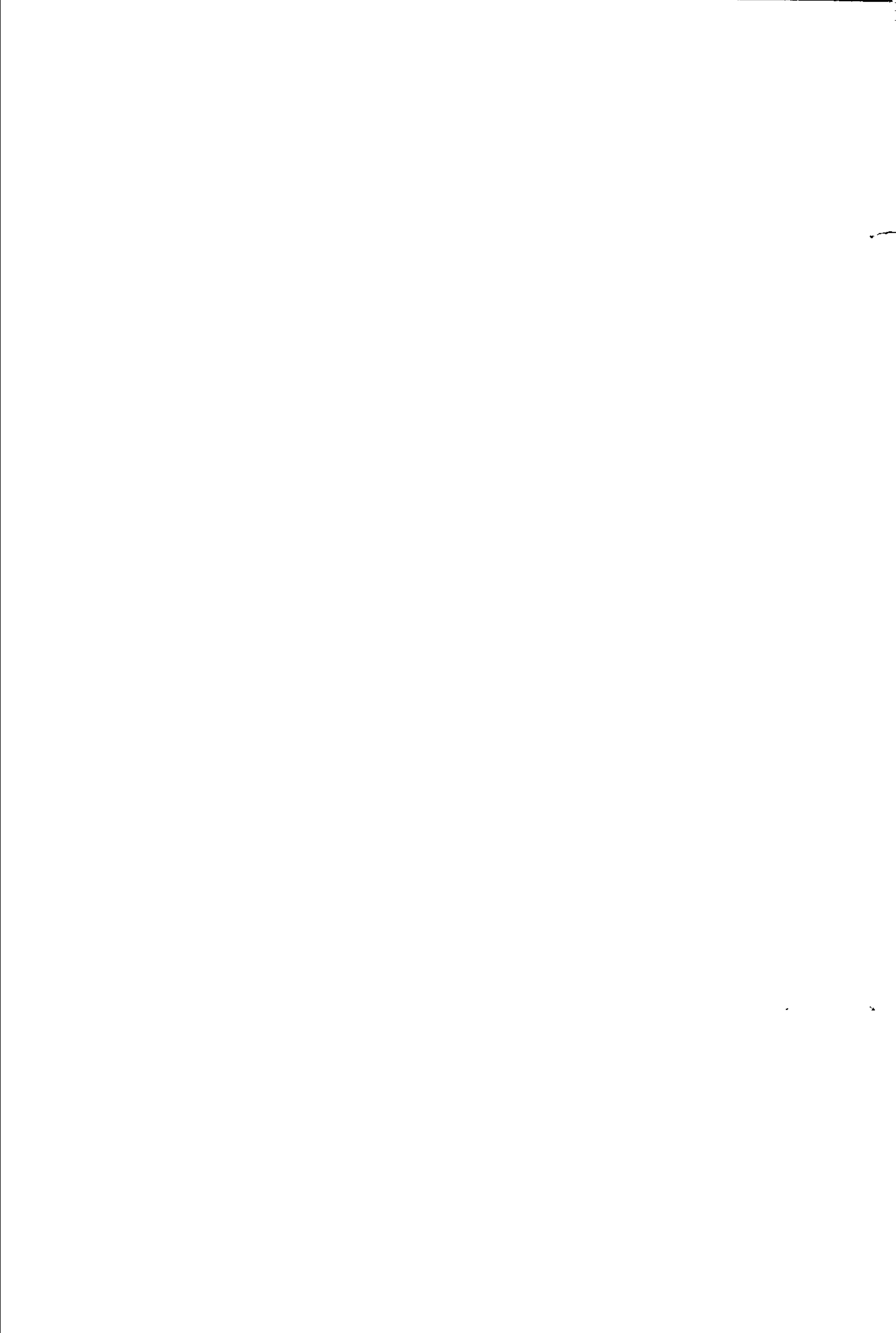
后面。

杨欣很熟练地发动了汽车，掉头，将车开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懒洋洋地问现在该往哪开。李芹对两边看看，回头问马文，让他赶快表个态。马文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这会儿，他脸上发青的地方隐隐地有些疼，路当中站着一个交通警察，手举了起来，很愤怒地指着他们。开车的杨欣十分紧张，李芹也忐忑不安，但是马文却还是心不在焉，他看着警察，说：

"往哪都行，随便。"



短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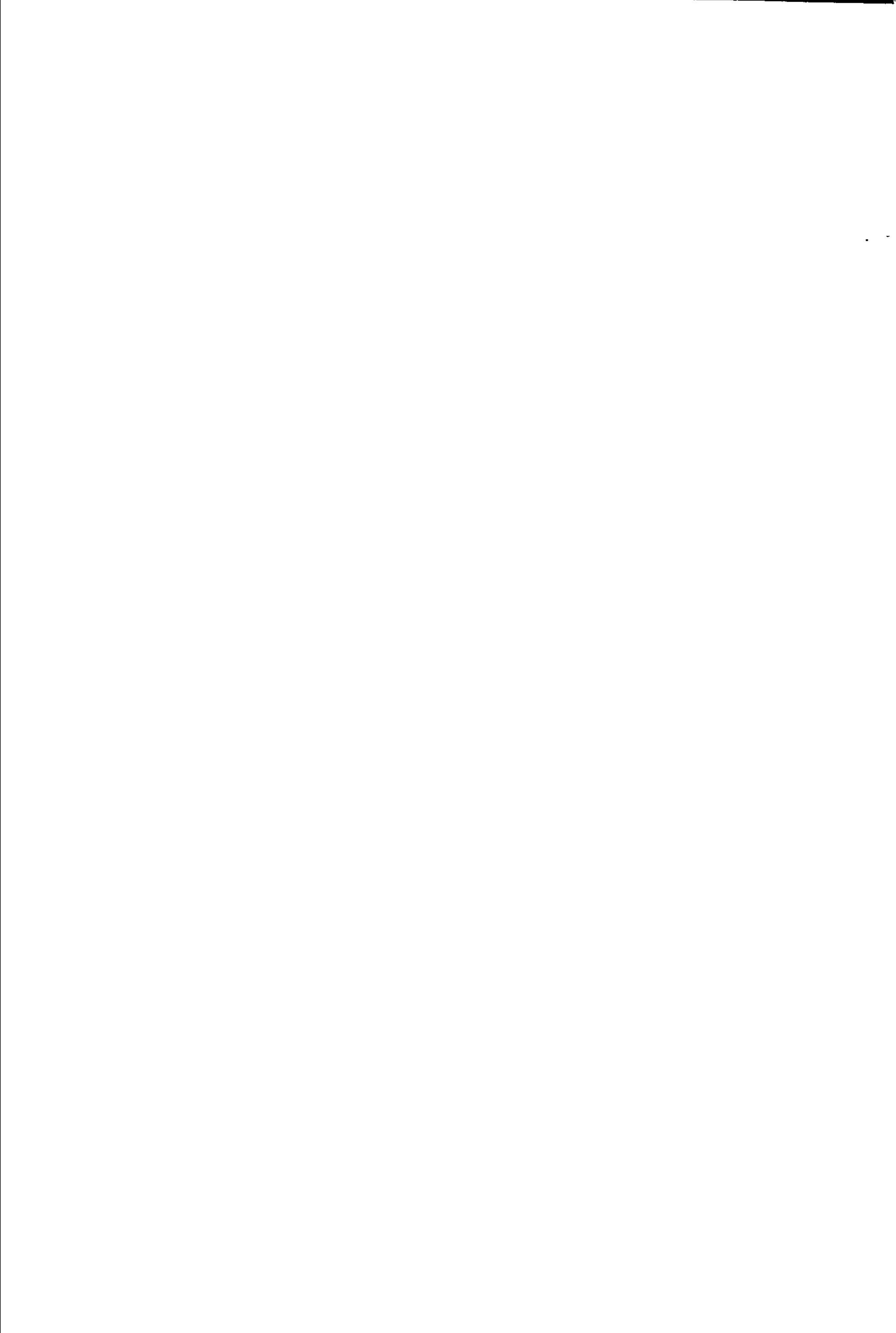
梁晓声小传

梁晓声，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建筑工人家庭。1966年初中毕业于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七营七连成为兵团知青。当过连队农工、小学教员、团报导员、木材加工厂抬木工。1974年被推荐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9月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先任编辑，后任编剧。1988年底调入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至今。

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实践，在省市级文学期刊陆续发表小说。1982年创作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创作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及《父亲》同时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了收获》、《学者之死》、《一只风筝的一生》、《双琴祭》获《小说月报》"百花奖"。

至今创作六百余万字，除小说外，另有影视剧本、散文、杂文等。





老会计半年后退休。

他供职的公司，乃一家国有的药品公司，正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上市”前体制进行转变，将以股份公司的性质重新挂牌。

几天来公司经理忙碌又亢奋，一忽儿召集某部门开会，一忽儿找某几个人谈话。一种莫测高深的气氛笼罩在公司上下，有人欢喜有人忧。

然而老会计却觉得自己似乎是局外人。体制转变和“上市”并不能带给他值得激动不已的利益。他在公司是那种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角色。像他这样一些员工，顺水搭船，获得微不足道的股份罢了。

他也不担心失去什么。

半年后退休了嘛。

但他确实期待着经理找他，对他做一番当面的指示。

因为公司有一笔“小金库”资金，东挪西攒的，近百万。此事除了经理和老会计心中有数，再无第三者知道。近百万中包括不少关系单位奉送给公司的回扣。

经理常对他说：“这种钱我是不会占为己有的。别人更无权支配。等积累多了，全公司来一次公平分配，每个员工都有份儿！”

经理的话常使老会计感动。

多好的头儿啊。

如今这么廉洁的头儿可不多了。

所以，经理让他报销什么花费时，他从无耽延，一向当即照办。再好的头儿，也难免要进行“特殊消费”啊。如今的“公关”方式讲究这个呀。不是谁洁身自好不洁身自好的问题啊。何况，支出在“小金库”的账上……

由于只有自己一人掌管着“小金库”，老会计常觉得自己是经理的心腹。最起码是心腹之一。经理陪客都带上他。他其实厌酒，也不善言谈，不能替经理推杯换盏，也不能活跃席间气氛。他便想，经理竟还带上他，那不纯粹是抬举他吗。这么一想，心里很满足。尤其是，当经理默默无言地，将一只手亲昵地拍在他肩上时，他简直就有点儿暗觉着得宠了……

经理终于找他了。

经理是在电梯口碰见他的。

他说:“经理,这几天忙苦了吧?”

经理说:“是啊是啊,晕头转向。”

只他和经理两个人乘电梯。进入电梯,他想请经理对“小金库”做出指示,但见经理一副费心劳神的样子,未开其口。

经理却主动说:“咱俩还有点事儿谈呢。今晚到我家谈吧!别忘带着账本。”

经理的一只手一如既往地在他肩上拍了拍。

于是老会计的心理又感到极大满足。

经理最烦别人到他家里去谈工作,这是公司上下都明白的。

例外的对待使老会计有点儿受宠若惊。

晚上。在经理家,经理开了一瓶高级的法国葡萄酒,与老会计隔桌相对而坐。各自持杯在手,浅饮低叙,都挑感情色彩浓的话尽着说。经理的夫人和孩子不在家,经理说他们看文艺演出去了……

聊着聊着,自然就切入了正题。

经理将预先备好的两万元钱取来,放在老会计面前,让老会计收好再谈。

老会计以为又是该入“小金库”的钱,没多想便放入了手提包里。

经理重新坐在他对面时说:“给你的钱。给你个人的钱。”

老会计一愣。

“半年后你就退休了,没功劳还有苦劳。所以那是你份内

的钱。你心安理得地接受就是了。”

“……”

“由我给你,你怕什么的呢?我又不是在向你行贿。”

“……”

“别多虑。是从‘小金库’里出的钱……”

想起经理曾说过“每个员工都该有份儿”,老会计不再狐疑。他确乎心安理得起来。他笑了。

接下来的事便顺理成章了——按照经理的指示,他一笔一笔地将“小金库”的钱从账上高明地转移了。他曾被抽借到别的单位协助纪检部门查账,颇精通将假账做得看去仿佛很清楚很规范似的……

他因为有些醉了,也因为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两万元而高兴,一觉酣睡至天明。

醒来,目光落在被两万元撑鼓的手提包上,回忆昨晚迈入经理家和迈出经理家的全过程,渐渐地不那么心安理得了……

他明白——只有他和经理两个人知道的“小金库”的钱,已从账目上流失了。所剩不过是零头,好像原先就只有那么点儿钱。

他明白——经理是企图趁机转移而且独占。

他明白——他实际上参与了经济犯罪。

他明白——如果他不接受那两万元钱,有朝一日他还可以在法律面前替自己辩护。但他已经将两万元钱带回自己家了啊。那么他不是已经没有了替自己辩护的资格了么?

他明白——做得再高明的假账,只要认真仔细地查,最终总是会被查账人发现破绽的。正所谓“狐狸再狡猾也斗不

过好猎手"。他曾做过几次"猎手",而现在是"狐狸"了。

他想到了儿子。儿子争气,在重点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是优秀学生会干部,将被公费送出国攻博……

他想到了女儿。女儿已经大学毕业,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教师。而女婿是该中学最年轻的副校长。互敬互爱的,一对感情和美的小夫妻……

他想到了他自己。当了一辈子会计,和钱打了一辈子交道,却从未在钱字上动过歪念。过去的年代,多次获得"模范"……

他想到了他老伴。老伴死于癌症,死前对他说:"我最不放心的是你的身体;最放心的是你会领着儿女们走正道……"

他想到了在大学里读硕士的儿子需要钱……

他想到了即将分娩的女儿需要钱……

两万元——多乎哉?不多也!

对于有些人,两万元是区区之数。

对于儿子和女儿,如果他忽然说给他们每人一万元钱——他想象得出,儿子和女儿将多么的被他这位父亲所感动……

但,倘代价是……

老会计不敢想下去了……

有道是"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可他在钱这条往往诱人自溺的"大河"边站了一辈子,又何曾潮过鞋底儿?

他越不敢往下想越不能不往下想,而越往下想则越害怕……

他害怕得都没有打开手提包看一看那两万元钱。

第二天,在预先探知经理办公室没别人的时间里,他拎

着手提包去见经理。

实际上,我们讲述的这一件事,至此已接近尾声了。

然而却也刚刚开始。

是的,刚刚开始。

因为,导致老会计死于杀手刃下的真正的原因——那一种“黑色”的,越希望被正确理解便越被严重误解和曲解的夺命情节,才刚刚介入这一件事。

老会计径直走到经理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从手提包内取出两万元钱,轻轻放在桌上,以极低极低的声音说:“经理,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两万元钱……”

经理的第一个反应是霍地从老板椅上弹跳而起,神色慌张地去插上办公室的门。

经理走回到老会计身旁,斜眼瞧瞧桌上那两万元钱,随即瞪着老会计,以更低的声音说:“嫌少是不是?!”

从经理那方面,只有得出以上结论才符合他的经验向他揭示的某种逻辑。

“经理,我……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只不过……”

老会计口拙舌笨起来。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你,你嫌少也不可以这样啊!”

“经理,我发誓我不是嫌少……”

老会计不但口拙舌笨,而且面红耳赤了。

他越是极力想表白自己来到经理办公室不是嫌两万元钱太少,却越是给经理一种他嫌钱少的印象……

经理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扭开一个抽屉的暗锁,从中取出了一捆钱,连同老会计放在桌上的两万元,一齐替老会

计收进了手提包。

经理的嘴附在老会计耳上悄语："一会儿几位部门领导都要到我这里来开会，有什么想法儿你晚上到我家去谈好么？你我之间，难道还不可以开诚布公么？"

经理不容老会计再说什么，左手从背后按在老会计左肩上，右手从背后按在老会计右肩上，将老会计亲亲密密地"送"出了办公室……

当夜，老会计失眠了。他将手提包放在床头柜上，歪头瞧着它发呆。它因为多装了一万元而显得更鼓了，老会计也更加不安了，更加不敢拉开它的拉链了。

"苍天在上，我不是嫌少……"

他不由得嘟哝了一句……

几天后的中午，老会计离开公司，在马路旁的公用电话亭往经理办公室拨了一次电话。电话线很照顾他，一拨就通。

"经理吗？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经理正独自在办公室午休。

他立刻听出了老会计的声音。尽管只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还是心虚地用另一只手捂上了话筒。

"方便。可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

"在外边。在马路旁的公用电话亭……经理，您误解我了。我不是嫌少。无功受禄，我怎么会嫌少呢？请您耐心听我解释，我……我……"

"得啦得啦，别解释了！下班以后，我在办公室等你。有话当面说！"

经理那头啪地搁了电话。

老会计在马路旁的电话亭前手握着话筒发愣。

还跑到马路上去在公用电话亭给我打起电话来了!

经理绕着办公桌走了一圈，又走一圈，内心里倏忽间产生一种类似被讹诈的感觉……

当公司租用的那一层写字楼彻底安静下来以后，老会计幽灵似的出现了……

经理显出一副恭候良久的样子。

经理客气地说:“坐吧。现在只有你我二人,你究竟想要多少才满足,开门见山吧!”

那一种客气的态度，使老会计顿时感到，他已不再是心腹了,他们从前的亲密关系已改变了。

老会计不禁心生出大的无奈、沮丧和悲哀。

老会计以一种近乎冤屈的语调说:“经理,我怎么才能向您解释清楚呢?”

经理慢条斯理地说:“既然连自己都觉得解释不清楚,那就别解释了。现实中有些事本来就是完全不需要解释的。你不解释,我还清楚;你一解释,我倒糊涂了……”

经理说着,探手于西服内兜,二指夹出一个存折,伸在老会计眼前晃了几晃……

经理又说:“中午接到你从外边打来的电话,知道我下午办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吗?我亲自去到银行里,将我家的一个存折,改成了你的名字。我一时也搞不到许多现金,只能以这种方式满足你了。如果你真的不嫌少,那你就收下。如果你收下了,那你就别再来向我解释。就算我求你,啊?”

经理说罢,将存折放在了桌角。

老会计的目光,从经理脸上,转移向了存折,却没伸手去

碰它。

“满足不满足,你总得拿起来看看啊!”

经理的态度客气而又彬彬有礼,客气得使老会计周身发寒。

老会计太为难了。

如果他照直说自己怕受牵连,那么也就等于是在当着经理的面,说经理指示他做的那一件事是犯罪。

但是,若经理反问:“你凭什么认为我企图将那笔钱占为己有?”

他将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答。

如果经理没有那一种企图,又为什么对他如此慷慨?

“我再说一遍,请拿起来看一看。如果你真的不嫌少了,那你就收下。”

老会计拿起存折,翻开看了一眼,存着一万元。

这时电话响了……

经理接电话时,老会计揣起存折走了。

他已两次想亲自退回经理最初给他的两万元,结果却使两万元变成了四万元。如果他当时不离开,经理将认为他还不满足。如果他继续解释,情形一定很僵,他不愿将两人之间的关系搞得太僵。他只不过希望在被充分理解的前提之下,得以从一件使自己不安的事中摆脱。于是当时悄然离开成了一种明智,一种权宜之举……

回到家里,他戴上花镜再看那存折,却原来不是存着一万,而是存着十万!

他当即往经理办公室拨电话,经理已不在;往经理家中拨电话,经理还没回家……

第二天老会计没上班。

第二天经理又接到了老会计一次电话。老会计在电话里又做解释,他说天地良心,已经有十三万元属于他了,他怎么还会嫌少呢?女儿女婿至今住在一间老平房里,十三万元快够他们买套两居室的商品楼房了呀!但事情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

老会计越急切地想解释清楚,却越加地语无伦次。

经理打断了他的话。

经理以冷冰冰的语调说:“你终于变得坦率了,这挺好。我十分感谢你照直谈到了你女儿女婿的房子问题。我向你保证,房子他们会有的!”

经理一说完就摔下了电话,同时恨恨地骂了一句:“老流氓!”此时的经理,不是似乎感到,而是确信自己被讹诈了。

他恼怒地扯断了电话线……

三天后,老会计收到了一份专递信件,内中只有一把缠着纸条的钥匙。纸条上,电脑打印着一处地址。

老会计按照纸条去看了那套房子。很宽敞的一套两居室楼房。如果对女儿和女婿说是他们的了,小两口一定会喜出望外的。他曾听人议论公司为经理多买了一套房子,想必这一套便是了……

又过了几天,全公司热热闹闹地召开庆贺体制转变成功的大会。在会上,经理被宣布为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的总裁。

当人们纷纷围向经理碰杯祝酒时,秘书将经理请到一旁,低声说办公室里有电话在等他接。

“你不会说我不在么?!”

经理生气了。

“对方说有很重要的事与您谈。”

那个“对方”非是别人，正是老会计。

“经理，您也会收到一份专递信件。内中有属于你的房子的钥匙，还有那存折。您前两次给我的三万元钱，我存入存折了。容我最后一次解释，我并不嫌少。”

“喂，喂！”

轮到老会计将电话挂断了。

经理口中咬牙切齿挤出两个字是——“妈的！”

经理颓然坐在他的老板椅上，想到了“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一句成语，内心里感到一种将被牢牢地粘住并被步步紧逼地讹诈着的恐惧……

他全身不由得抖了一下……

老会计遇害不久，经理被推上了被告席。

罪名是“雇佣谋杀”。

在事实面前，他供认不讳。

他的律师替他请求减刑。理由是——他杀人的动机，毕竟也是由于受到了一次接一次的讹诈。

于是律师娓娓讲述讹诈过程，强调被一次接一次地讹诈时，内心生出的恐惧会对人造成多么巨大的心理压力……

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双手捂脸哭了。

他原本的企图是——将那笔只有他和老会计知道的“小金库”的钱占为已有，再以个人的名义买入公司的股份。也许，这种做法，十年后会使他成为千万富翁……

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自己一向认为言听计从的人所讹诈。

是的，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更加感到自己是被一次次讹诈过的了。

十三万元加上一套商品房，在他还没成为千万富翁之前，他给予讹诈者的确乎不能算少了！

听众席上也有人在哭。

是老会计的儿子、女儿和女婿……

他们想不通他们的父亲何以会变得那么贪，何以一次次地不能满足一次次地讹诈他人？

那一时刻法庭极静。

分明许多旁听者都对谋杀案主犯或多或少地心生着同情了。

分明那一时刻，似乎也是对另一个人的讹诈提出的指控了！

一个一次次退钱的人，其实并不是因为别人给他的钱数少，而是一心要与非法所得划清界限——今天谁还相信这样的事？要证明这样的事是一个事实，比要辩护一名罪犯无罪困难十倍。

法庭没有减刑。

但不少旁听者离开法庭时相互说："那老家伙也死得活该！"

人们的话像涂了毒的刀一样深深刺入老会计的儿子、女儿和女婿的心里。

他们是那么地觉得羞耻。

于是，连他们的内心里，也有些鄙视并怨恨老会计了……



阿来小传

阿来，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1976年毕业于一所乡村中学后回乡务家，高考恢复后进入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做过将近五年乡村教师。后因写作转做文化工作。现任《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小说创作。1988年出版抒情诗集《梭磨河》。1989年出版小说集《旧年的血迹》，并获中国作协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并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9年出版小说集《月光下的银匠》。2001年出版《阿来文集》四卷。





有三天时间，我因为一点小病在唐克镇上睡觉和写作，加上一些消炎药，病痊愈了。三天后，几个同伴转了一个大圈回来接我。我们又一起上路了。汽车沿着黄河向西疾驶。上午的太阳在反光镜里闪烁不定。汽车引擎的颤动，车轮在平整大道上的震动，通过方向盘传到手上。我感觉到活力又回到了体内。一口气开出四五十公里后，公路离开宽广平坦的河边草滩，爬上了一座小小的山丘。

在山丘半腰，我停下来，该把车还给真正的司机来驾驶了。

大家都从车里钻出来，活动一下身子，有意无意眯缝着眼睛眺望风景。刚刚离开的小镇陷落在草原深处，因为距离而产生出某种本身并不具有的美感。在山丘的下方，平缓漫漶的河流在太阳照射下有了些微的暖意。大家在草地上坐下来，身边的秋草发出细密的声音。那是化霜后最后一点湿气蒸发的声响。空气中充满了干草的芬芳。

当大家抽完一支烟，站起身来拍掉屁股上的草屑准备上路的时候，一个皮毛光滑肥硕无比的屁股扭动着出现在眼前。一只旱獭从河里饮水上来，正准备回到山坡上干燥的洞穴。旱獭扭动着肥硕的身体往坡上走，密密实实的秋草在它身前分开，又在身后合拢。我从车里取出小口径步枪，从后面向那扭动最厉害的部位开了一枪。清脆的枪声乘着阳光飞到很远的地方，鼻子里扑满了新鲜刺激的火药味。旱獭却不见了踪影。我感到自己打中了它。但在它应声蹦起然后消失的那个地方连一星血迹都没有留下。

汽车驶下山丘，继续在黄河两边宽阔草滩上穿行。直到中午时分，才又爬上了另一座山丘。汽车再次停下来。现在到了午餐时间。一大块军用帆布上摆开了啤酒、牛肉和草原小镇上回民饭馆里出售的干硬的饼子。吃饱喝足以后，躺在山坡上那些干燥的秋草中，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阳光干净温暖，一无阻滞地从蓝天深处直泻在头发、眼睑和整个身体上，是一种特别的沐浴方式。随风摇动的秋草，轻轻地拂在脸上，手上，给人带来一种特别的快感。这一切使整个身心都像身下的草原沃土一样松软。而在山坡下，众多的水流在草原

上纵横交错，其间串连着一个又一个平静的水淖。所有水面都在闪闪发光。都像我们阳光下的身体一样温软无边。

一点来由没有，我却感到水里那些懒洋洋的鱼。

水里的鱼背梁乌黑，肚腹浅黄。鱼哑默无声，漂在平静的水里，像梦中的影子一样。这些鱼身上没有鳞甲，因此学名叫做裸鲤。在上个世纪初，若尔盖草原与另外几个草原统称松潘草原，因此这鱼的全称是松潘裸鲤。我躺在那里冥想的时候，同伴们已经打开切诺基后备箱，准备鱼线鱼钩与鱼饵了。这些东西，和枪与子弹一样是草原旅行的必备之物。我们一行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宗教调查小组，现在却要停在草原深处渔猎一番。两个人要爬到山丘更高处，寻找野兔旱獭一类的猎物。我和贡布扎西下到河边钓鱼。

对我而言，钓鱼不是好的选择。

草原上流行水葬，让水与鱼来消解灵魂的躯壳，所以，鱼对很多藏族人来说，是一种禁忌。此行我就带着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丹珠昂奔寄赠的一本打印规整的书稿，主要就是探讨了藏族民间的禁忌与自然崇拜。其中也讨论到关于捕鱼与食鱼的禁忌。他在书中说，藏族人在举行传统的驱鬼与驱除其他不洁之物的仪式上，要把这些看不见却四处作祟的东西加以诅咒，再从陆地，从居所，从心灵深处驱逐到水里。于是，水里的鱼便成了这些不祥之物的宿主。我当然见过这样的驱除与咒诅的仪式，却没有想过它与有关鱼的禁忌间有着这样的关系。总而言之，藏族人不捕鱼食鱼的传统已经很久很久了。但在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我们已经开始食鱼了。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食鱼的藏族人了。虽然鱼肉据称的那种鲜嫩可口，在我口里总有种腐败的味道。

今天的分工确实不大对头。

两个对鱼没有禁忌的汉族人选择了猎枪，他们弓着腰爬向视线开阔的丘冈，我跟扎西下到了河滩上。脚下的草地起伏不定，因为大片的草原实际上都浮在沼泽淤泥之上。虽然天气晴好，视野开阔，但脚下的起伏与草皮底下淤泥阴险的咕嘟声，使即将开始的钓鱼带上了一点恐怖色彩。

扎西问我：你钓过鱼吗？

我摇摇头。其实我也想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的失望中夹杂着恼怒：我还以为你钓过鱼呢！

我当然没有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在很多其实也很汉化的同胞的眼中，我这个人总要比他们都汉化一点点。这无非是因为我能用汉语写作的缘故。现在我们都打算钓鱼，但我好像一定要比他先有一段钓鱼的经历。

扎西又问我：你真没有钓过？

我肯定地点点头。

扎西把手里提着的一个罐头盒子鱼饵塞给我：那我跟他们去打猎。这个身体孔武的汉子在草滩上飞奔，跃过一个个水洼与一道道溪流时，有力而敏捷。看到这种身姿使人相信，如果需要的话，他是可以与猎豹赛跑的。但现在，他却以这种孔武的姿势在逃避。

在一道小河沟边，我停了下来。

河沟里的水很小，阳光穿透水，斑斑驳驳地落在河底。河的两边，很多红色白色的草根在水中飘拂。河底细小砂粒而不是水的流淌，使小河有了窸窸窣窣的流淌声。河面不宽，被岸束腰的地方，原地起跳便可以一跃而过。所以，随便从身边折一枝红柳绑上鱼线就可以垂钓了。

让人心里起腻是往鱼钩上穿饵的时候。罐头盒子打开，肥肥的黑土与绿绿的菜叶中间，小指粗细的蚯蚓在其中蠕动不已。一根蚯蚓被拦腰掐断时，立即流溢出很多黏稠的液体，红绿相间粘在手上。一根鱼线上有两只鱼钩，上完一只，我在身边的草上擦净双手，又开始了第二只。第二只上好后，我长舒了一口气，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用看起来潇洒纯熟的姿势甩动鱼竿，把鱼钩投向河面。可惜的是，河面太窄。用鱼钩和钩上的蚯蚓加上小小的铅坠，拖着鱼线，发出细细的尖啸，越过河面，落到对岸的草丛中了。收回鱼竿，一只鱼钩上的饵已经不见了。只好再掐死一只蚯蚓，忍着恶心看它身体内部稠黏的液体粘满我的手指。那液体是墨绿色的，其间有两三星鲜红的血。我戴上墨镜，那种颜色便不太刺激了。这回，我把鱼钩投到了水里，看到鱼饵划过河底一块又一块明亮的太阳光斑，慢慢落到了清浅的河底。然后，又随着沙砾一起，慢慢往下游流动。挎着一只军用挎包，里面装着鱼饵和备用的鱼线鱼钩，我跟随着流动的鱼饵慢慢往下游走去。

流水很快便把蚯蚓化解于无形。先是黏糊糊的物质被掏空，剩下一段惨白的皮在水里轻飘飘地浮游，然后，那皮也一点点溶化在水里。物质作为蚯蚓形式的存在，就此消失了。每顺河走出一两百米，就要换一次鱼饵。如是五六次，我已经能平静从容地掐断蚯蚓，将其穿上鱼钩，从手上到心里都没有特别的反应了。这时，远处的山丘上传来两响清脆的枪声。枪声贴地而走，就像子弹直接从身边掠过一样。我离他们已经相当远了，却仍然看到他们随着枪响应声而起，向前扑去。鱼钩沉在水里，满耳都是细细的沙石在水底流动的沙沙声，秋

草在阳光下失去最后一点水分时发出的轻轻的哔剥声。水冲刷着鱼线，鱼竿把轻轻的震颤传达到手心。红柳枝条握在手里，有些粗糙，换一把手，马上就能感到阳光留在上面的温暖。三个人在山丘上散开，在灌木丛里出出进进。因此我知道，那两枪没有击中猎物。旱獭安全地回到地下的迷宫里去了。不一会儿，便有青色的烟升起来。三个人的身影在烟雾里进进出出。这会儿，他们必须受到烟熏火燎。他们想把燃在旱獭洞口的烟扇到地洞里去。指望着旱獭受不了烟熏从地下迷宫里逃出来。旱獭的地下宫殿构造相当复杂。就算旱獭忘了为其宫殿建造一些隐秘的通风口的话，要把往上走的烟，一点点扇进地洞，也是一项将耗掉非常多时间的工作。那些专业的猎人因此带有专门的鼓风工具。但我的三个伙伴没有。结果无非是他们会被自己生的烟熏得比旱獭还惨。在对待走兽方面，我至少有准专业猎人的经验。

钓鱼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突然觉得手上一沉，心里也陡然一惊。是鱼咬钩了吗？我看看水里，鱼钩与坠子都不在清浅的水底了。它顺着水流钻进了脚底的草皮下。大股水流在即将钻进草皮下时，打起了一个不大的漩涡。从漩涡中央传来了一头被杀的牛即将咽气时，喉咙深处发出的那种咕噜声。城里的房子里，下水道偶尔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鱼钩和上面的饵就从那里被吸了进去。我提提手里的鱼竿，立刻感到下面坠着了一个沉沉的重物。

鱼！

一些密宗道行高深的喇嘛曾告诉我，他们在密室里闭关观想时，会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藏文字母或者某个图像。我

没有修习过密宗的课程，鱼这个词却立刻就映现在脑门前。只是它一点也不金光闪闪。

鱼！这个词带着无鳞鱼身上那种黏糊糊滑溜溜的暗灰色，却无端地带给人一种惊悚感。

于是，我听到自己惊诧多于快乐的声音：鱼！

于是，好沉的一条鱼便被提出了水面。鱼在空中扑腾着，通身水光闪烁。使它离开生命之水那片刻时间带上了一种欢快的味道。我一松手，鱼落在草丛中，身上闪烁的水光消失了，迅即又回复了那种滑溜溜黏糊糊的灰暗本色。一种让人疑虑重重的颜色。向鱼接近的时候，我有种正接近腐尸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钓鱼。

鱼钓出水后，一动不动地躺在草丛里，把强吞进嘴里的钩取出来，便成为恐惧色彩相当强烈的一个过程。鱼还未抓到手里，那双鼓凸悲伤的眼睛让你不敢正视。于是，便抬眼看天。空中轻盈地浮动着一些絮状的破碎云彩。云在眼中飘动时，鱼的身躯抓在了手上，然后，又滑出去了。我不知道是鱼在挣扎，还是那种可疑的泫滑使我自己主动把手松开了。鱼侧躺在那里，嘴巴艰难地一张一合。嘴角那里有些血泡涌出，眼中认命而又哀怨的神情渐渐黯淡。松手的惟一结果只是我必须从草丛中再一次将其抓到手上。这次，我用的劲很大，手掌被坚硬的鱼鳍划开了一道口子。当我把深深扎在鱼喉咙深处的钩扯出来时，鱼的淡血与我的稠血混在了一起。

我看过别人在草原钓鱼，所以知道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应该是：折一根韧性十足的细柳枝，从鱼的一侧鳃帮穿进去，从嘴里拉出来。用这种方式，把钓上来的鱼一条条串连起来，十

分便于搬运与携带。但我只希望自己在草原上钓鱼，而不指望自己钓到那么多的鱼。所以，我才在下意识中选择了这条清浅的小溪。而在不远处，一条真正的大河波光粼粼。

问题是，在这清浅的溪流中偏有鱼在我不经意间上钩了！我保证，即或在潜意识深处，也没有让鱼上钩的期望。

上好鱼饵，我走到溪边，看看刚才起鱼的那个地方，确实看不出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一小股水打着旋，发出被杀的牛临死前那费劲的咕咕的吞咽声，消失在脚底的草皮下面。使劲跺一跺脚，草皮颤动几下，复又归于坚韧的平静。于是，我把鱼饵很准确地投到那个小小的漩涡之中。鱼饵旋转了几圈便钻到草皮下去了。

鱼饵刚从眼前消失，手上又是过电似的一麻，鱼竿差点从手里掉到草地上了。接下来纯粹是本能地把鱼竿猛烈一甩。水面上啪哒一声，一朵水花开过。又一条鱼便沉沉地在空中飞行了。鱼掠过我头顶的时候，肚皮上那种黄疸病人般的土地黄色在阳光的辉映下有一瞬间变成了耀眼的金色。我不知道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属于惊叫还是欢呼。这时，飞在空中的鱼脱离了鱼钩，沉沉地落在了不远处的草地上。我走去一看，鱼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那双鼓凸出来的双眼死盯着人，我觉得背上有点发麻。

再回到溪边，又从老地方投下鱼钩，很快鱼就咬钩了。

就这样，我一口气从那漩涡下面的某个所在扯出来十多条鱼。每一条都像是一个年龄组的青年人，长得整整齐齐。看看乱七八糟躺在草地上的鱼，再看看四周无声无息间或翻起一两只气泡的沼泽，觉得许多鱼从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来从容赴死，确实让人感到有种阴谋的味道。阴谋！这念头像

闪电一样从脑海中一掠而过。是我自己让它从脑门上一掠而过的。如果我让这个念头驻留下来，可能此生再也没有机会打破关于鱼的文化禁忌了。

我们不断投入行动，就是不想停下来思考。

今天的行动，就是不断把鱼饵投进小小的水潭（现在我相信坚韧的草皮掩盖下就是一个小而深的水潭），看到底有多少傻瓜样的鱼受命运的派遣前来慷慨赴死。秋天的鱼沉在深水里，又肥又懒，又贪婪地把鱼饵带鱼钩整个吞进肚里。想到这里，我回头望望身后草地上那些懒懒地躺着等死的鱼，心里竟生出些莫名的仇恨与恐惧。

我不知道为什么又往鱼线上绑上了一只鱼钩。上好饵后，三只鱼钩慢慢沉到水下，又慢慢漂向那个漩涡，慢慢被吸进那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水潭。我大口地呼吸，以使自己松弛下来。同时想象鱼饵慢慢在无底的水中坠落，落在一条鱼的面前，那条鱼一动不动。鱼饵有些失望，再继续往暗黑的深处下坠。想着那种下坠，我的身子也有些飘飘然的轻盈了，四周的黑暗却让人害怕。当我想把鱼竿提起来时，一条鱼很猛地扑住了鱼饵。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么狠地扑向鱼饵。即便是扑向死亡本身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力量。鱼把饵和饵包藏的钩吞下去后，便静静地一动不动了。我继续等待。第二条鱼上钩了，之后，又安安静静地漂在水里，一点也不挣扎，不想逃离死亡。

还有第三只饵没有被吞下。

鱼上钩是手上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在悠闲地观望远处山丘上那三个熏旱獭的家伙在无谓地忙活。山丘上的烟已经很淡了。看来他们已经放弃了无效的劳碌。开始用随车携带

的军用铁锹开掘地道。这是一个更浩大的工程，因为旱獭的洞穴在地下一米左右蜿蜒曲折至少也有一二百米。

看上去很笨的旱獭很聪明，这些看上去灵活敏感的鱼面对鱼饵却表现得这么不可思议。这不，第三只钩上又有一条鱼扑上来了。往上起鱼的时候，三条鱼把竿子都坠弯了。三条鱼一起离开水面。一起开始挣扎，差点使鱼竿落到水里。我知道它们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再回到水里，而我当然不会同意。于是发一声喊，用力一摆鱼竿。三条鱼便沉甸甸地落到了我脚前的草丛里。

我注意到它们一旦落到草地上便不再挣扎了。

我对鱼，这些猎获对象的一切都很注意。不是一般注意，而是非常注意，带着非常敏感的非常注意。甚至对并不存在的一切都非常敏感地注意着。

这回，我注意到鱼一旦落在草丛中便不再挣扎了。有些鱼离水实在很近，只要弓起脊背，挺一下身子，轻轻一个鱼们都很在行地弹跳，就回到一溪秋水中了。当草原开始变成一片金黄时，流水便日渐冰凉，那些大群大群的候鸟离开了。鱼们便像潜艇一样，沉到很深的地方，那些地方黑暗而又温暖。在冬天将临的时候，选择明亮就相当于选择冰冻。但这些鱼从很深的地方被钓起来，躺在草丛里一动不动，仿佛不知道身边就是能使其活命、使其安全的所在。它们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存心要用众多死亡来考验杀戮者对自身行为的承受极限。我今天钓鱼是为了战胜自己。在这个世界，我们时常受到种种鼓动，其中的一种，就是人要战胜自己，战胜性情中的软弱，战胜面对陌生时的紧张与羞怯，战胜文化与个性中禁忌性的东西。于是，我们便能无往而不胜了。现在，我初

步取得了这种胜利。而且,还想让同伴们都知道这种胜利。于是,我便挥舞着双手,向他们大声叫喊起来。

他们停止了辛苦的挖掘,直起腰来,向我这里瞭望。我一手抓起一条鱼,叫喊着挥舞。差不多两公里远的距离,他们不会看到我手中的鱼,但我相信他们可能会看到鱼的闪光。鱼体表那层泫滑的物质确实会在当顶的太阳下闪闪发光。他们站在小丘顶上向这边瞭望。在他们背后,西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座座山峰一样的雨云。中央墨黑一团,电光闪闪,四周让阳光镶上了一道耀眼的金边。随着隆隆的雷鸣声,那团乌云往东而来。河面上有风走过。直立的秋草慢慢弓下身子。悬垂的鱼线也被吹出了好看的弧度。

鱼又上钩了。

我暗暗希望这是最后一条。

但是,又一条鱼上钩了。我仍然希望这是最后一条,心里却明白,还有很多鱼等在一个隐秘的地方,正在等待着前来受死。果然,第三条鱼又上钩了!

三条鱼起出水面时,仍然只在离开河水时做了一点象征性的挣扎。然后,便与别的鱼一起静静地躺在草丛中了。那么多垂死的鱼躺在四周,阳光那么明亮,但那不大的风却吹得人背心发凉。

我再一次向同伴们呼喊。叫他们赶快拿家伙来,来装很多的鱼。我实在是想离开这段河岸了。一股小小的水流里,怎么可以有这么多这么大的鱼?鱼们上钩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了。于是,每提起一竿鱼,我都向他们呼喊一次。

我不知道乌云是什么时候笼罩到头顶的。这时上饵,下钩,把咬钩的鱼提出水面只是一种机械的动作了。因为不是

我想钓鱼，而是很多的鱼排着队来等死。原来只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想活的人，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么多想死的鱼。这些鱼从神情看，也像是些崇信了某种邪恶教义的信徒，想死，却还要把剥夺生命的罪孽加诸于别人。

我的心中的仇恨在增加。

头顶的天空被翻滚的乌云罩住了，清亮的水面立即变得黯淡。这时的我，脸上肯定带着凶恶的表情，狠狠地把鱼饵投进面前那个小小的漩涡中。水流变得像乌云一样墨黑的时候，那里好像是地狱的入口。鱼们仍然在慷慨赴死。

伙伴们行进得很缓慢，他们小心翼翼地在沼泽之间寻找着路径，这倒不是像传闻中那样，任何一个人被淤泥吸住了脚，便会遭受灭顶之灾。事实上是，这些出身于这片荒野，又进了城的人，害怕又臭又黏的淤泥弄脏了漂亮的鞋子。

我的孤独与恐惧之感却有增无减。

雷声在头顶震响，越来越大的风撕扯着头发与衣服。河面上的水被吹起来。水珠重重地射在脸上。想张嘴呼喊，但却让狂风噎得喘不过气来。鱼们还在前赴后继，有增无减。邪了门了！见了鬼了！死神狞笑着露出真面目了！我听见自己咬牙切齿地说，来吧，狗日的你们来吧。

我听见自己带着哭声说：来吧，狗日的你们来吧，我不害怕！

我听见自己说：我不相信你们也不害怕。是，我害怕，可是，你们不害怕就来吧！

就在人都快要疯狂的时候，不是潭里的鱼没有了，而是那个装鱼饵的马口铁皮的罐头盒子终于空了。我颓然坐在地上，手一松，短短的一段鱼竿，便顺水漂走了。我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大声哭了起来。因为,头顶上响亮的炸雷,把所有的一切声音都掩盖了。雷声中,头顶上那座高及天顶的云山便崩塌下来。雷声停了,闪电也停了。四周像是深重的黄昏景象。我的同伴,和宽广的草原都从四周消失了。甚至连风的声音都听不见。很压抑的黑暗。很让人毛骨悚然的安静。刚才被大风压倒在地的秋草又嚓嚓地直起身来。这时,我听见了一种低沉的声音:咕,咕,咕。像鸽子的声音。但我马上就肯定这不是鸽子的声音,而是……而是鱼!

是鱼在叫!

从来没有听说过鱼会叫!

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鱼在叫!很艰难,很低沉的声音:咕,咕,咕咕。不是鸽子叫,而是脚踩在一块腐烂中的皮革上发出的那种使人心悸的声音。踩到那样一块皮子时,你会觉得是践踏了一具死尸。现在,好像所有这些将死未死的鱼都叫起来。它们瞪着那该死的闭不上的眼睛,大张着渴得难受的嘴巴,费力地吞咽低低的带着浓烈硝烟味的湿润空气。吞一口气,嘴一张:咕。再吞一口气,嘴再一张:咕。

那么多难看的鱼横七竖八在草丛中,这里一张嘴:咕。那里一张嘴:咕。

我不能想象要是雨水不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坐在草地上,一动不动。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如果站起身来,身子好像就会顶到天空,就会触及到滚动不息的乌云里蛇一样蜿蜒的电流。又是一声震得我在地上跳动一下的炸雷,然后,乌云像一个盛水的皮囊打开了口子,雨水夹着雪霰劈头盖脸地打下来。那一下又一下清晰的痛楚让我恢复了正常的感觉。

当雪霰消失，只剩下雨水的时候，我干脆趴在地上，痛痛快快地淋了一身。同时，我想自己也痛痛快快地以别人无从知晓、连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的方式痛哭了一场。但是，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哭终于战胜了自己，还是哭自己终于战胜了自己，或者是哭着更多平常该哭而未哭的什么。

很快乌云便携带着巨大能量与丰富的水分，被西风推动着，往东去了。太阳又落在了眼界中的天下万物身上。冰凉的身体又慢慢感到了温暖。

三个同伴终于到了。

他们抬着柳条筐四处收捡那些鱼，竟然装了两个人抬起来都很沉的满满一筐。当我指给他们看那个打着小小漩涡，躲在草皮底下的小潭时，他们绝不相信它是那么多鱼所在的地方。在车里换了干净衣服，闻着干净衣服的味道，车子散发出的橡胶味和汽油味道，我觉得自己完全安全了。汽车开动后，我转头去望钓鱼的地方。那么多水流在草原上四处漫漶，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已经不能确定哪里是曾经发生那样一件离奇遭遇的地方了。于是，人还没有离开事件的发生地，这件事情本身，便变得虚无起来了。



莫言小传

莫言，男，1955年生。山东高密人。1976年参军，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莫言文集》(5卷)，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短篇小说《拇指铐》等，中篇小说《牛》获《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短篇小说《沈园》获第九届百花奖。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

临出门时老婆硬逼着我扎上了一条领带，换上了一套西装。骑车走在黄昏的路上，感到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浑身如同撒了牛毛一样刺痒。进了市委宾馆的大院，躲在一棵雪松树的暗影里，赶紧把领带解下来塞到口袋里，又

将西装脱下来揉搓了一阵，本想抓把土撒上做做旧，又怕回去惹老婆发疯，只好就这样穿上，身上还是别扭，但也没有办法了。

沿着灯光幽暗、树影婆娑、用大理石碎片砌成的小路，我朝宾馆深处最豪华的一号楼走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今晚在一号楼西餐厅的五号包间设宴招待我们——他的中学同学。得到我竟然也受到了邀请的消息时，我正在电影院广场旁边的修车摊上与修鞋的秦胖子杀棋。我的老婆——这个十年前就从丙纶厂下了岗的倒霉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我把左路的炮沉到底，叫了一声：将！然后抬起头，看着跑得浑身肉颤的老婆，问：跑什么？是家里起火了还是你被强奸了？老婆踢了我一脚，骂道：你这个鸟人，怎么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呢？老秦瞪着眼问：你这个鸡巴炮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什么时候？你说什么时候？我的炮一直就支在这里，就等着你跳马让路呢。——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这就叫眼色不济吃苍蝇！下棋不看棋盘你看什么？——我看你老婆呢！——我老婆有什么好看的？——你老婆好看着呢，两扇大腚，一身肥膘，胳膊像腿腿像腰——我老婆一脚就把我们的棋盘踢翻了，骂道：你们这两块狗不吃猫不叼的癞货，我让你们下！我让你们下！我老婆用脚把那棋子踢得满地滚动着，嘴里发着狠说：我让你们下！

我看到老婆真动了怒，便慌忙站起来，拍着她的屁股说：好老婆，跟你闹着玩呢，别生气——老婆猛地把我沾满了油腻的手拨开，说：滚到一边去！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崭新的面额五十元的票子，塞到她的手里。说：今日运气好，大修了一辆山地车，我要价五十，那小子连价都没还，扔下这张票子就

骑上车走了。老秦弯腰捡着棋子,说:你知道那是谁吗?——是谁?——他就是斧头帮的帮主。老秦压低了嗓门说。我说老秦你可别吓唬我,我从小就胆小。老秦说我要是吓唬你我是你老婆养的私孩子。我老婆说去你娘的,养私孩子也不养你这号的!我说他是斧头帮的帮主又怎么着?我一个臭修车子的,凭手艺卖力气吃饭,他能怎么着我?再说了,我在他那辆破车子上下了功夫,给他上了油,拿了龙,连每根辐条都给他擦得锃亮,要他五十元也不多。老秦说:不多不多,要五百元他也会给你。我看到老秦的脸上浮现出狡猾的微笑,就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秦说没有什么意思。我说你这样说话怎么会没有意思呢?老秦鬼鬼祟祟地往四处打量了一下,压低了嗓门说:你好好看看那张钱。

我从老婆手里把那张钱抢过来,对着太阳一照,看到那个暗藏在纸里的工人老大哥面孔模糊,嘴上似乎长了一圈胡子。借了秦胖子一张真钱一对比,果然是假的。操他的妈!我高声叫骂着,广场上的闲人都转回头看我。老婆把那张假钱夺回去,翻来覆去,又摸又照,终于也确定是假币无疑。老婆嘟哝着:哼,还说人家眼色不济吃苍蝇,你自己才是眼色不济吃苍蝇,你岂止是吃苍蝇,你连屎都吃!我知道老婆正在闹更年期,不敢与她吵,就骂老秦:你个杂种,明知道他用假钱糊弄我,为什么不给我提个醒?老秦低声道:我倒是想给你提醒,可是我也得有那个胆,他是谁?刚才对你说了,是斧头帮的帮主,是卸人的行家,今天我给你提个醒,明天我的一只手或者是一条腿可能就没了。

操他的妈,我还骂,但是嗓门已经压低了。老秦说,你就认了倒霉吧。你不就是出了一点力,费了一点油、贴上了几个

小零件吗？再说了，这也不一定就是吃亏，多少人想巴结这个帮主还巴结不上呢。

老子靠手艺吃饭，谁也不巴结，我低声嘟哝着，心中渐渐平和起来，问老婆：还没问你呢，这样子急火狼烟地跑来有什么事？

老秦插言道：能有什么事？发情了呗！

去你娘的个秦胖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老婆骂了秦胖子几句，兴冲冲地对我说：我刚想到菜市场去买鸡蛋呢，听说鸡蛋要涨价，一抬头就看到你那个在新华书店当经理的同学，叫什么来着……你看看我这记性——肖茂方，外号“小茅房”，是新华书店的副经理——对啦对啦，是那个“小茅房”，开着一辆快散了架子的吉普车，看到我，也不下车，把半个身子从车门里探出来，喊了一声嫂子，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原来是大兄弟，走走走，快回家坐坐。他说魏大爪子呢？我说魏大爪子一大早就到电影院广场去守他的修车摊去了——你这个臭娘们儿竟然也跟着那小子叫我的外号！——叫顺了嘴了嘛，老婆说，我对你那同学说，大兄弟，你如果着急我就去把他叫来。他抬起手腕子看看表，说，不用了，你去告诉大爪子，就说我们的老同学孙大盛从省里回来了，今天晚上七点在政府宾馆一号楼西餐厅五号包间请客，请的全是我们的同学，告诉大爪子早些收摊，别耽搁了。我请他回家喝茶，他说还有好几个人没有通知到，要赶着去通知，就开着他那辆破吉普车跑了。我想这事可是不能耽搁，就赶忙来告诉你。你知道你那个同学当到了哪一级——哪一级？——“小茅房”说是刚提拔了一个什么副部长，全省的干部有一半归他管。

原来是孙大盛这个猢狲！我压抑着心中的兴奋，大大咧

咧地说，别说他是什么副部长，他就是再大的官老子该不尿他还不尿他！他能管着全省的干部，但他能管着我吗？

看把你烧的，老婆说，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人家当到那么大的官，还没忘了你这个修破车子的，你反倒拿起糖来了。

我真的有些生气了，对老婆说：当官，谁当不了？别说什么副部长，让我当省长我也能当。但你让他们来修修自行车试试，你让他们来修修皮鞋试试，对不对老秦？他们行吗？他们不行。老秦说，大爪子哟，你别嘴硬了，只怕见到你那个部长同学，连骨头都酥了。——呸，如果是别的大干部，我见了也许还打怵，但这个孙大盛，他当了地球球长我也不怵。这主儿，尿床尿到十六岁，翻墙头偷樱桃一不小心掉到我家猪圈里，还是我爹用二齿钩子把他捞了上来。他在别人面前拿架子可以，在我面前嘛，咋不好说他不敢，咱可以说他不好意思。——你就别在这里胡啰嗦了，老秦道，古人说得好，“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甭管人家小时是什么埋汰样子，人家现在是大干部，还没忘了你这个修破车子的，就是你的造化。——老子不稀罕——嘴里是这样说，心里是怎么想的？老秦用嘲弄人的口吻说，快收摊回家，刮刮胡子洗洗脸，准备着赴宴去吧！大爪子，我要是有你这样一位尊贵同学，杀死我我也不会蹲在这里修车子！——修车子怎么了？我说，这座城里没有了市长老百姓照样过日子，但没有了我，也包括你，人民群众会感到很不方便！——听听，越说越不要脸啦，我老婆说，你这样的货色，是死猫撮不上树，我这辈子嫁给你算是瞎了眼了。老婆气哄哄地转身走了。我追着她的背影说：你这样的也只能嫁给我，你想嫁给美国总统，可惜人家不要你。——老魏，秦胖子郑重其事地说，别油嘴滑舌啦，这是个好机会，既

然你那老同学点名请你，说明你在他的心中还是很有地位的，趁着这个机会拉上关系，将来肯定没你的亏吃，没准儿老哥还要跟你沾光呢，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你想想他手里的权力有多大吧！……

2

一号楼里灯光通明，楼前的空场上停着十几辆轿车，车壳子油光闪闪，好像一群明盖的大鳖。一个身穿西服的小伙子在楼门前的出厦里悠闲地走动着，一看那派头就知道是从省里下来的。我躲在树影里观察着他，看人家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地自然大方，那套西装就像长在身上似的。小伙子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我也看了一下表，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估摸着离七点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我不愿意提前进去，让七点来咱就七点来，免得讨人嫌恶。我看到二楼的一间挂着雪白窗帘的大房间里灯火辉煌，晃动的人影映在窗户上。从里边传出了一阵似乎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我知道发出这笑声的就是原来的调皮少年如今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他了，此刻活动在我脑子里的全是他年轻时猴精作怪的模样。那时候，谁也想不到他能成为这样一个大人物，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心中感慨万端，从树影里闪出来，向着明亮的大厅走去。那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的目光扫过来，我心中感到怯生生的，脚下仿佛粘上了胶油。幸亏肖茂方的吉普车哆哆嗦嗦地开了过来，我像见到了救星一样迎了上去。从车里钻出了粮食局局长董良庆，交通局副局长张发展，政法委副书记桑子澜，当然

还有新华书店副经理“小茅房”。这四位都是官，都比我混得好，我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但马上又安慰自己：他们在我面前是官，在孙大盛面前是孙子。我在谁的面前都不是孙子。当官的是人民的公仆，我是人民，他们这些家伙都是我的仆呢。

“大爪子，你小子，一个人先跑来了，我还预备着开车去接你呢！”“小茅房”对我说着话，转到车子这边，拉开车门，说：“夫人，下车吧！”

我吃了一惊，看到“小茅房”模仿着外国电影里仆人的动作，用一只手护住车门的上框，让一个面如银盘的女人钻了出来。

钻出来的女人是我们的同学谢兰英，想当年她是我们学校里出身最高贵、模样最漂亮、才华最出众的一朵鲜花，如今她是“小茅房”的老婆、新华书店少儿读物专柜的售货员。她穿着一条紫红色的长裙，脖子上套着一串粗大的珍珠项链，耳朵上也悬挂着一些嘀里郎当的东西。她的腰身比起当年虽然肥大了许多，但因为个头高，所以看上去还是有点亭亭玉立的意思。身材矮小的“小茅房”弓着腰站在她的面前，就像大树旁边的一棵小树，就像大蚂蚱身边的一只小蚂蚱。

“董良庆你个龟孙子，张发展你个兔崽子，桑子澜你个鳖羔子！”我故意地起了高声，没称呼他们的官职直接喊着他们的名字，名字后边还带着一串拖落。

桑子澜笑着说：“狗改不了吃屎，这家伙，嘴还是这么脏。”

叫谢兰英时我压低了嗓门：

“谢兰英你好，好久没见面了。还认识我这个老同学吗？”

“不认识了，”谢兰英微微一笑，说，“我认识你儿子，他经

常去买小人书。”

“可不是怎么地，”我说，“这小子，把我修车子挣那点钱差不多都送到他谢阿姨那里去了，家里光小人书就有一千多册了！”

这时，那个站在门前徘徊的青年潇洒地走过来，问道：

“请问，你们是孙部长的客人吗？”

“是的，”“小茅房”说，“都是孙部长的亲同学。”

“孙部长正在跟陈书记和沈县长谈话，请你们先到餐厅里等他。”那青年说着，头前引着路，带我们进入了地面光滑得能照出人影的大厅。服务台上几个美丽的小姐满面微笑，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我们在那青年的引领下拐了一个弯，进入一条铺着厚厚地毯的廊道。廊道的外侧是透明的玻璃墙，玻璃外边的水池里喷着水花，五彩的灯光像五颜六色的花瓣一样掺到水花里。廊道的里侧，每隔几米就有一个跟真人差不多大小的石膏女人站在那里。她们的姿势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她们都没有穿衣裳。还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她们都比较有肉，奶子也比较大。我们的队伍是这样排列的：青年在头前引路，紧跟在他后边的是“小茅房”，“小茅房”后边是董良庆，董良庆后边是张发展，张发展后边是桑子澜，桑子澜后边是谢兰英，谢兰英后边是我，我后边什么人也没有，但我总感觉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忍不住回头张望，回头一张望发现我的身后确实一个人也没有，如果非要说有人也可以，那就是那些被我们抛在身后、光着腚站在廊道边上站岗的石膏女人。当时我也想过，这些女人也可能是用大理石雕刻而成，但近前一看就发现她们是石膏的。如果是石头，她们的颜色肯定会有一些差别，但她们的颜色

一点差别也没有，全是一个样子的雪白。我跟随在谢兰英的身后大约有一米远的地方，跟得太近了不方便，跟得太远了显得我像个盯梢的特务。跟在她的身后一米多一点还是比较合适的距离。我小时候鼻子很灵敏，我娘常说我是‘馋猫鼻子尖’，长大后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导致了嗅觉严重退化，但我还是嗅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我的鼻子嗅到了的淡淡的香气，在别的健康灵敏的鼻子里就肯定是浓得像油一样的香气了。起初我还以为是服务小姐撒在廊道地毯上的空气清新剂的气味，但我很快就判断出不是空气清新剂的气味，那气味多么浅薄啊。但现在在我面前缭绕着的是一种很有厚度的香气，这香只能来自谢兰英的身体。我突然想到：如果谢兰英一丝不挂地站在这廊道边上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她的皮肤肯定比这些石膏女人要黑，但是她的身体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所以即便是黑的也是好的。然后在我的眼前就仿佛真地出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谢兰英了。我知道这种想法违法乱纪，于是赶紧地收拢住心猿意马，往前看，看到她在我的面前大摇大摆地走着。她的双臂摆动幅度很大，双脚有点外八字，走起来好像故意地把双脚往外撩一样。当年在舞台上能够表演大劈叉、翻空心筋斗、倒立行走的侠女，几十年后竟然用这样的鸭子步伐行走。她这样在我面前行走使我感到失望，但也让我感到亲切。走完了廊道又拐了一个弯，然后拐进了另一条廊道，这条廊道没有方才那条布置得豪华，地毯浅薄，上边有很多污渍，边上也没有石膏女人站岗。一个穿红色锦绣旗袍、衣襟上别着一支圆珠笔的瓜子脸小姐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她亲切地问：

“是孙部长的客人吗？”

青年微微点头，小姐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她拉开了包间的门，耀眼的光明和刺鼻的霉变酒气从房间里奔涌而出。青年闪身站在门边，与那个美丽的小姐隔门相对，简直就是一对金童玉女。她和他没说话，但是做出了请我们进去的姿势。在“小茅房”的带领下，我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入房间。我看到刚进房间时谢兰英还抽了抽鼻子，说明她对这个出将入相的房间里的气味很厌恶，但一会儿工夫她的鼻子就恢复了正常，我的鼻子也嗅不到那股子邪气了。青年客气地对我们说：

“请各位先坐坐，我去向孙部长报告。”

谁也没坐，都转着脑袋观察房间里的摆设和装修。我原以为像董良庆、张发展这些当局长副局长的，应该对这里很熟悉，但看他们的眼色，也好像是初次进来。房间大啊，真大，中央一张桌子大得能摆开我的修车摊，也可以在上边唱二人转。靠窗那儿，还有一个铺了红色地毯的小舞台，舞台旁边摆着唱卡拉 OK 的全套家什，舞台上还立着两只落地式的麦克风。桌子周围有一圈椅子，椅子后边还有一圈沙发。沙发是白色的，一看就知道是用上等的羊皮做的，胀鼓鼓地趴在那里，好像一群大蛤蟆。这样的沙发不坐实在是太可惜了，既然那个小伙子让我们先坐着，还客气什么？先坐下，犒劳犒劳腚，等孙大盛来了我赶紧起来就是了。这样想着我就一腚墩在了沙发上，什么感觉就不用说了，说也说不明白。大圆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台布下边还有一层深红色的绒布，我知道那叫天鹅绒，与悬挂在窗户上的落地窗帘是一种料子。大圆桌的中央是一块圆形的茶色有机玻璃，能够旋转的，这个我懂，要不这样大的桌子如何夹菜呢？我坐下了他们好像没看见一

样，这些伙计，束手锁脚地站着，眼珠子转来转去，脸上的表情都很别扭，泄露了他们心里的紧张。别看他们大小都是官，其实也都是些土鳖，没见过什么大场面，还他妈的不如我呢。真正有点派头的还是谢兰英，你看看人家，手扶着一把椅子的后背，文文静静地观赏着墙上的一副大画。这画上画着一群女人，都光着脊梁，脖子细长得没有道理。她们有的挽着头发，有的捂着奶子，有的伸着懒腰，看样子像在洗澡，但又不是太像。女人在河里洗澡哪里敢这样放肆呢。那盏悬挂在圆桌上方的豪华吊灯上装了四十九盏灯泡，还有许多假水晶玻璃的珠子串儿，在空调风的吹拂下，那些珠子串儿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很轻微，很好听。那张大圆桌的中央已经放上了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蹲着一只用萝卜刻成的孔雀，当然是开了屏的雄孔雀。我知道这盘菜是看的而不是吃的，但为了看费这样大的工夫似乎不值得。这是我的不对了，人的眼其实是最馋的器官，嘴巴很容易满足，但要让眼睛满足就不容易了。孔雀盘子周围也已经摆好了十二个冷盘，里边的酱牛肉、炸蚕蛹什么的，这是可以吃的，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应该浅尝辄止，如果让这些东西填满了肚子，后边的山珍海味就吃不了多少了。看这架势，市宾馆里的大师傅把看家的本事全都使出来了。能让大师傅这样卖命，一定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给宾馆里的头头发了话，而宾馆里的头头一定给大师傅下了死命令。

3

孙大盛人没到笑声先到了。听到他的好像上气不接下气

的笑声，我们慌忙站了起来——不对不对，除了我之外，他们本来就是站着的。听到孙大盛的笑声他们松散的身体突然地紧张起来，所以感觉上就好像是从沙发上突然地站了起来一样。连看起来平静如水的谢兰英的腰身也微微地挺了挺，扶在椅背上的两只手也挪下来，交叉着放在肚子上。真正慌忙站起来的其实是我，我原本是不想站起来的，但我身体自己站了起来。

那个英俊青年推开门，然后迅速地闪到一边，腰微弓着，脸上挂着训练有素的微笑。就像名角登台一样，孙大盛光彩夺目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只见他上身穿一件金黄色的半袖T恤衫，下穿一条黑裤子，肚子有点凸，但是不大，头有点秃，用边上的毛遮掩着。他的头发一根是一根，看起来十分珍贵。那个二十多年前的孙大盛的猴精怪样执拗地从我记忆里跳出来，与眼前的大干部孙大盛对比。我总觉得眼前这个家伙不是从那个偷樱桃掉到我家猪圈里的孙大盛成长起来的，就像一匹老驴是不可能从一头牛犊子成长起来一样。但他的独具特色的、任谁也学不像的笑声又说明眼前这个丰满的大干部的确就是孙大盛这个从小就偷鸡摸狗的坏蛋。

"咯咯……咕咕……咯咯……"孙大盛欢笑着对着我们走了过来，那扇厚重的包了皮革的房门无声地掩上，那个英俊青年像股白烟一样消失了。

"咯咯……咕咕……董良庆……"孙大盛握着董良庆的手，笑着说，"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也不走……咯咯……"

"咯咯……咕咕……张发展……"孙大盛握着张发展的手，笑着说："要想富，先修路。"

"咯咯……咕咕……桑子澜……"孙大盛握着桑子澜的

手，笑着说："三等人戴大檐帽，吃完原告吃被告。"

"咯咯……咕咕……'小茅房'……"孙大盛握着"小茅房"的手，笑着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孙大盛笑眯着眼，站在谢兰英面前，把她从上到下打量了几遍，然后将目光停在她的粉团般的大脸上，笑着说"徐娘半老嘛！"

谢兰英的脸刷地红了。

孙大盛伸出手，说："多年不见了，来，握握手嘛！"

谢兰英犹豫着把手伸出来让孙大盛握着，她的脸却别到了一边，那羞羞答答的劲头儿很像一个小姑娘。

"'小茅房'，你把谢兰英管得太严了吧？"孙大盛握着谢兰英的手，歪着头问"小茅房"。

"冤枉啊，孙部长，""小茅房"夸张地说，"你看看我这样子，哪里能管得了她？"

"有什么冤屈尽管对我说，"孙大盛紧盯着谢兰英的脸道，"本官为你做主！"

孙大盛松开了谢兰英的手，笑眯眯地对着我走来。我本来想喊他一声"弼马温"——这是上小学时我亲自给他起的外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的肥胖的小手大老远就伸了过来，我的手迫不及待地自己就迎了过去。我的手感到他那只小胖手像一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又软乎又温暖。

"魏大爪子，你今晚上可是焕然一新啊！"孙大盛用手捻着我的衣袖，笑着说，"没先过过土？"

"这个狗日的宾馆，全部用水泥糊死了，找点土不容易！"我大大咧咧地说。"小茅房"说："我们来时，他正脱光了身子，把西服放在地上用脚揉搓呢！"

众人哈哈大笑。

“好了，好了，别欺负老实人了！”孙大盛招呼着众人说，“坐下坐下！”他拍拍身边的椅子，说，“谢兰英，你靠着我坐。”

谢兰英别别扭扭地说：“我坐在这里就行了……”

“不行，”孙大盛说，“现在讲究跟西方接轨，女士优先。”

“孙部长让你坐，你就坐嘛！”“小茅房”说。

“挪过去，挪过去！”董良庆把谢兰英拉起来，将她扯到孙大盛身边的椅子上按坐下去。

圆桌太大，六个人坐得很稀。

“靠近一些嘛！”孙大盛说。

大家没有动。

一个美丽的服务小姐转到孙大盛身后，轻轻地问：“孙部长，喝什么酒？”

孙大盛扫了我们一眼，说：“老同学聚会，当然喝白酒！”

“我不喝白酒。”谢兰英说。

“你又扫兴！”“小茅房”瞅了谢兰英一眼。

“白酒有茅台，有五粮液，有酒鬼，有汾酒，请问用哪一种？”小姐问。

“酒鬼！”孙大盛说。

小姐启开酒瓶，往每个人面前的酒杯里倒酒。谢兰英护着酒杯说：“我真的不能喝！”

“不能喝也得倒上看着！”孙大盛说。

“听孙部长的。”张发展从谢兰英手里夺出酒杯，说。

在一个小姐倒酒的工夫，几个小姐将那些大虾、螃蟹、海参、鲍鱼用大盘子端了上来。

孙大盛端起酒，说：“各位老同学，多年不见，这杯酒我敬

你们,都干了!”

我们都端起酒杯,站起来,探着身体与孙大盛碰杯。孙大盛用杯底敲着桌子说:“过电过电,免站免站!”

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将杯子倾倒,让大家看。

这点小酒算得了什么,我一仰脖子就干了,张发展、“小茅房”他们也干了,惟有谢兰英没干。孙大盛低头看看她的酒杯,说:“你连嘴唇都没沾湿吧?这样可是不行!”

“我真的不会喝……”谢兰英道。

孙大盛把她的杯子端起来,举到她的面前,说:“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是不是?”

“我真不会喝……”

“你会不会喝水?”孙大盛问。

“喝水当然会了。”谢兰英说。

“会喝水就会喝酒!”孙大盛说。

“这样吧,”桑子澜道,“让肖茂方替你一点。”

“不行,”孙大盛说,“酒桌上没有夫妻!”

“就是一杯耗子药你也得喝下去!”“小茅房”恼怒地说。

“你这是什么话?”孙大盛瞪着眼说。

“小茅房”一怔,马上涎着脸说,“走了嘴了,该罚酒三杯!”说完了,伸手就要抓酒瓶子。

“你别转移斗争大方向,”孙大盛说,“谢兰英,你喝不喝?你不喝我们也不喝了!”

“你真是的,”谢兰英说,“喝醉了出洋相你们可别笑话我。”

“谁敢?”孙大盛道,“有我在这里谁敢笑话你?再说,也不会让你喝醉的。”

“那好吧，我豁出去了。”谢兰英端起酒杯，先喝了一小口，龇牙咧嘴地说，“真辣，”然后一仰头，就把杯中酒喝干了。她将杯子倒过来，扣在桌子上，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什么你的任务完成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大盛用公筷将一只火红色的大虾夹到谢兰英面前的碟子里，说，“吃点东西，继续战斗！大家也吃啊！”

…………

三杯酒过后，谢兰英晃晃荡荡地站起来，说：“我可是一点也不喝了！”

孙大盛拉着她的胳膊说：“你到哪里去？”

“我不喝了，真的不喝了……”谢兰英说。

“不喝也得坐在这里！”孙大盛说。

“好好，我坐着。”

董良庆端着一杯酒，转到孙大盛身边，说：“孙部长，我敬您一杯！”

孙大盛说：“酒桌上只有同学，没有部长，也没有局长，谁破了这个规矩就罚谁三杯！”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董良庆说。

“先罚！”孙大盛说。

“孙部长……”

“又来了！”

“好吧，”董良庆说，“我认罚！”

董良庆连喝了三杯，然后又倒满一杯，说：“老同学，我敬您一杯！”

大家轮流向孙大盛敬酒。轮到“小茅房”时，他自己先喝了三杯，说：“我先罚了，孙部长，老同学敬您一杯！”

“这不行，”孙大盛说，“故意犯规，加罚三杯！”

“三杯就三杯！”“小茅房”雄壮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还在乎这三杯酒乎？”

“神经病！”谢兰英低声说。

“心疼啦？”孙大盛说。

“谁管他呀！”谢兰英红涨着脸说。

“小茅房”连干三杯，说：“二三得六，三三见九，孙部长，现在可以敬您一杯了吧？”

孙大盛与“小茅房”碰了杯，说，“数学学得不错嘛！”

“我当了十年书店会计，当了八年副经理，还兼着会计！”“小茅房”似乎有点伤感地说。

“还好意思说，”谢兰英道，“你混出了个什么样子？”

“肖兄情场得意，官场自然失意了，”张发展说，“不过也算不上失意，兄弟我不也副了许多年了吗？如果谢兰英是我的老婆，让我去挖大粪我也心甘情愿！”

“你们别拿我开心！”谢兰英红着脸说。

“呵嗬，谢兰英生气了！”董良庆说，“你生气的样子好看极了！”

“不许你们欺负谢兰英！”孙大盛说着，端起酒杯，说，“谢兰英，来，老同学敬你一杯。”

“我已经喝了三杯了，再喝就醉了。”

“知道自己喝了三杯就说明还没醉，再说了，喝醉了又怎么样呢？人生难得一次醉嘛！”

“对，人生难得一次醉，”“小茅房”说，“孙部长让你喝，你只管喝就是！”

“我真地豁出来了！”谢兰英端起酒杯就干了。

“好，到底显出庐山真面貌来了，”孙大盛说，“怪不得人说酒场上有三个不可轻视，‘红脸蛋的吃药片的梳小辫的’。”

“还梳小辫呢，”谢兰英拍着脑袋说，“老白头啦！”

“你还算是风韵犹存吧，”桑子澜说，“我们可是真的老了！”

“我也老了，”谢兰英说，“男过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

“你是嫩豆腐，我们是豆腐渣。”张发展说。

“都是豆腐渣！”“小茅房”硬着舌头说。

“你小子吃嫩豆腐吃撑了！”董良庆说。

“你们都拿我开心！”谢兰英说。

“怎么会呢？”孙大盛端起酒杯碰了一下谢兰英的酒杯，说，“干！”

“还干？”

“干！”“小茅房”说，“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干！”

“谁都可以发牢骚，就是你“小茅房”不能发牢骚！”孙大盛说。

“为什么？”“小茅房”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发牢骚？”

“你小子把我们的校花拔了！”孙大盛说，“大家想想谢兰英在校宣传队里那会儿……唱就唱，跳就跳，还能倒立着行走……那时候，全县的人民都知道一中有一个女孩子能倒立着在舞台上转十八圈！”

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二十多年前的谢兰英在舞台上倒立行走的情景。她扎着两根小辫子，辫梢用红头绳扎着，双手撑地，双脚朝天，露着小肚皮，在舞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舞台下一片掌声……

“老了……”谢兰英眼睛闪着光说。

“你不老……”孙大盛眼睛闪着光说，“怎么样，给老同学们表演一个？”

“你要让我出洋相？”谢兰英说。

“来一个，来一个！”大家齐声附和着。

“不行了，老了，你们看看我胖成了什么样子？成了啤酒桶了……”

“来一个……”孙大盛直盯着谢兰英，执拗地说。

“不行了……再说，我也喝多了……”

“大家鼓掌吧！”孙大盛说。

“真的不行……”

大家鼓掌。

“给我们个面子嘛！”孙大盛说。

“你们这些人哪……”

“让你来你就来嘛！”“小茅房”说。

“你怎么不来?!”谢兰英说。

“我能来早就来了，”“小茅房”说，“孙部长难得跟我们一聚，二十多年了，才有这一次。”

“真不行了……”

“你真是狗头上不了金盘托！”“小茅房”说。

“说得轻巧，你来试试！”

“我能试早就试了。”

谢兰英站起来，说：“你们非要耍我的猴！”

“谁敢？”孙大盛说。

谢兰英走到那个小舞台上，抻抻胳膊，提提裙子，说：“多少年没练了……”

“我揭发，”“小茅房”说，“她每天都在床上拿大顶！”

“放屁！”谢兰英骂着，拉开了架势，双臂高高地举起来，身体往前一扑，一条腿抡起来，接着落了地。“真不行了。”但是没有停止，她咬着下唇，鼓足了劲头，双臂往地下一扑，沉重的双腿终于举了起来。她腿上的裙子就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翻下去，遮住了上身，露出了两条丰满的大腿和鲜红的短裤。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谢兰英马上就觉悟了，她慌忙站起，双手捂着脸，歪歪斜斜地跑出了房间。

大家安静了片刻，孙大盛端起酒杯，对“小茅房”说：“老同学，我敬你一杯，希望你能好好爱护谢兰英……”

“孙部长，”“小茅房”眼睛里闪着泪花说，“谢兰英跟了我，真是委屈了她。我这人能力差，进步慢，虽然一门心思想为党多做些工作，但总是有劲使不上……”

“还是毛主席那几句老话，”孙大盛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史铁生小传

史铁生，男，1951年生。北京市人。1969年赴延安地区插队，1972年因病回京。1979年发表处女作《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其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第一人称》获《小说月报》第六届百花奖。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及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作品。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童年，某个除夕的下午，我独自站在街上。除夕的下午，这不会错，因为我一直想着马上就要过年了。玩一会儿我就要想一下：过年了，将有三天爸和妈都放假在家，不用去上班了；将有三天我都没有作业，光是玩；三天里爸和妈都可能带我出去，逛公园、串亲戚；三天，家里随时会有客人来，送给我礼物，给我压岁钱；这三天顿顿都有鱼有肉，还有其他好吃的东西……三天是够长的了，而且现在还没开始，三天是要从

明天算起的。每这么想一遍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快乐。所以我从家里跑出来，在街上玩，好像这样就可以使即将到来的好日子更确凿，就可以把它们保护得更牢固，更完整。

我独自在街上玩。就是我家门前那条细长的街。站在街心朝两端望，两端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灰白的天，和灰白的天下雪掩映的房屋。

从早晨开始下雪，中午时停了。不过天仍然阴着，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雪，可能一宿都不停，可能明天一早起来就见那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到处一片洁白。那可真是太棒了！我喜欢雪，喜欢大雪带来的安谧，尤其那安谧之中又漫布着过年的喜庆。我独自在街上跑。天并不冷，一点儿都不冷，空气湿润、新鲜、干净。空气中偶尔飘来炸鱼和炖肉的香味儿，使人想到家家户户当前的情景——忙碌、欢快，齐心协力准备着年夜饭。是呀，过年了。鞭炮声东一下西一下地响，闻得见丝丝缕缕的火药味儿，但看不见放鞭炮的人。街上人迹已稀，都在家里了，偶尔一两个因为什么事耽搁了的人，正提着满篮的年货急匆匆埋头赶路。

其实街上并没什么好玩的。我只是在雪地里跳，用木棍敲落树上的雪，把路边的积雪捅得千疮百孔，等候时间一点儿点儿过去，接近年宵。我不急着回家，反正一连串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我一点儿都不急着回家，让那幸福的年宵在看不见的地方积聚得更浓厚些吧。别让它来得太快，也走得太快。不如在这温润的空气里多待一会儿，在等待的快乐里多待一会儿。我希望暮色慢慢降临时母亲会出来找我，她走到街上，左右张望，然后冲我喊：喂，还不回家吗？过年啦——！

我蹲在一根电线杆下这样想着，忽见路当中站着一只

猫。不知它是从哪儿跳出来的,一身雪白,惟耳朵和尾巴是黑的。它远远地看了我一会儿,便在一座座雪堆之间跳来跳去,看见洒落在白雪上的红色爆竹屑,它就闻,就刨,就“喵—喵—”地叫,好像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快乐感受。我追它,它便在雪堆后面藏起来。靠着它的黑耳朵和黑尾巴我有时能看到它,它若把头埋下去把尾巴收起来,你简直就分不出哪是雪堆哪是它。我在雪堆之间绕来绕去追它。这猫似有些灵性,我走到这边,它就在那边露出两只黑耳朵,我跑到那边,它又在这边露出一条黑尾巴,我却看不出它是怎么从这边跑到那边的。它不远不近地总跟我保持着五六米距离。我追累了,它就从雪堆上露出头,转动着两只黑耳朵看我,或者是笑我。当然它不笑,这东西好像很有幽默感。这猫有点儿神秘。我想我得认真对付它了。我正想着得怎样对付它,它却忽然消失不见。我低着头东找西找,却又听见高处有它的叫声,抬头看时,只见它在某一座屋顶上舒舒服服地抱成团,两眼甚至半睁半闭。等我跑到那屋檐下,它好像又不在那儿了,紧跟着,另一个方向又响起它甜甜的叫声。我急转身,就见五六米外的一处台阶上正有一只白猫懒洋洋地躺在那儿理毛。妈的,到底有几只猫呢!我恼了,挥着木棍冲向那台阶。它泰然自若地看着我,一动不动,见我冲到它跟前了,才“噌”的一下跳开。这不算气人。气人的是它跳开之后并不跑远,仍与我保持五六米距离,在那儿悠然地游戏,闻地上的爆竹屑,在雪堆之间跳来跳去,轻声轻气地叫,看我。我想算了,这东西!甭理它吧。可我这样一想它好像也随之变了主意,不跳也不叫,静静地藏在雪堆后面,只露出两只黑耳朵,好像故意让我看到它。我气喘吁吁地坐在台阶上。它见我不再追它,或者是相信

我屈服了，终于承认了失败，它便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然后，仿佛横刀立马一般站在街心盯着我。我知道，只要我一动，它就又会溜走，跳上树，跳上墙，或者随便藏到哪儿去，所以我也不动，我也毫不含糊地盯着它。我跟那白猫四目相对，互相看着，好一会儿，它开始搔首弄姿，开始看天，耸鼻子，支起耳朵听。天色越来越暗，鞭炮声越来越密。大约确信我是个不堪一击的家伙，这猫轻蔑地叫了两声，转身走开。它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就站住回头看我一眼，我便鬼使神差地跟着它。我觉着我跟着它走了很久，走过了很多人家，最后天黑了，只见它雪白的身影倏忽消失在我家的院门中。我跟着它走进院门。我跟着它进去但是院子里空空如也，没有房子，没有人，没有声音，也没有家，只有灰白的天，只有灰白的天空中落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家呢？我大声喊："妈——"我大声喊："妈——！不是要过年了吗？"

醒了。是个梦。我听见妻子也醒了。她翻了个身，囔囔地说："你最近老做噩梦。"天还黑着，黑得透彻，估计也就是半夜两三点钟。我想了一会儿那个梦，但能记起的已经很少，本来要复杂得多。我叹一口气。妻子又翻身，问："梦见什么？""大雪。还有，快过年了。""你老是梦见大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你是在大雪中生的。""可能。不过我这一生，很多重要的事都发生在大雪天。""还有什么事？""还有我第一次得到你的照片的那天……"

我听见妻子不断地翻身。

"那天也是下着大雪，也是快过年了，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跑步。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那时的空气要比现在干净

得多，好像也深厚得多，张开嘴使劲呼吸，它就清清楚楚一直往你的深处走。那时的鞭炮也没有现在这么响，也不像现在这么密，稀稀落落的东一声西一声倒比现在的有味道，过年的气氛也更浓。那时候的人好像更有耐心，更会等待。我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年轻，也许是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心里有一种盼望。其实，那时候心里天天都有着盼望，莫名的盼望，并不因为什么具体的事，可以完全没有原因但心里总是觉着有什么好事就要发生了。我就那么跑着，浑身舒畅，那感觉现在早都没了。我就那么跑着，不想停下来，快乐好像关不住似的从里面往外流……

"这时候我看见你从教学楼里走出来。你的衣裳又肥又大，可不像现在的女孩儿们穿得那么讲究。我猜那身衣裳没准儿是你姐姐穿剩下的，已经洗得发白。不过我看你穿那身衣裳真是美，比现在的名牌服装还漂亮。你从教学楼里出来骑上车就走了。你滑行了几步，飞身上车，那姿势特别潇洒。"

"我可是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会记得。你骑上车就走了。你骑得快极了，在雪地里也不减速，就见你的蓝围巾一点儿点儿变小，像一缕蓝色的水彩眼瞧着在水里融化。"

"那是什么时候?"

"上学的时候，某一个除夕的下午。"

"我完全记不得了。"

"你不可能记得。我本来想跟你打个招呼，可我正好跑到操场的另一边，离教学楼最远的那边。等我跑到这边，你已经走远了。"

"那会儿你就注意我了?"

“然后我也离开操场，跟着你的车轮印儿跑。不，那时还不懂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经常都有的那种盼望一下子强烈起来，但到底盼望什么当时也说不清。大雪扑面，我跟着你的车轮印儿使劲跑，我想也许能追上你。可是追上你又怎么样呢？心里一犹豫脚下就没劲儿了。我站在路边歇一歇，这时就见雪地上有个小塑料夹，捡起一看是个游泳证，上面的照片是你。我心里一亮，心说真是天赐良机——追上你把它还给你岂不顺理成章？我就又顺着你的车轮印儿追。可刚跑了几步，张流来了，他骑着自行车在背后喊我，问我是不是吃多了这会儿还跑的什么步快过年了也不回家？我赶紧把那个游泳证收起来。我本想哪天还给你的，可后来我看这游泳证反正也过期了，就把它留下了。当然，我是想留下你的照片。”

“你一直都留着？”

“留着。”

“在哪儿？”

我的脑子里轰地一下，是呀，那张照片呢？随之我心里一阵疼——我明白，那照片已经丢了。可是，怎么丢的呢？什么时候丢的呢？怎么会丢呢？

我又醒了。梦。还是梦。伸手摸摸床那边，空的，妻子通常睡着的地方没有人，那块床面也是冰凉凉的。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她已经走了。她有好些日子不来住了。她说还是离婚吧我真是受不了你了……

天蒙蒙亮了，窗外果然下着大雪。我想起来了，我和妻子说好了今天去办离婚手续的。娘的，离就离吧！还说什么她受不了我，这世界什么笑话都有。我忍气吞声，我卑躬屈膝，我

忙死忙活，我累得像头驴回来还得给她赔不是，她说往东，好，往东！她说往西，行啊，往西……到头来怎么着，倒是她受不了我？说笑话也得沾点边儿吧？行啦，我没让她给弄疯了就算是我的造化了。走吧。

雪真是大，纷纷扬扬连对面的楼都看不清楚。一旦走进雪里，心情就好多了。雪有一种魔力，好像能让所有的喧嚣都停下来，回忆一下往事，回忆一下童年，想一想原本我们是来干嘛。

在事先约好的地方，她已经在那儿等候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没说什么，就朝法院的方向齐步走。慢慢地我走在了前面，我听见我们的脚步依然整齐，踩着雪，咯吱，咯吱……我开始有些难过，心里一阵阵地疼。雪让世界安静，让人回忆。雪让人变得软弱，让你看见事物的细部。细部都是柔软的，温和的，令人依恋的。雪让人想家，想家中的火炉，火炉上的水壶突突地冒着蒸汽，水雾在窗上结成冰花。雪让人想起无家的人在东奔西走，在寒冷和苍茫之中无所适从。

雪的安静，让人听得遥远，不单是空间的遥远，还有心灵，心灵从来都不止于此地。雪的细腻，让人忽略那些粗糙的争吵……

我猛地站住，转身，我想问问她：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想一想？但我看见她早已站住不走，在我身后五六米的地方她仰着头闭着眼睛，让雪花落在脸上。我慢慢走近她，我看见泪水在她的脸上流，使雪花一落上去便纷纷融化。

我搂住她，她不动。我摇她，她也不动。我摸摸她的脸，冰一样凉。我喊她，她不应。我害怕了，推她，就像推一棵树。我喊："冬雨！冬雨——！"

是呀,还是梦。我仍然在家里,独自躺在床上。天完全亮了,窗帘上满是灿烂的阳光。我打开电视,新闻刚完,正播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 39 度……这么说是夏天?是夏天,拉开窗帘,外面一片葱茏。

但这会不会又是梦呢?我掐了一下腿,有感觉,使劲掐,疼。看来冬雨真是走了。看来婚是非离不行了。看来……娘的离就离吧,甭㞞。我起床,上厕所,刷牙,洗脸……吃什么?冰箱坏了,里面的东西臭了一堆。街上吃去吧。

39 度?我看不止,刚八点半就跟下火似的了。所有的树叶都不动。所有的窗户都关着。所有的空调都在滴水。

我买了个煎饼。卖煎饼的老太太说:"算了,差两毛差两毛吧,反正您常来,算我优惠。"我问她:"今儿几号?""7 号。""肯定?""要不您问别人去。"

问谁去?问谁谁也会告诉你是 7 号,可这就能证明不是梦吗?7 号,上午 9 点,法院门口见,老婆将在那儿变成前妻。问题比想象的严重。要是使劲喊一声怎么样,会不会就醒了?路上人太多,别再吓着谁。现在的大街上一天到晚都像游行,哪儿来的这么多人?也许就喊他一嗓子?管他谁是谁呢!可是,就算你又醒了,你敢说你就不是在另一个梦里?不断的噩梦真快把我弄疯了。不过,要是现在,真的醒了,发现冬雨就在身旁,发现离婚不过是一场梦,那就好了。要是这会儿冬雨一边推我一边叫我"嘿,醒醒,醒醒",那就好了。"又做什么噩梦了?""我梦见你要跟我离婚。""你还怕这个?""冬雨,现在不是梦吧?""不是。""肯定?""行啦行啦,还不快起来?早点都凉了……"

但我分明是走在街上。不是梦,也醒不了。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窝囊?离就离呗,好在她有她的房子,我有我的房子。存款嘛,我说我一分都不要,她也说一分都不要。行,都他妈是君子。幸亏没孩子,要是孩子也都不要那才热闹呢。

我一路走一路想:也许,当初我把那张照片给了吴夜就不是个好兆?

那是在"大串联"的路上,我们七八个同学一起徒步去延安,走到黄河边吴夜病了,又下着大雪,我们就在一个小村子里住下了。晚上,我和张流看护着吴夜。那窑洞很深,一盏小油灯鬼火似的。我在灯下翻看那些捡来的传单。张流躺在一边睡得跟死了一样。吴夜嘴里一直不停,叽里咕噜说着胡话,我不断摸他的头,烧得厉害。抗菌素也吃过了退烧药也吃过了,这穷乡僻壤的还能怎么办?只好就那么看着他。张流指不上,这会儿就是把他打起来他也是站着睡。外面起了风,风中裹挟着一阵阵凄厉的狼嚎。我从窗缝往外看,雪停了,月下一片银亮。

"冬雨,冬雨。"有个声音在叫冬雨。

谁呢?侧耳细听,那声音又没了。

冬雨和另两个女生住在别的窑洞。那时冬雨只是我的同学,若干年后才是我的妻子。

"冬雨,喂,冬雨……"

谁叫她呢?深更半夜的这声音真有点儿瘆人。

"谁?谁叫冬雨?"

"我,是我呀。"这声音好像不在外面。

我转身寻找。噢,是吴夜,原来是吴夜,是他在说梦话。

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什么事?”

没想到吴夜竟接着说下去:“其实也……也没什么事。”

我忽然起了恶作剧的心,学着冬雨的腔调问:“那你叫我干吗?”

“我想,咱们能不能一起……一起去串联?”

“行呀,去哪儿?”

“你说吧,只要跟……跟你在一起,哪儿都行。”

“什么意思?”

“冬……冬雨,你觉得我……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看你挺可爱的。”

“真的?你真的这……这么觉得?”

“当然真的。”

“那……那咱们能不能永远都在一起?”

我差点儿就要笑出来了。我使劲推张流。张流翻了个身,继续睡。

“那……那你能……能不能送……送给我一张你的照片?”

于是我就把冬雨那张照片拿出来,塞在吴夜手里。吴夜呢,他竟然在梦里坐起来,把那照片夹进笔记本,又塞进书包,再把书包垫在枕下,倒头又睡。这一回他睡得非常安稳,再没有一句胡话。

我愣愣地看着他睡,有些后悔了,我怎么稀里糊涂把那张得之不易的照片给了他呢?我想不如趁他睡着,赶紧再把那张照片拿回来吧,可这时候张流醒了。

“吴夜没事吧?”

“哦,没事。”

"行,那你也睡会儿吧,我看着他。"

我知道完了,甭想再把那张照片要回来了。怎么要呢?以什么理由去要呢?

而且这不是梦。

我走在街上,踢踢某个邮筒,踹踹某个电线杆,不是梦。想起前天张流打来的那个电话,不是梦的证据便尤其确凿。

"喂,吴夜回来了。"

"吴夜?"

"十几年了这小子音信全无,昨天他忽然冒出来了。"

"真的?这么多年他都在哪儿?"

"在国外。这小子行,现在是终身教授了。过去咱老说他是书呆子,这下可呆出水平来了,年薪七万美元!"

"行,回头狠狠宰他一顿。"

"那还用说?十顿对他也是小菜儿。你猜他回来干吗?"

凭他那呆劲儿,我已经有点儿预感了……

"这小子是回来找冬雨的。"张流说。

我的预感不错。那个窑洞之夜以后,吴夜从未提起过那张照片的事,我就猜他一定是把那个梦当真了。我也不便问他,怎么问?"冬雨的照片呢?""你怎么知道?""其实是我给你的,没冬雨什么事,是你做梦的时候我给你的。""做梦的时候?我做梦还是你做梦?再说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这呆子,能这样。

"找冬雨?"我问,"找冬雨干吗?"

"我说出来你别生气。咳,其实也无所谓,反正你跟冬雨也要散了。吴夜这小子一直都没结婚你知道不?"

我的预感分毫不差。

“这小子真有点儿呆劲，他一直还想着冬雨呢！他说这些年黑眼睛的蓝眼睛的不知有多少姑娘向他表示过那个意思，可是不行，都不行，他说跟冬雨一比全完蛋，整个没戏。也不知他从哪儿听说你跟冬雨要离婚了，这小子当即就买了机票，收拾收拾赶紧就跑回来了……哥们儿你没事儿吧？”

“哦，没事。”

“嘿，哥们儿，别这样。许你们散，就不许人家……”

“孙子！我说什么了？我他妈的不许人家什么了？”

“得得，就说到这儿吧。我不过是想让你有点准备……”

“我是说，嗯……我当然希望他们成，可就怕冬雨她未必……”

“他说，冬雨早就说过，觉得他挺可爱的。他手里还有冬雨的信物呢。”

“什么信物，那是梦！你告诉他，那是梦，是……”

“算了算了，赖我，后几句话我不该说。不过兄弟劝你一句，吴夜当年可是够君子的，听说你爱上了冬雨，人家一转身就出了国。”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梦！不骗你真的是梦，大串联的时候……”

“得，就这么着。哥们儿你好自为之。”

我多么希望这会儿能醒啊！我多么希望这会儿一机灵，醒了，什么大串联，什么窑洞之夜，全是梦。但你真想醒的时候却不见得能醒。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过得好好的，忽然又醒了。这个世界你不服不行。

往　事

街上是依旧的阳光灿烂，依旧的喧嚣，依旧的形势大好。每一个商摊都是一个智力检验站，或是一个赌局。“这西服怎么卖?”“您给多少?”“你要多少?”“七百。”“说什么呢哥们儿?”“你要真想要，可以商量。”“三百。”“三百连本儿都不够。”“不行拉倒。”“哎哎您回来，三百五怎么样?”“三百。我忙着呢。”“得！算我赔本儿，谁让这身儿衣裳您穿着这么合适呢?”“赔本儿?至少你还能赚一半儿。”“说的!”究竟谁赢了，鬼知道。

9点，约定的地方没有冬雨。9点半，仍不见她的影子。太阳晒死人。10点，我有点儿担心了，她从来是守时的呀？11点，我给她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也许她正往这儿赶呢。11点半，我想我得去看看她了，从她家到这儿最多20分钟。

我撒腿往冬雨家跑。我没叫出租车，我怕那样会错过她，她是个节约模范，上哪儿都是骑车。我一路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真是今非昔比，当年我在学校的操场上跑，十几圈都不至于这样儿。不过那时候是期待梦想成真，现在呢?现在刚好相反，但愿现实是梦。娘的，这就是老了吧?你不能不佩服吴夜，他是从地球那边往这边跑呀，他已经跑了几十年！不过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还爱着冬雨，否则我干嘛为她担心？干嘛我这么急切地想见到她？我开始跑得有些轻松了，就像某个除夕我跟着她的车轮印儿跑想追上她一样。我很高兴那样的心情又回来了，至少我期待着那样的心情能回来。我想：得了，我就再屈服一回吧，给冬雨赔个不是，听她一顿骂，像电影里常说的那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只要你还能受得了就再受一受看，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不了了。你说吧，受不了什么？你受不了什么我就不干什么还不行？我想这我

应该是办得到的……现在的问题是吴夜，吴夜怎么办？或者是，我拿吴夜怎么办？那个呆子！

冬雨家到了，楼前围了很多人。听说是电梯出了事，有个人从一层掉到地下二层去了。听说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刚走，那个人生命垂危。

“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肯定？”

“哥们儿，男的女的都是人！”

“对对。我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不是女的就好，不是冬雨就好，虽然都是人。我往十三楼跑，冬雨家的门牌是1301。

在楼梯上碰见了张流。

“你怎么来了？”我问。

“出事了。”

“哦，我知道。冬雨在家吗？”

“已经去医院了。”

“去医院了？不是个男的吗？”

“吴夜，是吴夜。”

“吴夜？怎么回事？”

“吴夜来找冬雨，一脚踏进电梯，直接就掉下去了。”

“怎么会？”

“电梯没下来，可是门开了，里面是空的。”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张流陪我在楼梯上待了一会儿。

“冬雨呢，在医院陪着他？”

“对,陪着他,在医院的太平间。”

“你他妈胡说——!”

“冷静点儿,你冷静点儿吧。”

“这是梦!这是梦对不对?”

“直接害死他的是我,是我给了他冬雨的地址。他等了冬雨差不多三十年。你知道那张照片冬雨是什么时候给他的吗?大串联的路上。你算算吧。”

“我知道,黄河边,下大雪的那天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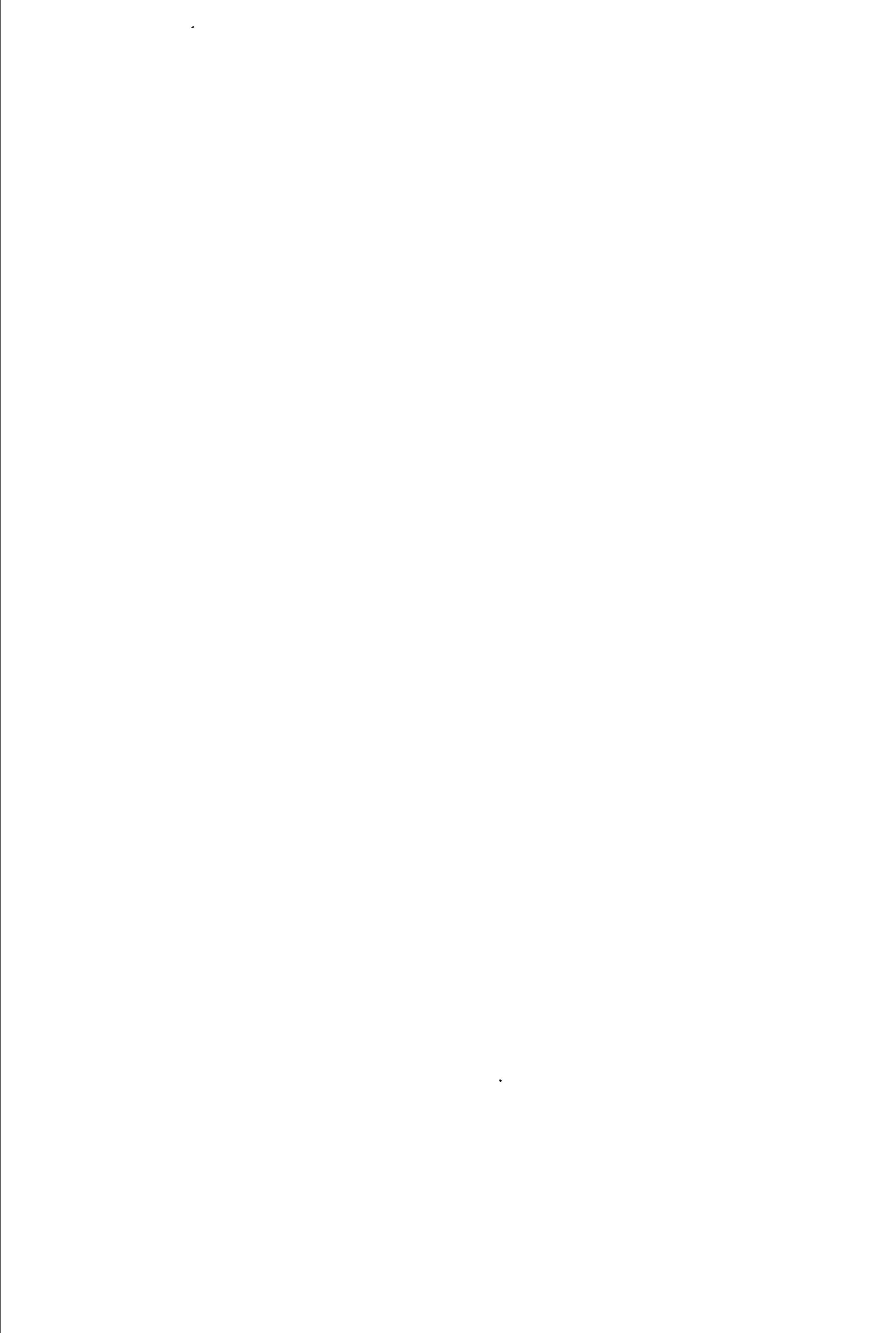
“你怎么知道,吴夜说他没跟任何人说过。”

“以后我再告诉你。”

“他等了几十年,走了几万里路,费尽周折终于走到了这儿,终于走到了离冬雨只差一步的地方。只差一步,可这一步竟是这样……听说那电梯从来没出过什么毛病。行了,我也得去医院了。你呢?”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问张流:“要是一个人做梦,到死都没醒,你说,这梦还能算梦吗?”

“什么意思?”





阿成小传

阿成，1948年生于黑龙江省张广才岭的一面坡镇，生长生活于哈尔滨市。当过临时工、司机、夜大的教员、工会干事、俱乐部主任、编辑、总编室主任、副总编。现任哈尔滨市文艺杂志社(《小说林》、《诗林》)总编辑、编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协“抗战题材”优秀小说奖、《人民文化》优秀作品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中华文学选刊》优秀小说奖，以及东北三省优秀作品奖等。曾出版小说集《年关六赋》(中文版)、《良娼》(法文版)、《空坟》(英文版)等；长篇小说《忸怩》等；随笔集《哈尔滨人》(中国台湾版)、《胡地风流》等二十余部作品集。



一

船起锚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这样，到同江就得是半夜。不知道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间开船。如果早晨出发，傍晚就可以到同江了。

船起锚的时候就开始下小雪了。解开缆绳的水手，从码

头上跳到落满青雪的船甲板上,险些没有滑倒。

仲秋时节，这种下雪的天气在塞北是常见的。古人说：“胡天八月即飞雪”。看来,真的是很准。

挨着岸边的那一域江面，已经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船驶离码头时,薄冰便被撞碎了,发出一片连续的脆响。客船就是在这一片脆响声中离开码头的。

虽说，这不是松花江封航前的最后一班客船，可也没几天通船的日子了。只要西伯利亚的寒流一过来,一夜的工夫,江就封上了。到那时,说不通航就不通航了。

船上的乘客并不多。头等舱和二等舱基本上都空着,就是三等舱的客也不满。上了空落落的船，无论如何是有一种荒凉感的。

我和一个年轻人同住一个客房。本来是四个人的房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住。船离开码头的时候,船上寥寥无几的几个旅客差不多都到船舷那儿，冲着码头上前来送行的亲人挥手告别。

那个年轻人热泪盈眶，使劲儿地冲着码头挥手，还不时地将手做成喇叭筒状,朝着码头上喊:妈妈,回去吧,回去吧,不要送了——

年轻人还举起了照相机，隔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冲码头上送行的人群拍照。

往同江去是顺水,船很快就离码头愈来愈远了。飞雪中的码头和城市,也渐渐地在视线里模糊了。在水路上看城市,会觉得城市并不大,而且很快就从视线里消失了。这时候,人在船上的感觉才清晰起来。

那个年轻人仍然站在船舷那儿，乳白色的雪花落在他的

长头发上、肩上，和他手扶着的船栏上，使得他看上去颇有一点诗意。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我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对这个雪中伫立的年轻人，的确有一种好感。

于是，我取出在岸上食品店买的酒和熟食，摆在桌子上。没想到暖水瓶里的水是热的。我便用热水洗了两个杯子，都斟上了酒。然后，招呼站在船舷边的那个年轻人过来一块儿喝一点儿。

那个年轻人进了客房，一边拍打着身上和头上的雪，一边冲着桌子上的吃食说，呀，这么丰盛啊。大叔，一看您就是个老江湖了。

我说，下雪天，又是在客船上，最是喝酒的日子啦。来吧，一块儿喝一杯，暖暖身子。

年轻人说，那就谢谢啦。正好我中午还没吃饭呢。

我说，怎么，你妈妈没给你做中午饭吃？

年轻人愣住了，我妈妈？

我说，是啊，刚才你妈妈不是到码头上送你来了吗？

年轻人这才恍然大悟，唉，大叔，你搞错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个孤儿。

我嘟哝着，怎么会是这样。

于是，我们两个都笑了。

那个年轻人说，大叔，我的职业就是一年四季到处跑，从来没人给我送行，从来没有。好像我这个人不需要送行似的。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送行。一会儿是妈妈，一会儿是爸爸，一会儿是姐姐，一会儿是妹妹，每一次都不同。有时候还是恋人。

说着，他使劲地挥起手来，佯做高声地喊：倩倩，回去吧，别忘了给我写信——我爱你——

我不禁放声大笑起来，说，可是我刚才还看见你是流泪了呀。

年轻人说，虚拟中的妈妈也是妈妈呀，大叔，能不流泪吗？

我点了点头。我没想到这个年轻人是这样的。

年轻人说，生活嘛，就必须把每一天都策划好，哪怕是虚幻的生活也要把它安排得有滋有味，不然不是活得太枯燥了吗？

听这个年轻人这样说，我反倒觉得我该反省一下自己了。

年轻人坐下来，端起酒杯说，怎么，是凉的。大叔，这酒您不热一热喝吗？

我说，你想热吗？暖水瓶里有开水，或者烧一点酒火热一下也行。

年轻人说，不不不，我是说您。一般说，年纪大的男人都喜欢喝热酒。听人家说，喝凉酒，花赃钱，睡凉炕，还有一个什么……总之，是四大伤啊。

我说，这我知道，酒一热呢，酒中的乙醇就蒸发掉了，这样就不醉人了。可是，酒劲也就没有了。来，咱们碰一杯吧。

年轻人喝了一口，立刻说，这是北大荒酒，对吧？

我说，对。这酒比较解决问题。天凉了，喝低度的酒怎么行呢。

年轻人说，厉害。

我说，请吧，吃点菜吧。

年轻人说，大叔，不用客气，我自己来。出门在外，四海之内皆朋友嘛！

我说，说得好！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年轻人说，大叔，别这么说，您也一样。我看得出来，您也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

我摇着头说，不一定。

这时候，有一大群鸟从船边飞过去了。

年轻人惊叫起来，看，鸟群！至少有一百多只！大叔，这是什么鸟，是往南飞吧？

我告诉他，这是雪鹗。它们不是往南飞，而是从西伯利亚的高寒无人区，飞到这里过冬的。明年的三四月份再飞回西伯利亚去。

年轻人说，太美了，真想不到。可惜漫天是雪，不然可以拍一组很漂亮的照片回去。

我说，的确。

年轻人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大叔，这是我的名片。

我接过来，名片上写着××旅游杂志社，记者，王英。

我说，没想到我们还是一家子呢，都姓王。

王英说，应当这么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五百年后——必有王者兴。

我放怀地笑了。

说实话，我多年没有这样开怀地笑了。旅途上有这样一个伙伴，真是件愉快的事。

我说，对不起呀小伙子，我可没有名片。

王英说，没关系。年岁大的人差不多都没有名片。这是成熟男人的标志。您能告诉我贵姓吗？

我叫王选。

噢,王叔。

我说,年轻人,我叫你小王你不介意吧?

王英说,没关系,随便。叫我什么都行。大叔,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

我问他,你这次是去同江采访吗?

王英说,不不,我不只是到同江,我的目的地是乌苏里。

我告诉他,我也到乌苏里那边。不过是抓吉镇。

王英说,这太巧了,我们有缘哪,大叔。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儿。

船在雪花飞扬的江面上缓缓地行驶着。雪花落到江水里立刻就融化了。江水一到秋天就厚起来。江面上还氤氲着一层薄薄的冷雾,间或可以看到顺流而下的浮冰。

漫天的雪使天地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近, 客船途经的村庄,在视野里也很迷蒙,使得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人在客舱里,能感觉到,船发动机散发出来的柴油味愈来愈呛人了。客船上没有取暖设备,客房里也没有电视。原来统舱里有大电视屏,现在因为客少也关闭了。客房的封闭并不严实,不时有雪花被湿冷冷的江风从门隙和窗缝中吹进来。

王英告诉我,他现在是给那家杂志社打工。这次到乌苏镇去,是编辑部和一个旅游公司打算共同策划一个新的旅游线路。要知道,去乌苏镇的这条线路一直是个冷门,尽管很多人都知道它,也知道它很美,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但从未涉足过它。这次他想拍一些照片回去,做一下实地考察,也借机领略一下塞北的风光。

王英说,大叔,我们年轻人就得想方设法到处走啊,将来老了,走不动了,半身不遂了,风烛残年了,就安安静静躺在

床上，回忆一下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多美好啊。

我说，走这条线路很辛苦的，就是从省城哈尔滨出发，再坐火车、坐船，再坐长途汽车，至少也得五六天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哪。

王英告诉我说，几年前，他曾看过一篇小说，叫《天堂雅话》，那篇小说写的就是作者去乌苏镇一路上的感觉。

王英说，大叔，我是看了那篇小说之后才迷上那里的，然后跟头儿争取到了这个任务。我听说乌苏镇只有一户人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一个镇，大叔，真的是这样吗？

我说，现在恐怕不是这样了吧。

王英说，在那篇小说里，还写了一个来自日本京都的女孩儿，她为了看乌苏里的日出，专程到中国来，先在北京学一个星期的日常汉语，然后坐火车来到黑龙江，只身一个人去了乌苏镇，而且在扶远还吃了杀生鱼……

王英停住了话头问我，大叔，您到乌苏镇干什么去啊？

我告诉他，我的家就在抓吉，离乌苏镇很近的。

王英说，怪不得您这么熟悉这里的一切呢。您刚才跟我讲雪鹞的故事时，我就知道您是这儿的人。

我说，说起来太惭愧了，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回家了，就连我的母亲过世都没有回去……

王英说，大叔，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我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现在离休了，所以一定赶在母亲的祭日之前回去，去祭扫一下她老人家的坟，向她老人家磕头，赔罪……

王英说，大叔，我跟您一块儿去为老人家扫墓吧。

我笑着说，你还有你的工作呢，忙你的去吧。不必了。来，

喝酒！

王英说，说心里话，大叔，有机会能陪您一块儿为母亲扫墓，那是我的幸运。因为我是个孤儿。孤儿扫谁的墓呢？除了念小学的时候，去烈士陵园扫过烈士的墓外，谁的墓也没扫过。这种人生是不完整的，缺少一环哪。唉，将来只有自己扫自己的墓了。

…………

天渐渐黑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雪也住了。喝过酒的我和王英来到了船头，打算呼吸一下外面的清冷空气。

在船的两侧，有无数只蛾子正追随着船的灯光飞行着，像一团灰色的雾。想到它们不久将死的命运，心里真有点不好受。

王英问我，这些蛾子跟着船走，是不是看到了灯光的缘故啊？灯光也是一种温暖啊。

我告诉他，这些蛾子是渔汛的信使。比如六月份，蛾子变白的时候，就是传说中的麻特哈鱼押送乌互路鱼入江的时候。那么当蛾子变成青色的时候，大约是七八月份吧，就是西里性鱼从大海入江的日子了。等到江面上小青蛾再次出现，那就是我们熟悉的答抹哈鱼入江的时候了。

王英说，答抹哈鱼？

我说，对，就是大马哈鱼。

王英说，这么说，现在是大马哈鱼的渔汛期了。

我说，是这样的。小青蛾的出现，是告诉打鱼的人，大马哈鱼已经日夜兼程，从太平洋回到这里产卵来了。

王英说，这种事小青蛾怎么会知道？

我说，乌苏里江流域可是个天堂啊，我们不知道的事还很多呢！

王英问，大叔，那您怎么知道这一切呢？

我说，我是喝乌苏里江水长大的呀。

凭着突然增速的江风，我告诉王英，现在咱们脚下就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

王英说，啊，真的么？

我说，可惜天黑了，你什么也看不见。要是夏天，天长，是可以看见的。那时候，水手也会通知船上所有的旅客都出来看。

王英问，大叔，您见过黑龙江和松花江汇合的情景吗？

我说，当然。

王英问，那是什么样？

我告诉他说，黑龙江很雄浑，像一条雄性的巨龙，它的颜色也是黑黝黝的。这时候你才会明白这条江为什么叫黑龙江。松花江到了汇合点这儿，却变得非常柔，像美丽的少妇一样。它的颜色要比黑龙江清亮得多，有一点发白。两江汇合到一起的时候，一高一低，簇拥着往前流。天边那儿是一轮将落未落的红日。非常壮观。

王英说，啊啊，慢着大叔，我现在有那种感觉了。

我笑说，可现在我们离开两江交汇点至少有一千米了。两条江早已经完成汇合了。

二

到同江已经是半夜了。

站在下船的跳板上，看夜幕之下的同江市，觉得它更像一台闲置的舞台布景，寂寞得很，也毫无生气，只有几盏街灯在那里失魂地亮着。深夜里的城镇，总是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和王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

看得出我们泊宿的这家小客栈，是经常在夜里接待下船的客人的。我们一进去就有这种感觉。无论是老板还是老板娘，人都精精神神的。而且，旅馆还为下船的旅客准备了热面和馄饨。小铁炉子上的水壶呼呼地开着，冒着大团大团的热气。感觉有点像过年。

丰满的老板娘见了我，歪着头直端详，她说瞅着我有点儿面熟。我笑笑，没言语。

王英在一边听了，冲我做了一个鬼脸。调皮的年轻人总是希望年岁大的人有点风流韵事。

我跟王英说，这个老板娘我的确认识，不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孩子。她的家也在抓吉镇。如果我不离开抓吉，有可能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母亲很喜欢她。现在，她已经认不出我了，看来，我的确是老了……

王英悄悄地跟我说，大叔，她现在的男人可不如您……

我说，我不这么看，她男人看上去挺厚道的嘛。

王英说，大叔，您为什么不跟她说明您是谁呢？

我说，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

…………

客房非常简陋，卧具也不怎样整齐。看得出，这里人来人往很频繁。

住进了客房之后，王英脸色凄凉地问我，是否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他说我可以用他的手机。他强调说，他的

手机是由公家付费的。

我告诉他，我没什么亲戚，只有我一个人。我给自己报个平安就行了。

王英问，大叔，您没有孩子么？

我说，有一个儿子。

王英说，他多大了，差不多应当有我这么大吧？

我说，应当是吧。

王英问，怎么，您跟阿姨和儿子不住在一块儿？

我说，我们早就分手了。儿子随他母亲。

王英说，桃色新闻？

我说，不是。至少我不是。

王英说，哦，我懂了。看来您很在意这种事儿，是吧？

我说，怎么说呢，我就是不在意好像也没什么效果。

王英说，那个……那个……

我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我媳妇现在的情人或者丈夫是谁？

王英说，不不不，这是您的私事，我不应当问。不过，大叔，我们年轻人可不像你们这一代人，这么计较这种事，弄得妻离子散的。无所谓，算什么呢？火车还有出轨的时候呢。很快就会恢复正常通车的。哈。

我说，年轻人，你是不是看我挺滑稽？

王英说，没有，我可没那么残忍。

我说，怎么说呢，我也只见过我前妻的丈夫一次。

王英说，您揍了他？

我说，没有。他人长得高大魁梧，径直冲我走过来，我侧过身让他走了过去。就这些。

王英问，在什么地方？

我说，一家饭店里。很高级的饭店。

王英问，这么说，您妻子也在？

我说，对。

王英说，您是跟踪？

我说，不是。偶然碰见的。

王英问，噢，那么然后呢？

我说，然后，我妻子也走了。那个男人站在饭店门口让我妻子先走。他自己等了一会儿，见我没出去，就走了。

王英说，大叔，您当时是不是胆怯了？

我说，你看我像一个胆怯的人么？当时我只有 40 岁，不是胆怯的年龄啊。

王英端详了我之后问，大叔，您打得过那个男人么？

我说，应该没问题。

王英说，大叔，无论怎么说，听起来这也是一件胆怯的事呀。

我说，你说得对。很多人都会这么看。

王英问，那您当时为什么没采取行动呢？

我说，不知道。我总觉得我在这件事上不是那么仗义。

王英说，看得出来，大叔您是一个很严谨、很冷静的人。一看就知道您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男子汉。

我不觉苦笑了一下，心想，即便是男子汉，就不遭遇妻离子散了吗？

翌日一早，我们改乘长途汽车，走陆路去抚远，打算从那里换车去抓吉。只是不知道，现在从抓吉到乌苏镇通不通

车。听说,那里已修好了公路。如果通车,这个年轻人的考察行动就方便多了,就能顺利地看到乌苏镇的日出了。不然的话,从抓吉到乌苏镇,至少要徒步走四个小时的路呢。那就太辛苦了。

这个年轻人在客车驶离长途汽车场的时候,照例从车窗那儿探出身子,向下边送行的人群喊:妈妈,别送了,回去吧,快回去吧——

长途汽车经过大半天的行驶,我们到了抚远。没想到,抚远已经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了,整个的抚远白茫茫一片。不过,这座黑白分明的边陲小城,让蓝色的乌苏里江,以及被冷霜煞成紫红或者土黄色的桦树林、柞树林一衬,还真是一幅天然好画呢。

因为去抓吉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而且是早晨发车,我和王英只好先在抚远宾馆住下来。

所谓的宾馆,也并不怎样高级。只是一幢二层楼而已。但比起同江夜泊的小旅馆,自然要好多了。

宾馆之外,是一条小街。小街上的土房和砖房都很矮,房顶被大雪厚厚地覆盖着。好像世界变化了,它们却没有变化。它仍然是我记忆中的那条小街。四十多年前,我从抓吉徒步来到这里,搭上了一辆驶往佳木斯运大马哈鱼的卡车,离开了家乡。坐在卡车上我还想,这下子离家乡愈来愈远了。现在呢,却是离家乡愈来愈近了。

王英很兴奋,他认为这是绝好的旅游资源,特别是有这场秋雪,一切都变得不寻常起来。他一个人跑出去拍了不少照片。回来后,又站在客房的阳台上拍了许多远景的照片。他

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意外的收获。

我从洗漱间出来时，王英已经为我沏好一杯绿茶。这真是个挺不错的年轻人。

他说，每当喝热茶的时候，特别是在下雪的天气里，总有一种和亲人团聚的感觉，那么舒适，那么惬意。整个身体、灵魂，都充满了温暖。会觉得你正处在亲人的呵护之中。

王英问，大叔，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说，这可让你失望了，没有。

王英说，嗨，那是因为你太成熟了。可我还年轻啊，又没有女朋友。再说现在的女朋友也不可靠，怎么办——喝杯热茶吧。我常这么对自己说。

我笑了，问，你说过你是个孤儿，那么过春节的时候你到哪里去过呢？

王英说，在单位值班。您呢？

我说，我也是。

道不谋，不相识啊。我们不由自主地相互击了一下掌。

王英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那篇小说《天堂雅话》里说，在这家宾馆的附近有一个"侯家餐馆"，非常不错，有油饼和杀生鱼，呆会儿，我们去那里吃得了。

我们在路上找了半天小说里写的那个餐馆也没找到。向当地人打听，他们也都说不知道，而且从来没听说过"侯家餐馆"。

王英说，大叔，《天堂雅话》里有关侯家餐馆的描写，我都能背下来："小镇的西端，是一爿兼作客栈的私家饭铺……这

个饭铺，说来，也是寻常一家，有客，便是饭铺，便是客栈，单是多些陌生的话，多些格外的风景而已。无客了，淡淡地过冬春更换的日子就是了。”怎么会没有呢？

我笑着说，小说里的故事是不可以当真的，只有你们年轻人才会信以为真。

后来，我们只好在路边的一家餐馆就餐。

小餐馆挺不错的。也有一个挺大的栅栏院，栅栏上挂着一串串鱼干儿，地上的雪都被扫了起来，堆成了堆。感觉也像一个人家。特别是小餐馆里的热面、热菜、热酒，还有用佛手参烧的野菜和大盘的杀生鱼，真是别有风味，很有当地人的特点。我想，是不是那篇小说描写的就是这家餐馆呀。

王英吃得津津有味，一个劲儿地说，太好了，真香。这里真是天堂啊。

吃饭的时候，王英问老板，我说老板，这里有龙卷风吗？

我说，是不是也是那篇小说里写的？

老板在一边说，龙卷风？有。

王英放下筷子问，很厉害吗？

老板说，这里的龙卷风不太厉害。不过，它一来，大白天就黑了，跟夜里一样，紧接着是狂风暴雨，劈雷闪电……

王英问，闪电是紫色的么？

老板说，紫色的？或许是吧，在乌苏里江边看，满天都是呢。

我说，那闪电是紫色的。不过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归于平静，像一场梦似的。

老板说，是呢是呢，这位老哥说得对。一般说，这种天气之后，从日本海游过来的大马哈鱼群就快到了。

王英说,不是说大马哈鱼是从太平洋游过来的吗?

我笑了。

王英的脸有点红。

他说,大叔,我要把这一切都写进文章里,包括我刚才的失误。

三

乘长途客车去抓吉,的确像那篇小说《天堂雅话》里写的那样,长途客车是在草海里行驶。那一带的野草很高,那些卡车在草海里行驶,远远地只能看见车顶的帐篷一冒一冒的,像一只航行在惊涛骇浪中的船。

王英说,记得念书的时候,那首古诗中说,"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当时就很怀疑,风吹草低,见羊可以,怎么能见牛呢。牛有多高哇。就觉得古人的诗也不足为训。现在,身临其境了,看来古人写诗,还真是挺踏实的。

到抓吉镇,已经黄昏了。

抓吉仍旧是一个宁静的、淳朴的边陲野村——高阔而清寒。

看着户户的小院,家家的炊烟,以及霜染的林子中时落时翔的乌鸦,我特别感动。

我还看到有的船主已经把自家的渔船拖上了岸,翻扣在岸上,船底落了一层绒绒的白雪。很像摄影画册里的样子——这就是少年时和我母亲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啊。

下了车,在回老宅的路上遇到的那几个人,其实他们都是认识我的。当我和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却不理睬我,或者远

近地躲了。

王英说,大叔,怎么会是这样? 怪怪的。

我说,是我得罪了他们……

王英问,为什么?

我没有回答。

眼前的家,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无人居住,已经破败了。

王英见我默默地站在那里,疑惑地问,怎么,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住在这里吧?

我说,简单收拾一下吧,点上火就好了。

王英不断地摇头,好像眼前这个被他称之为大叔的人让他费解起来。

我们终于从镇上的一个老人那里,打听出了母亲的坟的位置。

老人问我,王选,你今年有六十没有?

我说,整六十。

老人说,你娘一直盼着你退休,她常跟镇上的人说,你退休就能回来了……你说,这当娘的有多傻呀……

临走的时候,老人说,你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坟了……好好找吧。

我和王英去了那个面对着乌苏里江的坟场。

我跟王英说,小时候,母亲常撑着我家的那条舢舨船,顺着乌苏里江的江汊子,送我去上学,我还记得拨开柳枝行船的感觉呢……

王英问，那时候，您母亲有多大？

我说，三十多岁吧。那时，父亲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王英说，你父亲是怎样死的？

我说，不说了吧。

王英说，噢，对不起。那么，您母亲才三十多岁，为什么不再嫁人呢？

我说，是啊，她为什么不嫁人呢……

在坟场找了好久，才找到母亲的坟。

母亲的坟差不多快平了，好像塌掉了似的。坟碑竟是一块旧砖，上面刻着母亲的名字。但毕竟是镇上的人帮我埋葬母亲的呀。

我重新替母亲圆好坟，使得母亲的坟看起来比别的坟还高还大。之后，我依次地摆上供品，跪下来给母亲磕头。

王英也跪下来，随我一起磕头。

磕头的时候，我发觉这孩子流了泪……

然后，我们坐在母亲的坟边默默地吸烟。

王英问，大叔，江对面的那座山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们这里的人管它叫抓吉山。俄国人叫它大赫黑琪尔山。这座山在夏天，像一只巨大的黑熊。到了冬天，又变成一只巨大的白熊了。

于是，我们默默地看山。

王英问我，大叔，您发现您母亲的坟碑有什么不同吗？

我说，我知道。

王英问，知道什么？是不是因为它是砖的？

我说，不是。只有母亲的碑冲着我们来的那条路。

王英说，老人家一直在盼着您回来……

我说，是啊，多少年来，她一直是一个人生活，给人家织渔网……没想到，她老人家织了那么多的网，也没网住自己的儿子呀。

王英问，大叔，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在哪儿？

我说，我在执行任务。

王英问，什么任务比给您母亲奔丧还重要？

我说，是侦破一个特大持枪杀人案。他们手里有二百多发子弹，每时每刻，对每一个城市人都有威胁……真的是离不开，真的。

王英说，怎么，你是警察？

我说，过去是。现在不是了。

王英问，那个侦破任务完成了之后呢？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紧接着又有新的任务了。总是在忙……

王英说，现在您没任务了，不忙了？

我说，是。

王英说，所以您回来了。

我点点头。

王英说，大叔，虽然我没见过我的母亲，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可我在心里一直爱着她……

我说，我们一样。

王英说，不，大叔，我们不一样。您并不爱您的母亲。现在我才明白，是因为您不爱您的母亲，镇上的人才不理您的。

我没吱声。

王英站了起来，说，大叔，对不起，我先走了。以后，就当我们谁也没见过谁吧……

王英真的走了。

…………

天完全黑了下来。乌苏里江对面的那座大赫黑琪尔山，竟像云一样地飘荡起来。

我面对着母亲的坟，流下了泪……

在母亲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

翌日，我在母亲的坟那儿搭了个简易的灵棚——我心里在想，白天黑天的，让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多陪陪孤独的母亲吧。



裘山山小传

裘山山，女，1958年生于杭州。1976年入伍。1979年考入四川师大中文系，1983年毕业，曾任成都军区司令部教导队教员。1987年调入成都军区政治部，任《西南军事文学》编辑，并从事文学创作。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1部，散文集2部，长篇传记文学2部。另有中篇小说18部，电影剧本2部，报告文学若干。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奖，四川省文学奖；《幸福像花开放》、《保卫樱桃》分别获《小说月报》第八届、第九届“百花奖”等。现在成都军区创作室工作。





不知是谁提议的，每人讲一个故事。

当这个提议摆上桌面时，桌前坐着的八个人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你想想，晚宴从六点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眼下的十一点，就是把喝酒的速度搞成电影中的慢镜头，每个人也差不多喝下一瓶了。能不醉？

提议一出台，张平均第一个响应。他这人不太有自己的主见，但很善于发挥别人的主见，在学校就如此，虽然现在已

经当了老板,依然如此。他说我同意每人讲一个,但这故事必须是电视上没播过的,报纸上没登过的。也就是说,要新鲜,独特,稀奇古怪。

坐在他旁边的苗娜马上说,对对,要稀奇古怪。

张平均又说,最好还好笑,可乐,反正不许讲伤心事。

苗娜又说,对对,要好笑。我可不想在这种场合掉眼泪。

苗娜像条应声虫似的不断接嘴。不过看她那小模样,是条虫子也不讨厌。坐在她旁边的林月白揽着她的肩膀道,谁舍得让你落泪呀?

孙家杰不以为然地说,我看二位有点儿矫情。这种场合谁会讲伤心故事啊?就是有人讲了你们也该感到幸运,现在能让我们落泪已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脸已经红得要烧起来的李峻说,孙大编辑说得对,伤心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要稀奇古怪就容易了,我们这些当铁路公安的,想遇见点儿平常的事都难,只怕说出来吓着你们。

张平均说,吹牛吧你,我估计就是有什么稀奇事,被你一讲也不稀奇了。

李峻说,你可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哪,简班长你说是不是?

简班长叫简单,如今早已是简处长了。但大家还是延续着学校里的习惯,叫简班长。好像讲故事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简班长醉意浓浓地说,告诉你们,我可是天天看报的,大小报都看,从上班看到下班,谁要剽窃报上的现成故事,我马上就能知道,罚他喝酒!

李峻直着舌头说,讲、讲的没意思,也、也要罚。

林月白说,光罚不行,我建议由我们的语文课代表、如今

的名编辑孙家杰同志担任今晚的评论员,点评每个故事。讲得不好的罚酒,讲得好的给予奖励。苗娜马上欢呼雀跃地说,我同意我同意,让孙家杰点评。

不知为什么,今晚在座的三位女生中,苗娜和林月白一来就坐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却把另一个女生米晓岚晾在一边儿。在学校时她们可是谁也看不起谁,一个以校花闻名,一个以才女闻名。孙家杰笑笑,没有反对,甚至有几分惬意。上中学时他就喜欢文学,后来读了个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分到省作协,可不知怎么搞的,几年过去了一篇作品也没发出来。他只好当了编辑,专门干点评作家的事。

苗娜追问他,孙大编辑,故事讲得好的人奖什么呢?

孙家杰想了想说,就奖励今晚白吃。

大家一下乐起来。本来今天的同学聚会有好几个人争着买单的,就因为争持不下,才决定 AA 制。他们是高中同学,且是一个小组的,在校相处很好。今晚除了一位女生嫁出国门,其余八位全到齐了。这样的聚会,谁都愿意掏钱。哪怕口袋里不那么富裕。

同意。同意。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

一个女生的声音忽然响起:严亮,你怎么不说话?

其余人闻声也转过头一齐问,就是,严亮,你也表个态。

叫严亮的这位似乎有些心事,只是闷头喝酒,见大家问到他,就说,我没意见,你们说的都挺有意思。我听着就是了。

问话的是林月白,大家都叫她林大律师。她属于那种酒喝得再多也不脸红的女人,讲话清晰尖锐。她说那可不行,严

亮，你不能假装清高，你得积极参与胡闹，和大家打成一片。要知道今晚的聚会主要是为你搞的，要不我还不来呢。

苗娜马上说，就是，要不我也不想来呢。

孙家杰说，二位女生这样说我们多伤心……

林月白说，我说的是实话，我主要为严亮来的。严亮三年没回来了，这次要不是派他进修，他可能还不回来呢。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明显地在许多地方加了着重号，说完后又瞟了对面一眼。

苗娜跟着说，就是，也瞟了对面一眼。

坐在对面的简单当然知道她们瞟的不是自已，而是他身边的米晓岚。这两位小姐，真能添乱。他假装不察觉，直着舌头说，林大律师的话没错，要不是严亮大老远的从西藏回来，我们这些人哪会下决心聚到一起呢?

严亮笑笑，推辞说，你们就别管我了，讲你们的故事吧。能和你们坐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就很知足了。

苗娜说，主要是和米晓岚坐在一起很知足吧?

严亮一下有些难堪，不高兴地说，苗娜你哪儿来那么多话？但他还是看了一眼与他一座之隔的米晓岚。

米晓岚低下头没有说话。

简班长说，就是苗娜，别乱说，大家都是同学。

简单生怕严亮一生气走掉。通知聚会时，严亮特意问了一句有没有米晓岚，说如果有她他就不参加了。而米晓岚听说严亮回来了，脸上的动静也很大，简单愿意把那种表情理解为高兴，不安，还有歉疚。他好一阵劝说，二人才来。

张平均见有些冷场，连忙张罗说，来来，我们开始讲故事吧。

孙家杰一副评论员走马上任的样子，说，对，故事会马上开始。谁先讲？

李峻直着舌头说，我先讲。我先讲。

他掏出烟来，散了一圈儿，然后自己点着，吐出一口，摆好架势，说：有一回我在火车上值勤，看见一位老大爷提着一笼小鸡上了车……李峻脸上露出了大家所熟悉的那种坏笑：他找到座位坐下后，鸡笼没地方放，就想放到座位底下。可是旁边坐着一个姑娘挡着。他就跟那个姑娘说，姑娘……

苗娜突然大叫起来：不许讲不许讲！是黄故事！

李峻故作正经地说，这怎么是黄故事呢？我一个脏字也没带呀！

苗娜说，就是黄故事！她转头对林月白说，我听过的，下流。林月白说，这可是有点儿歧视妇女哟。

李峻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几个男生也跟着笑起来。严亮忍不住打了他一拳说，几年不见，怎么学坏了？简单边笑边说，我同意女生的意见，不许讲黄故事。李峻重新来过！苗娜说，不让他讲了，罚酒！李峻一副正中下怀的样子，说，好好，罚就罚。一咕噜就喝下去一杯。

孙家杰说，李峻这么一讲启发了我，我来讲一个吧。话说有一位做生意的家伙，发财之后就决定弃商行医，继承祖业了。他们家是世传中医，据说有一秘方，专治痔疮的，特别有效。

林月白说，真讨厌。

苗娜说，就是。

孙家杰说，这怎么讨厌呢，这也是为民解除痛苦嘛。不信你问问在座的，十男九痔，痔疮不是病，痛起来也要命，对不

对,同志们?

男生们一阵乱笑。

孙家杰接着说,可是他挂牌后,因为没有什么名气,找上门的人很少。他就为自己制作了一张名片,见人就送。名片的正面和大家一样,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关键是背面,背面严肃地写着:同志,请问你是有志(痔)青年吗?敢问志(痔)在何方?如果痔在下方,请记住名片上的地址,我在那里等着你。

孙家杰还没讲完,大家已经笑得一片狼藉,碰翻了两只杯子。苗娜说,你瞎编的吧?孙家杰说,我发誓是真的。我就有一张,不信下次拿来给你看。

严亮说,哎,是不是真的?到时候你带我认识一下。我们部队上也有不少人生痔疮。如果的确有效,我也跟他讨教讨教。

林月白说,孙编辑,你骗我们就算了,你要是敢骗严亮,我可饶不了你。

孙家杰说不敢不敢,严亮这么好的人,我怎么忍心骗他?我还不至于那么没良心。

简单一下听出了他们的意思,连忙插话说,我看孙编辑这个故事,好就好在真实。缺点嘛,是情节简单了些。这样吧,我来讲一个。各位把耳朵洗干净了,竖起来。

苗娜说,行了班长,别卖弄了。就你一个小官僚,能有什么好故事?

简班长说,你可别小看我们革命公仆。话说我们厅里有位领导,当了数年副职,一直巴心巴肝地等着坐正。可每次都落空。春节的时候他就提着烟酒去给领导拜年,诚恳地跟领导说,我已经是个老同志了,很想在退休之前多负点儿责。领

导就说了些过年话，比如一定会考虑的等等。他一高兴，回去就把新名片印好了。没想到任命一下来，他不仅没能多负点儿责，连原来的责也不要他负了，让他休息。这下我们领导的革命意志一下子垮了……

张平均说，怎么个垮法？未必他还能以身殉职？

林月白说，那叫以死明志。

简班长说，别打岔。那天他情绪低落万丈，就一个人上街闲逛。无意中走进了一家卖影碟的小店，他就想买盘碟来散散心。他在那儿转悠的时候，小老板主动上前问道：不知这位先生想看什么类型的片子？领导不摸行情，就说，你给推荐一个吧。小老板说，是不是要过瘾的那种？领导说，当然要过瘾的。小老板马上说，要过瘾当然是看生活片啦。没问题，我马上给你找一个。

苗娜说，我也喜欢看生活片，我不喜欢看打打杀杀的那种。

几个男生笑起来。

苗娜说，你们笑什么？

张平均说，你说的生活片和他说的生活片不一样啦。简班长你接着说。

简班长说，我们这位领导也和苗娜小姐一样纯洁，不明白小老板的话。小老板看他一脸茫然，就坏笑道：老先生不要不好意思啦，看生活片很正常的啦，很多男人都看的啦，看了以后就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啦。

简班长说，我们领导从小老板的话里终于明白“生活片”是什么意思了，就含含糊糊地说，好吧，来一张生活片。要知道我们领导可是一辈子规规矩矩，对老婆忠于职守，从没干

过一件亏心事的。如果不是仕途受挫，他哪会想到这事？他横下一条心，拿着生活片回了家，一回家塞进了文件柜，还上了锁，生怕老婆和女儿看见。

简班长说，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领导就跟老婆说，你先睡吧，我还要赶个材料。老婆一点儿疑心也没有，就去睡了。等老婆睡了，他就贼乎乎地把生活片拿出来，放进了影碟机里。他拉上窗帘，把音量开到最低限度，然后心嘣嘣嘣地跳着坐下来看。看之前他还给自己找了一万条理由，比如反正自己现在和公园里那些遛鸟的老头已经没什么区别了，还那么严格要求自己干吗？片子终于开始了，一个男人走出来了，手上拿了把二胡，鞠了一躬，就坐下来开始拉。领导想一定是部关于音乐家的"生活片"，就耐心等待。可是等啊等啊，那个男的拉了一曲又一曲，就是没有别的事，我们领导只好用遥控板一个劲儿地快进，可是进到结束还是二胡……

众人大笑，连一直沉默不语的米晓岚也忍俊不禁了。

孙家杰说，好，这是个很有寓意的故事。

林月白说，我可不觉得好。我看你们男生不带上点儿 Sex 就讲不出故事了。

简班长说，看看，林大律师又批评我们了，哪位来改正？要不我看，就请我们的边防军人来弘扬一下正气吧。

严亮连连摆手说，我可没有这种故事。

李峻说，那你就讲讲西藏。西藏那么神秘的地方，肯定有故事。

张平均也说，对，我们中除了你，还没人去过那地方呢，你就是随便糊弄我们，我们也不知道。

严亮笑道：你们一个个都人精似的，我怎么敢随便糊

弄?

孙家杰打着酒嗝说,欢迎糊弄欢迎糊弄。

简单说,你就讲讲吧,让我们也了解了解你。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米晓岚。米晓岚若无其事地夹起一根绿绿的菜心,送进嘴里。但看得出,她的心里并不轻松。

严亮和米晓岚的事,说来也很简单。他俩从上高中时就要好了,那时两个人都是班上的好学生,班干部,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为了保卫这一爱情故事,还齐心协力地瞒骗过班主任老师。考上大学后虽各在一个学校,依然情深意长。没想到严亮从军医大毕业后,一下分进了西藏。两人就此分手了。同学们知道后,自然都站在严亮一边,认为米晓岚太不够意思了。可是简单作为班长,却对此事感到惋惜,很想重新撮合一下。所以他特意把他们俩安在了自己的身边。可是聚会到现在,两人彼此没说一句话,一左一右地沉默着。

孙家杰见严亮还是不讲,就说,这样吧,严亮做准备,你们哪个女生先讲一个。

苗娜自告奋勇地说,我讲一个,保证笑死你们的。

李峻鼓起掌来,说,好好,咱们听听苗小姐的故事。

苗娜说,别老叫我小姐,烦人。

李峻做了个怪相说,我们党内倒是称同志,你又不是党员。

孙家杰说,喂喂,我先提醒一下各位纯洁的女生,现在是在酒桌上,别讲太雅的,太雅的咱们留着以后到哪个茶楼品茶的时候再讲。对不对?

几个男人马上说,对对,通俗为好。咱们都是俗人嘛。

苗娜不理他们，接过张平均递给她的一支烟，抽了一口。她不知喝了多少酒，虽然没醉，脸却是红得光彩照人。她慢悠悠地开口道，我们单位有个女的，特别抠门。办公室能拿回家的东西，一张纸也不放过，办公室能打的电话，哪怕误事也绝不在家里打。我们背地里都叫她半毛，意思是别人一毛不拔，她半毛都不拔。

孙家杰说，苗小姐，你能不能简洁一点儿？

苗娜说，急什么？这叫交待背景。不把背景交待清楚了，你怎么能听明白故事……有一天半毛和她老公去逛街，看见有家美容店门口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好消息，本店为庆祝开业一周年，特推出优惠服务，穿耳朵眼，穿一送一。半毛一看马上就动心了，虽然并没有一对耳环等着她，可是她的原则是有便宜必占。她就跟她老公说，这儿比别处便宜一半呢，我也要穿。她老公向来顺着她，就陪她进去了。哪知穿完后小姐还是要她交两只耳朵的钱。她问为什么？小姐说穿一送一的意思是，给一个人穿一对耳朵，再免费给另一个人穿一对耳朵。你先交了，我们再给你的朋友免费穿。半毛说，可是我没有朋友，你们少收我一半的钱不就得了？小姐说那不行，这是我们老板定的规矩。

林月白插话说，他们那广告词一看就是有意误导人的。

苗娜说，她哪儿有你那么有头脑？她只知道自己上了当，就在那儿大吵大闹，要老板出来。老板出来以后态度很好，但原则不变。老板说，你可以拿着我们的收据，过两天再带个朋友来，我们一定免费给她穿。可是她哪肯把这种便宜让给别人？最后她终于想出一个办法：让她老公穿。

哇！大家笑坏了。她老公肯？

苗娜边笑边说，当然。若不是她老公也穿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故事呢。那天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她老公耳朵有眼儿，我们就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改同性恋了？她老公苦笑说，真要是改了倒好了……

张平均说，这种女人，拿给我，就吊起来打。

简班长说，就是，打昏过去，抢救过来，再打！

孙家杰点评说，这个故事有趣，也有情节，缺点嘛，缺乏教育意义。

苗娜反击说，未必你那个"有痔青年"有教育意义？张平均你说是不是？

张平均不想作评判，就说，各位，我讲个自己的故事吧。

李峻说，哇，我们张老板亲自出场了。

张平均算是八个人里挣钱多的，开了一家酒吧，一家茶楼，两者都赚钱不少。今天晚上的聚会本来他坚持要买单的，被大家一致否决了。

张平均说，自从下海，我就学会了喝酒。一旦会喝了就常常喝醉。有一回喝醉了酒坐出租车，刚开出去就遇到了红灯，我以为到了就下车，还拍拍司机的肩膀说，小伙子，下次开慢点……简直是傻到家了。他自己先笑起来。

苗娜不满足地说，这么简单啊。

张平均说，不是不是，这只是个开头，叫铺垫，是不是，孙大编辑？

不等孙家杰说话，张平均自顾自地说，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我自己的酒楼喝酒，喝高兴了，就站起来大声宣布，今晚所有的客人都免单！这下可好，欢声雷动，还有好多客人跑来给我敬酒，夸我是个豪爽的老板……我几个朋友看

着着急，想挡也挡不住。更可笑的还在后面呢，我喝得晕晕乎乎回到家，见我老姐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我就问她怎么了？她说儿子考上重点中学。我说那是好事啊。老姐说，可是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加起来要交五万。我当即一拍胸口说，没问题，这个钱舅舅出了！把我老姐高兴得……当时就拥抱了我。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想起头天晚上的事，赶紧把账一算，乖乖，真是一醉千金，酒吧当晚的收入，加上老姐那儿的，怎一个惨字了得！哈哈！

张平均大笑，众人也笑，但笑得并不畅快。

林月白说，你是想告诉我们你不在乎吧？

张平均说，怎么不在乎？把我心疼的……一天没吃下饭。后来我跟他们说，以后在我自己酒楼喝酒的时候，别让我喝晕头。嘿孙家杰，你这个评论员怎么不说话？

孙家杰说，我这个人没出息，一听到一晚上损失了那么多钱就心疼得说不出话来了……下面该谁讲了？

林月白说，这回真的该你了，严亮。我们都想听你的故事。

简班长说，对对。严亮尽管你是边防军人，我们也要对你一视同仁，不能总让你白听。

严亮说，比起你们讲的那些故事，我的生活实在是太平淡了，真的。刚才我听你们讲故事的时候，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简单说，不可能。你的生活肯定很精彩，哪像我们，太世俗了。我听说你们那儿一年到头都是大雪封山？

林月白说，那当然，零下几十度呢，不戴帽子的话就会冻掉耳朵，还有鼻子，一摸就掉。像咱们这样的人到那儿，高原

反应先就弄得你死去活来,不在床上睡三天就别想动弹。

孙家杰说,哎严亮,我听说身上如果有伤口的话,一到那儿就自动绷开了?

严亮听他们这样讲,忍不住笑起来,而且笑得很厉害,有些克制不住的样子。他说,你们这都是从哪儿听来的呀?跟天方夜谭似的。其实根本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是挺冷,是挺苦,是缺氧,可完全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可怕,毕竟还有那么多人呆在那儿嘛。特别是我们团驻守的那个地方,叫察隅,海拔跟成都差不多,气候也很好,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绿色,还有花。

苗娜说,哇,西藏还有这么好的地方?

米晓岚细声细气地插话说,你听他说的,察隅怎么会和成都一样呢?差得太远了。

严亮看她一眼说,你怎么知道?

这是他们俩今晚第一次搭话。但米晓岚马上不再说话了。严亮似有些过意不去,说,当然,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交通不便,通信联络不便,真有与世隔绝的感觉。再比如气候湿热,噢,那儿有很多巨大的蚊子,一咬整个胳膊都会肿起来……对了,我就给你们讲讲这个吧。不过不是故事,只是个事儿。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行啊行啊。

严亮就说,我们那儿因为气候湿热,有一种毒蚊子,看着不起眼儿,实际很可怕,它只要在你手上叮一下,你整条胳膊都会肿,又疼又痒,半个月才能好。点蚊香、搽花露水都防治不了它。可战士们都是在野地里训练巡逻的,不可能不被咬,一旦咬了就无法再训练,胳膊肿得什么也干不成。所以小小蚊子成了大问题。我分到那儿后,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军医

大毕业的,看你的了。我就成天琢磨,始终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后来我偶然听当地老百姓说,吃蝎子可以解毒。

苗娜吃惊地说,蝎子本身不就是有毒的吗?

林月白说,这叫以毒攻毒。

严亮说,对。我就按当地老百姓教的方法,把蝎子煮熟了让被咬的战士吃,果然有效,能消肿止痛,但还是来得比较慢。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蝎子的毒素主要是在血液里,煮熟了吃就大大削弱了毒性,要是生吃会不会好些呢?我就决定试试。说出来你们别笑,吃之前,我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好了,给领导写了信,给家人写了信,表示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简班长说,你小子胆子还挺大。

他注意到,米晓岚也抬起头来,有些担心地看着严亮。

严亮说,我当时不知怎么,一心想知道结果,所以反而没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会死。

李峻说,这就叫将生死置之度外呢。

严亮笑笑说,没那么严重。我找来一个卫生员,让他观察我的情况。结果吃下去后,没有任何中毒反应。我这才大胆地用到临床上,让那些被毒蚊子咬了的战士吃,疗效果然大大提高,当天就能止疼止痒,三天就能消肿。把我们团长高兴的,给我记了一功。

张平均说,你应该申请专利。

孙家杰说,至少写篇学术论文发表一下。

林月白说,你们就知道这些。严亮,我想告诉你,我为有你这样的同学感到骄傲。

李峻和苗娜同时学舌道:我也骄傲。严亮不好意思地说,

别拿我开心了,你们肯定觉得我讲的这个故事没意思。

简单说,不,严亮,我认为你讲的这个吃蝎子的故事,是今晚最精彩的故事,既有传奇色彩,又有教育意义。同志们,我建议给严亮同志以免单的奖励。

大家“哄”地笑起来,纷纷说,同意!同意!

一个细细的声音突然响起,说,我还没讲呢,你们怎么就评出最精彩的了?

原来是米晓岚。真的,怎么把米晓岚给忘了?大家全都静下来,看着她,有些意外,也有些歉意。米晓岚笑笑,不慌不忙地说,不是每人都要讲一个故事吗?那我来讲最后一个吧。

简单忙说,好好,晓岚你讲吧。

米晓岚说,我认识一个女人,读中学时爱上了班上的一个男生。男生也很爱她。他们彼此说了许多山盟海誓的话。

林月白吃惊地抬起头来看看她,难道她要讲自己吗?其他人也感觉到了,桌上一下安静下来。米晓岚谁也不看,盯着手中的酒杯慢慢地说,后来,男生大学毕业分进了西藏,在家人的坚决反对下,她只好和他分手了。其实坦率地说,家人不反对,她自己也缺乏勇气,也害怕面对西藏……

大家已经完全听出来了,她的确是在讲自己和严亮的故事,很是诧异。看看她,又看看严亮。严亮也吃惊地看着米晓岚,不知她要讲什么。只有简单有些高兴。他想,说不定有戏。

米晓岚对大家的反应没感觉似的,只是轻言细语地讲故事:可是分手后,她怎么也忘不了他,怎么也无法开始新生活。去年暑假,女人终于决定去西藏找那个男生。她想也许见到他,发现他还爱着自己,自己也还爱着他,她就有勇气面对

西藏了。

米晓岚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女人坐飞机到了邦达机场，那是个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有 4300 米。一下飞机，她就被高原反应折磨得一塌糊涂，太难受了，像要死掉一样。但她还是继续往前走。坐汽车到了昌都分区。到分区后得知，去他那个边防团的路被洪水冲断了，而且断了不止一处，正在抢修。她只好住在分区的招待所等。在招待所，她见到了许多要去那个边防团探亲的家属，不少人还带着孩子，大家都在等。那些日子，她听到了太多关于军人家属的故事，那些故事让她非常具体地明白了当一个军人妻子的艰辛和不易。她有些害怕了。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星期。一些女人急得哭了起来，因为她们总共就那么一个来月的探亲假，再等下去就得回去了，没时间了。

苗娜忍不住插话说，没别的路可走吗？

米晓岚摇摇头，没有，这是惟一的路。分区司令员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下命令说，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女人送到边防团去，让她们和她们的丈夫团聚，哪怕只团聚一天。分区就与沿线的地方政府联系，请他们协助。分区先把这些女人送到道路中断的地方，女人们步行走过塌方处后，再由对面地方政府派来的车接上往前走；再走到中断的地方，再由下一段路的地方政府接上，再往前走。就这样，一段一段地往前延伸。

米晓岚讲到这儿，不知是谁踢翻了一个酒瓶，砰的一声吓了大家一跳。

米晓岚却丝毫没受影响，继续轻言细语地说，眼看就要到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没想到，最后来接应她们的那个乡

政府没有汽车，派来的是拖拉机。拖拉机无论怎么挤，也挤不下所有人。护送她们去的分区干事非常为难。政委的家属见状说，我反正下岗了，有的是时间，我回分区慢慢等吧。这时，那个女人拦住了政委的家属，说，还是我下去吧，我不是家属，没道理挤这个座位的。大家都很意外地看着她，这些日子她们已经成了朋友，女人笑笑说，真的，我只是去看一个朋友。一车的女人都哭了，她没哭，她和那些女人分手，返回了分区，又返回了成都……

严亮直直地看着米晓岚，好像被她的故事定住了似的。不光是他，所有的人都在发傻。米晓岚艰难地笑笑，说，我承认，我没有勇气面对，所以我就……半途而废了。

严亮忽然说，不，不是这样的，这个故事还有个结尾。结尾是，当那些女人到达时，所有的丈夫们都等在路口，他们呼啦一下冲上去，和自己满身风尘的妻子孩子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我当时作为医生，也站在那里等她们。当我看到这一场景时，忽然想，幸好我没结婚。所以我就……提出来了。

苗娜忽然大声说，不是说好了不许讲伤心故事的吗？

她的眼泪和话同时涌出。

没有人说话。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小说月报　2001年小说精品集　(上册)
作者=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页数=437
SS号=11420289
DX号=000005757697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第1版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